目录

[《失魂引》古龍 1](#_Toc70090660)

[第一回 驚遇 1](#_Toc70090661)

[第二回 翠袖與白袍 17](#_Toc70090662)

[第三回 如意青錢 34](#_Toc70090663)

[第四回 真真假假 50](#_Toc70090664)

[第五回 恩‧情難了 67](#_Toc70090665)

[第六回 賭約 86](#_Toc70090666)

[第七回 遍地奇人現 105](#_Toc70090667)

[第八回 索命怪客 119](#_Toc70090668)

[第九回 絕地逢佳人 132](#_Toc70090669)

[第十回 車座下的秘密 148](#_Toc70090670)

[第十一回 高峰訪聖手 163](#_Toc70090671)

# 《失魂引》古龍

《二○一一年七月一日版》

《好讀書櫃》典藏版

# 第一回 驚遇

西方天邊的晚霞，逐漸由絢麗而歸於平淡，淡淡的一抹斜陽，也消失於蒼翠的群山後。

於是，在這寂靜的山道上吹著的春風，便也開始有了些寒意。

月亮升了起來，從東方的山窪下面，漸漸升到山道旁的木葉林梢，風吹林木，樹影婆娑。濃林之中，突地，傳出一個清朗的聲音，朗聲嘆道：「月明星稀，風清如水。人道五嶽歸來不看山，我雖方自暢遊五嶽，但此刻看這四明春山，卻也未見得在泰山雄奇、華山靈秀之下哩。」隨著話聲，從林中，緩步踱出一衣衫華麗，長身玉立的弱冠少年，腰下斜斜垂著一柄綠鯊魚皮劍鞘、紫金吞口的青鋒長劍。月光之下，一眼望去，只見這少年雙眉帶采，目如朗星，衣衫隨風飄起，有如臨風之玉樹。

他目光四下一轉，施然前行數步，只聽到風聲之中，隱隱有淙淙的流水聲，隨風而來。他劍眉一軒，突又慢聲吟道：「身向雲山深處行，春風吹斷流水聲……」突地回首喊道：「囊兒，快把我的筆硯拿來。」微一搖首：「你要是再走得這樣慢的話，下次遊山，你還是跟著管福留在山下好了。」

樹林之中，應聲走出一個垂髫童子，一手捧著一方青石端硯，一手拿著兩枝紫狼毫筆，脅下斜背著一個極大的彩囊，大步跑到那少年面前，氣喘吁吁地將手中毛筆交給那錦衣少年，又從彩囊中取出一方淡青宣紙，一面喘著氣道：「公子，囊兒千辛萬苦跟著你從河北走到江南來，為的就是跟著公子多見識見識，公子要把囊兒跟那蠢阿福留在山下，那囊兒可要氣死了。」

那錦衣少年微微一笑，接過筆紙，提筆寫道：「身向雲山深處行，春風吹斷流水聲。」隨手將這張字柬塞入那囊兒肋下的彩囊裏。

囊兒烏溜溜的兩顆大眼珠一轉，帶著天真的笑容說道：「公子，你今天詩興像是特別高，從一上山到現在，你已經寫下三十多句詩了，比那天在泰山一路上所作的，還要多些。不過－－」他話聲微微一頓，眼珠四下一轉，接著又道：「現在天已經黑了，公子還是帶著囊兒快些下山吧。前面又黑又靜，說不定會跑出個什麼東西來，把囊兒咬一口，公子－－」

錦衣少年負手前行，此刻劍眉微皺，回頭瞪了那童子一眼，駭得他下面的話都不敢說出來了，鼓著嘴跟在後面，像是不勝委屈的樣子。錦衣少年雙眉一展，悅聲道：「跟著我在一起，你還怕什麼？今天晚上就算下不了山，只要有我腰邊這柄長劍，難道還會讓你給大蟲吃掉？」

這垂髫童子「囊兒」抿嘴一笑，面頰上露出兩個深深的酒窩來，但他瞬即垂下了頭，似乎不願將面上的笑容給公子看到。

前面數十丈，泉聲忽地震耳而來，錦衣少年抬目一望，只見對面懸崖如削，下面竟是一條寬有八九丈的闊澗。

錦衣少年目光一閃，搶先數步，俯視澗底，其深竟達二十餘丈，山泉自山頂流下，銀龍般地飛來，撞在澗中危石之上。珠飛雲舞，映月生輝，波濤蕩蕩，水聲淙淙，與四下風吹木葉的簌簌之聲，相與鳴和，空山迴響，越顯清壯。

錦衣少年佇立在這道絕澗旁邊，方疑山行至此再也無路，飛珠濺玉，一粒粒濺到他的身上，他呆呆地愣了半晌，目光動處，忽然瞥見右側竟有一條獨木小橋，從對面崖頭，斜斜地掛了下來，搭在這邊岸上。

對面橋盡之處，木葉掩映之中，一盞紅燈，高高挑起，隨風晃動。錦衣少年目光動處，面上不禁露出喜色，回首笑道：「你這可不用害怕了吧？前面有燈的地方，必定也有人家，我們今夜在這裏借宿一晚，明天乘早下山，不比現在下山要好得多？」

這垂髫童子囊兒眉頭竟突地一皺，搶步走了過來，道：「公子，在這種荒山裏面住家的人，必定不會是什麼好路道，說不定比老虎大蟲還可怕，公子還是帶著囊兒快些下山吧！」

錦衣少年軒眉一笑，道：「你平常膽子不是挺大的嗎？現在怎的如此害怕？我們身上一無行囊，二無金銀，難道還怕人家謀財害命不成？」他劍眉又自一軒，伸手撫著劍柄，朗聲又道：「我七年讀書，三年學劍，若是真的遇上個把小賊－－嘿嘿，說不定我這口寶劍，就要發發利市了。」

他撫劍而言，神色之間，意氣甚豪，邁開大步，向那獨木小橋走了過去。囊兒愁眉苦臉地跟在後面，似乎已預料到將要有什麼不幸之事發生似的。

澗深崖陡，那獨木小橋凌空而架，寬雖有兩尺，但下臨絕澗，波濤激盪，勢如奔馬，若非膽氣甚豪之人，立在橋端，便會覺得頭暈目眩，更莫說要自這橋上走過去了。

錦衣少年走到橋頭，雙目亦是微微一皺，回首向那童子說道：「我先過去看看，你要是不敢過來，就在這裏等我一會兒。」口中雖在說話，目光卻在仔細察看前面的落足之處。

這錦衣少年雖是富家子弟，但生性極剛，正是寧折毋彎之人，平日膽氣亦在常人之上，此刻見了這絕險的獨木小橋，心中卻無半分怯意，微一察看，便大步走上橋去，腳步之間，亦甚穩定，顯見得對武功一道，頗曾下過些功夫。

山風強烈，吹得他寬大的文士衣衫，獵獵作響。下面泉聲震耳，但他雙目直視，神色雖極謹慎，卻無絲毫不安之意。

眨眼之間，他便行到了對崖，目光四掃，只見木橋之側，林木掩映中，有間石砌的小屋，屋中燈光外映，那盞紅燈，也是從這山間石屋的窗子裏挑出來的。

他心念一動，方想回首囑咐他那貼身書童一聲，哪知回首旋處，這垂髫童子囊兒，竟也從木橋上走了過來，此刻竟已站在自己身後。

他不禁為之展顏一笑，道：「看不出你居然也敢走過來。」

囊兒抿嘴笑道：「強將手下無弱兵，公子膽子這麼大，囊兒膽子要是太小了，怕不要被別人笑話了嗎？」

錦衣少年微微頷首，輕輕一拍他的肩膀，意下大為讚許，卻聽囊兒已又高聲喊道：「我家公子山行迷路，想借貴處歇息一晚，不知貴主人能否方便方便？」

只聽得四山回聲「……方便……方便……」遠遠傳來，此起彼落，相應不絕，但那石砌小屋之中，卻無半絲回應。

錦衣少年劍眉微皺，一撩衫角，箭步竄了過去，探首朝屋中一望，面色不禁突地一變。蹬，蹬，不由自主地往後退了兩步。

那垂髫童子眼珠一轉，亦自大步跑了過去，一看之下，面色更是駭得煞白，竟然脫口驚呼了起來，身子搖了兩搖，幾乎要跌倒地上。

原來在那石屋之中，木桌兩側，竟一邊一個倒著兩具屍身，一眼望去，只見這兩人身軀都極為碩壯，但腦袋卻已變成了一團肉醬，連面目都分不清了。桌上油燈發出淒涼的燈光，映在這兩具屍身上，給這原本已是極為幽清僻靜的深山，更增添幾分令人悚慄的寒意。

一聲蟬鳴，劃空搖曳而過，囊兒激靈靈打了個冷顫，顫聲道：「公子，我們還是快走吧！」

錦衣少年劍眉深皺，俯首尋思，根本沒有答理他的話，暗中尋思道：「這到底是什麼地方？這兩人怎會死在這裏？桌上的油燈還未熄，顯見得他們死去還沒有多久。但殺他們的人到哪裏去了呢？我一路上山，並沒有看到有人從山上下來，難道此人殺人之後，又跑到裏面去了？」

他右手緊握著上面密纏絲帶的劍柄，掌心卻已微微沁出冷汗來，暗中一咬牙，又自忖道：「我學劍三年，雖未大成，但京城俠少，卻已多半不是我的對手。記得我學劍之時，師父曾經對我說過，江湖遊俠，並非以武恃強，而要濟人之難，扶弱鋤強，才能稱得上一個『俠』字。我平日常以『俠』字自許，如今遇著這等事，豈能甩手一走？好歹也得探查一個究竟來。」

一念至此，心胸之中但覺豪氣大作，閃目而望，只見石屋左側，築著一條小石階，蜿蜒通向崖下。

崖下水影星羅，將天上星月，映得歷歷可數，竟是一片水田。水田後面，屋影幢幢，像是有著一片莊宅，也有些許燈光，從影中映了出來。

那垂髫童子囊兒滿面惶急之容，望著那錦衣少年，恨不得他馬上和自己一起走開，遠遠離開這詭異的地方才對心思。

哪知錦衣少年俯首沉思了半晌，竟然大步朝石階走下去。他暗中長嘆一聲，也只得緊緊地跟在後面。

風聲穿谷，如怨如訴，四山之下，都像是彌漫著一種淒涼的寒意。

錦衣少年快步而行，穿過一些田壟，只見左側是條寬約兩丈的大溪，流波蕩蕩，勢甚湍急，右側峰巒矗列，峭拔奇秀，被月光一映，山石林木，都幻成一片神秘的銀紫色。

對面大山橫亙，卻在山腳之處，孤零零地建著一座莊院。走到近前，亭台樓閣的影子，都變得十分清晰可見。

莊院外一道高約丈餘的圍牆，黑漆光亮的大門，向南而建，此刻竟是敞開著的。門上的紫銅門環，在月光下望去，有如黃金一般。

錦衣少年在門口一頓步，伸出手掌重重拍了拍門環，銅環相擊，其聲鏘然，在空山之中，傳出老遠，餘音裊裊，歷久不絕。

但門內卻仍然是一片寂然，連半點回應都沒有。錦衣少年劍眉一皺，正待闖入門去，哪知身後驀地「閣」的一響。

他大驚之下，擰腰錯步，刷地躍開三尺，「嗆啷」一聲，拔出劍來，回身持劍，閃目而望。月光之下，只見一隻青蛙，縱躍如飛地向水田中奔去，囊兒睜著大眼睛，呆呆的望著自己，四下仍是一片靜寂，甚至靜寂得有些可怕了。

他心中不禁啞然失笑，暗道一聲：「慚愧！」轉身向門內走去。

他一腳跨入門裏，全身便又不由自主地泛出一陣寒意，呆呆地站在門口，幾乎再也沒有勇氣，向裏面跨進一步。

這黑漆大門內的院落裏面，竟然躺著一地屍身，死狀竟也和先前那石屋之中的兩個彪形壯漢一樣，全身上下，一無傷痕，頭頂卻被打成稀爛。清冷的月光，將地上的血漬，映得其紅如紫，院落裏、大廳內，燈光昏黃，從薄薄的窗紙裏透了出來。

錦衣少年膽子再大，此刻卻也不禁為之冷汗涔涔而落。

囊兒在後面悄悄地扯著他的衣襟，卻已駭得說不出話來。

他仗劍而立，只覺吹在身上的晚風，寒意越來越重，腳下一動，方待回身而去，但心念一轉，便又自暗中低語道：「管寧呀管寧，你既然已走到這裏，無論是福是禍，你也得闖上一闖了。你平常最最輕視虎頭蛇尾之人，難道你也變成如此人物了嗎？」

他胸脯一挺，右手微揮，一溜青藍的劍光，突地一閃，他便在這一閃的劍光中，穿過這滿佈屍身的院落，但目光卻再也不敢去望那些屍身一眼。

從院門到廳門雖只短短數丈距離，但此刻在他眼中，卻有如中間阻隔著千山萬水一般，幾乎是不可企及的漫長。

他緩緩登上石階，用手中劍尖推開大廳前那兩扇半掩著的門，乾咳一聲，沉聲道：「屋內可有人在？但請出來說話。」

屋內自然沒有回應，廳門「呀」地一聲，完全敞了開來。他定睛一望，只見這間大廳之上，竟然無一人影。

他暗中吐了一口長氣，回首望去，那囊兒仍然失魂落魄地跟在自己身後，捧著那方石硯的左手，不住地顫抖著，石硯裏滿蓄的墨汁，也因之淋漓地四下濺了出來。

他憐惜地撫了撫這童子的肩頭，穿過大廳，目光四下轉動間，廳內的茶几之上，仍然放著一碗碗蓋著蓋子的茶，安放得十分整齊，並沒有凌亂的樣子。他不禁暗自思忖：「茶水仍在，喝茶的人卻都到哪裏去了？院落中的屍身俱是下人裝束，喝茶的人想必就是此間的主人。」

他暗中一數，桌上的茶碗，竟然有十七個，不禁又自暗中尋思道：「方才此地必然有著許多客人，但是這些人又都到哪裏去了呢？前面的屍身，看來都是主人的家奴，難道他們都是被這些客人殺死的嗎？」

他暗中微微頷首，對自己在這種情況下，仍有思考的能力，大為滿意。只是他卻不知道，自己的思忖雖近情理，距離事實，卻仍相差甚遠哩！

思忖之間，他已穿過大廳，從右邊的側門走了出去。

廳外一曲迴廊，朱欄畫棟，建築得極其精緻。迴廊外庭院深深，一條白石砌成的小徑，蜿蜒著通向庭院深處。

他手持長劍，一步步走了過去，方自走了三五步，目光動處，忽地望到這條小徑兩側，竟然各自倒躺著一個身穿華服的虯髯大漢的屍身，腰側的大刀，方自抽出一半，身上亦是沒有半絲傷痕，只有頭頂上鮮血模糊，血漬深深浸入小徑旁的泥地裏。

錦衣少年管寧心中一凜，一揮長劍，仍然向前走去，又走出三五步遠，卻見石徑之上，交叉著兩柄精光閃爍的長劍。

他腳步一停，轉目而望，小徑兩側，果然又倒躺著兩具屍身，身軀肥胖，俱是穿著一身勁裝。一人左手握劍，一人右手握劍，劍尖雖搭在一處，屍身卻隔得很遠，而且伏在地上，髮際血漬宛然，傷痕竟也和先前所見的屍身一樣。

錦衣少年望著這兩具屍身，呆呆地愣了半晌，一時之間，但覺腦海之中，一片暈眩，甚至連驚恐之心都已忘記了。

前面數步之遙，是個長髯老者的屍身，再前面竟是三個藍袍道人，並肩死在一處。接著見到兩個身披袈裟的僧人屍身，橫臥在路上，身上俱無傷痕，頭上卻都是鮮血模糊。

走過這段石徑，管寧的一件華麗長衫，已全部緊緊貼在身上。此刻春寒仍是甚重，他卻已汗透重衫。

石徑盡頭，是個六角小亭，孤零零地建在一片山石之上。管寧茫然拾級而登，一條血漬，從亭中筆直地流了下來，流在最上層的一級石階上。他無須再看一眼，便知道這六角亭內，一定有著數具屍身，屍身上的傷痕也和方才一樣。

他暗中默默念了一遍，暗忖道：「虯髯大漢、肥胖劍客、長髯老者、藍袍道人、僧衣和尚，一共是十個－－茶碗卻有十七個，這亭子裏面，該是七具屍身吧？」

他見到第一具屍身之時，心中除了驚恐交集，還有一種混合著憤怒與哀傷的情感。兔死尚有狐悲，當人們見到人類屍身的時候，自然也會覺得悲哀的。

但此刻他卻像是有些麻木了－－這是因為過度的驚恐，也是因為過度的哀憤，因之，他竟能在心中計算著這冷酷的問題。

踏上最後一級石階，他茫然向亭中望去，只見一個衣衫襤褸的跛足丐者，倒臥在石階之上，一顆頭髮蓬亂的頭顱，垂在亭外，從他頭上流出的血漬，便沿著石階流下。

一個滿身黑衣的瘦削老人，緊緊地倒在他旁邊，一根隱泛烏光的拐杖，斜斜地插在地上，入土竟有一半，將四側的石板，都擊得片片碎落，顯見這跛是丐者死前一擲，力道是何等驚人。

但管寧卻沒有注意到這些，他目光已轉到一個身穿輕紅羅衫的絕色少婦身上。這少婦的屍身，是和一個亦是通體紅衫的劍眉修鼻的中年漢子倒臥在一處。月光斜照，他們的頭上雖也血漬淋漓，但這醜惡的傷痕，卻仍然掩不住這一對男女的絕世姿容。

管寧心中暗嘆一聲，只聽到身後的囊兒竟也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，但他卻無法分辨這聲嘆息中所包含的意味究竟是什麼。

那該是驚恐和悲憤的混合吧！

他手上的長劍，軟弱地垂了下來，劍尖觸到石板鋪成的地上，發出「噹」的一聲輕響。

他的目光隨著劍尖望去，越過那一對絕美男女的屍身，停留在一雙穿著福字騰雲履的腳上。

於是他的心便「怦」的跳了一下，幾乎不敢往上移動自己的目光，因為這雙腳竟是筆直地站著的。「難道這裏竟然還有個活人嗎？」

他的腳步生硬地向後面移動著，目光也不由自主地緩緩向上移動－－

一個瘦削而頎長的白衫身形，緊緊地貼著這六角小亭的朱紅亭柱，一雙瘦骨嶙峋的手掌，五指如鉤，抓在亭柱兩側的欄杆上，手指竟都深深陷入那朱紅色的欄木裏，但是他的頭，卻虛軟地垂落了下來。

「他也死了。」管寧長長一嘆，「只是他沒有倒下來而已。」

望著這具死後仍不倒下的屍身，他不禁又是呆呆地愣了半晌，卻不知道自己的一雙鞋子，已經踩到那片鮮紅的血漬上了。

一片浮雲，掩住了月光，本已幽黯的大地，此刻便更覺蒼涼。

星白如月，月白如風，只有地上的血漬……血漬該是什麼顏色呢？

那垂髫童子囊兒，手裏兀自捧著那方石硯，順著他主人的目光，也是呆呆地望著那具死後仍沒有倒下的屍身，望著他身上穿著的那件潔白如雪的長袍，腰間繫著的那條純白絲。

「這人生前，也該是個極為英俊瀟灑的人物吧？」只可惜他的頭是垂著的，因而無法看清他的面容，他當然也絕沒有走上去仔細看看的勇氣。

而管寧心中，卻在思忖著另一個問題。

「……藍袍道人、跛足丐者、黑衣老人、紅衫夫婦，再加上這白袍書生，一共不過十五人而已，但那大廳中的茶碗，卻有十七個……那麼，還有兩個人呢？這兩人難道就是殺死這些人的兇手？但這兩人卻是什麼人呢？是此間的主人？抑或是客人？唉－－此刻這些人全都死了，普天之下，只怕再也沒有人能夠解答這些問題了。」

他目光一掃，暗嘆著又忖道：「這些屍身生前想必都是遊俠江湖的草澤豪士，如今卻都不明不白地死了，連個埋骨之人都沒有。我既遇著此事，好歹也得將他們的屍身埋葬起來。日後我若能尋出誰是兇手，究竟是為著何事將這些人全都殺死，究竟誰是誰非－－其實能將這許多人都一一殺死的人，縱然具有殺人的理由，手段卻也夠令人髮指的了。」

此事雖然與他無關，但這生具至性的少年，此刻卻覺得義憤填胸，一時之間，心中思潮所至，俱與此事有關。

月升愈高，亭中的陰影，也就越發濃重。由東方吹來的晚風，從他身後筆直地吹了過來，哪知－－

風聲之中，突地傳來一聲陰惻惻的冷笑，這笑聲有如尖針一般，刺入他背脊之中。這陣刺骨的寒意，剎那之間，便在他全身散佈了開來。

他大驚之下，擰腰錯步，倏然扭轉身形，目光抬處，只見亭外的石階之上，緩緩走下一個身穿五色彩衣的枯瘦老人，瘦骨嶙峋，有如風竹，頂上頭髮，用根非玉非木的紫紅長簪插做一處，面上高顴深腮，目如蒼鷹，一動不動地望在管寧身上。

此情此景，陡然見到如此怪異的人物，管寧膽子再大，心中也不禁為之泛起陣陣寒意，不由自主地後退兩步，劍尖拄在地上，發出一陣陣極不悅耳的「絲絲」之聲，與那陰森的冷笑聲相合，聽來更覺刺耳。

這身穿彩衣的枯瘦老人，垂手而行，全身上下，幾乎看不出有任何動作，瘦長的身軀，卻已由亭外緩緩走了進來。

管寧努力壓著心中的驚懼之情，微挑劍眉，厲聲喝道：「你是誰？這些慘死之人，可是你殺死的？」

那枯瘦老人嘴角微一牽動，目光之中，突地露出殺意，一言不發地伸出手掌，向管寧當胸抓去。

只見這隻黝黑枯瘦的手掌，指尖微曲，指甲竟然捲做一團。管寧心中一寒，手臂微抬，將手中的長劍平胸抬起。哪知這枯瘦老人突地又是一聲冷笑，指尖指甲竟電也似地舒展開來，其白如玉，其冷如鐵，生像是五柄冷氣森森的短劍。

管寧大驚之下，再退一步，只見這隻手掌，來勢雖緩，卻將自己的全身上下，全都控制住了，自己無論向何方閃避，都難免被這五隻森冷如劍的手指，戳上幾個窟窿。

剎那之間，他閃電般地將自己所學過的武功招式，全都想遍，卻也想不出任何一個招式，能夠擋住這一掌緩緩的來勢。

情急之下，他猛地大喝一聲，右手猛揮，青光暴長，將手中長劍，全力向這有如鬼魅一般的枯瘦老人揮了過去。

哪知劍到中途，他只覺全身一震，手腕一鬆，不知怎的，自己手中的長劍，便已到了人家手上。

卻見這枯瘦老人一手捏著劍尖，輕輕一揮，這柄精鋼百煉的長劍，竟被折成兩段，「噹」的一聲，劍柄落在那黑衣老人的屍身之側，接著又是「奪」的一聲，青光微閃，捏在那枯瘦老人手中的半截長劍，被他輕輕一揮，竟齊根沒入亭上的梁木之中，只留下半寸劍身，兀自發著青光。

管寧性慕遊俠，數年之前，千方百計地拜在京城一位著名鏢客的門下，學劍三年，自認劍法已經有了些功夫，此刻在這枯瘦老人的面前一比，他才知道自己所學的武功，實在有如滄海之一粟，連人家的千萬分之一，都無法比上。

只可惜他知道得嫌太遲了些，這枯瘦老人的一雙手掌，又緩緩向他當胸抓了過來。他心中長嘆一聲，方待竭盡全力，和身撲上，和這彩衣老人拼上一拼。雖然他已自知今日絕對無法逃出這詭秘老者的掌下，但讓他瞑目等死，卻是萬萬做不到的。

哪知就在他全身氣力將發未發的一剎那間，他身側突地響起一聲厲叱，一陣勁風，夾著一團黑影，劈面向那枯瘦老人打了過去。

枯瘦老人雙眉一皺，似乎心中亦是一驚，手掌一伸一縮，便將那團黑影接在手裏，入手冰涼，還似帶著些水漬。

他心中不禁又為之一驚，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暗器。俯首一看，原來卻是一方石硯，方自暗罵一聲，卻見眼前掌影翻飛，已有一雙手掌，劈頭蓋臉地向自己擊了過來。掌風雖弱，招式卻極刁鑽，他的武功雖爐火純青，竟也不得不微閃身形，避開這雙手掌擊向自己面門的一招兩式。

這一突生的變故，使得管寧微微一怔，定睛望去，心中不禁又為之一驚，那閃電般向枯瘦老人擊出兩掌之人，竟是自己的貼身書童囊兒。

那枯瘦老人身形微閃之後，袍袖一拂，便將面前的人影震得直飛了出去，閃目望處，卻見對方只是一個垂髫童子，心中亦是大奇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囊兒甫出一招，身形便被人家強勁的袖風震飛，心下不禁暗駭：「此人武功，確是高到不可思議。」連退數步，退到亭欄之側，方自穩住身形，口中卻已大聲喝道：「你這老鬼是什麼人，為何要加害我家公子？」小小的胸膛一挺，竟又大步向那枯瘦老者走了過去，眼珠睜得滾圓，方才的那種畏縮之態，此刻在他面上，竟也一絲一毫都不存在了。

此刻管寧心中，卻是又驚，又愧。他再也想不到這個自己從京城西郊冰天雪地中救回來的垂髫童子，竟然身具武功，而且還比自己高得多，卻從未在人前炫露出來，而自己才只學會兩三路劍法，便已自負俠少。一念至此，心中羞愧大作，呆呆地怔在當地，幾乎抬不起頭來。

那枯瘦老人目光微睨管寧一眼，便箭也似的，注在囊兒身上，卻仍然沒有說話。囊兒眼珠一轉，大聲又道：「我家公子是個讀書人，和你素無仇怨，你為什麼一見面就要害他？你年紀這麼大了，卻對一個後生晚輩下起毒手，難道不害臊？」

枯瘦老人突地冷冷一笑，尖聲說道：「你方才那招『龍飛鳳舞』是從哪裏學來的？金丸鐵掌杜倉是你的什麼人？」聲音尖銳，有如狼嗥。

囊兒面色一變，但眼珠一轉，瞬即恢復常態又道：「你也不要問我的師承來歷，我也不會告訴你。反正我家公子不是武林中人，只是為了遊山玩水，才誤打誤撞地走到這裏來的。你們江湖中的仇殺，和我們根本無關，就算這些人是你殺死的，我們也不會說出去。你今天要是放我們走，我一定感激你的好處，今天的事，我決不會說出去。」

枯瘦老人神色微微一動，冷笑道：「你這娃兒倒有趣得很，我老人家本也不忍害你，只是－－」

右掌突地一揚，方才接在手中的石硯，便又電射而出。囊兒只覺眼前一花，還未來得及體會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，勢如奔雷的石硯，便不偏不倚地擊在他面門之上。

枯瘦老人一無表情地望著囊兒狂吼一聲，緩緩倒了下去，冷然接口又道：「只怪你們走錯了地方。」目光凜然轉向那已撲向囊兒身上，連連痛呼的管寧：「老夫只得心狠手辣一些了。」

隨著話聲，他又自緩緩走向管寧，瘦如鳥爪般的手掌，又伸了出來。

管寧眼見這方漸成長，本應享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的幼童，竟為著自己，喪失了性命，心中但覺悲憤填膺，突然長身而起，滿含怨毒地望著這冷酷的魔頭。只要此人再走前一步，他便會毫不猶疑地和身撲上。

哪知這枯瘦老人目光轉處，全身突地一震，眨眼之間，面上便滿佈驚恐之色，腳步一頓，肩頭微晃，突地倒縱而起，凌空一個翻身，電也似的掠了出去。只見那寬大的彩袍微微一飄，他那瘦如風竹的身軀，便消失在亭外沉沉的夜色裏。

管寧一怔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雖是個聰明絕頂之人，但究竟初入江湖，遇著此等詭異複雜之事，本已茫無頭緒，哪知這事的演變，卻越來越奇，莫說是他，便是江湖歷練比他更勝十倍之人，也無法明瞭此事的究竟了。

他茫然怔了半晌，心中突地一動，回過頭去，心頭不禁又是驀地一跳，全身的血液，幾乎也為之停頓下來。

那垂首而立的白袍屍身，此刻竟已抬起頭來，一雙深深插入欄木中的手掌，也正自緩緩向外抽出。夜色之中，只見此人眉骨高聳，鼻正如削，面色蒼白得像是玉石所雕，一絲血漬，自髮際流出，流過他濃黑的眉毛，緊閉的眼瞼，沿著鼻窪，流入他頷下的微鬚裏。

這蒼白的面色，如雕的面目，襯著他一身潔白如雪的長袍，使他看來有如一尊不可企及的神像。

但那一絲鮮紅的血漬，卻又給他帶來一種不可描敘的淒清之意。

管寧目瞪口呆，駭然而視，只見這遍體白衫的中年文士，緩緩睜開眼來，茫然四顧一眼，目光在管寧身上一頓，便筆直地走了過來。

管寧心中暗嘆一聲，知道自己今日已捲入一件極其神秘複雜的事件裏。是福是禍，雖然仍未可知，但此刻看來，卻已斷然是禍非福的了。

這白袍文士，人一甦醒，便向自己走來，定然亦是對自己不利。此時此刻，此情此景，自己一個局外人忽然插入此間，自然難怪人家會對自己如此。一念至此，他心中更是百感交集，索性動也不動的站在當地，靜觀待變。

哪知這中年文士走了兩步，突地停了下來，目光一垂，俯首尋思了半晌，似乎在想什麼。管寧又是一奇，卻聽他自語著道：「我是誰？我是誰？……」

猛地伸出手掌，連連拍打著自己的腦袋，不斷地自語道：「我是誰，我是誰……」聲音越來越大，突地拔足狂奔，奔出亭外，奔下石階，只聽得他仍在高聲呼喊著。

「我是誰……我是誰……」叫喊的聲音，越來越遠，漸漸沉寂。

於是本已茫然的管寧，此刻更有如置身黝黑深沉的濃霧之中，摸不著半絲頭緒，只覺自己平日對事物忖度的思考之力，此刻卻連半分也用不上。心胸之中，被悲憤、哀傷、自疚、詫異、驚駭、疑惑－－各種情感堵塞得像是要裂成碎片似的。

此事原本與他毫無關係，然而，此刻卻改變了他一生命運。在當時他走過那座小小的獨木橋的時候，這一切事，他又怎能預料得到呢？

驀地－－

他身側響起一聲輕微的呻吟之聲，他連忙回過頭去，俯下身子。

倒臥在那並肩斜倒在亭欄之前的一對紅衫夫婦前面的囊兒，面門滿是血漬，挺直的鼻樑，亦被擊成骨肉模糊。

此刻，他正勉強地睜開了眼睛，望了管寧一眼，見到他還是好生生地活在自己的眼前，血肉模糊的面上，便綻開一絲喜悅的笑容，似乎極為安慰。因為，自己的死，終於有了代價了。

管寧只覺得心中所有的情感，在這一瞬之間，全都變成濃厚的悲哀，兩滴淚珠，奪眶而出－－

冰涼的眼淚，流在他滾熱的面頰上，也流入他熾熱的心。

他仍任它流下來，也不伸手拭抹一下，哽咽著道：「囊兒，你……你何必對我如此，叫我怎麼報答你！」

囊兒面上的笑容兀自未退，斷續地說道：「公子對囊兒的大恩……囊兒一死也報答不完，這……這又算得了什麼？若沒有公子……囊兒和大姐早就凍死、餓死了。」

他痛苦地扭曲了一下身軀，但此刻他心中是安詳的，因之任何痛苦，他都能面帶笑容地忍受下，接著又道：「只要公子活著，囊兒死了算不得什麼，但是……囊兒心裏卻有一件放不下的事。」

管寧強忍哀痛，哽咽接道：「囊兒有什麼放不下的事，我一定替你做好，就算那事難如登天……不過，囊兒別怕，囊兒不會死的。像囊兒這麼乖的孩子要是死了，這世界還算得是什麼世界？」

囊兒淒然一笑悄然合上眼睛，默默地停了半晌，接著又道：「囊兒死了，希望公子好好看待囊兒的姐姐。囊兒的姐姐也很乖，公子以後要是娶了親，就……就叫囊兒的姐姐侍候公子的夫人。公子以後若是沒有喜歡別的女孩子……就喜歡囊兒的姐姐好了。唉－－大姐對囊兒真好，可是囊兒卻永遠不能看到大姐了。大姐，你會傷心嗎？」

管寧方自忍住的眼淚，此刻便又不可遏止地流了下來。

過度的悲傷，已使他再也說不出話來。囊兒又睜開了眼睛，只見他不住地點著頭，嘴角便又泛起一絲笑容，微聲說道：「囊兒還有一件事，想求公子，公子一定答應囊兒，囊兒的……」

他這兩句說得極快，但說到一半，便停止了，竟已說不出話來了。

他的嘴角，還帶著一分笑容，因為他的生命雖然短促，卻是光輝而燦爛的。他生得雖然困苦，死得卻極安樂，他不曾虧負人生，人生卻有負於他……

人生，人生之中，不是常常有些事是極為不公平的嗎？

伏在囊兒的屍身上，管寧哀哀的痛哭了起來，將心中的悲哀，都和在眼淚之中如泉湧地哭了出來。有誰能說眼淚是弱者所獨有的？勇敢的人們雖不輕易流淚，但當他流淚的時候，卻遠比弱者還要流得多哩！

他也不知哭了多久，肩頭突然被人重重拍了一下。他心頭一跳，回頭望處，卻見那白袍文士，不知何時，又已站在他的身後，帶著一臉茫然的神色，凝視著他，一字一字地問道：「我是誰？你知道嗎？」

痛哭過後，管寧只覺心中空空洞洞的，亦自茫然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你是誰，我怎麼會知道？不管你是誰，與我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白袍中年文士呆了一呆，連連點著頭，長嘆了一聲，緩緩說道：「與你本無關係，與你本無關係。」語聲微頓，又道：「那麼和誰有關係呢？」

管寧不禁為之一愕，又自搖了搖頭，道：「和誰有關係，你問我，我也不知道，哼－－我當然不會知道。」

那白袍文士又是一呆，突地雙手疾伸，一把將管寧從地上抓了起來，豎眉吼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那麼誰知道？這裏上上下下，前前後後，都是死人，我不問你，難道去問那些死人嗎？」

管寧雙肩被他抓在手裏，但覺其痛徹骨，全力一掙，想掙脫他的手掌，但這中年文士的一雙手掌，竟像是生鐵所鑄，他竭盡全力，也掙不脫，心中不禁怒氣大作，厲聲叱道：「你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，活著還有什麼意思，我看你－－哼哼，還是死了算了。」

這中年文士雙眉一軒，瞬又平復，垂下頭去，低聲自語道：「我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，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呢？」

突地手掌一鬆，將管寧放了下來，連聲道：「是極，是極，我還是死了算了。」

轉身一望，見到那只插在地下的鐵拐杖，身形一動，掠了過去，將拐杖拔將起來，再一擰身，便又回到管寧身前，將拐杖雙手捧到管寧面前，道：「就請閣下用這枝拐杖，在我頭上一擊，把我打死算了。」

管寧只覺眼前微花，這中年文士已將拐杖送到自己面前，身形之快，有如鬼物，心中方自駭然，聽了他的話，卻又不禁愣住了，忖道：「此人難道真的是個瘋子？天下怎會有人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？就算他是個瘋子，也不至於會瘋到這種地步呀！」

那中年文士等了許久，卻見管寧仍在垂首想著心事，雙眉一軒，道：「這枝拐杖雖然不輕，但你方才那一掙，兩膀之間，至少有著兩三千斤力氣，這拐杖一定拿得起，來來來！就請閣下快些動手吧！」

他雙手一伸，將拐杖送到管寧的身前，管寧連忙搖首，說道：「殺人之事，我不會做。閣下如果真的要死，還是你自己動手吧！」

那中年文士目光一涼，突地大怒道：「你叫我死了算了，卻又不肯動手，難道要叫我自己殺死自己不成？哼！你這種言語反覆之人，不如讓我一杖打死算了。」

管寧心中一動，忖道：「方才我是掙了一下，此人便已估出我兩膀的力氣，不會是個瘋子。」

他轉念又忖道：「他讓我動手殺他，必定是戲弄於我。試想他武功之高，不知高過我多少倍，怎會無緣無故地讓我打死？」

一念至此，他便冷冷說道：「閣下若是真的要死，我便動手好了。」

劈手奪過那枝黑鐵拐杖，高高舉起，方待擊下，目光斜處，卻見這中年文士竟然真的闔上眼睛，一副閉目等死的樣子，舉在空中的黑鐵拐杖，便再也落不下去。

在這一刻之中，管寧心中思潮如湧，突地想起了許多事。

他手中的黑鐵拐杖，仍高高舉在空中，心中卻在暗地尋思道：「我幼時讀那先人札記中的秘辛搜奇，內中曾記載著一個完全正常之人，卻常常會因為一個極大的震盪，而將自己一生之中的所有事情，完全忘卻的－－」

他目光緩緩凝注到那白袍書生的頭頂之上，只見他髮際血漬宛然，顯然曾被重擊，而且擊得不輕，心念一動，心中又自忖道：「莫非此人亦因此傷，而將自己是誰都忘得乾乾淨淨？如此說來，他便非有心戲弄於我，而是真的想一死了之？」

目光一轉，見這中年書生面目之上果然是一片茫然之色，像是已將生死之事，看做與自己毫無干係，因為生已無趣，死又何妨？

管寧暗嘆一聲，又自忖道：「方才那身穿彩袍的高瘦老者，武功之高，已是令人難以置信，但他一見著這白袍書生，卻連頭也不敢回，就飛也似的逃了出去，顯見這白袍書生必是武林之中，一個聲名極大的人物，他的一生，也必定充滿燦爛絢麗的事蹟。而如今呢，他卻將自己的一生事蹟全部忘記。這些事蹟，想必全是經過他無比艱苦的奮鬥，才能造成的。唉－－人們的腦海，若是變成一片空白，什麼事也無法思想，什麼事也不能回憶，甚至連自己的姓名都不再記得，那該是一件多麼痛苦的事？若是有朝一日，我也變成如此，只怕我也會毫不猶疑，心甘情願地，讓別人一杖擊死了。」

一念至此，他突地對這白袍書生，生起同情之心，手中高舉的黑鐵拐杖，便緩緩地落了下來，「噹」的一聲，落到地上。

那白袍文士倏然睜開眼來，見到管寧的目光呆呆地望在自己的臉上，雙眉微皺，怒道：「你看我作什麼，還不快些動手？」

管寧微喟一聲，道：「生命雖非人世之間最最貴重之物，但閣下又何苦將自己大好的生命，看得如此輕賤？」

那白袍書生神色微微一動，嘆道：「我活已覺無味，但求一死了之－－」他雙眉突又一皺，竟又怒聲說道：「你這人究竟是怎麼回事，方才叫我死了算了，此刻竟又說出這種話來，難道我自己的生死之事，竟要由你為我作主嗎？」

管寧心中突地一動，暗暗忖道：「我方才所說的話，他此刻竟還記得，想必他神智雖亂，卻還未至不可救藥的地步。以他的武功，在江湖上必非無名之輩，認得他的人，必定也有很多，我若能知道他的些許往事，假以時日，也許能將他的記憶恢復，亦未可知。」

這念頭在他心中一閃而過，在這一瞬之間，他便已立下幫助此人之心。一個生具至性之人，往往會因人家的痛苦，生出同情之心，而忘卻自身的痛苦。管寧此念既生，便道：「小可雖是凡庸之人，卻也能瞭解閣下的心境。閣下如能相信於我，一年之內，小可必定幫助閣下，憶起以往之事－－」

白袍書生神色又為之一動，俯首凝思半晌，抬頭說道：「你這話可是真的？」

管寧胸脯一挺，朗聲道：「我與閣下素不相識，焉能有欺騙閣下之理？閣下若不相信，我也無法，只是要我動手殺死閣下，我卻是萬萬無法做出的。」

右手一彈，將手中的黑鐵拐杖，遠遠拋出亭外，身形一轉，走到囊兒的屍身之前，再也不望那白袍文士一眼。

白袍書生又緩緩垂下頭去，目光呆滯地停留在地面上，似乎在考慮什麼，一時之間全身竟動都不動。

管寧俯身將囊兒的屍身抱了起來。眼見這半日之前，還活活潑潑地充滿生氣的稚齡童子，此刻卻已變成僵硬而冰冷的屍身，心中不禁悲憤交集，感慨萬千。愕了半晌，轉身走出亭外，沿著石階，緩緩走了下去。

庭院之中，幽黯淒清，抬首一望，星群更稀，月已西沉。

他沉重地嘆息了一聲，走到林蔭之中，將囊兒的屍身，放了下來，折了段樹枝，捲起衣袖，想掘個土坑，先將屍身草草掩埋起來。

泥土雖不甚緊，但那樹枝卻更柔脆，掘未多久，樹枝便「啪」的斷了，他便解下腰間的劍鞘，又繼續掘了起來。

哪知身後突地冷哼一聲，那白袍書生竟又走到他的身後，冷冷說道：「你這樣豈不太費事了些？」

一把搶過管寧手中的劍鞘，輕描淡寫地在地上一挑，一大片泥土便應手而起。

管寧暗嘆一聲，忖道：「此人的武功，確是深不可測，卻不知又是何人，能將他擊成重傷－－那數十具屍身，傷勢竟都相同，能將這些人在一段極短的時間裏，都一一擊斃，這實在有些不可思議。這些人在一夜之中，不約而同地到此間來，又同時被人擊斃，這其中必定關係著一件極為重大隱秘之事。但這又是什麼人呢？這些人又都是何許人物？這間莊院建築在這種隱秘的地方，主人必定是非常人物，這主人又是誰呢？是否亦是那些屍身其中之一？這些人是否受了這主人的邀請，才同時而來？十七碗茶，卻只有十五具屍身，那兩人跑到哪裏去了？若我能找到這兩人，那麼，此事或許能夠水落石出，只是我此刻卻連這兩人是誰都不知道，所有在場之人，都死得乾乾淨淨，這白袍書生又變成如此模樣，唉－－難道此事將永遠無法揭開，這些人將永遠冤沉地底嗎？」

他翻來覆去地想著這些問題，越想越覺紊亂，越想越覺無法解釋－－

抬起頭來，白袍文士早已將土坑掘好，冷冷地望著他。

他又自長嘆著，將囊兒的屍身埋好，於是他點起一把火，讓那些詩句都化為飛灰，飄落在囊兒的屍身上。他突然對囊中那些曾無比珍惜的詩句，變得十分輕蔑。在解下他身邊的彩囊的剎那，管寧的眼淚，又忍不住流了下來。

跪在微微突起的土丘前，他悲哀地默視了半晌，暗中發誓，要將殺這無辜幼童的兇手殺死，為他復仇。

雖然他自知自己的武功，萬萬不是那身穿彩袍的詭異老人的敵手，但是他的決心，卻是無比的堅定而強烈的。當人們有了這種堅定而強烈的決心的時候，任何事都將變得極為容易了。

白袍文士一言不發地站在旁邊，面上竟也流露出一種淡淡的悲哀之意，直到管寧站起身來，他才低聲問道：「現在要到哪裏去呢？」

管寧沉重地移動著腳步，走出這悲涼的樹叢。他知道這中年文士問他這句話的意義，已無異是願意隨著自己一起尋求這些疑問的解答。但此刻究竟該到哪裏去呢？他卻也茫然沒有絲毫頭緒。

步出樹叢，他才發現東方已露出曙色了。這熹微的曙光，穿透濃厚的夜色，使得這幽黯淒清的庭院，像是有了些許光亮，但清晨的風吹到他身上，寒意卻更重了。

更何況在那條蜿蜒而去的碎石小徑上所倒臥的屍身，又替晨風加了幾許寒意。

他默默地佇立了一會兒，讓混沌的腦海稍微清醒，回過頭道：「這些屍身，不知是否閣下素識？」

他話聲微頓，只見那白袍文士茫然搖了搖頭，低聲道：「我也不記得了。」

管寧長嘆一聲，道：「無論如何，你也不能任憑他們的屍身，暴露於風雨之中。唉！這些人的妻子兒女若知道此一兇耗，不知要如何悲傷了。只可惜我連他們的姓名都不知道，否則我定要將他們的死訊，告訴他們的家人，也好讓他們來收屍。」

說到後來，他話聲也變得極其悲愴。

白袍文士呆了一呆，突地垂下頭，自語道：「我的家人是誰？唉－－我連我究竟有沒有家都不知道。」

兩人無言相對，默然良久，各自心中，俱是悲思難遣，不能自已。

大地由黑暗而微明，此刻陽光已從東方的雲層中照射出來。

管寧默默地抬起這些屍身，將他們懷中的遺物，都仔細包在從他們衣襟上撕下的一塊布裏。因為這些東西縱然十分輕賤，然而在他們家人的眼中，其價值都是無比貴重。管寧暗中希冀有一天能將這些東西交到他們家人的手裏，因為他深切地瞭解，這對那些悲哀的人，將是一種多大的安慰。

那白袍文士雖然功力絕世，但等到他們將這些屍身全部埋好在這深深的庭院中時，從東方升起的太陽，已經微微偏西了。

當他們掩埋這些他們甚至連姓名都不知道的屍身的時候，他們心中，卻有如在掩埋最親近的朋友一樣的悲哀。

於是，在這相同的悲哀裏，他們雖然沒有說話，但是彼此之間，卻都覺得親近了許多，這在他們互相交換的一瞥裏，他們也都瞭解到了。

但這可是一種多麼奇妙的友誼的開始呀！

踏著小徑的血跡，走盡曲折迴廊，走入大廳去－－

管寧目光一掃，神色突地大變，但覺一陣寒意，自心頭升起，一時之間，竟驚嚇得說不出話來。

那白袍文士茫然隨著他的目光在廳中掃視一遍，只見桌椅井然，壁畫羅列，廳門半開，窗紙昏黃，卻沒有什麼奇異之處，心中不禁大奇，不知道管寧驚駭的是什麼？

因為他的記憶之力已完全喪失了，若他還能記得以前的事，那麼他也一定會驚詫，甚至驚詫得比管寧還要厲害。

原來大廳的桌几之上，此刻竟已空無一物，先前放在桌上的十七隻茶碗，此刻竟已不知到哪裏去了。

瞬息之間，管寧心中，又被疑雲佈滿，呆立在地上，暗地思忖道：「那些茶碗，被誰拿走了？他為什麼要將這些茶碗拿走？難道這些茶碗之中，隱藏著什麼不能被人知道的秘密嗎？」

這些問題在他心中交相衝擊。他無可奈何的長嘆一聲，走出大廳，因為他知道他縱然竭盡心力，也無法尋出答案。

院中仍有十數具屍身，管寧回頭望了那白袍文士一跟，兩人各自苦笑一聲，又將這些屍身，都堆在大廳旁邊的一間空房裏。

管寧心中突地一動，低語道：「不知道這座莊院中的其他房間裏，還有沒有人在？」

話猶未了，白袍文士已搖首道：「我方才已看了一遍，這莊院中除了你外，再也沒有一個活人了。」

於是管寧心中的最後一線希望，便又落空。

走出那扇黑漆大門，四面群山，歷歷在目，那片方自插下秧苗的水田，也像往昔一樣的沒有變動，只是插秧的人，卻已無法等待自己種下的秧苗長成了。

驀地－－一陣清脆的鈴聲，從晨風中傳來。兩人面色各自一變，搶步走上石階，定睛一望，只見隔澗對崖獨木橋頭，竟然俏然佇立著一個翠裝少女，左手拿著一個拳大金鈴，不住地搖晃，右手抬起，緩緩撫弄著鬢邊的亂髮，一雙明如秋水的眼睛，眨也不眨地望著這石砌小屋頂上，正自滿臉驚奇地自語道：「真奇怪，怎麼這些人竟將一隻已經燒得七零八落的燈籠，還高舉在這裏，難道這四明山莊裏的奴才下人都死光了嗎？」

日光之下，只見這翠裝少女，雲鬢如霧，嬌靨如花，纖腰一握，臨風如柳，說話的聲音，更是如鶯如燕，極為悅耳。

管寧目光動處，不禁為之一愕。他這一夜之間，身經這連串而來的詭異、殘酷悲哀之事，此刻陡然見著這種絕美少女，在這種荒山之間出現，心中亦不知是驚，是奇。

那白袍書生面目之上，卻木然無動於衷。這巨震之後，記憶全失之人，此刻情感的變化，全然不依常規，自然也不是別人能夠揣測到的。

管寧微一定神，快步走上那獨木橋，想過去問問這少女究竟是何來路。

哪知他方自走到一半，翠裝少女秋波流轉，亦自走上橋來，蓮步輕移，已到了管寧面前，手中金鈴一晃，冷冷道：「讓開些。」

這道小橋寬才尺許，下臨絕澗，勢必不能容得兩人並肩而立，管寧微微一怔，忖道：「這少女怎的如此蠻橫，明明是我先上此橋，她本應等我走過才是，怎的卻叫我讓開？難道這少女亦是此間主人不成？」

他心念尚未轉完，卻見那少女黛眉輕顰，竟又冷冷說道：「叫你讓開些，你聽到沒有？」

管寧劍眉微軒，氣往上衝，不禁亦自大聲道：「你要叫我讓到哪裏去？」

那翠裝少女冷哼了一聲，輕輕伸出一隻纖纖玉指，向對岸一指，道：「你難道不會先退回去！哼－－虧你長得這麼大，連這點道理都不懂。」

管寧不禁又為之一愕，心想這少女看來嬌柔，哪知說起話來，卻如此蠻橫無理，心中不覺更是惱怒，方待反唇，目光動處，卻見這少女的一隻有如春蔥般的手指，已堪堪指到自己面前。

他本是世家之人，平生之中，除了自己家中之人外，從未與女子打過交道，此刻，這少女面面相對，香澤微聞，心中雖然氣憤，但一轉念便想：「我又何苦與女子一般見識。」

緩緩轉回身，走了回去。目光瞥處，只見那白袍文士正自似笑非笑地望著自己。

這翠裝少女微微一笑，眼光之中，像是極為得意，一手搖著金鈴，裊娜走過橋來，眼波四下一轉，便又自語著道：「這裏的人耳朵難道都聾了不成，聽到金鈴之聲，竟還不出來迎接神劍娘娘的法駕？」

管寧心中一動，暗中尋思道：「這『神劍娘娘』又是什麼人？難道亦是此間主人請來的武林名人，卻因來得遲了，因之而免於此次慘劫？」

心念一轉，又忖道：「那麼她對此間主人為什麼要請這些武林豪士前來的原因，總該知道了，至少她也該認得這白袍文士到底是什麼人。我從她身上，也許能將此事探出一些頭緒亦未可知。」一念至此，他忍不住回轉身去，向這翠裝少女朗聲問道：「神劍娘娘在哪裏？可否為－－」

語猶未了，這翠裝少女便冷冷一笑，道：「神劍娘娘是誰，你都不知道嗎？哼－－」她又伸出玉指，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接道：「告訴你，神劍娘娘就站在你的面前，姑娘我就是神劍娘娘。」

管寧一怔，若不是心中仍然滿腹心事，此刻怕早就噗哧笑出聲來了。

這年紀最多不過十七八歲，天真未泯，稚態未消的少女，卻自稱「神劍」，自稱「娘娘」，簡直是有些豈有此理。

但這翠裝少女，面上神情，卻是一本正經，生像這根本是天經地義之事，不停地搖著手中金鈴，秋波在那負手而立的白袍文士身上一轉，便又毫不停留地望到管寧面上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還不快去告訴這裏的莊主夫人一聲，就說來自黃山的神劍娘娘專程來拜訪她了。哼－－想不到名聞天下的四明山莊，竟這樣不懂規矩，叫個不懂事的小孩子來迎接客人。」

管寧目光抬處，但見這翠裝少女此刻竟是負手而立，仰首望天，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，心中不覺又是好氣又是好笑，卻又在暗中思忖道：「原來此間果然是名滿江湖的所在，只可惜我閱歷太少，連『四明山莊』這名字都未聽過。若是師父他老人家在這裏，便一定會知道這『四明山莊』的來歷，也許和莊主是素識也說不定－－只是莊主到底是誰呢？」便問道：「這四明山莊莊主是誰？莊主夫人又是誰？－－」語猶未了，只見這翠裝少女杏眼一瞪，像是不勝驚詫地說道：「你居然連『四明山莊』的莊主紅袍客夫婦都不知道？喂，我問你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要知道在這『四明山莊』裏亂闖，可不是玩的呀，一個不好，把小命賠上，那才冤哩。」

管寧雙目一轉，恍然說道：「原來那對極其俊美的紅衫男女便是此間的莊主，唉－－這夫婦二人，男的英挺俊逸，女的貌美如花，果然不愧是一對名滿天下的武林俠侶，只可惜正值盛年，便雙雙死了。」

他生具悲天憫人的至情至性，雖與這四明莊主夫婦二人素不相識，但此刻心胸之中，仍充滿悲哀惋惜傷痛之意，心念一轉，又自忖道：「這少女看來與他們夫婦二人本是知交，若是知道他們已經慘死，只怕也會難受得很。」

一念至此，管寧不禁長嘆道：「不知姑娘尋找莊主夫人有何貴幹？姑娘與她如是知交，哪知－－」

他話說到一半，卻見這翠裝少女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你根本就不認得人家，卻又來管我找人家幹什麼，哼，我看你呀，真是幼稚得很！」

翠袖一拂，筆直地向山崖下面走去。

管寧愣了愣，他自幼錦衣玉食，弱冠後更有才子之譽，京城左右，有誰不知道文武雙全的管公子！到了這四明山莊，他雖已知道武學一道，有如浩瀚鯨海，深不可測，世事之曲折離奇，更是匪夷所思，自己若想在江湖闖蕩，無論哪樣，都還差得太遠，但被人罵為「幼稚」，卻是他生平未有的遭遇。

此刻他望著自稱「神劍娘娘」的翠裝少女那婀娜而窈窕的背影，心胸之間，只覺又是恚怒，又是好笑，但心念一轉，又不禁忖道：「這少女自稱神劍，看她神態之間，武功必定不弱。但無論如何，她總是個女子，此刻下面山莊之內，血漬未清，積屍猶在，後院中更滿目俱是屍堆，她若看見這種淒涼恐怖的景象，只怕不知嚇成如何模樣。」一念至此，他不禁脫口叫道：「姑娘慢走。」

翠裝少女腳步一頓，回過頭來，秋波如水，冷冷向他瞟了一眼，忽地「哼」了一聲，轉身向上走了兩步，嗔道：「我與你素不相識，方才與你說了幾句話，已經是給了你極大的面子，你要是再跟我亂搭訕，莫怪我要給你難看了。」

言下之意，竟將管寧當做登徒子弟。管寧絕世聰明，焉有聽不出來的道理？不禁亦在鼻孔中「哼」了一聲，暗暗忖道：「這少女怎的如此刁橫？哪裏有半分女子溫柔之態！我若是要與她終日廝守，這種罪真是難以消受。」

口中亦自冷冷說道：「在下與姑娘素昧平生，本來就沒有要和姑娘說話之意。」

目光轉處，只見這翠裝少女柳眉一揚，嬌嗔滿面，似乎再也想不到會有年輕男子對她說出如此無禮之話。一時之間，他心中不禁大為得意，覺得她方才加諸自己的羞辱，自己此刻正可報復，劍眉微軒，故意作出高傲之態，接著說道：「只是姑娘到此間，既是為了尋訪『四明山莊』莊主夫婦，在下就不得不告訴姑娘來得太遲了些。」

# 第二回 翠袖與白袍

那翠裝少女本是滿面嬌嗔，此刻聽了他的話，怒容為之頓斂，明亮的眼睛睜得老大，不勝驚訝地接口說道：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管寧雙目一翻，本想作出一個更為倨傲的樣子，來報復她方才的倨傲，但轉念一想，想到方才那些人的慘死之態，此刻自己又怎能以人家的兇耗來作為自己的報復手段？

此念既生，他不禁又對自己的行為後悔，暗中忖道：「無論如何，她總是個女子，我昂藏七尺何苦與她一般見識！」

口中便立刻答道：「不瞞姑娘，四明山莊的莊主夫婦，此刻早已死了，姑娘若是……」

他言猶未了，哪知眼前人影突地一花，方才還站在這長長的台階之間的翠裝少女，此刻竟已站在自己眼前，驚聲道：「你這話可是真的？」

管寧心中暗嘆一聲，自己目光絲毫未眨，竟也沒有看清這少女究竟是如何掠上來的，那麼，這少女輕功之高，高過自己又何止數倍。

他心中不禁又是氣餒，又是羞愧，覺得自己實是無用得很。那少女見到他突然呆呆地發起愣來，輕輕地跺了跺腳，不耐地又追問一句：「你這人真是的，我問你，你剛剛說的話可是真的？你聽到沒有？」

管寧微一定神，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在下雖不才，但還不致拿別人的生死之事，來作戲言。」

那翠裝少女柳眉輕豎，接口道：「四明莊主夫婦死了，你怎會知道？難道你親眼看到不成？」

管寧垂首嘆道：「在下不但親眼看到四明莊主，而且還親手埋葬了他們兩位的屍身－－」

轉目望去，只見這少女目光中滿是驚駭之情，呆呆地望著自己，柳眉深顰，又像是十分傷心，不禁又自嘆道：「人死不能復生，姑娘與他們兩位縱是相交，也宜節哀才是。」

他生性雖然高傲，卻更善良，方才對這自稱「神劍娘娘」，說話咄咄逼人的刁橫少女有些不滿，但此刻見著她如此神態，卻又不禁說出這種寬慰、勸解的話來。

卻見翠裝少女微微垂下頭去，一手撫弄著腰下衣角，喃喃低語著道：「四明莊紅袍夫婦兩人，竟會同時死去！這真是奇怪的事。」

目光一抬，又自問道：「你既是親眼看到他們死的，那麼我問你，他們是怎麼死的？」

管寧嘆道：「四明莊主夫婦的死狀，說來真是慘不忍睹。他夫婦二人同時被人在腦門正中擊了一掌，死在四明山莊後院六角亭內。」

翠裝少女雙目一睜，大驚道：「你說他們夫婦二人是同時被人一掌擊死的？」

管寧嘆息著微一頷首，卻見翠裝少女目光突地一凜，厲聲說道：「你先前連四明莊主是誰、長的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，現在你卻說你親手埋葬了他們屍身，又說他們夫婦兩人都被人一掌擊死，哼－－你說的什麼鬼話！想騙誰呀！」

語聲方落，玉手突地一抬，「嗆啷」一聲，手中竟已多了一柄精光耀目、寒氣侵人的尺許短劍，微一揮動，劍身光華流轉，劍尾似帶有寸許寒芒，指向管寧，厲聲又道：「你到底是誰？跑到這裏來有什麼企圖？趁早一五一十地說給姑娘聽。哼－－你要是以為我容易被騙的話，那你可就錯了。」

管寧目光動處，劍尖指向自己面門，距離不過一尺，劍上發出的森冷寒意，使得他面上的肌肉不禁微微顫動一下。

但是他卻仍然筆直地挺著胸膛，決不肯後退半步，劍眉一軒，朗聲說道：「在下方才所說，並無半點虛言，姑娘不相信，在下亦無辦法，就請姑娘自去看看好了。」

袍袖微拂，方待轉身不顧而去。

哪知那少女突地嬌叱一聲，玉手伸縮間，帶起一溜青藍的劍光，劃向管寧咽喉。

管寧大驚之下，腳跟猛地往外一蹬，身形後仰，倒竄出去。

他學劍三年，雖然未遇名師，但是他天縱奇才，武功也頗有幾分根基，所施展的身法，此刻這全力一竄，身形竟也退後幾達五尺。

那少女冷哼一聲，蓮足輕輕一點，劍尖突地斜斜垂下。

管寧方才全力一竄，堪堪避過那一劍之擊，此刻身形卻已是強弩之末，再也無法變動一下，眼見這一道下垂的劍光，又自不偏不倚地劃向自己咽喉，只覺眼前劍光如虹，竟連招架都不能夠。

那白袍書生始終負手站在一邊，非但沒有說話，就連身子都沒有動彈一下，面上也木然沒有表情，一副漠然無動於衷的樣子，生像是世上所發生的任何事，都和他沒有絲毫關係。

在這剎那之間，管寧只覺劍光來勢，有如閃電，知道眨眼之間，自己便得命喪血濺。他雖生性豁達，但此時腦中一經閃過「死」之一字，心胸之間，亦不禁翻湧起一陣難言的滋味。

哪知－－那道來勢有如擊電的劍光，到了中途，竟然頓了一頓。

管寧只覺喉間微微一涼，方自暗嘆一聲：「罷了。」

卻見劍尖竟又收回去。他已經繃緊的心弦，也隨之一鬆。還來不及再去體味別的感覺，心中只覺大為奇怪，不知道這少女此舉究竟是何用意。

目光抬處，這翠裝少女一手持劍，一手捏訣，雙手卻都停留在空中，久久沒有垂落下來，面上竟也滿帶詫異之色，凝目望著管寧，呆呆地愕了半晌，突地微微搖首，緩緩說道：「就憑你這兩手武功，怎的就敢跑到四明山莊來弄鬼？」

語聲一頓，目光仍然凝注在管寧身上，似乎對管寧方才所說的話，有些相信，卻又不能相信。

管寧挺腰而起，心中那種氣餒、羞愧的感覺，此刻變得越發濃厚。

從這少女的言語神態中，他知道她之所以劍下留情，並非因為別的，僅是因為自己武功太差而已。

這一分淡淡的輕蔑，對於一個生性高傲、倔強的人來說，確是一種難堪的屈辱。管寧望著她的神色，直恨不得自己方才已經死在她的劍下，一時之間，心中真是滋味難言，連哭都哭不出來，長嘆一聲，緩緩道：「在下本非武林中人，四明莊主與我更是無怨無仇，在下縱然已卑鄙到姑娘所想的地步，也不會去暗算人家，方才……」

翠裝少女呆呆地望著他，卻似根本沒有聽他的話。

管寧強自忍耐著心中的氣憤與羞愧，接著又說道：「在下本為避雨而來，哪知一入此間，竟發現遍地屍身狼藉。在下與他們雖然素不相識，亦不忍眼看他們的屍身，此後日遭風吹雨淋之苦，是以便將他們埋葬起來－－」

他語聲略頓，只見那翠裝少女面上，果然已露出留意傾聽的神色來，便又接著說道：「在下本不知道這些屍身之中有無四明山莊的莊主，也不知道誰是四明莊主，是以方才姑娘詢問之下，那時在下的確是全不知道。」

那少女秋波一轉，目光漸漸變得柔和起來，卻聽管寧又道：「但是，姑娘後來說起『四明莊主紅袍夫婦』，在下方自想到，屍身之中，確有男女二人，是穿著一身紅色衣衫的。在下雖不知姑娘尋訪他們，究竟是為什麼，但是猜測姑娘與他夫婦二人，總是素識，生怕姑娘聽了他們的噩耗，會－－」

翠裝少女幽幽長嘆一聲，接口說道：「其實，我與四明紅袍夫婦兩人也不認識。我來尋找四明莊主夫婦，為的不過想來找她比劍而已。」

此刻她已知道方才不能瞭解之事，並非對面這少年在欺騙自己，因為她從他的眼光之中，已找出自己可以相信他所說的理由來。有著一雙誠實的眸子的人，不是很少會說謊話的嗎？

因之她對自己方才的舉動，便微微覺得有些歉意，說話的語調，也隨之溫柔起來。

管寧目光閃一下，方待開口，哪知她略為一頓，竟自幽幽嘆了口氣，接著說道：「唉，只是我再也想不到，她竟會死了，唉－－」

她一連嘆了兩聲，語聲似乎十分悲傷惋惜，哪知她竟接著又道：「現在巾幗中，直到目前為止，江湖中人還只知道『紅粉三刺』，我卻連跟她們比試一下的機會都沒有。我真是倒霉，跑遍了江南江北，一個也沒有找到，只望到了這四明山莊，總不會再落空的了，哪知－－唉！」

她又長嘆一聲，但她所悲傷惋惜的，竟不是這四明莊主夫人的死，而只是她死得太早了些。管寧聽了不覺為之一愕。他一生之中，再也想不到世上竟有生性如此奇特的女子，生像是她心中除了自己之外，再不會替別人設想半分。

卻見她突又微微一笑，將手中的短劍，插入藏在袖中的劍鞘裏，一面對管寧說道：「你武功太差，當然不會瞭解我心裏的感覺，你要知道－－」

管寧劍眉一軒，截斷了她的話，沉聲說道：「在下亦自知武功不如姑娘遠甚。但是武功的深淺，與人格並無關係，是以在下武功雖差，但卻非慣受別人羞辱之人。」

他話聲微微一頓，那翠裝女子不禁為之一愕。她自幼嬌寵，向來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別人對她有半分不敬，她便會覺得此人罪不可赦，但她對別人加以羞辱，卻認為毫無關係，而事實上，她所接觸的人從未有人對這種羞辱加以反抗的。

是以她此刻聽了管寧的話，心中便不禁泛起一陣奇異的感覺。

卻聽管寧接著又道：「方才在下向姑娘說出的話，並非想對姑娘解釋，只是想要姑娘知道，在下並非慣作謊言之人而已。此刻言已盡此，相不相信，也只有由得姑娘了。」

他說話的聲音，雖然極為低沉，但每一字一句，其中都似含有重逾千斤的份量，直可擲地而作金石之聲。

這種剛強的語氣及言詞，卻是翠裝少女一生之中從未聽過的。此刻她呆呆地愣在那裏，一時之間，竟然無法說出話來。

哪知管寧話聲一了，握在劍柄的手掌忽地一翻，竟然「嗆啷」一聲拔出劍來，橫劍向自己喉間刎去。

翠裝少女面色驟變，驚呼一聲，電也似的掠上前去。

但是她身形雖快，卻已不及，眼看管寧便得立時血濺當地，哪知就在劍鋒距離他咽喉之間尚在寸許之差的當兒，只覺身側突地白影一閃，接著肘間突地一麻，竟無法再舉起。此刻翠裝少女便已掠到他身前，亦自一把握住他的手腕。

於是，這心高氣傲的少年，雖想以自己的鮮血來洗清這種難堪的羞辱，卻也已無法做到了。

嗆啷一聲，管寧手中的長劍，斜斜地落了下去，劍柄撞著地上的一塊石頭，柄上精工鑲著的一顆明珠，竟被撞得鬆落下來，向外跳出數尺，然後向山崖旁邊滾落下去。

管寧茫然睜開眼來，第一個觸入他眼簾的，卻又是這翠裝少女那一雙明媚的秋波，正帶著一種奇異而複雜的光彩望著自己。

他感覺到自己肘間的麻木，極快地遍佈全臂，又極快地消失無影。

然後，他開始感覺到自己的手腕，正被握在一隻滑膩而溫暖的柔荑裏，於是，又有一陣難言的感覺，自腕間飛揚而起。

兩人目光相對，管寧不禁為之痛苦地低嘆一聲，忖道：「你又何苦救我？」

這一生從未受過任何打擊、羞辱的少年，在這一日之間，卻已體味到各種他從未有過的感覺……

驚恐、迷亂、困惑、氣餒，以及饑餓與勞頓，本已使他的自尊和自信受到無比的打擊與折磨。

於是，等到這翠裝少女再給他那種難堪的羞辱的時候，他那已因各種陡然而來的刺激而變得十分脆弱的心靈，便無法承受下來了。

此刻他茫然站在那裏，心胸之中，反倒覺得空空洞洞的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。

他想將自己的手腕，從這少女的柔荑中抽出，但一時之間，他卻又覺得全身是那麼虛軟，虛軟得連動彈都不願動彈一下。

這一切事與這一切感覺的發生與消失，在當時不過是眨眼間事。

翠裝少女微一定神，垂首望了自己的纖手一眼，面頰之上，亦不禁飛起兩朵嬌羞的紅雲來。

於是，她鬆開手，任憑自己的手掌，無力地垂落下去……

卻聽身側響起一個冰冷的聲音，緩緩說道：「你這人怎的突然想死？你答應我的話還未做到，千萬死不得。」

管寧長嘆一聲，回過頭去。他也知道自己方才肘間的麻木，定是被這白袍書生的手法拂中。他深知這白袍書生，定必是個武功深不可測的異人，是以他此刻倒沒有什麼驚異的感覺。

翠裝少女直到此刻，才發覺此間除了自己和這少年之外，還有第三者存在。她奇怪地問著自己：「怎的先前我竟沒有注意到他？」

於是，她本已嫣紅的面頰，便更加紅了起來，因為她已尋得這問題的答案，她知道當自己第一眼看到這少年，和他開始說第一句話的時候，自己心裏便有了一分奇異的感覺。

而這種感覺，不但是她前所未有的，而且使她十分驚恐。

她用了各種方法－－偽裝的高傲與冷酷來掩飾這種情感，但是她此刻終於知道，這一切掩飾，都已失敗了。

她煩惱地再望這白袍書生一眼，便又發覺一件奇怪的事。

她發覺他的面目之上，似乎少了一樣東西。他面目的輪廓，雖然是這麼清晰而深邃，有如玉石雕成的石像般俊逸，但卻因為少了這樣東西，而使他看來便有些漠然而森冷的感覺。

於是，她那雙明亮的眼睛，便不自覺地在他面目上又盤旋一轉，方自恍然忖道：「呀！怎的這人的面目之上，竟然沒有一絲人類的情感？」

在方才管寧拔劍出鞘的那一剎，她便立即閃電般掠上前去。她雖然與管寧站得那麼近，但是，她發覺自己還是比這白袍書生遲了一步。

「那麼，這人究竟是誰？身手竟如此驚人！但是神態之間，卻又像是個什麼都不知道的呆子。」

這問題她雖因自己方才情思之翻湧而沒有想到，但此刻一念至此，她卻又不禁為之奇怪起來，心中的思潮，也就更加紊亂了。

但是管寧此刻思潮的紊亂，卻更遠在她之上。他雖然自負聰明絕世，但此刻卻仍然不知道自己究竟該如何是好。

太陽升得更高了。金黃色的陽光，劃破山間的雲霧，使得那濃厚的霧氣，像是被撕碎的紙片，一片一片地隨著晨風飛散開去。

翠裝少女困惑地望著白袍書生，茫然地望著管寧。

管寧的目光，卻呆呆地望在地上。

地上，放著他那柄長劍，陽光照在劍上，劍脊兩邊的鋒口，閃爍著奪目的光彩。

清晨的生命，原本是光輝而燦爛的，但此刻站在清晨陽光下的三個人，卻有如三尊死寂的石像，誰也沒有再說一句話。

雲淡如白，天青勝藍，人靜如石。

突地－－

兩條深灰的人影，在石屋後的樹叢中一閃而沒。接著，數十道尖銳的風聲，由樹叢間電也似的向他們襲了過來。

陽光之下，只見每一縷風聲之中，都有一點黝黑的影子。

翠裝少女面容驟變。她雖在思潮紊亂之中，但多年來從未中輟的刻苦鍛煉，使得她能夠明確地判斷出此刻正有九道暗器，分襲她背脊骨左右的七處穴道。

她雖未看到這些暗器究竟是屬於哪一種類，但是從帶起的那種尖銳而凌厲的風聲上，她知道發出這些體積細小的暗器的人，其內力的強勁，已是武林中頂尖的高手。

這些意念在她心中不過一閃而逝，她大驚之下，纖腰一折，身形頓起，有如一道翠綠色的輕煙，冉冉飛上九霄。

於是這一蓬暗器，便筆直地射向呆呆站立著的管寧和那白袍書生身上。

凌空而起的翠裝少女，目光一垂，芳容又自一變。她知道管寧的身手萬萬不足以避開這些暗器。但她自己身形已起，此刻縱然拼盡全力，使身形下落，也不能擋住這有如漫天花雨，電射而至的數十道暗器了。

她不禁失色地驚呼一聲。

哪知－－

那白袍書生眼角微瞟，突地冷冷一笑，袍袖微揚，呼的一聲，翠裝少女只覺一股無比霸道的勁風，自腳底掠過，而那數十道暗器，也隨著這股勁風，遠遠地落到一丈開外。

剎那之間，沙石飛揚，岸邊的沙石，竟被這股勁風激得漫天而起。

翠裝少女纖腰微扭，凌空一個轉折，秋波瞬處，忽地瞥見那小小石屋後的樹蔭深處，兩條深灰色的人影，沖天而起，有如兩隻灰鶴一般，沿著山崖展翅飛去。

管寧茫然抬起頭來，方才所發生的一切事，生像是與他毫無關係似的。因為他此刻早已將自己的生死之事，置之度外。

此刻這高傲的少年心中，只是覺得微微有些慚愧而已，因為他自知即使自己有心避開那些暗器，力量卻也不能達到。

他暗自嘆息一聲，目光瞬處，見那翠裝少女身形方自落地，便又騰身而起，蓮足輕點處，倏然幾個起落，向那兩條灰影追去。

白袍書生目光一直空洞地望著前方，似乎根本沒有看見樹蔭中的兩條人影，也沒有看到那翠裝少女掠去的方向。

等到翠裝少女曼妙的身形已自掠出數丈開外，他面上的神色，才為之稍稍變動一下，突地一拂袍袖，瘦削的身形，便有如離弦之箭般直竄出去。

眩目的陽光之下，他那白色的身影，竟有如一道淡淡的輕煙，幾乎不需要任何憑藉，便已倏然掠出十丈開外。

剎那之間，這兩條人影便已消失在樹蔭深處。管寧目送著他們的背影消失，兀自呆呆地凝目半晌，一面暗問自己：「管寧呀管寧，這一夜之間，你究竟在做些什麼？平白惹了不少煩惱，平白遭受不少羞辱，還使得正值錦繡年華的囊兒，也因之喪失了性命！管寧呀管寧，這錯究竟是誰的？」

他抬首仰望蒼穹，仍然天青如洗，偶然有一朵白雲飄過，但轉瞬間便已消失蹤跡，他只希望自己心中的煩惱，也能像這白雲一樣，在自己心中，不過是偶然奇蹟而已。

「但是這些事，卻又是那樣鮮明地鏤刻在我心裏，我又怎能輕易忘記呢？」

他黯然長嘆一聲，目光呆滯地向四周轉動一下。樹林依舊，石屋依舊，山崖依舊，但是人事的變遷，卻是巨大得幾乎難以想像。

直到昨晚為止，他還是一個愉快的、毫無憂鬱的遊學才子，他可以到處萍蹤寄跡，到處遨遊，遇著值得吟詠的景物，而自己又能捕捉這景物的靈秀之時，他便寫兩句詩。

遇著不帶俗氣的野老孤樵，他也可以停下來，和他們說兩句閒語，是以，他的心境永遠是悠閒的，悠閒得有如一片閒雲，一隻野鶴。

但此刻，他的心境卻不再悠閒了。

這四明山莊裏群豪的死亡，本與他毫無干係，但他卻已捲入此中的漩渦，何況他更已立下決心，將此事的真相探索出來，而他一生之中，也從未將自己已經決定的事再加更改的。

但這是多麼艱鉅的事呀！他知道自己無論閱歷、武功，要想在江湖中闖蕩，還差得甚遠，若想探索這奇詭隱秘的事，那更是難上加難，再加以他甚至連這些屍首，究竟是誰都不知道。

還有，那翠裝少女略帶輕蔑的笑聲、凝視默注的目光，以及她曾加於己的羞辱，更加使他刻骨銘心，永難忘懷。

於是他此刻便完全迷失了。

他不知道自己此刻究竟該怎麼作。神秘而奇詭的白袍書生、刁橫卻又可愛的翠裝少女，此刻都已離他遠去，他自問身手，知道自己若想追上他們，那實在比登天還要難些。

「但是我又怎能在此等著他們呢？」

於是他終於轉過頭，走向那獨木小橋，小心地走了過去。

他雖然暗中告訴自己：「這事其中必定包含著一件極其複雜隱秘的武林恩怨，就憑我的能力，只怕永遠也不能探索出它的真相。何況此事根本與我無關，以後如有機緣，我自可再加追尋，此刻，還是忘卻它吧！」

但此事卻又像是一根蛛絲，纏入他的頭腦裏，他縱然想拂去它，卻也不能。

他心中暗嘆著，邁著沉重的腳步，走向來時所經的山路，暗暗忖道：「不用多久，我便可以下山了，又可以接觸到一些平凡而樸實的人，那麼，我也就可以將這件事完全忘卻了。」

哪知－－

山路轉角處，突地傳來「篤、篤」兩聲極為奇異的聲響，似乎是金鐵交鳴，又似乎是木石相擊，其聲鏗然，入耳若鳴。

朝陽曦曦，晨風依依，天青雲白，空山寂寂。管寧陡然聽見這種聲響，不禁為之一驚，趕前兩步，想轉到山彎那邊去看個究竟。

但他腳步方抬，目光動處，卻不禁驚得呆住了，前行的腳步，再也抬不起來。

山崖，遮去了大部分由東方射來的陽光，而形成一個極大的陰影，橫亙在山下。山下的陰影裏，此刻卻突地多了一個人。

管寧目抬處，只見此人鶉衣百結，鳩首泥足，身軀瘦削如柴，髮髻蓬亂如草，只有一雙眼睛，卻是利如閃電，正自眨也不眨地望著管寧。但是，使管寧吃驚的，卻是這鶉衣丐者，竟然亦是跛足，左肋之下，挾著一根鐵拐杖。

這形狀與這鐵拐杖，在管寧的記憶中，仍然是極其鮮明的。

他清楚地記得在那四明山莊後院小亭裏的丐者屍身，清楚地記得那枝半截已自插入地下的黑鐵拐杖，也更清楚地記得，自己曾經親手將他們埋入土裏，在搬運這丐者屍身的時候，他也曾將那張上面沾著血漬的面孔，極為清楚地看了幾眼。

「那麼，此刻站在我面前的人，卻又是誰呢？難道是……」

他驚恐地暗問著自己，又驚恐地中止了自己的思潮，不敢再想下去。

這跛足丐者閃電般的雙目，向管寧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，突地露出白森森的牙齒，微微一笑，一字一字地說道：「從哪裏來？」

聲音是緩慢而低沉的，聽來有如高空落下的雨點，一滴一滴地落入深不見底的絕壑中，又似濃霧中遠處傳來的鼓聲，一聲一聲地擊入你的心房裏。

管寧下意識地點了點頭，往身後一指，卻見這跛丐語聲之中，彷彿有著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力量，卻全然沒有想到，自己和這跛丐素不相識，而他怎會向自己問話。

跛丐又自一笑，嘴皮動了兩動，像是暗中說了兩個「好」字，左肋下的鐵拐杖輕輕一點，只聽「篤」地一聲，他便由管寧身側走過。

管寧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，心中突地一動，他便連忙捕捉住這個意念，暗自尋思道：「對了，他的左足是跛的，而另一個卻是跛了右足。」

他恍然地告訴自己，於是方才的驚疑之念，俱一掃而空。

於是他暗自鬆了口氣，第二個意念卻又立刻自心頭泛起：「但是他怎的和那死去了的丐者如此相像，難道他們本是兄弟不成？」

轉念又忖道：「他此刻大約也是往那『四明山莊』中去，我一定要將這兇耗告訴他，同時假如他們真是兄弟，我便得將死者的遺物還給他。」

此刻，這生具至性的少年，又全然忘記了方才的煩惱，只覺自己的力量如能對人有所幫助，便是十分快樂之事。一念至此，便立刻回轉頭去，哪知目光瞬處，身後的山路，卻已空蕩蕩地杳無人影，只聽得「篤、篤」的聲響，從山後傳來，就這一念之間，這跛足丐者竟已去遠了。

他驚異地低呼一聲，只覺自己這半日之間所遇之事、所遇之人，俱是奇詭萬分，自己若非親眼所見，幾乎難以置信。

呆呆地站立半晌，他在考慮著自己是否應該追蹤而去，心念數轉，暗嘆忖道：「這丐者身形之快，幾乎令人難以置信，我又怎能追得到他！」

又忖道：「反正那死去跛丐的囊中，除了一串青銅制錢之外，就別無他物，我不交給他，也沒有太大關係。何況以他身形之快，說不定等一下折回的時候，自會追在我前面，那時再說好了。」

於是他便又舉步向前行去。山風吹處，吹得他身上的衣袂飄飄飛舞，他伸出雙手，在自己一雙眼瞼上擦拭一下，只覺自己身心俱都勞累得很。他雖非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，但一日之間，水米未沾，目未交睫，更加上許多情感的激動，也足夠使得任何一個人生出勞累之感了。

轉過山彎，他記得前面是一段風景勝絕的山道。濃蔭匝地之中，一彎清澈的溪水，自山左緩緩流出，潺潺的流水聲、啾啾的鳥語聲，再加上風吹枝葉的微響，便交織成一首無比動聽的音樂。

白天，你可以在這林蔭中漏下的陽光碎影裏，望著遠處青蔥的山影，傾聽著這音樂。晚上，如果這天晚上有月光或是星光的話，這裏更像是詩人的夜境一樣，讓你只要經過一次，便永生難忘。

管寧心中雖是思潮紊亂，卻仍清晰地記得這景象，他希望自己能在這裏稍微歇息一下，也希望自己能在這裏靜靜地想一想，讓自己的理智從歇息中恢復，然後替自己決定一下今後的去向。

他到底年紀還輕，還不知道人生之中，有許多重大的改變，並不是自己的決定便可以替自己安排的。

哪知他身形方自轉過山彎，目光動處，只見山路右側，樹蔭之下，竟一排站著七、八個錦衣佩劍的彪形大漢，一眼望去，似乎都極為悠閒，其實個個面目之上，俱都帶著憂鬱焦急之色。尤其是當先而立的兩個身材略為矮胖的中年漢子，此刻更是雙眉緊皺，不時以焦急的目光，望著來路，似乎是他們所等待著的人，久候不至，而他們也不敢過來探看一下。

管寧腳步不禁為之略微一頓，腦海之中，立刻升起一個念頭：「難道這些人亦與那『四明山莊』昨夜所發生的慘事有關？」

卻見當先而立的兩個錦衣佩劍的中年漢子，已筆直地向自己走了過來，神態之間，竟似極為恭謹，又似極為躊躇，而目光之中的憂鬱焦急之色，卻更濃重，這與他們華麗的衣衫與矯健的步履大不相稱。

管寧暗嘆一聲，忖道：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這些人又要來找我打聽四明山莊之事了。」

心念一轉，又忖道：「這些人看來俱是草莽豪強一類人物，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和那些死屍中的哪一個有關係？」

動念之間，這兩個錦衣漢子已走到他身前，躬身行下禮去。管寧怔了怔，亦自抱拳一揖，只見這兩個漢子的目光在自己腰邊已經空了的劍鞘上看了兩眼，方自抬起頭來恭聲道：「閣下可是來自『四明山莊』的？」

管寧微一頷首，卻聽右側的漢子已接著說道：「在下于謹，乃是羅浮山中第七代弟子，此次在下的兩位師叔，承蒙四明莊主寵召，由羅浮兼程趕來與會，在下等陪同而來，唯恐四明莊主怪罪，是以未上山打擾，還望莊主原諒弟子們不敬之罪。」

管寧又自一怔，方自恍然忖道：「原來他們竟將我當做四明山莊中人，是以說話才如此恭謹。唉－－這些人一個個俱都衣衫華麗，氣宇不凡，但對四明山莊，卻畏懼如斯，看來這『四明紅袍』倒真是個人傑了。」

一時之間，他對這四明莊主之死，又不禁大生惋惜之意。

這錦衣漢子語聲一頓，望見他面上的神色，雙眉微微一皺，似乎甚是不解，沉吟半晌，接著又道：「昨日清晨，在下等侍奉兩位師叔上山，兩位師叔本命弟子們昨夜子時在山下等候，但弟子們久候不至，是以才斗膽上山，卻也未敢冒犯進入四明山莊禁地，閣下如是來自四明山莊，不知可否代弟子們傳達敝師叔一聲－－」

管寧劍眉微軒，長嘆一聲道：「不知兄台們師叔是誰？可否告訴小可一聲？」

這錦衣漢子微微一怔，目光在管寧身上掃動一遍，神色之間，似乎對這少年竟然不知道自己師叔的名頭大為驚異，與身側的漢子迅速地交換了一個目光，便又垂首說道：「弟子們來自羅浮，敝師叔便是江湖上人稱『彩衣雙劍』的萬化昆仲。兄台如是來自四明山莊，想必一定見著他們兩位吧！」神態雖仍極為恭謹，但言語中，卻已微帶疑惑之意。

管寧俯首沉思半晌，忽然想到那兩個手持長劍，死後劍尖仍然搭在一起的錦衣胖子，不禁一拍前額，恍然說道：「令師叔想必就是那兩位身穿錦衣，身軀矮胖的中年劍手了。」

這兩個錦衣漢子不禁各自對望一眼，心中疑惑之意，更加濃厚了。原來那「彩衣雙劍」，本是江湖中大大有名的人物，武林中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羅浮劍派中，有這兩個出類拔萃的劍手，此刻管寧如此一問，哪裏是聽過這兩人的名頭？這兩個錦衣漢子不禁暗中尋思道：「他如是『四明紅袍』的門下弟子，又怎會不知『羅浮彩衣』之名？」

但他眼見了管寧氣宇軒昂，說話的神態，更似乎根本未將自己兩位師叔放在心上，又不禁對他的來歷大生驚異。他也怕他是江湖中什麼高人的門下，是以便不敢將自己心中的疑惑之意表露出來。他們卻不知道管寧根本不是武林中人，「羅浮彩衣」的名頭再響，他卻根本沒有聽過。

卻聽管寧又自追問一句：「令師叔可就是這兩位嗎？」

那自稱「于謹」的漢子便頷首道：「正是！」

稍頓一下，又道：「閣下高姓大名，是否四明莊主的門下，不知可否見告？如果方便的話，就轉告敝師叔一聲。」

管寧又自長嘆一聲，截斷了他的話，沉聲說道：「在下雖非四明山莊中人，但對令師叔此刻的情況，卻清楚得很－－」

說到這裏，他忽然覺得自己的措詞，極為不妥，目光轉處，卻見這兩個錦衣漢子面上都已露出留意傾聽的神色來，沉吟半晌，不禁又為之長嘆一聲，接著道：「不瞞兩位說，令師叔……唉，但望兩位聞此噩耗，心裏不要難受……」

他心中雖想將此事很婉轉地說出來，但卻又不知該如何措詞，是以說起話來，便覺吞吐得很。

這兩個錦衣中年漢子面上神色倏然一變，同時失聲驚道：「師叔老人家怎樣了？」

管寧嘆道：「令師叔在四明山莊之中，已遭人毒手，此刻……唉！只怕兩位此後永遠再也無法見著他們兩位之面了。」

這句話生像是晴天霹靂，使得兩個錦衣中年漢子全身為之一震，面色立刻變得灰白如死，不約而同地跨前一步，驚呼道：「此話當真？」

管寧緩緩頷首道：「此事不但是在下親目所見，而且……唉，兩位師叔的遺體，亦是在下親手埋葬的。」

卻見這兩個錦衣漢子雙目一睜，目光突地暴出逼人的神采，電也似的在管寧身上凝目半晌，那自稱「于謹」的漢子右肘一彎，在右側漢子的脅下輕輕一點，兩人齊地退後一步，右腕一翻，只聽「嗆啷」一聲，這兩人竟然齊地掣出腰間的長劍來。

剎那之間，寒光暴長，兩道青藍的劍光，交相錯落，繽紛不已，顯見這兩人的劍法，俱都有了驚人的造詣，在武林之中，雖非頂尖之輩，卻已是一流身手了。

管寧劍眉一軒，沉聲道：「兩位這是幹什麼？」

于謹腳步微錯，厲叱道：「敝師叔們是怎麼死的？死在誰的手上？哼哼，難道四明山莊裏的人都已死盡死絕？敝師叔就算真的死了，卻也毋庸閣下動手埋葬。閣下究竟是誰？若不好生說出來，哼，那我兄弟也不管閣下是何人門下，也要對閣下不客氣了！」

一時之間，管寧心中充滿不平之氣。他自覺自己處處以助人為本，哪知卻換得別人如此對待自己！他助人之心雖不望報，然而此刻卻自也難免生出氣憤委屈之意。

望著面前繽紛錯落的劍光，他非但沒有畏縮，反而挺起胸膛，瞠目厲聲道：「我與兩位素不相識，更無仇怨，何必危言聳聽欺騙兩位？兩位如不相信，大可自己去看上一看。哼哼，老實告訴兩位，不但兩位師叔已經死去，此刻四明山莊中，只怕連一個活人都沒有。若非如此，在下雖然事情不多，卻不會將四明山莊數十具屍身都費力埋葬起來。」

此刻他對此事的悲憤惋傷之心，已全然被憤怒所代，是以說起話來，便也語鋒犀利，遠非方才悲傷嘆息的語氣。

語聲方了，眼前劍光一斂，那兩個錦衣漢子一齊垂下手去，驚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此四字語聲落處，身後突又響起一聲驚呼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這兩個錦衣漢子不禁又為之一驚，旋目回身，眼前人影突地一花，只聽颼然幾聲，管寧身前，便又已多了四個高髻藍衫的中年道者，將管寧團團圍在中間，八道利如閃電的目光，一齊凝注在管寧身上，又自齊聲問了一句：「閣下方才說的什麼？」

那兩個錦衣漢子面上倏然恢復了冷冷的神氣，目光向左右瞟了一眼，于謹便自乾笑一聲道：「我當是誰，原來是武當門下到了，好極，好極。四位道兄可曾聽到，這位仁兄方才在說，此次前來四明山莊的人物，此刻已經全都死了？哈哈－－」

他又白乾笑數聲，接道：「峨嵋豹囊、四明紅袍、終南烏衫、武當藍襟、君山雙殘、太行紫靴、少林袈裟、羅浮彩衣，居然同時同地，死在一處，四位道兄你聽聽，這是否笑話！」

他邊說邊笑，但笑聲卻是勉強已極，甚至已略帶顫抖，可見他口中雖說不信，心中卻非完全不信。那四個藍衫道人冷瞟了他一眼，其中一個身材頎長的道者微微一笑，冷然道：「原來是于謹、費慎兩大俠，難道此次四明之會，令師也到了嗎？」

于謹手腕一翻，將手中的長劍，隱在肘後，一面含笑道：「此次四明之會，家師雖未親來，但在下兩位師叔全都到了，而且到得最早。」

他語聲微頓，另一錦衣漢子費慎卻已接道：「在下等恭送敝師叔等上山之際，曾經眼見終南山的烏衫獨行客、四川峨嵋的七毒雙煞、嵩山少林寺達摩院的兩位上人、太行紫靴尊者座下的『四大金剛』中伏虎、移山兩位金剛，以及君山雙殘中的公孫二先生公孫右足，都相繼到了四明山莊，此刻四位護法已都來了，想必武當的藍襟真人的法駕，也到了四明山，那麼－－」

他乾笑幾聲，眼角斜瞟，冷冷瞥了管寧一眼，道：「這位仁兄竟說四明山莊中再無活人，普天之下，只怕再也無人會聽這種鬼話。」

管寧劍眉再軒，怒道：「在下所說的話，兩位如若不相信，也就罷了，在下也沒有一定要兩位相信之意。」

方才費慎所說的話，他每字每句都仔仔細細地聽在耳裏，再在心中將他所說的人，和自己在四明山莊後院之中，由院中小徑一直到六角涼亭上所見的屍身對照下，不禁為之一切恍然，暗中尋思道：「我最初見到的中年壯漢和虯髯大漢，想必是那『太行紫靴尊者』座下的兩位金剛，而那個矮胖的錦衣劍手，自然是『羅浮彩衣』，三個藍袍道人，定是武當劍客，兩位僧人便是少林達摩院中的高僧了。」

他思路略微停頓一下，又忖道：「亭中的紅袍夫婦，自是『四明紅袍』莊主夫婦，一身黑衣的枯瘦老者，是終南的『烏衫獨行客』，跛足丐者，顧名思義，除了『君山雙殘』中的公孫右足外，再無別人，而我方才所見跛丐，自然便是『君山雙殘』中的另一人了，只因他來得稍遲，是以僥倖避過這場劫難。」

想到這裏，他卻不禁皺眉，道：「但是他們口中所說的四川峨嵋的『七毒雙煞』又是誰呢？該不會是那已經喪失記憶的白袍書生吧？他身邊既無豹囊又只是孤身一人……那麼，此人又是誰？」

須知他本是聰明絕頂之人，這費慎一面在說，他便一面在想，費慎說完，除了這最後一點疑問之外，他也已想得十分清楚。

但是費慎的最後一句話，卻又使他極為憤怒，是以費慎語聲一了，他便厲聲說出那句話來。

費慎冷笑一聲，道：「『如不相信，也就罷了－－』哼哼，閣下說話倒輕鬆得很。如果這樣，那豈非世上之人，人人俱可胡言亂語，再也無人願講真話了？」

管寧心中，怒氣更如浪濤澎湃而來，訥訥地愣了半晌，竟自氣得說不出話來。

費慎面上的神色，更加得意，哪知那瘦長道人卻仍然滿面無動於衷的樣子，伸手打了個問訊，竟自高宣一聲佛語，緩緩說道：「無量壽佛，兩位施主所說的話，聽來都是極有道理。若是這些武林中名重一時的武林人物，在一夜之間，俱都同時死去，此話不但難以令人置信，而且簡直有些駭人聽聞了。」

于謹立刻乾笑一聲，接口道：「就算達摩尊者復生，三丰真人再世，只怕也未必能令這些人物同時死去。當今武林之中，武功雖有高過這幾位的人，譬如那西門－－」

「西門」兩字方一出口，他語聲竟自倏然而頓，面上的肌肉，也為之劇烈地扭曲了一下，彷彿倏然之間，有條巨大的蜥蜴，鑽入他衣領，沿著他背脊爬過一樣，使得他隱在肘後的長劍，都不禁微微顫抖了起來。半晌之後，他方自接道：「他武功雖高，但若說他能將這些人一舉殺死，嘿嘿，卻也是萬萬無法做到之事。」

他強笑兩聲，為的不過是壓下心中的驚恐而已，他卻還是沒有將「西門」之後的名字說出來。

管寧心中一動，忖道：「聽他說來，四明山莊中的這些屍身，竟然是武林中的頂尖高手，但那『西門』卻又是誰呢？怎的他對此人竟如此懼怕？」

卻聽那頎長道人已自緩緩說道：「費大俠所說的話，正是武林人所俱知之事－－」

他目光緩緩轉向管寧，接道：「但是這位施主所說之言，貧道看來，想必亦非憑空捏造。想那四明山莊近在咫尺，他如在說虛言，豈非立即便能拆穿？那麼非但于、費兩位大俠不能放過，便是貧道，也萬難容忍的。」

于謹微一沉吟，接口道：「此人明知四明山莊千步以內，便是禁地，武林中人不得允許，擅入禁地，能夠全身而退的，十年來幾乎從未有過，我等又豈會為了他的幾句胡言亂語，而作出觸怒四明山莊莊主之事呢？」

那頎長道人一笑道：「但是如是虛言，卻又是為著什麼？我看還是請這位施主將自己所見，詳細對咱們說上一遍，那麼是真是偽，以于、費兩位之才，想必也能判斷。如果此事當真，『彩衣雙劍』以及貧道等的三位師兄，俱已死去，那不但你我要為之驚悼，只怕整個武林，也會因之掀起巨浪。如果此事只是憑空捏造的，那麼－－到那時再說亦不算遲呀！」

這頎長瘦削的道人，一字一句，緩緩說來，不但說得心平氣和，清晰已極，而且面目之上始終帶著笑容，似乎這件關係著他本身同門的生死之事，並未引起他的心緒激動。

但于謹、費慎，以及此時已圍聚過來的另外五個彩衣大漢，卻個個都已激動難安。但這頎長道人，卻正是武當掌門藍襟真人座下的四大護法之首，地位雖還比不上已先到了四明山莊中的「武當三鶴」，但卻已是武林名重一時，一言九鼎的人物。是以他所說的話，大家心中雖然氣憤，也只得默默聽在耳裏，並未露出反對的神色。

管寧暗嘆一聲。此刻他已知道，自己昨夜不但遭遇了許多煩惱，並且已捲入一件足以震動天下的巨大事件的漩渦之中。

昨夜他月下漫步深山，高吟佳句的時候，是再也想不到一夜之間，他自身有如此巨大的變化的，而此刻勢成騎虎，再想抽身事外，他自知已是萬萬無法做到的事了。

於是他只是長嘆，將自己所遇之事，一字不漏地說出來。在說到那白袍書生之際，聽著的人，面色都不禁為之一變，甚至那面上永遠帶著笑容的頎長道人，面色竟也為之變動一下，面上的笑容，也在剎那之間，消失於無影之中了。

管寧心中一動，但卻又接著說了下去，於是又說到那兩個突然而來，突然而去的奇詭怪人，于謹立刻接口問道：「此兩人腰間是否各帶著一個豹皮革囊？」

管寧搖了搖頭，又說到那奇異的翠裝少女，費慎便脫口道：「難道是黃山翠袖門下？」

管寧搖了搖頭，表示不知道，然後便滔滔不絕地將一切事都說了出來，卻未說到那白袍書生的喪失記憶。因為他此刻已對這白袍書生生出同情之心，是以便不願將此事說出來。

他話雖說得極快，但仍然說了頓飯時候，直說得口乾舌燥。

而那些彩衣大漢以及藍衫道人，卻聽得個個激動不已，不住地交換著驚恐、疑懼的眼色，卻沒有一個出言插口一句。

管寧語聲一頓，轉目望去，只見面前之人，各各面面相覷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良久，良久－－

于謹方自長長嘆了口氣，面向那頎長的藍袍道人，沉聲說道：「此事既然不假，確是駭人聽聞，在下此刻，心中已無主意。道兄高瞻遠見，定必有所打算，在下等只唯道兄馬首是瞻了。」

卻見這武當掌門座下四大護法之首的藍雁道人俯首沉吟半晌，緩緩說道：「此事之複雜離奇，亦非貧道所能揣測。不瞞于大俠說，貧道此刻心中不知所措，只怕還遠在于大俠之上哩！」

他語聲一頓，又道：「兩位素來謹慎，又是羅浮一派的掌門大俠身旁最親近之人，此次四明莊主飛柬邀請你我師長到此相聚的用意，兩位想必是一定知道的了。」管寧話一說完，便自凝神傾聽，直到此刻，對此事的來龍去脈，仍然是一無所知，只知道自己此刻不但已捲入漩渦，只怕還已變成眾矢之的，只要與此事有關的各門各派，誰也不會放過自己，一定要將自己詳細地問上兩遍。自己此刻雖已煩惱，但更大的煩惱只怕還在後面哩。

是以他便希望從這些人對話之中，探測出此事的一些究竟來，更希望從他們的口中，探測出那白袍書生的真正來歷。

然後他便可以將它告訴白袍書生，完成自己所許的諾言。

只要此事真相一白，知道了真兇是誰，他還要完成他另一個諾言－－他還要替無辜慘死的囊兒復仇。是以他更希望從他們口中知道那個奇詭怪人的來歷，而此刻他已猜出一點，這兩個枯瘦如竹的惡人，便是那峨嵋豹囊、七毒雙煞。

無論如何，這件事牽涉如此之廣，又是如此複雜隱秘，是以?述起來，便不得不十分詳細，因為這樣縱然會使人生出一些累贅的感覺，卻總比讓人聽來含含糊糊、莫名其妙好些。

一片浮雲飄來，掩住已由東方升起的太陽，於是，這林蔭下的山道，就變得更加幽靜。

由林葉間漏下的細碎光影，已自一齊消失無蹤，甚至連啾啾鳥語聲、潺潺流水聲，以及風吹木葉聲，聽來都遠不及平日的美妙了。

卻見于謹、費慎對望一眼，各自垂頭沉吟半晌。

于謹方自乾咳一聲，道：「四明莊主柬邀家師之事，在下知道的亦不甚清楚，只知道那不但有關一件隱沒已久的武林異寶的得主問題，還有關另一件很重大之事，至於此事究竟是什麼，柬中卻並未提及，在下自也無法知道了－－」

藍雁道人微微頷首，道：「是以貧道亦十分奇怪，因為這兩件事其中之一，並不值得如此勞師動眾，另一件事，卻又全然沒有任何根據。家師接柬之後，便推測此中必定有所陰謀，此刻看來，家師的推測，果然是不錯的了。」

這武當四大護法的其餘三人，一直都是沉默地站在旁邊，一言不發，似乎他們心中所想說的話，就是藍雁道人已經說出來的，是以根本無須自己再說一遍。而另外一些彩衣大漢，無論身份、地位，都遠在于、費兩人之下，是以更沒有說話的餘地。

于謹微一皺眉，又道：「令在下奇怪之事，不僅如此，還有此次四明之會，怎的不見黃山翠袖、點蒼青衿，以及崑崙黃冠三人，甚至連他們門下弟子都沒有，而那與普天之下武林中人俱都不睦的魔頭卻反而來了，而且也只有他一個沒有死去。」

管寧心中一動：「難道他說的便是那白袍書生？」

卻聽那藍雁道人接道：「貧道卻認為『七毒雙煞』大有可疑。」

他目光又向管寧一轉，接道：「從這位施主口中，貧道推測在四明莊主的止步橋前，襲向他的暗器，定是這以暗器馳名天下的『峨嵋豹囊』，囊中七件奇毒無比暗器中，最霸道的是『玄有烏煞，羅喉神針』。兩位不妨試想一下，接柬而來之人，他兩人並未死去，又在六角亭中一掌擊斃了這位施主的書童，最後又乘隙發出暗器，為的無非是想將親眼目睹此事之人殺之滅口而已。」

他語聲微頓，管寧只覺心頭一寒，卻聽他又接道：「此事若真是兩人所為，他們為的又是什麼呢？難道為的是那……」語聲竟又一頓，隨之冷哼一聲，接道：「難道這兩人竟未想到，如此一來，普天之下，還有他們立足之處嗎？」

費慎長嘆一聲，道：「只是以他兩人的身手，又怎能使得四明紅袍、公孫右足，以及『武當三鶴』這幾位武林奇人的性命喪在他們手上呢？」

藍雁道人雙眉一皺，伸出右手，用食、中二指，輕輕敲著前額，喃喃低語道：「難道真的是他？」

手指突地一頓，倏然抬起頭來，目注管寧半晌，緩緩說道：「施主上體天心，不惜費心費力，將死者屍身埋葬，此事不但貧道已是五內銘感，武林定將同聲稱頌，便是上界金仙、玉宮王母，也會為施主這無量功德為施主增福增壽的。」

管寧怔了一怔，不知道這道人此刻突然說出這種話來，究竟是何用意。

卻聽他語聲微頓，便又接道：「只是施主埋葬死者屍身之際，不知有否將死者囊中遺物看過一遍？」

管寧朗聲道：「不錯，在下確實已將死者的囊中遺物，全部取了出來，放在一處。但在下卻無吞沒之意，只是想將這些遺物，交與死者家屬親人而已，在下此心，可以表諸天日，各位如－－」

話猶未了，藍雁道人已自連連擺手，他便將語聲倏然中止。

目光轉處，卻見這藍雁道人此刻目光之中，忽地閃出一種奇異的光采，緩緩又道：「施主不必誤會，貧道此問，並無他意，施主誠實君子，貧道焉有信不過之理？只是－－」

他奇異地微笑一下，方才接道：「不知施主可否將這些遺物，是些什麼東西，告知貧道，唉－－此語雖不近情，但此事既是如此，想施主定必能夠答應的吧！」

管寧凝思半晌，慨然道：「此事若是關係重大，在下自無不說之理－－」他方自說到這裏，那于謹、費慎便又匆匆對瞥一眼，竟也閃過一絲奇異的光采。但管寧卻未見到，兀自接口說道：「此中其實並無特殊之物，只有太行兩位金剛囊中的一串明珠，少林兩位禪師囊中的兩份度牒，武當三位道長所攜的數卷經文，以及那位烏衫老者貼身所藏的一封書信，還算是較為特殊的東西，其餘便沒有什麼東西了。」

于謹、費慎，以及藍雁道人等，面上都為之露出失望的神色。

管寧又自沉思半晌，突又說道：「還有就是那位公孫先生囊中的一串制錢，似乎亦非近年所鑄之物，但－－」

哪知他語猶未了，于謹、費慎、藍雁道人等卻俱神色一變，幾乎同時跨前一步，脫口問道：「這串制錢在哪裏？」彼此望了一眼，又各自退回身去，但面上激動的神色，卻仍有增無減，又幾乎是同聲問道：「這串制錢是否黃繩所串，形狀也略微比普通制錢大些？」

管寧微微一怔，他雖覺那串制錢較為古樸，但卻再也無法想到，這串錢會令這些武林豪士如此激動。

更令他奇怪的是，普通制錢大多串以黑繩，而這制錢竟串以黃繩，這特殊之事，藍雁道人並未見到，卻又怎的像是見到一樣？

他不禁在心中暗自尋思：「難道這串制錢之中，隱藏著一些秘密，而這秘密卻又與昨夜之事有關？」可是他卻無論如何，也無法將一串制錢和一件牽涉極廣的武林恩怨聯想到一處，只有緩緩點了點頭，滿心疑惑地答道：「不錯，這串制錢正是串以黃繩，但只有十餘枚而已。」

目光轉處，卻見面前所站之人，個個俱都喜動顏色，生像是這串制錢比那明珠珍寶還要珍貴得多。

藍雁道人的手指，緩緩落下，落在腰間的劍柄上，目光眨也不眨地望著管寧，沉聲說道：「這串制錢干係甚大，放在施主身上定必不甚方便，還是請施主將之交給貧道。」

于謹、費慎同時大聲喝道：「且慢。」

藍雁道人冷哼一聲，目光斜睨道：「怎的？」本已握在劍柄上的手掌，似乎握得更緊了些。

另三個藍雁道人雖仍一言不發，但神色之間，也已露出緊張之色來。

于謹乾笑一聲，道：「道兄玄門中人，這串制錢，依在下之見還是交給在下的好。」

藍雁道人目光一凜，突又仰天狂笑起來，一面大笑道：「人道于謹、費慎，一生之中，最是謹慎，但我此刻看來，卻也未必。」

于謹、費慎俱都面色一變，伸手隱在背後，向後面的彩衣大漢們，悄悄做了個手勢，這些彩衣大漢便亦一齊手握劍柄，目光露出戒備之色，生像是立刻便要有一番劇鬥似的。

卻見藍雁道人笑聲倏然一頓，面上便立刻再無半分笑意，冷冷又道：「此時此刻此地，無論在情在理在勢，閣下要想得這串『如意青錢』，只怕還要差著一些。我看，閣下還是站遠些吧！」

這本來說起話來，和緩沉重，面上亦是滿面道氣的道人，此刻笑聲如梟，一笑之下，不但滿面道氣蕩然無存，說話的聲調語氣，竟亦變得鋒利刺人。管寧冷眼旁觀，只覺他哪裏還像是個出家的道人，簡直像是佔山為王的強盜！

他心中正自大為奇怪，卻聽于謹已自冷哼一聲，厲聲道：「只怕也還未必吧！」手腕一翻，始終隱在肘後的長劍，便隨之翻了出來。

幾乎就在這同一剎那之中，管寧只聽得又是「嗆啷」數聲，龍吟之聲不斷，滿眼青光暴長，四個藍衫道人，竟亦一齊拔出劍來。

六柄長劍，將管寧圍在中央，管寧劍眉一軒，朗聲說道：「各位又何必為這串制錢爭執？這串制錢，本非各位之物，在下也不擬交給各位。」這正直磊落的昂藏少年，此刻對這于謹、費慎，以及這些藍雁道人的貪婪之態，大生厭惡之心，是以便說出這種話來，卻全然沒有考慮到自己雖具武功，又怎是這些人的敵手？人家若是恃強硬搶，自己便連抵抗之力都沒有。

他說話的聲音雖極清朗，哪知人家卻生像是根本沒有聽到他的話一樣，又像是他所說的話，根本無足輕重，是以雖然聽在耳裏，卻未放在心上。

只聽藍雁道人又自冷冷一笑，目光閃電般在于謹、費慎，以及他們身後的五個彩衣大漢身上一掃，一字一字地冷冷說道：「我由一至五，數上一遍，你們若不應聲退後十步的話，哼哼！」

# 第三回 如意青錢

藍雁道人「哼」聲一頓，便自冷然數道：「一－－二－－」

目光轉注到自己劍尖上，再也不看別人一眼。哪知他「二」字尚未數完，于謹突地大喝一聲，手腕一抖，劍尖上挑，刷地，又電也似的斜劃下來，帶起一溜青藍的劍光，斜斜劃向他持劍的手腕，劍勢如虹，奇快無比。

就在這同一剎那裏，費慎腰身一弓，一起，筆直地撲向管寧，他身後的五條彩衣大漢，同時拔劍，同時縱身，同時出劍。五道青藍的劍光，如天際流星分別剁向另三個藍雁道人。

這七個來自羅浮的劍手，不但身手快得驚人，而且時間配合得更是佳妙，顯見得「羅浮彩衣」能夠名揚天下，並非幸致。

哪知他們身手雖快，這武當掌門座下的四大護法，身手卻還比他們更快一步。

就在于謹劍尖尚未落到一半，費慎身形方白縱起，另五道青藍的劍尖正自交剪而來的時候，藍雁道人口中突地清嘯一聲，錯步，甩肩，擰腰，揚劍－－

另外三個藍衫道人亦自齊地錯步，甩肩，擰腰，揚劍－－

四道劍光，同時劃起，有如一道光牆，突地湧起。

管寧眨眼之間，只覺漫天劍光暴長，劍氣森寒，接著便是一串「嗆啷」擊劍之聲，倏然而鳴，卻又立刻戛然而止。

而武當道人的四柄長劍，已在這眨眼之間，將「羅浮彩衣」的七口利劍封了回去。

管寧為之連退兩步，定睛望去，只見武當道人的四條人影，背向自己，一排擋在自己身前，肩不動，腰不屈，只是細碎地移動著腳步，右腕不停地上下揮動，而一道道森冷的劍光，便隨著他們手腕的縱橫起落交相衝擊，有如一片光網。

望著這縱橫開闔的森森劍氣，管寧只覺目眩神迷，目光再也捨不得往別處望一下。

這一日之間，他雖已知自己的武功，渺不足道，亦知道江湖之中盡多高手，但他此刻卻是第一次見到劍法的奧妙。

須知他本是天性極為好武之人，否則以他的身世環境，也不會跑去學劍，此刻陡然見著如此奧妙的劍法，心中的驚喜，便生像是稚齡幼童，驟然得到渴望已久的心愛食物一樣。

武當四雁並肩而立，劍勢配合的佳妙，實已到了滴水難入之境。

于謹、費慎只覺擋在自己身前的四道劍光，有如一道無隙可入的光牆，無論自己劍式指向何處，卻總是不得其門而入。

劍光交擊，劍勢如虹，龍吟之聲，不斷於耳，剎那之間，已自拆了十招。

藍雁道人突地又自清嘯一聲，劍尖一引，左足前踏，「雲龍乍現」，刷地一劍－－

另三個藍衫道人竟同時翻腕，青藍的劍光亦同時穿出。這十年以來，從未一人落單，聯手對敵，已配合得妙到毫巔的武當四雁，竟藉著這一招之勢，變守為攻，以攻為守，源源如泉，抽掣連環，連環不絕，正是武當劍派名震天下的「九宮連環」。

于謹、費慎，以及羅浮門下的五個八代弟子，陡然之間，竟被攻得連退三步，心頭不禁為之大駭，再也想不到，自己所仗以縱橫武林的「羅浮玄奇七一式」七十一路辛辣而狠準的劍光，在這武當四雁面前施展起來，竟是如此不濟。

他們卻不知道，若單只以一敵一，那麼縱然那五個八代弟子不是武當四雁的敵手，但在羅浮劍派中地位、武功僅次於「彩衣雙劍」的于謹、費慎，卻並不見得在這武當四雁之下。

但此刻彼此俱是聯手對敵，情況便不大相同。原來武當劍派中，除了掌門真人外，其餘「雙蝶」、「三鶴」、「四雁」，俱有各別不同的驚人武藝，而這武當四雁，便是以聯劍攻敵，名重江湖。

瞬息之間，十餘招便已拆過，于謹、費慎突地同時暴喝一聲：「黃蜂撤！」

暴喝聲中，齊地後退兩步，突地身形一旋，面目竟然旋向後面，背向武當四雁而立，反腕擊出三劍。

這三劍身形、招式，無一不犯武家大忌，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功，從未有過將整個背脊都賣給敵手，也從未有自背後發出劍式的。

武當四雁心頭一喜，還以為這兩人輸得急了，急得瘋了。哪知這三劍刺來，卻是劍劍辛辣，劍劍怪異，自己眼前看著他背後露出的空門，卻不得不先避過這三劍，以求自保。

穩操勝算的武當四雁，此刻竟被這犯盡武家大忌，全然不依常軌的三劍，擊得手忙腳亂，蹬，蹬，蹬，齊地後退三步，還未喘過氣來，哪知于謹、費慎竟又齊地暴喝一聲：「黃蜂撤！」

手腕一甩，掌中長劍竟然脫手飛出，有如雷轟電擊一般，挾著無比強銳的風聲，擊向武當四雁，自己的身形，卻藉著手腕這一甩之勢，颼地一個箭步向前方遠遠竄了出去。

青竹蛇口、黃蜂尾針，本來同是世上極毒之物，但青蛇噬人，其毒不盡，黃蜂蜇人，其針卻斷，針斷身亡，毒只一次，是以這黃蜂尾針，實在比青竹蛇口還要毒上三分。

名揚天下的羅浮劍派，鎮山劍法「玄奇七一式」，雖然招招辛辣，招招狠毒，但其中最最辛辣、最最狠毒的一招，卻就是于謹、費慎方才施出的一招「黃蜂撤」！只是此招雖然狠辣，卻也正如黃蜂之針，只能螫人一次。

此招一出，其劍便失，雖非劍去身亡，但這一招如若不能制人死命，自己卻已凶多吉少，是以此招使過，便立刻得準備逃走，而縱是武功絕高的頂尖高手，在這一招之下，卻也不得不先求自保，若想在這一招之下還能反擊傷人，那卻是再也辦不到的。

于謹、費慎交手之下，知道自己萬萬不是武當四雁的敵手，如若久戰下去，自己定必要受到這武當四雁的折辱。

而「羅浮彩衣」的聲名，近年來正如日之方中，是萬萬不能受到折辱的，是以他們情急之下，便施展這招救命絕招「黃蜂撤」了。

武當四雁本已大驚，忽地見到劍光竟自脫手飛來，更是大驚失色，此刻兩下身形距離本近，劍光來勢卻急如奔雷閃電。

四雁中的藍雁、白雁，首當其衝，大驚之下，揮劍擰身，卻已眼看來不及了。

哪知－－

路旁林蔭之中，突地響起一聲清澈的佛號，一陣尖銳強勁無比的風聲也隨之穿林而出。

接著便是「噹、噹」兩聲巨響，這兩口脫手飛來的精鋼長劍，竟被挾在風聲之中同時穿林而出的兩片黑影，擊在地上。

於是，又是一聲清澈的佛號響起。

一條淡灰的人影，隨著這有如深山鐘鳴的「阿彌陀佛」四字，有如驚鴻般自林蔭中掠出，漫無聲息地落到地上。

這一切事的發生，在筆下寫來，雖有先後之分，然而在當時看來，卻幾乎是同一瞬息中發生，也在同一瞬息中結束。

「武當四雁」微一定神，定睛望去，只見林蔭匝地的山路之上，兩條彩衣人影，一晃而隱，接著五條人影，亦自一閃而沒。這「羅浮彩衣」門下的七個弟子，竟在眨眼之間，便都消失在濃林深山裏，而此刻站在武當四雁身前的，卻是一個身長如竹，瘦骨嶙峋，穿著一身深灰袈裟的老年僧人。

而站在四雁身後的管寧，卻幾乎連這一切事發生的經過都未看清。

他只聽得一連串的暴喝，數聲驚呼，一聲佛號，兩聲巨響，眼前人影亂而復靜，武當四雁手持長劍，劍尖垂地，愣愣地站在地上，一個長眉深目，鷹鼻高顴的古稀僧人，微微含笑地站在武當四雁身前。

而地上，卻橫著兩柄精光奪目的長劍，和一大一小兩串紫檀佛珠。

武當四雁目光轉處，瞬息間，面上神采便已恢復平靜，四雙眼睛，齊地凝注在那古稀僧人身上，又忽然極為迫疾地彼此交換了一個詢問眼色，藍雁道人便單掌一打問訊，朗聲道：「大師佛珠度厄，貧道等得免於難，大恩不敢言謝，只有來生結草以報了。」

說著，四雁便一齊躬身彎腰，行下禮去。

那長眉僧人微微一笑，俯身拾起地上的兩串佛珠，一面口宣佛號，說道：「佛道同源，你我都是世外之人，若以世俗之禮相對，豈非太已著相？何況老衲能以稍盡綿薄，本是分內之事！」

這枯瘦的古稀僧人說起話來，有如深山流泉，古剎鳴鐘，入耳鏗然，顯見得內家功力雖未登峰造極，卻已入室登堂了。

藍雁道人微笑一下，仍自躬身說道：「大師妙理禪機，貧道敢不從命。」

語聲微顫，接著又說道：「貧道愚昧，斗膽請問一句，大師具此降魔無邊法力，是否就是嵩山少室峰少林寺，羅漢堂的首座上人，上木下珠，木珠大師嗎？」

長眉僧人含笑說道：「人道武當弟子，俱是天縱奇才，此刻一見，果自名下無虛，一見之下，便能認出老衲是誰，難怪武當一派，能在武林中日益昌大了。」

管寧呆呆地望著這木珠大師，心中驚駭不已。他如非眼見，幾乎無法相信，這枯瘦如柴的古稀僧人，竟能以一串佛珠之力，擊飛兩柄力挾千鈞的精光長劍，豈非駭人聽聞之事。

他卻不知道這木珠大師不但是少林寺中有地位的長老之一，在武林之中，亦是名重一時的先輩高手。

難怪江湖人道：武當七禽，紫蝶如鷹；少林三珠，木珠如鋼。最後一句，說的便是這木珠大師。

原來當今江湖之中，表面雖是平靜無波，其實暗中卻是高手如雲，爭鬥甚劇。

而江湖高手之中，最最為人稱道的十數人，卻又被江湖中人稱為：

「終南烏衫，黃山翠袖，四明紅袍，羅浮彩衣，太行紫靴，峨嵋豹囊，點蒼青衿，崑崙黃冠，武當藍襟，少林袈裟，君山雙殘，天地一白。」這長達四十八字的似歌非歌，似謠非謠的歌詞，正是代表了十五個當今江湖中最負盛名的高手。而這十五高手，雖是齊名而列，其實身份卻又相差甚為懸殊。

木珠大師，職掌少林羅漢堂，正是武林中無論道德武功，俱都隱隱領袖群俠的「少林袈裟」的最小師弟，他名雖未列十五高手之中，實卻有以過之。只是管寧又何嘗聽過這些武林名人的掌故，是以此刻心中才會有驚異的感覺。

卻見這藍雁道人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大師名傾武林，垂四十年，江湖中人就算未曾見過大師之面的，見了大師掌中這兩串佛珠，卻也該聞風而闢易了。」

他深知木珠大師近年雖已極少在江湖走動，但早年卻是武林之中人人見而生畏的「魔僧」。若非他幼年受戒，極得少林派上一代的掌門大師的寵愛，而且湊巧化去掌門師尊的一劫，只怕早就被少林逐出門牆之外了。

是以藍雁道人此刻說起話來，便十分拘謹客氣，唯恐這出名難惹的「魔僧」，會對自己不利。

哪知木珠上人竟自突地一笑道：「佛珠雖具降魔之力，卻總不如青錢如意。老衲此次重入江湖，道友可知道是為的什麼嗎？」

武當四雁心中俱都為之一驚。管寧雙眉一皺，暗自忖道：「原來這僧人此來，為的亦是我囊中這串青錢。」

卻聽藍雁道人強笑一聲，道：「大師閒雲野鶴，世外高人，到這四明山來，想必不是為著人間的俗事吧！」

他口中雖然仍極平淡地說著話，作出一副不知道木珠上人言中含意的樣子，其實心中此刻卻已不禁為之忐忑不已。

木珠上人又自一笑道：「道友此言，卻是大大的錯了。想那天下名山勝水極多，老衲若是為了遊山玩水，又何苦跋涉長途，由少林跑到這裏來？」

藍雁道人面色倏然一變，但卻仍然故作不懂之態，含笑問道：「那麼，大師此來又是為著什麼呢？」

木珠上人突地笑容一斂，目光之中，寒光大露，冷冷說道：「道友是聰明人，又何用老衲多說？想那『如意青錢』這種奇珍異寶，又豈是普通人能以妄求的？道友就算此刻得到手中，卻也未見得能保有多久，依老衲之見，還是放在老衲這裏較為妥當些，何況－－」

冷笑一聲，接口道：「那些『羅浮彩衣』的門人弟子，此次雖已遁去，但他們對兩位道友，必定暗生妒恨之心，又怎會讓道友安安穩穩地將這『如意青錢』保留？道友若得到此物，只怕非但不是福，反足以招禍呢！」

管寧冷眼旁觀，此刻不禁又為之暗嘆一聲，暗中思忖道：「我只當這木珠是有道高僧，哪知此刻說起話來，卻又全然沒有一些出家人的樣子。」

目光轉處，只見武當四雁面目之上俱都鐵青一片，各自沉吟半晌，藍雁道人便又強笑一聲，說：「大師無論輩份名望，都比貧道們高出許多，是以大師若真是為著此物而來，貧道們莫說已受大師方才援手之恩，縱無方才之事，卻也不敢斗膽，來和大師爭奪此物－－」

他語聲一頓，回轉頭去，向自己三個師弟朗聲說道：「大師既已如此吩咐，我等多留已是無益，還是走吧！」

管寧心中不覺大奇，他再也想不到方才氣勢洶洶的武當四雁，此刻卻如此容易地便要偃旗息鼓，鳴金而退了。目光轉處，只見木珠上人面上，仍然冷冷地沒有什麼表情，生像是武當四雁的這種做法，本是理所當然之事，絲毫用不著驚訝或者得意。

須知以他的身份地位，早已料到武當四雁不會與之相抗，而管寧卻並不知道這些。他方才見了武當四雁武功，那般精妙，此刻又是以四對一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該畏懼於枯瘦老朽的古稀和尚。

卻見武當四雁各自半旋身軀，齊地向這木珠上人躬身行了一禮。木珠上人微微一笑，目光卻已凝注到管寧身上，生像是全然沒有將成名江湖的武當四雁放在眼裏。

武當四雁目光一旋，並肩向前走了一步。管寧暗嘆，思忖道：「人類之事，真是令人難以預測，唉，這武當四雁－－」

哪知－－

他心念尚未轉完，武當四雁突地齊一擰身，手腕揮處，長劍斜斜由前胸向身後劃了個半弧，口中微哼一聲，劍身「嗡嗡」作響，四口長劍，竟自有如交剪天虹，剁向木珠身上。

這一突來的變故，使得管寧不禁為之失聲驚呼一聲。目光動處，卻見這木珠上人身形竟仍動也不動，只見到武當四雁這四道拼盡全力，已然聚滿真氣的劍尖，已自堪堪剁在他的身上。他那兩道灰白的長眉，方自輕輕一皺，左袖微揮，枯瘦的身形，輕靈而曼妙地轉動一下，右掌的一串紫檀佛珠，便有如神龍般，夭矯而起，手腕又自微微一抖，武當四雁只覺眼前的紫影，光芒流轉，似乎是擋向自己的長劍，又似乎是劃向自己的胸膛。這短短的一串佛珠，此刻竟彷彿是丈八長鞭，使得武當四雁都以為它是劃向自己身上。

武當四雁大驚之下，沉腕，退步，撤劍，劍光一沉，又復挑起。藍、白雙雁，身軀平旋，「驚龍揮尾」，「抽撤連環」，刷、刷，又是兩劍。武當四雁之中，本以藍、白雙雁武功較高，此刻全力兩劍，劍勢如虹，劍法果自不凡。

哪知木珠大師灰白的僧袍，輕輕飄處，瘦削的身形，斜斜一轉，便輕易地將這四道來勢驚人的劍光又躲了開去。

管寧武功雖不高，但終究是曾經練過武功的人，此刻一眼之下，便知道這瘦弱的古稀僧人，身上果有非凡的功力，心中不禁暗自感慨地長嘆一聲，暗中思忖道：「師父常對我說：『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』，武功一道，更是如此。這話我本不深信，哪知的確如此。先前我見了這四個道人的劍法，以為他們已是武林中的一流身手，哪知他們此刻遇著這看來老弱無比的枯瘦僧人，劍法竟一點也施展不開了。」

他感嘆聲中，那木珠大師袍袖輕揮，又已從容化開數招，突地大喝一聲：「孽障還不走，就來不及了。」

手掌一揮，掌中紫檀念珠，又自矯如游龍般飛揚而起。

管寧只覺眼前灰影一閃，這木珠大師的身形，竟有如一道輕煙般，將武當四雁圍了起來。武當四雁何嘗不知道就憑自己四人的武功，要想勝得這「少林三珠」中最最難惹的木珠大師，實無把握，但武當四雁亦是以真才實學成名於江湖之中的人物，他們自恃武功，認為自己縱然難勝，卻也未必就會落敗。

何況他們方才本是在木珠猝不及防的情況下，猛下殺手，是以心中更加了幾分把握。哪知此刻交手之下，情勢竟大大出乎他們意料，這少林羅漢堂首座大師武功之高，竟不是這武當掌門的第二代弟子中最出類拔萃的「雙蝶、三鶴、四雁」中的武當四雁中的四劍聯手所能抵擋得住的。

此刻木珠大師身形一經施展，端的翩若驚鴻，矯如游龍。剎那之間，武當四雁只覺四側都是他寬大袈裟的影子，自己掌中的四柄長劍，竟被他短短的一串佛珠圈住了。

藍雁道人心中更驚，長嘯一聲，四人方向一轉，背向而立，劍光霍霍，不求攻敵，但求自保，腳下卻漸漸向外移動，只望自己能衝出這木珠大師的身法之外。

武當劍法久已享譽天下，「九宮連環劍」劍劍連環，攻敵固是犀利，自保更是穩當，四人這一聯劍，劍光更是密不透風，看來縱是飛蠅，也難在這劍光中找出一點空隙鑽入。

哪知木珠大師突地又是一聲清叱，手中紫檀佛珠，隨著腳下微一錯步之勢斜斜揮出，只聽「噹」的一聲清吟，白雁道人手中長劍猛然一震，雖未脫手飛去，但劍法已露出一片空隙。

他心頭一凜，已知不妙，方待旋腰錯步，哪知他方自動念之間，肘間便已微微一麻，又是「噹」的一聲，長劍竟已落在地上。

這木珠大師竟以「沙門十八打」的絕頂打穴之法，打中他肘間的「曲池」大穴。站在白雁身側的藍雁、孤雁，齊地暴喝一聲，劍光旋回，交剪而來，剁向一招得手的木珠大師。

只是這兩劍雖快，卻連木珠寬大袈裟的袍角都沒有碰到一點。他僅僅微一錯步，身形便已倏然溜開三尺。

管寧不禁暗中喝了聲采。方才這武當四雁與那羅浮彩衣門下弟子動手之際，他已看得目眩神迷，此刻眼睛更看得直了。他與這對手的雙方都絲毫沒有淵源，是以他們誰勝誰敗，也都不放在他心上。這木珠大師一招擊落白雁道人手中的長劍，他只覺這少林僧人武功之高，高得驚人，卻沒有為武當道人們憐惜之意，是以他局外觀戰，更得以全神凝注。

哪知－－山路側旁樹梢上突地傳來一陣狂笑聲，一個清朗的口音狂笑著道：「可嘆呀可嘆！可笑呀可笑！」

語聲清朗，字字如鐘，入耳鏘然。木珠大師面容一變，厲叱一聲：「是誰？」寬大的袍袖一揚，頎長的身形有如灰鶴般沖天而起。

武當四雁竟自一齊停步沉劍，滔天的劍氣，倏然為之一消。管寧微驚之下，抬眼望去，只見就在這木珠大師身形沖天而起的這一剎那間，山路旁，樹梢下，亦自掠下一條人影。

兩條人影交錯而過，木珠大師清叱一聲，猛一旋腰，曼妙的身形竟自凌空一個轉折，掌中佛珠，藉勢向樹梢人影連肩連背，斜斜擊下。

這一招的使用，的確妙到毫巔，不但管寧大為驚嘆，武當四雁亦不禁暗中喝采。

哪知樹梢掠下的人影，身上竟似長了翅膀似的，突地一弓一屈，竟又上拔五尺，方才飄然落下，施展的身法，竟彷彿是武林中罕聞的輕功絕技「上天梯」、「梯雲跳」一類功夫。

武當四雁齊聲驚呼一聲，目光同時瞟向落下的這條人影，卻又不禁齊地脫口驚呼道：「君山雙殘！」

木珠大師一招落空，心中自不禁為之一驚。數十年來，這少林僧人不知與人交手凡幾，此刻一瞥之下，便知此人武功高不可測，甚至還在自己之上，因之立刻飄落地面，耳邊聽得武當四雁的這一聲驚呼，面容又倏然一變。

管寧目光注處，只見由樹梢掠下的這條人影，褸衣蓬髮，手支鐵拐，竟然是自己方才所見那奇詭的跛足丐者。

山風凜凜，天光陰森，只見這跛足丐者面寒如冰，雙目赤紅，面上神情，極為嚇人，但口中卻竟仍狂笑著道：「可嘆呀可嘆，可笑呀可笑。」

這陰寒的面孔，襯著這狂笑之聲，管寧看在眼裏，聽在耳裏，不覺激靈靈打了個寒噤，只覺這本已陰沉沉的天色，彷彿變得更加陰沉了。

這鶉衣、亂髮、滿面悲愴憤恚之色，但卻仰首狂笑不絕的跛足丐者，倏一現身，不但管寧驚愕不已，武當四雁惶然失色，便是那在武當四雁四道有如驚虹掣電的劍光中，猶能鎮靜如常的少林羅漢堂首座大師「木珠上人」冷削森嚴的面目之上，也不禁為之變了一下顏色。

藍雁道人目光一轉，和他的師弟們，暗中交換了個眼色，四人心中不約而同地暗呼一聲：「君山雙殘！」

木珠大師袍袖微拂，掌中佛珠，輕輕一揚，落到腕上。

管寧輕咳一聲，目光緩緩從這狂笑著的跛足丐者面上移開，緩緩在武當四雁和這木珠上人的面上移動一遍，見著他們面上的驚駭之色，便也知道這跛足丐者，必定是他們心中畏懼之人，不禁又懷疑地一瞟這跛足丐者，心中難以明瞭這鶉衣亂髮的跛丐，究竟有什麼地方竟自使得這些名重天下的武當、少林兩派的高手，生出這種驚惶之態來。

卻見木珠大師眼瞼一垂，口中高宣一聲佛號，朗聲說道：「老衲還當是誰，原來是掌天下污衣弟子的公孫左足施主到了，失敬得很，失敬得很。」

他一字一字地一連說了兩句「失敬得很」，語聲清朗高昂，尾聲卻拖得很長，在這震耳的狂笑聲中，更顯得聲如金石，字字鏗然。

管寧心中一凜：「難道此人便是丐幫幫主？」他雖不識武林中事，卻也知道百十年來，「君山丐幫」在江湖中的聲名顯赫，可說是婦孺皆知，又何獨武林中人。

目光轉處，卻見這「君山雙殘，丐幫幫主，公孫左足」笑聲猶自未絕，滿頭的亂髮，隨著起伏的胸膛不住飛舞，但腳下的單足鐵拐，卻是穩如磐石，心中不禁又一動。

「君山雙殘……公孫左足……」他把心中斷續的概念極快地整理一遍，便接著尋思道：「難道我親手埋葬的另一跛丐，是『君山雙殘』中的另一殘？難道他便叫做公孫右足？難道我竟親手埋葬了一位丐幫幫主？」

他本是心思極為靈敏之人，否則又怎能在冠蓋如雲的京華大都，享有「才子」之譽。此刻心念轉處，不禁又是感嘆，又是驚異。因為他此刻已自更清楚地瞭解到自己半日前所埋葬的死者，身份都絕非尋常，那麼，能使這些身份地位都極不尋常的武林高人都一齊死去的人，其身份豈非更加不可思議了嗎？

木珠大師雙掌合十，默然良久，卻見這公孫左足，狂笑之聲，雖已漸弱，卻仍未絕，口中亦猶自不住喃喃地說道：「可嘆呀可嘆，可笑呀可笑。」竟生像是沒有聽到自己的話一樣。

面對著名傾天下的「丐幫幫主」，他雖然暗存三分敬畏之心，但「少室三珠」在武林中又何嘗不是顯赫無比的角色。

此刻木珠大師目光抬處，面色不禁又為之一變，沉聲道：「十年不見，公孫施主風采如昔。故人無恙，真是可喜可賀。卻不知公孫施主可嘆的是什麼？可笑的是什麼？倒教老衲有些奇怪了。」

語聲方住，笑聲亦突地戛然而止。

於是，天地間便只剩下滿林風聲，簌簌不絕。

只見這公孫左足緩緩回轉頭，火赤的雙目，微合又開，有如厲電般在武當四雁面上一掃而過，便凜然停留在木珠大師身上，凝注良久，突又狂笑道：「老和尚坐關十年，怎的還是滿臉江湖氣，做起事來，也像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似的，這才教人奇怪得很，奇怪得很。」

他也將尾音拖得長長的，語聲神態，竟和這木珠上人一模一樣。

管寧不禁暗中失笑，暗暗忖道：「人道江湖異人，多喜遊戲風塵，這公孫左足此時此刻，竟然還有心情說笑，其人平時的倜儻不羈，脫略形跡也就可想而知了。」

卻見木珠大師面色更加難看，而這公孫左足卻渾如不覺地接著又說道：「武當劍派，名門正宗，自律一向極嚴，今日竟會不惜與少林高僧動起手來，這個……哈哈，也教我奇怪得很。」

他語聲微頓，雙目一睜，突地厲聲喝道：「只是你們可知道，你們動手爭奪的東西，是屬於什麼人的嗎？」

木珠大師冷哼一聲，接口道：「天下之物，本都無主，你自別人手中得來，人自你手取去，有何不可！」

公孫左足目光一垂，竟又大笑起來，一面笑著說：「好好，老和尚竟然和窮花子打起禪機來了。身外之物，本就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我老叫化又怎能說是我的－－」

這丐幫主人倏而狂笑，倏而厲色，此刻竟又說出這樣的話來，管寧不禁為之一愕，卻見他突又轉過身來，望向自己，道：「把公孫老二的一副臭皮囊葬在四明山莊裏的，想必就是你這娃娃了？」

此語一出，武當四雁、木珠上人，亦不禁齊地一驚。

「公孫右足竟然死了！」

管寧暗嘆一聲，黯然點了點頭，見這公孫左足雖仍笑容滿面，但卻仍掩不住他目光中的悲憤之色。

他深深地瞭解人們強自掩飾著自己的情感，是件多麼困難而痛苦的事，因之他不禁對這狂放的跛丐大起同情之心，長嘆一聲，接口道：「小可適逢其時，因之稍盡綿薄之力。公孫二先生的遺物，小可亦斗膽取出，還請老前輩恕罪！」

公孫左足目光凝注在他身上，突地連連頷首道：「好，好。」手掌一伸：「那你就把他囊中的那串銅錢交給我吧！」

管寧常聽人說，這類風塵異人，必多異徵，此刻只望他伸出的手掌，瑩白如玉，哪知目光動處，卻見這名滿天下的異人所伸出的一雙手掌，黝黑枯瘦，和別的丐者毫無二致，心中不知怎的，竟似淡淡掠過一絲失望的感覺，但隨即又不禁暗笑自己的幼稚，一面從懷中小心地取出那錦囊來。

剎那之間，武當四雁、木珠大師面上的神色，突又齊地一變，十隻眼睛，不約而同地瞪在這錦囊上。只見管寧的手緩緩伸入錦囊，又緩緩自錦囊中取出，手中已多了一串青錢，武當四雁不約而同地脫口驚呼道：「如意青錢！」

管寧微喟一聲，仔細望了望自己從囊中取出的這串青銅制錢，但看來看去，卻也看不出這串青銅制錢有什麼特異之處。

他心中不禁驚疑交集，緩緩伸出手，將這串青錢交到公孫左足手上，一面說道：「不知是否就是這串制錢－－請老前輩過目一下－－」

語聲未了，只見那木珠大師一雙眼睛，眨也不眨地望在這串制錢上，就生像是一隻貪饞的餓貓，見著魚腥一樣，一步一步地向公孫左足走了過來，哪裏還有半分得道高僧的樣子？

而此刻公孫左足的一雙眼睛，亦自望在這串制錢上。一時之間，他看來又似悲愴，又似鄙夷，又似憤怒，心中不知究竟在想些什麼，緩緩接著這串青錢，失神地呆立了良久，就連那木珠大師一步一步逼近他的腳步，他都生像根本沒有看到。

武當四雁握在劍柄上的手掌，也不自覺地握得更緊了。

這四個看來丰神沖淡的道人，此刻目光之中，像是要噴出火來，望著這串青錢，移動著腳步，他們雖然明知自己的武功，不是這公孫幫主的敵手，但面對著這串武林中人人垂涎的「如意青錢」，他們的心中雖有畏懼之心，卻已遠遠不及貪心之盛了。

管寧游目四顧，只見木珠大師已自走到公孫左足身前，武當四雁掌中微微顫動著的劍尖，距離也越來越近。

他知道轉瞬之間，便又將發生一場驚心動魄的激鬥，心胸之間，不覺也隨之緊張起來。

哪知－－

公孫左足一旋身軀，突又縱聲狂笑起來，笑聲之中，滿含譏嘲之意。

木珠大師、武當四雁、管寧俱都為之一愕，齊地停住腳步。只聽公孫左足的笑聲越來越大，突地一伸手掌，竟將掌中的一串「如意青錢」，筆直地送到木珠大師面前，一面狂笑道：「這就是你們拼命爭奪之物嗎？好好，拿去，拿去。」

手腕一翻，竟將這串「如意青錢」，脫手擲出，忽地，劈面向木珠打去。

這一突來的變故，使得木珠、四雁、管寧，驚異得幾乎再也說不出話來。

木珠大師眼望著這串青錢，筆直地擊向自己面門，竟亦不避不閃，渾如未覺，直到這串青錢已堪堪擊在他臉上，他方自手腕一抄，將之抄在手裏，但面上茫然之色，卻未因之稍減。

在場之人，誰也萬萬不會想到，這公孫左足會將這串如意青錢當做廢物般拋出，此刻都愕然地望著他，幾乎以為他發了瘋。

管寧眼睜睜地望著這一切，心中更是大惑不解。他親眼看到那些「羅浮彩衣」的門下弟子，為著這串青錢，幾乎喪生在武當四雁的劍下，又親眼看到武當四雁為著這串青錢，被木珠大師打得透不過氣來，但此刻公孫左足卻叫別人拿去，他暗嘆自己這一日之間所遇之事，所遇之人，俱非自己所能理解、猜測得到的，而此刻之後，又不知道有多少奇詭難測之事將要發生。這一切事本都與自己毫無關係，而此刻自己想脫身事外卻也不行了。

他心中方自暗中感嘆，卻聽公孫左足又已狂笑著道：「可嘆呀可嘆，武當四雁、少林一珠，闖蕩江湖數十年，竟沒有聽過，『如意青錢，九偽一真』這句話。」

他語聲一頓，狂笑數聲，接口又說：「可笑呀可笑，武當四雁、少林一珠，竟會為著這一串一文不值的破銅爛鐵，爭得面紅耳赤，打得你死我活－－哈哈，這串青錢若是真的，又怎會等到公孫老二死了之後，還留在他身上？又怎會讓這任事不懂的娃娃得到手中？我老叫化久聞少林一珠不但武功超群，而且機智最沉，想不到卻也是個糊塗蟲。」

他邊說邊笑，邊笑邊說，言詞固是辛辣無比，笑聲之中更是滿含譏嘲之意。

只聽得木珠大師面色陣青，陣白，陣紅。他話一說完，木珠大師突地右手手腕一翻，伸出右手食、中兩指，將右手的青錢摘下一枚，兩指如剪，輕輕一挾，管寧只聽「刷」的一聲輕響，這枚制錢便已中分為二，制錢之中，竟飄飄落下一方淡青色的輕柔絲絹來。

武當四雁一齊輕呼一聲，衝上三步，伸手去接這方軟絹。

哪知木珠大師突地冷叱一聲，右手袍袖，「呼」地揮出，帶起一陣激風，向武當四雁掃去，左手卻已將這方輕絹接在手裏。

這其間的一切變化，都快如閃電，你只要稍微眨動兩下眼睛，場中便立時換了一副景象。管寧凝目望去，只見木珠大師身形隨著袍袖的一拂，退後五尺，武當四雁滿面躍躍欲動之色，八道目光，一齊望在木珠手中那方輕絹之上。

只有公孫左足仍是滿面帶著鄙夷的笑容，冷眼旁觀，似乎是任何一件事的結果，他都早就預料到了，是以根本毋庸去為任何事擔心。

只見木珠大師右手緊緊握著那串青錢，左手舉著那方絲絹，凝目良久，突地長嘆一聲，雙手齊鬆，青錢、絲絹，俱都落到地上。

公孫左足狂笑之聲，又復大響，藍白雙雁，對瞥一眼，齊地搶上一步，劍光乍起，「刷」地，竟將地上的一串青錢、一方輕絹挑了起來。

而木珠大師卻在這同一剎那，在這公孫左足狂笑聲中，拂袖，甩肩，擰腰，錯步，頭也不回地倏然回身遠走。

公孫左足拍掌笑道：「我只道木珠和尚已是天下最傻的人，想不到你們這四個小道士比他還傻三分。這串青錢如是真的，老和尚怎會把它甩下一走？你們現在還搶著來看，不是呆子是什麼？」

他一面笑罵，武當四雁卻在一面探看著那方輕絹，一瞥，他們滿腔的熱望，便立刻為之冰冷。在這串古老相傳的武林異寶「如意青錢」中的這方輕絹，竟是全白，連半點字跡都沒有。

等到公孫左足罵完了，武當四雁亦不禁失望地拋下青錢、輕絹，各自擰腰錯步，回身遠去。

公孫左足目送著他們的身影消失，狂笑之聲，亦自戛然而止，轉目望處，只見身側的錦衣少年仍在呆呆地望著自己。

兩人目光相對，管寧只覺這公孫左足的目光之中，滿是悲愴痛苦之色，先前那種輕蔑嘲弄的光采，此刻已自蕩然無存，不禁同情地嘆息一聲，想說兩句話來安慰一下這心傷手足慘死的風塵異人，但究竟該說什麼，他卻又覺得無從說起。

公孫左足鐵拐一點，走到路邊，尋了塊山石，頹然坐了下來。他自覺心神交疲，彷彿已經蒼老許多，方才雖然強自掩飾著，但此刻卻已再無喬裝的必要，長嘆一聲，緩緩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管寧立刻說了，公孫左足微微頷首，又道：「管寧，你過來，坐到我身側，我有些話要問問你。」

他雖然滿身襤褸狼狽之態，但此刻語氣神態，卻又隱含著一種不可描述的莊嚴高貴，這種莊嚴高貴，決不是人間任何一件華麗的外衣喬裝的，也不能被任何襤褸的外表掩飾得住。

管寧依言坐了下來，他心中何嘗沒有許多話要問這公孫左足，如想知道青錢的秘密、四明山莊的秘密、白袍書生的秘密。他只覺每一件事中，都隱藏著一個秘密，而每一個秘密都是他極願知道的。

只見公孫左足目光凝注著林梢瀉下的一絲天光，默然良久，突地問：「你是幾時上山來的？幾時來四明山莊？看見了一些什麼人、什麼事？」

管寧微一沉吟，便將自己所遇，極快地說了出來。此事，他已說了不止一次，此次更說得格外流暢。公孫左足默然傾聽，頻頻長嘆，頻頻撫額，此事的真相，他自己亦無法猜測。

丐幫歷史，由來已久，但定下詳規，立會君山，卻還是近年間事。此次「四明紅袍」飛柬相邀，他因事耽誤，是以來得遲了，卻再也想不到，四明山莊之中，會生此慘變，更想不到先自己一步而來，與自己情感極深的孿生兄弟，竟慘死在四明山莊裏。

他上山之際，遇著管寧，那時他還不知四明之變，只是奇怪一個看來武功極淺的弱冠書生，怎的會從四明山莊之中走出。

等到他自己趕到四明山莊，看到偌大的山莊之中，竟無人跡，再看到諸眾的屍體，新掘的墳墓，和自己兄弟片刻不離身的鐵拐，他便已知道這四明山莊中，已有慘變發生。但他卻又不知道在這次慘變中，竟有如此多武林高手慘死，因為此事不但匪夷所思，而且簡直令人難以置信。

於是他折回山路，聽到管寧和木珠、四雁的對話，看到他們的動手，驟然現身，狂笑訕嘲，看來雖然不改故態，其實當時心中的悲愴，憤嫉，驚疑，卻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的。

他默默地聽完了管寧的話，樹林裏的天光更黯了，那串閃著青光的制錢，仍在地上一閃一閃地發著青光。那方輕柔的絲絹，被風一吹，吹到路旁，貼在一塊山石上。他悲愴地長嘆一聲，手中鐵拐，重重在地上一頓，發出「噹」一聲巨響，激得地上的沙石，四散飛揚，這一擊雖重，卻又怎能夠發洩他心中的悲怒之氣呢？

管寧呆望著他，忍不住問道：「方才小可聽得四明莊主此次聚會群豪，其中一半是為了這串青錢，老前輩可否告訴小可，這串青錢之中，究竟有什麼地方值得人們如此重視呢？」

公孫左足目光一轉，望在那串青錢上，突地冷哼一聲，長身而起，走到青錢之側，舉拐欲擊，忽又長嘆一聲，自語道：「你這又何苦，你這又何苦……」

緩緩垂下鐵拐，坐回山石上，長嘆道：「青錢呀青錢，你知不知道，百十年來，已有多少人死在你的名下？」

管寧心中更加茫然，只聽這已因心中悲憤而失常態的武林異人長嘆又道：「百餘年前，武林之中出了個天縱奇才，那時你我都還沒有出世，我自也沒有見過他，只知道這位奇人在十年之中，擊敗當時天下所有的武林高手，出入少林羅漢堂，佩劍上武當劍岩，赤手會點蒼謝神劍，單掌劈中條七煞，雙手敗連環塢鳳尾幫，孤身一人，十年之中不知做下了多少驚天動地的大事，將天下武林禁地、武林高人，都視為無物，唉－－他人雖早已死去，但是他的逸事，卻直到此刻還在江湖間流傳著。」

他目光空洞地凝注著遠方，語聲亦自沉重已極，但這種奇人奇事聽到管寧耳裏，卻不禁心神激盪，豪氣遄飛，恨不得自己也能見著此人一面，縱然要付出極大代價，也是值得的。

卻聽公孫左足接道：「人間最難堪之事，莫過於『寂寞』二字。此人縱橫宇內，天下無敵，人人見著他，都要畏懼三分，誰也不敢和他親近。他外表看來，雖極快活得意，其實心中卻寂寞痛苦已極，不但沒有朋友，甚至連個打架的對手都沒有。」

他語聲微頓，長嘆一聲，自己心中，也突然湧起一陣無比寂寞的感覺。「君山雙殘」，一母孿生，自幼及長，從未有過太長的別離，而此刻雁行折翼，他陡然失去了最親近的人，永遠不能再見，此刻心中的感覺，又該是如何傷痛。

管寧只見他悠悠望著遠方，心裏也直覺地感受到他的悲哀，但一時之間，卻也不知該如何安慰於他，卻聽他又自接道：「歲月匆匆，他雖然英雄蓋世，但日月侵人，他亦自念年華老去，自知死期已近，便想尋個衣缽傳人。但這種絕頂奇才眼界是如何之高，世上茫茫諸生，竟沒有一個被他看在眼裏。於是他便將自己的一身絕世武功，製成十八頁秘圖，放在十八枚特製銅錢裏。古老相傳，這十八頁秘笈，上面分別記載著拳、劍、刀、掌、鞭、腿、槍、指、暗器、輕功、內力修為、點穴秘圖、奇門陣法、消息機關，以及他自己寫下的一篇門規。其中劍法、掌法各佔兩頁，合起來恰好是一十八頁。但大家亦不過僅僅知道而已，誰也沒有親眼見過其中任何一頁。」

管寧暗嘆一聲，忖道：「此人當真是絕世奇才，以短短百年之生，竟能將這許多種常人難精其一的功夫，都練到絕頂地步，唉－－如此說來，也難怪武林中人為著這串青錢，爭鬥如此之激了。」

公孫左足又自嘆道：「自從這位異人將自己遺留絕技的方法公諸武林之後，百年來，江湖中便不知有多少人為著這串青錢明爭暗鬥。七十年前，祁山山腰的一個洞窟之中，出現第一串『如意青錢』，為著這串青錢，武林中竟有十七位高手在祁山山麓，直到當時的崑崙掌門白夢谷將這串青錢當眾打開，發覺其中竟是十八面白絹之後，武林中才知道這『如意青錢』一共竟有十串，而且只有一串是真的。」

管寧不禁又為之暗嘆忖道：「武林異人，行事真個難測。他既有不忍絕技失傳之心，又何苦如此捉弄世人－－」心中突又一動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他們又怎知道這『如意青錢』共有十串，而且只有一串是真的呢？」

公孫左足緩緩道：「當時白夢谷驚怒之下，直折回那青錢原在的洞窟，才發現那洞中的石案之下，整整齊齊地刻著十六個隸書大字：『如意青錢，九偽一真，真真偽偽，智者自擇。』只是那得寶之人興奮之下，根本沒有看到這行字跡而已。」

管寧恍然頷首，公孫左足又道：「這似詩非詩，似偈非偈的十六個字，不出半月，便已傳遍武林，但等到第二串青錢在峨嵋金頂，被峨嵋劍派中的『凌虛雙劍』發現的時候，本來情如手足的凌虛雙劍，竟等不及分辨真偽，便自相殘殺起來，直落到兩敗齊傷，俱都奄奄一息，才掙扎著將這串青錢拆開－－」

管寧脫口道：「難道這串又是假的？」

公孫左足長嘆頷首道：「這串青錢又是假的。只可惜凌虛雙劍已經知道得太遲了。這本來在武林中有後起第一高手之譽的凌虛雙劍，竟為著一串一文不值的青銅制錢，雙雙死在峨嵋金頂之上。」

公孫左足將這一段段的武林秘聞娓娓道來，只聽得管寧心情沉重無比，心胸之間，彷彿堵塞著一方巨石似的。

他緩緩透了口長氣，只聽公孫左足亦沉聲一嘆，緩緩又道：「凌虛雙劍雙雙垂死之際，將自己的這段經過，以血寫在自己衣襟上。他們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只望自己的這段遭遇，能使武林中人有所警惕，哪知－－唉！」

語聲微頓，又自嘆道：「此後數十年間，又出現了三串『如意青錢』，這三串青錢出現的時候，仍然有著不知多少武林高手為此喪生，因為大家俱都生怕自己所發現的一串青錢是真的，因此誰也不肯放手，那凌虛劍客雖有前車之鑒，但大家卻是視若無睹。」

風吹林木，管寧只覺自己身上，泛起陣陣寒氣，伸手一掩衣襟，暗暗忖道：「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，這些武林高手的死，罪過又該算到誰的身上？」

卻見公孫左足雙眉微皺，又接道：「怪就怪在每串『如意青錢』發現的時候，俱非只有一人在場，是以便次次都有流血之事發生，直到－－」

他語聲竟又突地一頓，面上竟泛起一陣驚疑之色，愣了半晌，喃喃自語道：「還是死了一個，還是死了一個……」

雙掌自握，越握越緊，直握得他自己一雙枯瘦的手掌，發出一陣「咯咯」的聲響。

管寧轉目望到他的神態，心中不禁驚恐交集，脫口喚道：「老前輩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
公孫左足目光一抬，像是突然自噩夢中驚醒似的，茫然回顧一眼，方自緩緩接道：「半年以前，我和公孫老二到塞外去了卻一公案，回來的時候，路經長白山，竟然迷路深山，在亂山中闖了半日，方自嘆息倒霉，哪知卻在一個虎穴中，發現一串十八枚青錢。我弟兄二人自然不會為了這串青錢生出爭鬥，便一齊拍開一枚，果然不是真的。我弟兄二人雖然也有些失望，但卻在暗中僥倖，得著這串偽錢的幸虧是我們，若是換了別人，至少又得死上一個，哪知－－唉！還是……」

他聲音越說越低，語氣之中，也就越多悲哀之意，默然半晌，哀聲又道：「想不到這『如意青錢』無論真偽，竟都是不祥之物。老二呀老二，若不是為了這串青錢，你又怎會不及等我，就匆匆趕到這四明山莊來，又怎會不明不白地死去！」

雙手蒙面，緩緩垂下了頭，這叱吒江湖，遊戲人間的風塵異人，心胸縱然曠達，此刻卻也不禁為之悄然流下兩滴眼淚來。

山風蕭索，英雄落淚，此刻雖非嚴冬，管寧卻覺得天地之間，已充滿嚴冬的寒冷肅殺之意。想到自己親手埋葬的那麼多屍身，這公孫左足不過僅是為著其中之一而悲傷罷了。還有別的死者，他們也都會有骨肉親人，他們的骨肉親人若是知道了這件事，不也會像公孫左足此刻一樣悲傷嗎？

隨著這悲傷的意念，首先映入他腦海的，便是那「四明紅袍」夫婦相偎相依，擁抱而死的景象。「他們鴛鴦同命－－唉！總比一人單獨死去要好得多。」他情感極為充沛，此刻忽然想起自己死時，不知有無陪伴之人，暗中唏噓良久，腦海中，又接連地閃過每一具屍身的形狀。

突地－－

他一拍前額，口中低呼一聲，倏然站了起來，像是突然想起什麼驚人之事一樣。

公孫左足淡然側顧一眼，只見他雙目大睜，口中翻來覆去地喃喃自語著道：「峨嵋豹囊……羅浮彩衣……峨嵋豹囊……」心中不覺大奇。

哪知管寧低語一頓，突地擰轉身來，失聲道：「老前輩，你可知『峨嵋豹囊』是誰？」

公孫左足眉心一皺，緩緩道：「峨嵋豹囊，便是武林中代代相傳，以毒藥暗器名揚天下的蜀中唐門，當今門人中的最最高手。只因他兩人身邊所佩的暗器革囊，全用豹皮所制，彩色斑斕，是以江湖中人便稱之為『峨嵋豹囊』。但他兩人卻並非峨嵋派中的弟子。」

他雖然覺得這少年的問話有些突兀奇怪，但還是將之說了出來。

哪知他話方說完，管寧突然滿面喜色地一拍手掌，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

公孫左足為之一愣，不知這少年究竟在弄什麼玄虛。只見他一捋袍角，翻身坐到自己身側的山石上，道：「小可方才聽那羅浮彩衣弟子說，曾經眼見『峨嵋豹囊』兄弟兩人連袂到了『四明山莊』，而且並未下山。但小可記憶所及，那些屍身之中，卻沒有一人腰佩豹囊的。此次赴會之人全都死在四明山莊，而這『峨嵋豹囊』兄弟兩人，卻單單倖免，這兩人如非兇手，必定也是幫兇了。」

他稍微喘一下氣，便又接著說道：「而且小可在那四明山莊外的木橋前，有暗器襲來，似乎想殺小可滅口，那暗器又細又輕，而且黝黑無光，但是勁力十足，顯見……」

公孫左足大喝一聲，突地站了起來，雙目火赤，鬚髮皆張，大聲說道：「難道真是這峨嵋豹囊兩人幹的好事……」

目光一轉，筆直地望向管寧，道：「在那六角小亭中，將你的書童殺死的人，是不是身軀頎長，形容古怪……」

管寧微一沉吟，口中訥訥說道：「但那兩人身邊卻似沒有豹囊。」

公孫左足冷哼一聲，道：「那時你只怕已被嚇暈，怎會看清楚？何況……他們身上的豹囊，又不是拿不下來的。」

他雖是機智深沉，閱歷奇豐，但此刻連受刺激，神智不免有些混亂，此刻驟然得到一絲線索，便自緊緊抓住，再也不肯放鬆。

管寧劍眉深皺，又自說道：「還有一事，亦令小可奇怪。那羅浮弟子曾說他們羅浮劍派，一共只派了兩人上山，便是『彩衣雙劍』，但小可在四明山莊之中，除了看到他們口中所說一樣的錦衣矮胖的兩位劍客的屍身之外，還看到一具滿身彩衣的虯髯大漢的屍身。不知老前輩可知道，此人是否亦是『羅浮彩衣』的門下呢？」

公孫左足垂首沉思良久，伸出手掌，一把抓住自己的亂髮，長嘆著又坐了下來。

此刻他心中的思緒，正也像他的頭髮一樣，亂得化解不開。這少年說得越多，他那紊亂的思潮，便又多了一分紊亂。「峨嵋豹囊武功雖高，卻又怎能將這些人全部都殺死呢！除非……除非他們暗中在食物中下了毒，但是……峨嵋豹囊與四明紅袍本來不睦，自不可能混入內宅，更不可能在眾目昭昭之下做出呀，那麼……那麼他們又是如何下的毒呢？」

這問題使他百思不解。

而管寧此刻卻在心中思索著另一問題：「白袍書生是誰……」這問題在他心中已困惑很久，但他卻始終沒有機會說出。因為他說話的對象都另有關心之處，是以當他說「白袍書生」的時候，別人不但根本沒有留意，而且還將話題引到自己關心的對象上去，這當然是他們誰也不會猜出管寧口中所說的「白袍書生」究竟是誰的緣故。

此刻管寧又想將這問題問出，但眼見公孫左足垂首沉思，一時之間，也不便打擾。

兩人默然相對，心裏思路雖不同，但想的卻都是有關這四明山莊之事。

此處位於深山，這條山路上達「四明山莊」的禁地，莫說武林中人，便是尋常遊客，除了像管寧這樣來自遠方，又是特別湊巧的人之外，也都早得警告，誰也沒有膽子擅入禁地，是以此地雖然風景絕佳，但卻無人跡。

空山寂寂，四野都靜得很。

靜寂之中，遠處突地傳來一聲高亢的呼喊聲，雖然聽不甚清，但依稀尚可辨出是：「我是誰……我是誰……」三字。

管寧心頭一凜，凝神傾聽，只聽得這呼喊之聲，越來越近，轉瞬之間，似乎劃過大半片山野，來勢之速，竟令人難以置信。

呼聲更近，更響，四山回應，只震得管寧耳中嗡嗡作響。轉目望去，公孫左足面上也變了顏色，雙目凝注著呼聲來處，喃喃道：「我是誰！我是誰……」

他是誰？管寧自然知道。他跨前一步，走到公孫左足身側，方想說出這呼聲的來歷。

但是－－

這震耳的呼聲，卻帶著搖曳的餘音，和四山的迴響來到近前了。

只聽砰然一聲巨響，林梢枝葉紛飛，隨著這紛飛的枝葉，倏然落下一條人影。公孫左足大驚回顧，這人影白衫白履面目清?，雖然帶著二分狼狽之態，卻仍不掩其丰神之俊。

他心中不禁為之猛然一跳，脫口低呼道：「原來是你！」

卻見這白袍書生身形一落地，呼聲便戛然而止，一個飄身，掠到管寧身前，滿面喜容地說道：「我找了你半天，原來你在這裏。」

管寧無可奈何地微笑一下，這白袍書生已自一把拉著他的臂膀，連聲道：「走，走，快幫我，告訴我是誰。你答應過我的，想溜走可不行。」

公孫左足莫名其妙地望著這一切，心中倏地閃電般掠過一個念頭，這念頭在他心中雖僅一閃而過，但卻已使得武林之中又生出無數事端。

管寧方覺臂膀一痛，身不由主地跟著白袍書生走了兩步。

哪知－－

公孫左足竟然大喝連聲，飛身撲了上來，左掌微揚，撲面一掌，右肋微抬，肋下鐵拐，電掃而出，攔腰掃來。這一連兩招，俱都快得如雷擊電掣，而且突兀其來地向白袍書生擊來。管寧驚呼一聲，眼看這一掌一拐，卻已堪堪擊在白袍書生身上。

哪知白袍書生對這一掌一拐看也不看一眼，右手一帶管寧，自己身形微微一閃。他閃動的幅度雖然極小，然而這一拐一掌竟堪堪從他們兩人之間的空隙打過，連他們的衣角都沒有碰到一點。

管寧驚魂方定，只覺自己掌心濕濕的，已然流出一身汗。

這白袍書生身形之曼妙，使得公孫左足也為之一驚。他雖然久已知道這白袍書生的盛名，但始終沒有和他交過手，此刻見他武功之高，竟猶在自己意料之外，心頭一寒，同時沉肩收掌，撤拐，這一掌一拐吞吐之間又復遞出。

白袍書生衣袖微拂，帶著管寧，滑開三尺。他武功雖未失，記憶卻全失，茫然望了公孫左足一眼，沉聲說道：「你是誰？幹什麼？」

公孫左足冷笑一聲。他和這白袍書生曾有數面之識，此刻見他竟是滿臉不認得自己的模樣，心中越發認定此人有詐，當下一提鐵拐，游身進步，刷、刷，又是兩招，口中喝道：「好狠的心腸，你究竟為了什麼，要將那麼多人都置之死地！」

白袍書生又是一愕。這跛丐說的話，他一點也聽不明白，旋身錯步，避開這有如狂風驟雨般擊來的鐵拐，一面喝道：「你說什麼！」

管寧心中一凜，知道公孫左足必定有了誤會，才待解釋幾句，哪知公孫左足卻又怒喝道：「以前我只當你雖然心狠手辣，行事不分善惡，但總算是條敢做敢為的漢子，因之才敬你三分，哪知你卻是個卑鄙無恥的小人。哼哼，你既已在四明山莊染下滿身血腥，此刻又何苦作出這種無恥之態來？哼哼，我公孫左足雖是技不如你，今日卻也要和你拼了。」

# 第四回 真真假假

公孫左足連聲怒罵，連聲冷笑，手中鐵拐，更如狂飆般向白袍書生擊下，不但招招快如閃電，招招狠辣無情，而且有攻無守，盡是進手招式，果然是一副拼命的樣子，已將自己生死置之度外。

剎那之間，林中樹葉，被他的鐵拐掌風，激得有如漫天花雨，飄飄而落。

那白袍書生卻仍然滿心茫然。他搜遍記憶，也想不起自己以前究竟做過什麼事，是以公孫左足罵他的話，他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過沒有，「血腥……血腥……」他心中暗地思忖，「難道那些屍身是被我殺的？」

身形飄飄，帶著管寧，從容地閃避開這公孫左足的招式，卻未還手。

公孫左足冷笑一聲，「力劈華嶽」、「石破天驚」、「五丁開山」，一連三招，招風如飆，當真有開山劈石之勢。

「君山雙殘」雖以輕功稱譽天下，但他此刻使出的，卻全是極為霸道的招式，一面連連冷笑。他見這白袍書生只守不攻，心中越發認定他做了虧心之事，是以不敢還手。

管寧身不由主，隨著這白袍書生的身形轉來轉去，只覺自己身軀四側強風如刀，掌風拐影，不斷地擦身而過，只要自己身軀稍微偏差一點，立時便有骨碎魂飛之禍。

他雖非懦夫，但此刻也不禁嚇得遍身冷汗涔涔而落，心中尋思道：「難道這公孫左足竟誤認這白袍書生便是四明山莊中慘案兇手？」

目光抬處，只見公孫左足目眥欲裂，勢如瘋虎，不由心頭一凜，高聲喝道：「老前輩，請住手，且聽小可解釋……」

公孫左足冷笑一聲，刷地一招，竟向管寧當頭打來，口中大喝道：「你還有什麼話說？哼哼，我只當你是個正直的少年，卻想不到你竟也是個滿口謊言的無恥匹夫。」

他悲憤怨毒之下，竟不給人一個說話的機會。

管寧只覺耳旁風聲如嘯，眼看這一招勢挾千鈞的鐵拐，已將擊在自己頭上，心中暗嘆一聲，還來不及再轉第二個念頭，只覺自己臂膀一緊，腳下一滑，身軀又不由自主地錯開一些，這支眼看已將擊在他身上的鐵拐，便又堪堪落空。

直到此刻，他還弄不清這公孫左足怎會向自己也施出殺手，微一定神，大喝道：「公孫前輩，此事定必有些誤會，待小可－－」

哪知公孫左足此刻悲憤填膺，根本不給他說話的機會，大喝道：「我公孫左足有生以來，還從未被人愚弄，想不到今日陰溝裏翻船，竟栽在你這小子手上。」

他身為一派宗主，以他的身份，本不應該說出這種江湖市井之徒的話來，但此刻他已認定四明山莊的兇手之事，普天之下，除了這白袍書生之外，再也沒有第二人能夠做到，又認定管寧定必是這白袍書生的黨羽，方才對自己說的話，不過是來愚弄自己，讓自己始終無法查出誰是真兇，因此心中不禁將管寧恨入切骨。

這恨痛之心，激發了他少時落身草莽的粗豪之氣，此刻大聲喝罵，罵的語聲，雖快如爆豆，但這幾句話間的工夫，卻又已排山倒海般攻出七招，只可惜這白袍書生身法奇詭快速，有如鬼魅，招勢雖狠雖激，卻也無法將之奈何。

白袍書生身形閃動，心裏根本毋庸去為自己的安危擔心，只是順理成章地去閃避這些招勢，有如水到渠成，絲毫沒有勉強之意。

他茫然地望著眼前這有如瘋狂一般的跛足丐者，忍不住皺眉問道：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
公孫左足牙關緊咬，手中鐵拐所施展出的招式，雖仍如狂風驟雨，呼嘯不絕，胸膛起伏，卻已遠較先前急遽。

這以輕功名滿天下的丐幫幫主，此刻不但將自己一生武功的精華都棄之不用，而且也摒棄了一切武學的規範，招式大開大闔，大砍大劈，非但不留退步，而且不留餘力，這數十招一過，他真氣便難免生出不續之感。

管寧心中正自尋思，該如何才能阻止他的攻勢，哪知這丐幫奇人突然大喝一聲，後掠五步，漫天拐影風聲，亦為之盡消。

白袍書生雙眉一展，飄忽閃動的身形，也倏然停頓下來，靜如山嶽般挺立著，生像是他站在那裏從來沒有移動過似的。這一動一靜間的變化，當真是武學中的精華。管寧雖不甚瞭解，心中亦不禁不勝企慕地暗嘆一聲，然後才發覺自己的身形也突然停頓下來，幾片枝葉，飄飄從樹梢落下，幾點砂石，靜靜落到地上，然後這林間又歸於靜寂。

卻見公孫左足鐵拐一頓，在這已歸於靜寂的樹林中，又發出砰的一響，白袍書生又自茫然地望了他一眼，緩緩問道：「你到底是幹什麼？」

公孫左足本來微垂的眼瞼，此刻突然一抬。數十招一過，他已自知自己縱然拼盡全力，卻也無法奈何人家，自己死不足惜，但自己一死，這件秘密豈非永無揭穿的一日？

因之他垂下眼瞼，一來是強自按捺著心中的悲憤，再者卻是調息著體內將要潰散的真氣，此刻雙目一睜，便冷冷說道：「你到底是幹什麼？」

白袍書生為之一愕，卻聽公孫左足冷冷接道：「你明知我已揭穿你的秘密，還站在那裏？哼哼，若我是你的話，便該將我一刀殺死。說什麼你武功雖高，難道高得過天下武林？」

白袍書生仍是滿面茫然，管寧卻已盡知他言下之意，忍不住脫口道：「公孫前輩，四明山莊中的兇殺之事，小可雖未親眼目睹，但卻可判定另有他人所為，老前輩如若這般武斷，豈非要教真兇訕笑？」

公孫左足雙目一凜，突地仰天狂笑起來，笑聲之中，盡是淒厲悲憤之意，一面伸出他那一隻乾枯黝黑的手指，指著白袍書生狂笑道：「普天之下，除了你之外，還有誰能將『四明紅袍』、『君山雙殘』、『羅浮彩衣』、『終南烏衫』，一齊殺死？普天之下，除了你之外，還有誰能讓你受傷－－」

他慘厲地大笑三聲，又道：「此次四明紅袍飛柬來邀我弟兄和烏衫獨行、羅浮彩衣這些老不死出山，說是不但真的『如意青錢』已有著落，而且還要商量另一件事情，我就在奇怪，為什麼這其中竟少了黃冠老兒、翠袖夫人這些人，尤其是四明紅袍夫婦和這兩人本最要好，這種要事卻為什麼偏偏不找他們？」

他語聲微頓，像是又在強忍著心中的悲憤，瞑目半晌，方自狂笑道：「現在我才想起，這紅袍小子原來還沒有忘記十五年前，在泰山絕頂和我們幾個結下的一點怨毒，竟是和你勾結好了，想把我們全都誘到這裏來，佈下陷阱，想將我們一網打盡－－哈哈，哪裏有什麼『如意青錢』，哪裏有什麼機密大事！人道『四明紅袍』最是狡詐，先前我看他夫婦兩人一副風神俊朗的樣子，還不相信，直到此刻－－哈哈，只是他兩人雖然奸狡，卻還比不上你的兇狠，他們也萬萬不會想到，你竟連他們兩人也一齊殺死！」

他連聲狂笑，連聲怒罵，只聽得管寧心中亦不禁為之所動。

「難道此事果真如此？」

轉目望去，只見那白袍書生目光低垂，滿面茫然地喃喃自語道：「難道真是我幹的？我是誰？難道真是我幹的？……」

公孫左足雙眉一軒，仰天厲嘯，道：「公孫老二呀公孫老二，我叫你不要輕信人言，你偏偏不聽。」手指一偏，指向地上那串青錢：「偏偏要帶這串東西趕到這兒來，好好，現在，你總該知道了吧？想那『四明紅袍』如果真的知道了『如意青錢』的下落，又怎會告訴你？」

他低聲嘆息一下，目光突又轉向白袍書生，狂笑道：「你武功雖然高絕，心計雖然狠辣，卻忘了世上還有比你更強的東西，那就是天理，那就是報應。今日我公孫左足既敢揭穿你的詭計，便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。你若是聰明的，趁早將我殺死，否則我就要揚言天下，說出你的惡行。你不但做出這等兇惡之事，還要利用個年輕小子，將罪名推到『峨嵋豹囊』身上。」

目光一轉，轉向管寧，又道：「你若是以為你幫這惡魔做下移禍之事，這惡魔便會多謝於你，那你就大大的錯了，有朝一日，哼哼，你也難免要死在他的掌下。」

管寧失神地佇立著。這公孫左足所說的話，聽來確是合情合理。他方才親眼看到武當四雁、羅浮彩衣，以及少林木珠和這公孫左足的身手，知道這些人俱都是當今武林中的頂尖人物，而此刻，他再以這白袍書生的武功和他們一比，便覺得他們的武功雖高，但在這白袍書生面前，便有如螢火之與皓月一樣，相去實不可以道里計。

是以一時之間，他心中不禁疑雲大起，又是許多新的問題在他心中說出：「這白袍書生雖然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，但武功仍是如此之高，看來也只有他能將那些人一一擊斃，而他自身所受的傷，自然是在和別人交手時不慎被擊的，這傷勢使他喪失了記憶，因此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些人究竟是否被他所殺。」

一念至此，他不禁暗道：「那麼……難道他便是兇手，但是……」

他腦海中掠起在六角亭中所見的那怪客，以及那突然而來的暗器。「但是，那兩人和那些暗器卻又該如何解釋呢？這公孫左足雖然以為這些事都是我憑空捏造出來的，但我知道那是千真萬確的事呀！」

目光抬處，只見公孫左足和白袍書生四目相對，公孫左足面上固然是激動難安，目光中像是要噴出火來，白袍書生的面上，亦是陰晴不定。

他心裏似乎也在尋思著這公孫左足所說之話的正確性。

「這些話是真的嗎？難道我真的做下了那種事？無論此事真假，這跛足乞丐既然說了出來，便一定會揚言天下，找人對付我，那麼，……我該一掌將他劈死嗎？但是……我究竟是誰呢？」

管寧呆呆地愣了半晌，突地轉身奔上山去，他想將那些落在地上的暗器拾起一些，讓公孫左足看看，這些暗器究竟是誰的。

這些暗器如是真的屬於峨嵋豹囊，那麼此事便可窺出一分端倪。

公孫左足、白袍書生兩人，四目相對，目光眨都未眨一下，像是根本沒有看到他離去似的。

他急步而奔，越奔越快，只望自己能在這兩人有所舉動前趕回來，而他亦得知這兩人的心性是不可以常理衡量，因之他沒有解釋自己突然走開的原因。他輕功雖然不佳，但終究是曾經習武之人，此刻雖然是勞累不堪，但跑得仍然很快。

山路崎嶇，他漸漸開始喘息。

但是，前面四明山莊的獨木小橋，已隱隱在望，於是他更加快腳步。

到了絕壑上，他定下神來，讓自己急速的喘氣平息。

然後他小心地走過小橋。

林木、石屋，仍然是先前的樣子，地面的砂石上，還留著他凌亂的腳印。

但是……

除了砂石之外，地上便一無所存。他俯下身去，仔細察看著，地上哪裏有先前那些暗器的影子？

他失望地仰天長嘆一聲，最後一點線索，此刻似乎又已斷去。

天上陰霾沉重，厚重的烏雲將升起的陽光一層層遮蓋起來。

他長嘆著，踱回橋邊。一滴雨，落在他臉上，他伸手拭去了，心中思潮如湧，幾乎忘記了，一滴雨之後，一定還有更多滴雨會隨之落下的，他縱然擦乾了這滴雨水，卻會有更多滴雨水落在他身上。

等到他走過小橋的時候，他身上的雨滴，已多得連他自己都無法數清了。山間的驟雨，隨著漫天的烏雲，傾盆落了下來。

冰涼的雨珠，沿著他的前額，流滿了他的臉。他希冀自己能為之清醒一下，是以他沒有放足狂奔。

但是他失望了，他心如亂絲，雨滴雖清冷，卻也不能整理他紊亂的思潮呀！

於是，他再狂奔，濕透了的衣衫，緊緊貼在他身上，他伸手一摸，那錦囊仍在懷中，不禁為之暗嘆一聲，忖道：「這錦囊中的其他東西，是不是也像那串青錢一樣，也包含著一些秘密呢？」

轉過山彎，前面便是那片山林，那條山道。迷茫的煙雨，給這本已絕佳的山景，更添了幾分神秘而嫵媚的景色。

但他此刻卻沒有心情來欣賞這些了，他匆忙地奔過去，轉目一望－－

只見山林之中，那白袍書生正失魂落魄地獨自佇立著，樹梢瀉下的雨水，將他白色的長袍也完全打濕了，而他卻像是仍然沒有感覺似的，一面失神地望著遠方，一面喃喃地低語著：「難道真的是我？……但是我又是誰？……」

管寧嘆息一聲，目光一轉，不禁脫口道：「公孫前輩呢？」大步跑過去，遙遠的山路上，煙雨茫茫，那公孫左足已不知何時走了，不知走到哪裏去了。

雨勢越來越大，但站在驟雨下的管寧和白袍書生，卻仍然呆呆地佇立著。傾盆的大雨落在他們身上，他們生像是誰都沒有感覺似的。

尤其是管寧，面對著這白袍書生，他可能是曾經殺死許多人的兇手，也可能是全然無辜的，管寧問著自己：「到底他是誰呢？我該對他怎麼樣？」

哪知－－

他心中正自思疑難決的時候，這白袍書生峙立如山的身形，突地搖了兩搖，接著便「砰」的一聲倒在地上。

等到管寧口中驚呼著箭步竄來的時候，滿地的泥濘，已將他純白的衣衫染成污黃了。

這一個突然生出的變化，使得管寧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這武功莫測的異人，怎的竟會無故地暈厥跌倒？

俯身望處，只見他雪白的面容，此刻竟黃如金紙，明亮的雙目，和堅毅的嘴唇一齊閉著，伸手一探，鼻息竟也出奇地微弱。

「難道那公孫左足臨去之際，以什麼厲害的暗器將之擊中？」

轉目望處，他身上卻全然沒有一絲傷痕，只有緊閉的嘴唇邊，緩緩流下一絲淡黃的唾沫，流到地上，和地上的雨水混合。

管寧呆呆地望著他，一時之間，心中又沒了主意。他本是錦衣玉食的富家公子，對於江湖上的仇殺之事，本是一竅不通，自然更無法判斷出他是為了什麼緣故而致之。

他不禁長嘆一聲，俯身將這白袍書生從地上扶起。哪知目光轉處，他竟又發現一件奇事，使得他不由自主驚呼一聲，手中已自扶起一半的白袍書生的身軀，也隨之又跌了下去。

雨落如注，將這白袍書生嘴旁流下的唾沫，極快地沖散開去，混合著唾沫的雨水，流到管寧腳下，而那串「如意青錢」此刻便也在管寧腳邊。奇怪的是，這混合著唾沫的雨水一經過，泛著青銅光采的金錢便立刻變得黝黑，就像是銀器沾著毒汁一樣。

管寧縱然江湖歷練再淺，此刻卻也不禁為之凜然一驚，暗忖道：「難道他中了毒？連他口中流的唾沫，都含蘊著如此劇毒。」

須知普天之下，能使銀器泛黑的毒汁，自然極多，可是能使青銅都為之變色的毒汁，卻是少之又少，何況這白袍書生口中流出的唾沫，再混合了多量的雨水，而依然如此之毒，卻端的是駭人聽聞的了。

「他是何時中毒的呢？」

管寧心中又不禁疑惑，俯首沉思良久，目光動處，心裏又不禁怦然一跳－－

那張自青錢中取出，被山風吹得緊貼在山石上的純色柔絹，此刻被雨水一打，上面竟出現四行字跡。遠遠望去，那字跡雖看不清楚，但管寧卻可判出必是先前所無，此刻心中一動，忍不住旋身取來一看，只見上面寫著的竟是：

「如意青錢，九偽一真，

偽者非偽，真者非真，

真偽難辨，九一倒置，

世人多愚，我復愚之。」

十六個字跡蒼勁，非隸非草，非詩非偈的蠅頭小字。

這十六字一入管寧之目，他只覺心中轟然一聲，猛地一陣巨顫，雙手一緊，緊緊地抓住手中的柔絹，像是生怕它從自己手中失落。

因為，他已從這一方沾滿了污黃泥水的柔絹上，找出了一件在武林中已經隱藏了百十年的重大秘密。此刻他雖然還不能十分確切地明瞭這件秘密的真相，但至少他已把握了開啟這件秘密的鑰匙。

於是他勉強將自己心中的激動之情，平復下去，反覆將絹上的字跡，又仔細地看了幾遍，傾盆的大雨淋在他身上，他也像是根本沒有感覺到。「九偽一真……偽者非偽……九一倒置……」他一面反覆推敲著這幾句似詩非詩，似偈非偈的短句，一面暗自低吟道：「難道這串已被那麼多武林高手斷定是假的『如意青錢』，竟是真的？難道這串青錢之中所藏的柔絹，上面便記載著百十年前，那位名震天下的前輩一身超古邁今的武學秘技？」

一念至此，他心胸之間，不覺立刻又升起一陣難以抑制的激動。方才這半日之間，他眼看那麼多人為著這「如意青錢」中所載的武學絕技，如痴如狂，就連少林寺長老、丐幫幫主這種地位身份的人物，為著這串青錢，都不惜做出許多有失他們身份地位的事來，武當、少林，這兩派素來交好的門派，為此亦不惜反臉成仇。

從公孫左足口中，他也知道自己眼見之事，不過是百十年來因著「如意青錢」而生的爭鬥其中之一而已，還有不知多少武林高手，為著這串青錢喪失性命，也還有不知多少至親好友，為著這串青錢彼此勾心鬥角，反目成仇，甚至自相殘殺而死。這小小一串青銅制錢在武林中的誘惑，實在比百萬家財、如花玉人還來得強烈。

而此刻，這串被千千萬萬個武林豪傑垂涎不已、夢寐以求的「如意青錢」，卻正握在他手裏。他知道自己有了這串制錢，便可以學得一身足以傲視天下的武功。你若是一個淡泊而鎮靜的人，而此刻握有這串「如意青錢」的是你，那麼只怕你也無法不被這種心情激動，甚至比他此刻的激動還強烈吧？

良久良久，他突然想到自己身後還倒躺著一個中了劇毒的人，這人縱然不是他的朋友，他也不能將之棄而不顧。

於是他將自己飛揚起的思潮，一下截斷，俯身拾起了腳邊的這串青錢，謹慎地用手中的這方柔絹包好，謹慎地放入懷中的錦囊裏，伸手一拭面上的雨水，轉身將地上的白袍書生橫身抱起，目光四轉，辨了辨方向，移步向山下走去。

他知道這一段山路是極其漫長的，而在這一夜中，已經過了驚恐、悲哀、困惑－－種種情感的折磨，以及疲勞、饑餓－－種種肉體的困苦之後，管寧面對著這一段漫長的山路，他本該會有些氣餒感覺，何況他懷中還抱著一個不知在何時受了劇毒，又不知在何時便會突然死去的人。

但奇怪的是，他此刻的腳步卻絲毫沒有沉重之態。情感的激動與興奮，使得他將這一切情感與肉體的折磨，全都不再放在心上，只是飛快地在滂沱大雨下，積水的山道上奔行著，一面卻仍在心中暗地思忖著那四句話。

「這四句話的意義究竟是什麼？第一句話的意義，是誰都能明瞭的，也是江湖中已有許多人知道的，那麼第二句話－－」他極快地將「偽者非偽，真者非真」八個字又暗中默念一遍。

於是便又忖道：「這當然是說被江湖人認為是假的『如意青錢』，其實卻是真的，是以他便又說『真偽莫辨，九一倒置。』因為真的『如意青錢』其實一共有九串，而假的卻只有一串而已。」

一念至此，他忍不住長嘆一聲，低喃道：「世上雖然多半是愚人，你又何苦如此來捉弄世人呢？」想到江湖上那些為這串青錢喪生，最後卻又將自己以生命換來的「如意青錢」拋棄的人，他的心中便不能自禁地泛起一陣憐憫的感覺。「世人多愚，我復愚人。」這是一種多麼奇怪而殘酷的意念，又是一種多麼高傲而超然的意念呀。

他反覆吟詠著，這其中不知包涵了多少譏嘲之意的八個字，他便似乎也能瞭解到那位武林中的前輩異人，在擊敗了天下武林的所有高手後，突然覺得十丈紅塵，不過是一個非常寂寞的地方，便因之避到深山中，甚至避到窮荒去時的感覺：「芸芸世人，為什麼那麼愚蠢，我怎能將我這一身絕技，傳給這些愚蠢的人－－」

管寧暗嘆一聲，喃喃自語：「這，大概就是這位前輩那時心中的感覺了，是以他便將自己的一生武學絕技，用明礬一類的藥水，寫了九份，封在九串特異的制錢裏，然後，又做份假的，唉－－他那時大概早已知道自己生前所佈下的這個圈套，在自己死了之後，一定會有許多愚昧之人入其彀的，因之他縱然不能親眼看到，卻早已開始竊笑世人的貪婪與愚蠢。」

他又不能自禁地長嘆一聲，接著忖道：「那些人在得到一串『如意青錢』之後，為什麼不去留意地察看一下其中的秘密，而只是亡命地去爭奪呢？唉－－活著的人，卻仍不免要受死去的人的愚弄，這也難怪他自傲於自己的聰明，而訕笑世人的多愚了，只是－－」

他思路微頓，仰首望天，雨勢已漸漸小了，灰黑的蒼穹，像巨人的灰目，無言地俯視著大地，就有如一個睿智的帝王俯視著自己的子民似的，其中哪裏有半分輕蔑和訕笑的意味？

他又嘆息著接著忖道：「聰明的人和愚昧的人，在永恆的天地之間，又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？你縱然是世上最聰明的人，但是，你又能得到什麼？你難道能把你的驕傲與光榮帶到死中去？你若是常常自傲於自己的聰明，不也是和一個守財的富翁吝嗇地鎖著自己的金錢一樣嗎？」

在這瞬間，這本世故不深的青年，像是突然瞭解了許多他本未瞭解的事。他也瞭解到世上最快樂的，便是愚昧的人，因為他毋庸忍受聰明人常會感覺到的寂寞，而他縱然常被人愚弄，但他也不會因之失去什麼，這正如愚弄別人的人，其實也不曾得到什麼一樣。

於是，他嘴角便不禁泛起一陣淡淡的笑容，又自低語道：「這大概就是為什麼有許多人會願意做一個愚人的理由吧！一個人活在世上，若是能夠糊塗一些，不是最快樂的事嗎？」

此刻他心中的想法，直到許久以後，終於被一個睿智的才子，用四個字說了出來，這四個字又直到許久以後，仍在人們口中流傳著。

這四個字，便是「難得糊塗」。

他忽而長嘆，忽而微笑，心中也正是百感交集，激動難安，甚至連這滂沱的大雨是在什麼時候停止的，他都不知道。

直到陡斜的山路變為平坦，灰黯的雲層被風吹開，他抬起頭來，才知自己已經下了山。

山麓的柴扉內，推門走出一個滿頭白髮的樵夫，驚異地望著他，心中暗自奇怪，在這下著大雨的日子裏，怎會還有從山上走下的遊人？

等到這樵夫驚異的目光看到管寧懷中的傷者的時候，管寧已筆直地向他走了過去，而這老於世故的樵子已根本毋庸管寧說話，便已猜出這一身華服但卻狼狽不堪的少年的來意。

於是他乾咳一聲，迎上前去，問道：「你的朋友是否受了傷？快到我房裏來。還有，把你的濕衣服脫下來烤烤。」

管寧抬頭驚異地望了這老年樵子一眼。他所驚異的，是這老人說話用字的直率與簡單。對這自幼鼎食錦衣的少年來說，一個貧賤的樵夫直率地用「你」來稱呼他，確乎是件值得驚異的事。

可是，等到他的目光望到這樵夫赤紅而強健的筋骨、坦率的面容，他已不再驚異了。

因為他知道多年來的山居生活，已使這老年的樵子與自然結合成一體。他既安於自己的貧賤，也不羨慕別人的富貴，就像這座蒼鬱雄壯的四明山似的。對於任何一個接觸到他的人，他都一視同仁，因之他也根本不問管寧的來歷，更不理管寧的善惡，只要是自己力量所能夠幫助的人，他便會毫不考慮地幫助。

這份寬宏的胸襟，使得管寧對自己方才的想法生出一些慚愧的感覺。

他便也坦率地說道：「多謝老兄。」將一切虛偽的客套與不必要的解釋都免去了。

柴扉內的房屋自然是簡陋的。但是簡陋的房屋，常常也有著更多的潔淨與清靜。許久許久以前，一個充滿智慧的哲人，曾經說過：「有四個最壞的父親，卻生出四個最好的兒子，而另四個最好的母親，卻生出了四個最壞的女兒。」

這個哲人是個很會比喻的人，他這句話的含意，是說由簡陋生出潔靜，由寂寞生出的理性，由折磨生出的經驗，失敗生出的成功，這是最壞的父親與最好的兒子。

而由成功生出的驕傲，由經驗生出的奸宄，由富貴生出的侈淫，由親密生出的輕蔑，這卻是最好的母親與最壞的女兒了。

驟雨過後，大地是清新而潮濕的。在這間潔淨的房間裏，管寧換去了身上的濕衣，坐在房間木床的對面，望著昏迷在床上的白袍書生，不禁又為之呆呆地愣住了，不知該如何是好。

那老年的樵夫雖然久居山麓，對山間的毒蟲蛇獸，都知之甚詳，但是他卻也無法看出這白袍書生受的是什麼毒、何時受的毒來。

因之他也沉默地望著這發愕的少年，並沒有說一句無用的話，哪知－－

柴扉外面，突然響起一個輕脆嬌弱的聲音，大聲叫著說道：「這房子裏有人嗎？」

管寧心中一跳，因為這聲音一入他之耳，他便知道說話的是誰了。

老年的樵夫目光一掃，緩緩說道：「有人，進來。」

語聲未了，門外便已閃入一條翠綠色人影，嬌軀一扭，秋波微轉，突地噗哧一笑，伸出纖手指著管寧笑道：「你怎的在這裏？」

管寧知道果然不出自己所料，由門外嬌喚著走進來的，正是自稱為「神劍」，又自稱為「娘娘」的少女。

因之他便頭也不回，只是沉聲說道：「怎的你也來了？」對於自己心念中時常懷念的人，人們有時卻偏偏壓抑自己的情感，這豈非是件極為奇怪的事？

只聽這翠裝少女竟又噗哧一笑，嬌笑著說道：「你來得，難道我就來不得嗎？」

目光一轉，突地瞥見床上的白袍書生，驚喚出聲：「怎的他也在這裏？」

倏然掠了過去，喃喃自語：「他武功那麼高，怎的也會受了傷？」

一陣淡淡的香氣，混合在門外吹進來的風裏，於是這陣清新而潮濕的微風中，也有了些淡淡的香氣。

管寧微微偏了偏頭，目光便接觸到她那一身翠裝衣裳中的婀娜軀體。她的衣裳也有些潮濕了，因之她那婀娜的曲線，便顯得分外的觸目。管寧不敢再望這觸目的軀體，將目光收起，於是，他便看到她嬌柔的粉臉，也看到了她面上這種驚異的表情。

那老年的樵夫緩緩站了起來。對於這三個奇怪的客人，他雖然難免好奇，卻沒有追根問底、探究人家秘密的興趣。

因之，他緩緩走了出去，沉聲說道：「你們在這裏隨便歇息歇息，我去為你們整治些吃的。」

翠裝少女和管寧一齊回轉頭，一齊對他感激地微笑一下，等到他們的目光在轉回中相遇的時候，他們面上的笑容卻都隨著對方的目光凝結住了。他們彼此相視著，就像是這一生之中，他從未見過她，她也從未見過他似的。

但是，這陌生的一瞥中，又似乎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，因之他的目光便凝結在她目光中，她的目光中也凝結在他目光中，彼此都像是在尋找著這種感覺的由來。呀，你若想將這種目光用言語描述出來，那卻該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呀。

終於，他的目光緩緩避開了。雖然她是個女子，應避開目光的該是她，但是她卻仍然凝注著，直到他的目光移開，她的眼瞼方自不安地眨動了一下，低聲問道：「你的朋友是怎麼受的傷？」

他緩緩搖了搖頭。他之所以移開自己的目光，那是因他發覺自己的心情又起了一陣動盪，而他並不願意讓這份動盪在自己心裏留下太多的痕跡。也為了這個緣故，他此刻只是搖搖頭，沒有說話，因為這份動盪直到此刻還沒有平息。

這種矛盾而複雜的心情，是世間最最難以瞭解的情感，卻也是世間最最容易瞭解的情感。她輕輕地皺了皺眉，接著道：「他的傷像是很重嘛。」

管寧垂下頭，卻說出話來，他先沉聲說了句：「他中了毒！」

然後便又將這中毒的人如何突然暈倒的情形，非常緩慢地說了出來。

在他說話的時候，她一面留意傾聽著，一面卻俯身查看著這白袍書生的面容。他說完了話，她淡淡一笑，道：「他若是中了毒，那倒不要緊……」

管寧抬起了眼光，筆直地望向她，卻見她又得意地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不相信是不是？你知道我是誰嗎？」

管寧搖了搖頭，極為簡單地說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這翠裝少女便輕輕嘆了口氣，像是對他的孤陋寡聞頗表惋惜，然後突又揚眉一笑，嬌聲說道：「你年紀還輕，看來是個只會唸詩聯對的公子哥兒，當然不會知道我的事，可是－－」

她語聲一頓，說話的聲音突又高了起來，接著又道：「你若是到江湖中去打聽一下『黃山翠袖』是誰，我相信沒有一個不知道。」

管寧雙目一睜，脫口道：「你就是黃山翠袖？」這半日以來，他對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已知道許多，他知道羅浮彩衣，終南烏衫，武當藍襟……

這些赫赫一時的人物，都像是以衣裳之別來做標誌。他也曾從公孫左足口中，聽到過「黃山翠袖」四字，知道「黃山翠袖」，是和這些武林高手同負盛名人物，此刻他聽到這少女竟是黃山翠袖，自然難免有些驚異。

翠裝少女輕輕一笑，輕輕說道：「黃山翠袖是我的師父。」

管寧凝視著她的神態，雖未笑出聲來，卻不禁長長地「哦」了一聲。翠裝少女嬌靨嫣紅，先前那種盛氣凌人的樣子，此刻便消失不少，比起管寧初見她時，她揚起眉毛、挺起胸膛稱「神劍娘娘」的樣子，那自然更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那老年樵夫遠遠站在門外，看到方才大聲嬌喚著走進去的少女，此刻竟默然垂著頭，不禁暗中一笑，自語著道：「看來這小丫頭是對這年輕人鍾情了。」

因為他老於世故，而老於世故的人常常會知道，當一個刁蠻的少女，在一個人的面前突然變得溫馴的時候，那就表示她對這個人已是芳心默許了。

這間小小的茅屋本是依山而建，一大一小，一明一暗，雖然簡陋，卻極牢固。由明間映入的天光，映在這滿頭白髮的老年樵子身上，此刻他正滿含喜悅之色，望著明間裏的一雙少年男女扮演著的一幕人間喜劇。

只見這翠裝少女垂首默然半晌，突地嚶嚀一聲，抬起頭來，嬌嗔著道：「你這人，總是不信我的話！就算我不能將你朋友的毒解去，可是不出半個月，我一定替你找到一個能解毒的人。」

管寧暗中一笑，忖道：「我又何曾說你不能解去此毒，你倒不打自招了。」目光轉處，只見白袍書生的面容，此刻竟已全都轉成金色，不禁長嘆一聲，緩緩道：「只怕他再也難以捱過半個月了。」

翠裝少女輕輕一笑，道：「這個你不用著急，我自然有辦法。」

伸手一掠鬢髮，轉身從懷中掏出一個精緻小巧的玉盒來，纖指輕輕一按玉盒的邊沿，玉盒中便突地跳出一粒碧綠的丹丸，落到她其白如玉的手掌中。

管寧生長的鐘鳴鼎食之家，自幼見到的珍奇玩物，何止千百，卻從未見過這玉盒一般精巧的東西，一時之間，望著這精緻的玉盒，不覺望得呆了。只聽這翠裝少女又自噗哧笑道：「你看什麼？」手腕一縮，將一雙似春蔥欲折的手，隱入袖裏。

管寧不禁為之面頰一紅，心中雖然委屈，卻又不能分辯：「我不是看你的手。」

翠裝少女轉身走到床前，含笑又道：「可惜你不是武林中人，不然你見著我手上的這粒丹丸，定會嚇上一跳－－」

腕肘一伸，纖掌突地電射而出，在這白袍書生下顎一拍一捏，巧妙地將掌心的丹丸倒入他的嘴裏，翠袖微拂，轉過身來，若無其事地，接著又道：「告訴你，現在我給你這朋友吃下的，就是名聞天下的黃山靈藥『翠袖護心丹』。這種藥要採集七十二種以上的靈藥才能煉成，煉的時候，又要耗去七十二天的時間。我師父煉它本來以為可以解救普天之下的所有毒性的，哪知煉好之後，才知道這種丹丸只能護心，對於解毒卻沒有什麼太大的效用，是以一共只煉一爐。」

管寧忍不住插口問道：「既不能解毒，為什麼還能稱得上是名聞天下的靈藥？」

翠裝少女掩口一笑，道：「我說你笨，你真是笨得可以。這丹丸雖然不解毒，但是只要有它，普天之下任何一種毒性便無法攻心。毒不攻心，中毒的人就不會死了。」

她語聲微微一頓，接著又道：「我師父以前一個最好的朋友在勾漏山中了『勾漏七鬼』的『七毒神砂』，我師父雖然將他救了出來，又費了千方百計，找齊了七種解藥為他療毒，可是等到解藥找齊的時候，他已經死了。我師父一怒之下，將勾漏七鬼殺死了一大半。可是人死不能復生，我師父雖然替他復了仇，心裏還是傷心得很－－」

管寧心中一動，忖道：「此人想必是那黃山翠袖的愛侶了。」

卻聽這翠裝少女幽幽長嘆了一聲，輕輕坐到床側，接著又道：「從此之後，我師父便走遍天下，想煉製一種能解天下萬毒的靈藥。但是普天之下，毒物何止百種，每一種毒，都只有一種解藥，你若將一百種毒物合在一處，製成的毒自然是奇毒無比，可是你要是將這一百種解藥合在一處製成靈丹，卻未必有什麼靈效。是以天下能施毒的人雖多，能解毒的人卻少，而每一個以『毒』成名的武林高手，也只能解自己製成的毒性，若是他中了別人的毒藥暗器，一樣也是束手無策。『四川』唐門的毒藥暗器，垂名武林將近兩百年，盛名一直不墜，也是因為他們家裏的人所製成的毒藥暗器的解救方法，直到此刻為止，天下還沒有一個知道！」

她一口氣說到這裏，話聲方自微微一頓。管寧暗嘆一聲，只覺這少女有時看來雖然天真無知，但對江湖中事，卻知道得不知要比自己多出若干倍。這些話從她口中說出，俱是管寧生平聞所未聞之事，只聽得他神馳意往，再也插不進一句話去。

翠裝少女稍微歇息一下，便又接道：「我師父後來煉成了這『翠袖護心丹』，雖然因為它不能解毒而灰心得很，可是武林中人知道了，卻將這丹丸看成無價之寶，為了此事，四川唐門，還特地派人送了一份厚禮到黃山來找我師父，請我師父不要將這種靈藥的秘方流傳到江湖中去。」

管寧劍眉一軒，脫口問道：「你師父可曾答應了嗎？」

翠裝少女輕輕一笑，道：「我師父沒有答應，可也沒有拒絕，這『翠袖護心丹』的藥方卻從此沒有流傳出去。因為我師父自從她的好友死了之後，便心灰意冷，再也不願牽涉江湖中的是是非非，何況我師父曾經告訴我，就算這藥方有人知道，可是也沒有人會花費這麼多的心機來煉。就算有人會煉，可是普天之下施用毒藥暗器的人，也不會讓他平平安安地煉好，說不定又要在江湖中掀起一陣風浪，藥還未必煉得成。與其如此，還不如將這藥方不說出來的好，反而能夠免去許多麻煩。」

管寧緩緩點頭，心中雖覺她所說的話不無道理，可是卻也並不完全同意，沉吟半晌，忍不住又插口問道：「你說來說去，可是還是沒有將江湖中人將此藥視成至寶的原因說出來－－」

他與這少女本無深交，然而此刻說起話來，卻像是多年老友似的，絲毫沒有虛偽客套。這雖與他自幼環境的薰陶而出的性格大不相同，但他說來卻毫不勉強，就生像是他對這少女以這種方式說話，本是順理成章之事。

翠裝少女秋波一轉，含笑又道：「你到底不是武林中人，所以聽到現在還沒有聽出來。這『翠袖護心丹』雖然不能祛毒，卻能護心，無論中了何派毒物的人，只要服下一粒藥丸，那麼他所中之毒雖然未解，卻也不會死。」

管寧又不禁插口問道：「若是他一年、兩年還是不能尋得解藥呢？」

翠裝少女一笑道：「他一年尋不到解藥，這『翠袖護心丹』便能使他一年不死，他十年尋不到解藥，這『翠袖護心丹』便能使他十年不死，他一生尋不到解藥，這『翠袖護心丹』便能使他一生不死。但若毒性不除，他全身骨骼肌膚，為毒所侵，自然動彈不得，年代一久，他肌肉甚至會為之盡腐也說不定。是以這『翠袖護心丹』雖然靈妙，但終究還是要尋得解藥，才是解毒的根本之計。」

管寧長嘆一聲，緩緩說道：「想不到，天下竟真有這種靈妙的藥物，難怪是那等珍貴的了。」

翠裝少女又自噗哧笑道：「我跟你說這些話，可不是要你承我的情。」

緩緩回轉身去，朝床上的白袍書生凝注半晌，突地一皺黛眉，接著又道：「不過，你這朋友所中的毒可真厲害，直到此刻還沒有反應，真奇怪……他是在什麼時候中的毒呢？」

語聲未了，那老樵夫突地在門外輕咳一聲，緩步走進來，一面說道：「飯燒好了，你們吃不吃？」

他說起話來永遠是這麼簡單，讓你縱有心客套兩句也說不出來，何況管寧此刻早已腹饑如焚。

一餐既畢，管寧心念動處，忍不住又問道：「方才你與他本是一起去追那暗中發出暗器的人，他何時中毒，你本該知道的呀！」

翠裝少女放下手中竹筷，四顧一眼，那老年的樵夫已遠遠坐到門外，吸起旱煙來了。此刻暮色已起，晚霞如夢，他坐在門外，面對著如黛青山，滿天彩霞，意興彷彿甚是悠閒，似乎根本沒有將這一雙青年男女的對話聽在耳裏。

她望著這悠閒的樵夫出了會兒神，突地回過頭來，緩緩說道：「要是叫你和這老頭子一樣，在深山裏悠閒地度過一生，你願不願意？」

管寧微微一愣，不知道她為什麼突然說出這種話來，沉吟半晌，道：「此人與世無爭，淡泊名利，的確叫人羨慕得很。但是他能有今日的心境，只怕也不是一年兩年能夠做到的事！」

翠裝少女輕輕一笑，垂下頭去，沉思半晌。落日的餘暈，映著她嬌美的笑靨，映著她一襲翠綠衣衫，剎那之間，管寧突發覺這少女的刁蠻天真之中，像是還有許多心事。

於是自己的思潮亦不禁隨之翻湧而起，暗自感嘆著世事之奇，確非人們能夠預料得到的。昨日此刻，他還是個一無煩惱的遊山士子，正自滿懷興奮地上四明山去尋覓詩中佳句，又怎會想到在這一日之間，自家竟會生出這麼巨大的變化，更不會想到此刻自己竟和一個素昧平生的絕色少女，像多年老友似的坐在這間低矮的茅屋裏，一齊感嘆著人生的際遇了。

床上的白袍書生，呼吸突地由微弱變得粗重起來，但是在沉思中的管寧與這翠裝少女，卻根本全都沒有覺察到。

直到門外落日的餘暉黯淡了些，翠裝少女方自抬起頭來，輕輕一笑，道：「你方才問我什麼？」

這句話使管寧也從沉思中醒來，方待答話，哪知翠裝少女「哦」了一聲，接著說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你是問我追那兩個偷放暗器的人，結果怎樣是不是？唉－－我告訴你，那才真是氣人呢。我一看到他們的人影，就追了下去。不是我在你面前自誇，我的輕功，在江湖中已可算是頂尖人物了－－」

管寧忍不住微微一笑，暗道這少女的確是心高氣傲之人，處處忘不了替自己誇讚兩句。

翠裝少女秋波一瞪，嬌嗔道：「你笑什麼？我告訴你，江湖中以輕功成名的人我已會過不少，可是就連『雲龍九現』鄂子甲那號人物，對我都很服帖，不然為什麼人家會叫我『凌無影』而不叫我本來的名字呢？」

管寧雖然與她交談許久，可是直到此刻才聽到她說出自己的名號，忍不住脫口道：「那麼你本來的名字是叫什麼？」

翠裝少女面頰又微微一紅，低聲道：「我本來叫做凌影，他們不過在中間加了個『無』字而已。」

要知當時女子親口說出自己的名字，本是不太輕易之事，管寧脫口問出之後，心中已有些後悔，生怕這嬌縱的少女會突然給自己一個難堪。哪知她竟如此柔順地說了出來，心神不禁為之一蕩，目光抬處，卻見她竟也在凝注著自己。

這一次兩人的目光相對，各自心中的感覺，已和方才大不相同。

更不相同的是，他們目光一觸，這翠裝少女凌影便立將秋波轉了開去，生像是管寧此刻的目光和方才有些不同似的。這種微妙的變化，你在生命中若是也有過一段溫馨的往事，那麼你不用我說，便也能瞭解得到的。

管寧卻仍在呆呆地望著她，只見她微垂螓首，忽又一笑道：「我輕功雖……雖然不壞，可是在暗中偷放暗器的那兩條人影，輕功卻更高。我自入江湖以來，幾乎沒有見過能有一人輕功更高過這兩人的。只是我明知未必追得上他們，心裏仍不服這口氣，咬緊牙關，拼命地追了上去。」

管寧暗中讚嘆一聲：這少女雖是女子，卻有男子漢的豪氣，可是在男子漢的豪氣之中，卻又不失其女子的嫵媚，這種女子倒真少見得很。

卻見她語聲稍頓，接道：「我施出全力，又追了一段，雖然沒有追上，但距離卻也沒有拉得太長，眼看前面絕壑深沉，似乎已到路的盡頭，呀……那時我心裏真是高興，這下子他們可逃不掉了吧！」

管寧劍眉微皺，沉聲道：「他們兩人輕功既然比你更高，而且又比你人多，你雖然追上了，又能怎的他們？」

凌影輕輕一笑道：「那時我可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，只想把他們追上，看看他們到底是誰，和我無冤無仇，為什麼要用那麼惡毒的暗器來偷偷打我。

哪知這兩條人影看看已走到絕路，其中一人突地手臂一揮，揮出一段長索來，另一人飛快地接到手裏，又是一揮，這條軟軟的繩索竟被揮得伸了出去，而另一人竟藉著這一揮之勢，掠過了寬度達五丈的絕壑，身影方自站定，手腕一拉，便將這邊的一人也拉了過去。這兩人不但氣功、輕功都妙到毫巔，而且兩人配合的佳妙，更是令人嘆為觀止。就在眨眼之間，這兩人便都已掠過了絕壑。」

她一邊說著，還一面比著手勢，說到這裏，手勢一頓，長長嘆了口氣，方自接著說道：「我站在一旁呆呆地看著這種驚人的身手，幾乎連腳步都忘記動作了，哪知－－」

她話猶未了，肩頭突地被人輕輕拍了一下，她大驚之下，駭然回顧，卻見那老年樵夫正自望著她，沉聲笑道：「你話說得多了，可要喝些茶？」

凌影輕輕一笑，接過他手中的茶杯，望著這奇異的老人又自走出門外，半晌都沒有說出話來。

管寧卻在暗中忖道：「她本來極為自負自傲，可是卻對這兩人的武功如此稱讚，看來這兩人的武功必定是極高的了。」

心念一轉，又忖道：「那麼，難道這兩人便是那『峨嵋豹囊』，便是四明山莊中慘案的兇手？」

卻見凌影俯首沉思半晌，淺淺呷了口杯中的茶，接著又道：「我看著他們的背影正在發呆，哪知身後突地風聲微拂，一條白衣人影，電也似的從我身後掠到前面，掠到絕壑之邊，身形根本沒有停頓一下，雙臂微張，便自沖天而起。這一縱之勢，竟然高達三丈，我不禁為之脫口叫了出來。」

「只見他身形凌空之後，突然轉折一下，頭下腳上，竟像一根箭似的朝對岸掠去，唉－－」她輕輕長嘆一聲，接道：「我方道前面那兩人的輕功已妙到不可思議，哪知你這朋友的輕功更不知比他們高出多少倍。我望著他們的身影一個個在山蔭中消失，自知憑我自己絕對不能飛渡這片絕壑，便只好走了回來。哪知我追人的時候根本沒有留意方向，退回來的時候，竟然迷了路。」

她稍微變動一下坐的姿勢，又道：「我在深山裏兜了半天圈子，碰到大雨便又尋了個山洞躲了半天，等到雨停，我才找到正路下山，看到這裏有間茅－－」

她正自娓娓而談，管寧正自凝神而聽，哪知她語聲竟突地一頓，就像是一匹在紡機上織著的紗布，突然被人切了一樣。

管寧心中一震，抬目望去，只見她常笑的面靨上，突然露出一種驚恐的表情，不安地深深呼著氣，一面喃喃自語：「這是怎麼回事……」

突地長身而起，電也似地掠出門外。

管寧心中驚異交集，呆呆地愣了半晌，緩步走到門旁，卻見她又驚鴻般地掠了回來。暮色之中，她面上的驚恐之色像是越發濃厚，一言不發地掠回房裏，拔起了頭上的一根銀簪，輕輕向方才那老年樵夫好心送給她的茶水中一探－－

剎那之間，她手中這根光亮的銀簪，竟突地變為烏黑。

管寧面容驟然而變，一個箭步，掠了過去，惶聲問道：「這杯茶裏有毒？」

凌影緩緩點了點頭，沉重地嘆一聲氣，頹然坐到床上。

管寧心中又急又驚，大喝道：「那老頭兒呢？」

轉身走到門口，門外夜色將臨，晚霞已消，那老年樵子方才坐著的竹椅，還在門旁，但是他卻不知走到哪裏去了。

這一日之間，他雖已經過許多次兇殺之事，但卻沒有哪一次比此刻更令他心亂的，惶急地撲到椅邊，一把拉住她的肩，惶聲又道：「你中了毒？」

凌影又自緩緩頷首道：「我中了毒。」

管寧長嘆一聲，心中滿是自責自疚之意，不住頓足嘆道：「我真該死，竟沒有看出這老匹夫居然是個歹徒，唉……這該如何是好，這該如何是好……」

凌影淒然一笑，道：「這又怎麼怪得了你？我也做夢都未想到這個老頭子會在茶裏下毒，唉－－我們不但和他素無冤仇，甚至連他是誰，我都不認識呀！」

管寧心神交急之中，突地心念一動，面上倏然泛出喜色，急聲道：「你趕快將那『翠袖護心丹』吃上一粒，然後我們再想辦法。」

他方才聽了這「翠袖護心丹」的妙用，此刻想到此物，心中便自一定。哪知凌影卻緩緩垂下頭去，生像沒有聽到他的話似的。嬌弱的身體，緩緩向椅後倒下，那一雙明如秋水的眼睛，也緊緊閉成一線－－

暮風吹來，微有寒意。

管寧激靈靈打了個冷顫，雙手擱在她的肩頭，顫聲道：「難道那『翠袖護心丹』你盒中只有一粒？」

凌影無力地將身軀倚在他手掌上，仰面淒然一笑，緩緩點了點頭。此刻她已覺察到管寧對自己關切的情意，是那麼純真而坦率，因之她便也毫不羞澀地將身軀向管寧倚了過去。

人們的感情最最難以隱藏的時候，便是在患難之中，何況凌影此刻覺出自己的身軀，已因些許麻痹而變得全身麻木。她知道這種麻痹所象徵著的是什麼。因為她對毒藥知道得極多，普天之下的毒藥，無色無味，而又能使人在中毒之後片刻之間就全身麻痹的，本只寥寥數種，自己此刻顯然中了這種武林罕見的極毒之物，活命已多半無望了。

那麼，一個快將死去的人，又何須再隱藏自己的情感呢！

自從一見管寧，她心中便有了難以瞭解的微妙感覺，而此刻，這份難以瞭解的感覺已變得十分明顯了。

她抬起頭，突然想起一個風流的詩人曾經將聖人所說的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這句話變成：「朝聞愛，夕死可矣。」

於是她不禁又幸福地一笑，因為她雖然將要在黃昏中死去，卻已在清晨尋得了自己從未有過的愛情。

然而這笑容在管寧眼中，卻遠比世上最最淒慘的哭聲還要悲哀。他想到這少女竟將她身上僅有的一粒靈藥，為著自己給了那白袍書生，而此刻等到她的性命需要這粒丹丸延續的時候，卻已無計可施了。

「那麼……」管寧黯然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我雖不殺伯仁，可是伯仁卻為我而死，唉－－管寧呀管寧，你常常自命為大丈夫，可是此刻，你卻只得眼看著一個少女為著你而死在你的懷中。」

一念至此，他只覺自怨自疚之情，從中而來，不可斷絕。

就連他扶著凌影的一雙手掌，都不禁為之顫抖起來，因為除了這些感覺之外，更令他感動的是，這少女雖是為他而死，卻沒有半句怨言。他自幼即負才子之譽，平生受到的稱讚與愛護不知多少，可是像這種足以令他刻骨銘心的深情，他卻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。

凌影也感到他手掌的顫抖，她也體會到他此刻的心境。

於是，她強自淡然一笑，道：「你根本沒有江湖經驗，遇上這種事，上當還情有可原，可是我……我自命聰明，其實，卻是個最大的傻瓜！」

她微弱的語聲稍稍一頓，又道：「其實我本就早該看出那老頭子不是好人了。我方才在說話的時候，他走到我身後我還不知道。如果不是身懷絕技的人，又怎能做到呢？」

她雖想強顏歡笑，卻忍不住幽幽一嘆，說道：「可是，你看我有多笨，我還是將那盞茶喝了下去，不過－－」

話猶未了－－門外夜色之中，突地傳來一陣狂笑之聲，一人隨意作歌道：「壯志消磨已盡，恩仇何時可了，來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數十年有限年華，轉眼煙逝雲消，咄－－去去，休休，說什麼壯志難消，說什麼恩仇未了，且將未盡年華，放蕩山水逍遙！」

歌聲高亢，裂石穿雲，前半段唱得悲憤高昂，有如楚王夜歌，後半段卻是字字句句俱都是發人深省的龍舟清唱了。

管寧呆呆聽著這歌聲，只聽得如痴如醉，竟忘了出去查看一下，這高歌狂笑之人，是否就是那詭異難測的老年樵子。

哪知歌聲一住之後，狂笑之聲又響，一個蒼勁清朗的口音，緩緩說道：「飯中半滴『七毒神水』，肩上一掌『赤煞毒掌』，茶中半分『追魂奪命散』！這一掌、一水、一散，件件皆是追魂奪命，見血封喉之物。你既是黃山翠袖的弟子，勢必也該知道。只是老夫二十年來，已將恩仇看淡，是以毒水只施半滴，毒掌未施毒力，只是稍作警戒，否則縱是大羅金仙，只怕也早已死了三次。」

這語聲略為一頓，又道：「你此刻身上雖有毒意，但甚是輕微，只要將老夫留在桌上的一服解毒散服下，半個時辰之內，便可無事。回去寄語黃山翠袖，就說昔年勾漏故人，雖未死去，卻已將恩怨仇殺之事忘得乾乾淨淨。你兩人年紀還輕，日後說話也得留意三分，否則，老夫若是當年脾氣，你兩人這一刻焉有命在！」

語聲亦如歌聲，字字聲如金石，只聽得管寧、凌影俱都目瞪口呆。

他話聲方了，凌影突地大喝一聲，長身而起，掠到門外，大呼道：「老前輩是誰？老前輩慢走！」

夜色之中，狂笑高歌之聲又起，歌道：「昔年逍遙鬼，今日採樵人，恩仇已忘卻，逍遙天下行！」

風聲如浪，樹聲如濤，歌聲卻漸行漸遠，漸遠漸低，漸低漸消，終歸寂靜，雖有裊裊餘音未絕，但轉瞬間亦被風聲吹盡。

凌影呆呆地站在門邊，心中竟不知是喜，是愁，是怒。

管寧卻在呆呆地望著門外的夜色，耳邊似乎還響著那高亢的歌聲，一時之間，心胸中但覺熱血沸騰，恨不得立刻追上這滿身俠骨崢嶸、滿腔豪俠氣的老人，向他說出自己心中的敬佩。

無言地沉默許久，管寧方自走到暗間，點起燈光，將一包壓在燭台下的藥散，取來與凌影服下。

藥散之中，微微有些苦澀之意，這苦澀的藥散被水沖入凌影口中，卻化做了滿心感激之情。

她目光凝睇管寧，幽幽嘆道：「我只當『勾漏七鬼』俱是十惡不赦之徒，哪知其中竟有如此慷慨的奇人，唉－－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這『逍遙鬼』雖未將仇人害死，卻換得仇人的滿心崇敬，這不是更好得多嗎？」

果然不出片刻，凌影身上的麻痹之感已盡消去，但躺在床上的白袍書生，卻仍暈迷未醒。管寧、凌影促膝對坐，經過了方才一段驚心動魄之事，使得他們彼此瞭解了對方的情感，此刻他們兩人心中，便不覺充滿了柔情蜜意。

燈光如豆，室中昏黃，管寧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掌，握住凌影一雙纖纖玉手。兩人雖然無言相對，但這無聲的沉默，卻遠比有聲的言語還要珍貴得多。「此時無聲勝有聲」，這種超然的意境，又豈單只有那江州司馬才會領略？

夜色越來越濃，燈焰越來越淡，凌影抬頭輕輕問道：「你從哪裏來？想到哪裏去？」

管寧嘆息一聲，暗問自己：「想到哪裏去？」

目光轉向凌影，凌影正默默地望著他，等待著他的回答，生像是在等待著他回答她需要知道的事。

於是他悄然放開了手，望著那如豆燈火，緩緩說道：「我出來已久，本來已該回家的，可是卻偏偏讓我遇著這麼多事。我若是將這些事都置之不顧，那麼非但我心不能安，只怕那些人也不會放過我。可是，唉－－我若是不回家……」

他突然想起家裏還有許多等待著自己的人，也突然想起自己父母慈祥的笑容，一時之間，心胸間又被思親之情充滿。

凌影幽幽長嘆一聲，垂首道：「你的家一定快樂得很，有爸爸、媽媽。唉－－老天為什麼這樣不公平，讓一些人有溫暖的家，卻讓另一些人沒有家呢？」

管寧目光抬處，昏黃的燈光中，她面上的笑容又復隱去，長長的睫毛覆蓋的眼瞼下，似乎泛起了兩粒晶瑩的淚珠。

於是他忍不住又握住她的手，想對她說兩句安慰的話，可是他心中已有一分濃重的憂鬱，卻又怎能去勸慰別人呢？

哪知凌影眨動一下眼睛，突地輕輕一笑，柔聲問道：「你的家在哪裏？」

# 第五回 恩‧情難了

管寧道：「北京，你去過北京嗎？那可真是一處好地方，雖然風沙吹在你身上，卻會使你感到溫暖，就像是……就像是慈母的手在輕輕撫弄著你的頭髮似的。」

此刻他心中滿是柔情蜜意，是以說起話來，言詞也像是詩句一樣。

凌影呆了一呆，喃喃自語：「慈母的手在撫弄著你的頭髮！呀……這是多麼美呀！可是……唉，我連這是什麼滋味都不知道。」

管寧心弦一震，暗道：「我怎的如此糊塗，偏偏要揭起人家心中的傷心之事。」

卻見凌影淒然一笑，又道：「我早就聽人說起過北京城，可是總沒有機會去。喂，我陪你回北京城好不好？去看看你的家，然後……然後我們再一齊出來，來做你應該做而還沒有做的事。」

她一面說著，一面卻不禁垂下了頭，一朵紅雲，便又自她頰邊升起。

管寧只覺心中一甜，將自己的手掌握得更緊了些，輕輕問道：「真的？」

凌影的頭垂得更低了，此刻從她身上，再也找不出半分嬌縱刁蠻的樣子。她低低地垂著頭，望著自己的腳尖，輕輕回答：「你知道我不會騙你的，為什麼還要問我？」

於是，又是一陣幸福的沉默，又是一陣含情的凝睇。

很久很久，他們心裏都沒有去想別的事。但是昏迷著的白袍書生突然沉重地喘息一聲，這一聲喘息，卻將他們又驚回現實。

而憂鬱的凌影，此刻竟突又輕輕笑了出來。她眼睛明亮地眨動一下，似乎已忘記了自己悲慘的身世，笑著說道：「對了，到了河北，我還可帶你去找一個奇人。這位奇人不但武功極高，而且還是武林中有名的神醫，你朋友中的什麼毒，他也許能夠看出來，甚至能夠替他解毒也說不定－－」

她語聲微頓，一笑又道：「當然我們要先回到你的家去，看看你爹爹媽媽，讓他們不要為你擔心。」

此刻，她就像是個溫柔的妻子似的，處處為他打算著。

管寧心中縱有千萬件困惑難解之事，但，在這似水的柔情中，也不禁為之渾然忘去，而換成無比幸福的憧憬。

於是他亦自柔聲說道：「我們可以叫輛大車，將他放在車上，然後，我們一人騎一匹馬，因為只有騎在馬上，才可以看到沿途的美麗風景－－」

說到這裏，他突地想起和他一起來的囊兒，突地想起了囊兒那一雙活潑而頑皮的眼睛，便不禁長長地嘆息了一聲，道：「可惜的是，你沒有看到囊兒，你不知道他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孩子－－」

凌影瞭解他的悲傷，也瞭解真正的悲傷，不是任何言語能夠化解得開的，便默默地傾聽著他的話，傾聽著他敘述囊兒的可愛。

於是，她也瞭解到人們在傾述一個已經死去的人，是多麼可愛的時候，他心裏該有一分多麼沉重的悲哀。

他們一起走到床頭，俯視著猶自昏迷未醒的白袍書生。這一雙生具至性的少年男女，在為自己的幸福高興的時候，卻並未忘記別人的悲傷。他們都知道此刻躺在床上的人，不但有著一身驚人的武功，還一定有著一段驚人的往事，而此刻他卻只能無助地躺在床上，像是一個平凡的人一樣。因之，他們對他，便有了一分濃厚的同情心，雖然他們全都不認識，也不知道他不但武功驚人、往事驚人，而竟是當今武林中最最驚人的人物。

人事多麼奇妙，他們此刻若是知道他是誰，只怕不會再有這份濃厚的同情心。

北京城，這千古的名城，就像是一個大情大性，大哭大笑，大喜大怒，大飲大食的豪傑之士一樣，冬天冷得怕人，夏天卻熱得怕人。

管寧回到北京城的時候，秋天已經過去，漫天的雪花，正替這座千古的名城加上了一層銀白的外衣。

雖然雪花漫天，但是京城道上，行人仍然是匆忙的。

他們夾雜在匆忙的行人裏，讓馬蹄悠閒地踏在積雪的官道上，因為他們知道，北京城已將到了，又何須再匆忙？

穿著價值千金的貂裘，跨著千中選一的駿馬，伴著如花似玉的佳人，眼看自己的故鄉在望，呀－－管寧此刻真是幸福的人。路上的人，誰不側目羨慕地向這翩翩公子望上兩眼！

而凌影呢？雖然是冬天，雖然吹送著漫天雪花的北風，吹在人身上已有刺骨的寒意，但是她的心，卻像是在春天一樣，因之她檀唇烘日，媚體迎風，含嬌細語，乍笑還嗔，也像是在春風中一樣。

車輪滾過已將凝結成冰的積雪，輾起一道細碎的冰花。

馬蹄踏在雪地上，蹄聲中像是充滿喜悅之意，突地－－

凌影嬌呼一聲：「北京到了。」

管寧抬起頭，北京城雄偉的城牆，已遠遠在望，於是，便也喜悅地低呼一聲：「北京城到了！」

這漫長的旅途中，他雖享受了他一生之中從未享過的似水柔情，但是，夜深夢回，小窗凝坐的時候，他還是未能忘去四明山莊中，那一段血漬淋漓的淒慘之事，於是他小心地將那串「如意青錢」中的青錢摘下一枚，於是－－

他開始更深切地瞭解，武學一道的深奧，決不是自己能夠夢想得到的，自己以前所學的武功，在武學中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已。

這枚青錢中的柔絹，絹上面寫滿了天下學武之人夢寐難求的內功奧秘。夜深之中，他像是臨考前的秀才似的，徹夜地研習著這種奧妙的內功心法。幸好他武功雖差，但曾修習過一些內家的入門功夫，再加上他絕頂的聰明，因之他在研習這種奧妙的心法的時候，便沒有什麼困難。

一天，兩天……

白天車行不斷，旅途甚為勞碌，晚上他卻徹夜不眠，研習著武林中至深至奧的內功心法。奇怪的是，他日復一日，夜復一夜地如此勞碌，精神不但絲毫沒有困倦，反而比以前更為煥發。直等到天氣很冷的時候，他中夜不眠，衣裳單薄地深宵獨坐，也沒感覺到絲毫寒意。

因之他知道自己的辛勤沒有白費，也知道這串「如意青錢」之所以能夠被天下武林中人視為至寶，不惜以性命交換的原因了。

但是，在這漫長的旅途中，要向一個終日廝守，又是自己心目中所愛的人隱藏一件秘密，卻又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。

他曾經不止一次，想把這件秘密說出來，說給凌影知道。

但他又不止一次地忍住了，因為他心底有一分自己不願解釋的恐懼，他生怕這串「如意青錢」會在他和凌影之間造成一道陰影。在這段漫長的旅途上，他曾經用了許多方法，向許多武林中人旁敲側擊地打聽，打聽的結果全都一樣，那就是多年以來，「如意青錢」是不祥之物的傳言，已在江湖中流傳很廣。

何況縱非如此，他也覺得不該將這件秘密說出來，因為她依然是自己最最親近的人，可是這一串「如意青錢」認真說來，此刻尚非自己所有，而他也立下決心，遲早一日，自己總該將它交回原主－－公孫左足。他有時甚至會責備自己不該私自研習這「如意青錢」上的武功，但是一種無法抗拒的誘惑，卻又使得他為自己解釋：「這串如意青錢是在我交還給公孫左足之後，又被他拋在地上，我才拾到的呀。」

此刻，他望著北京城雄偉巍峨的城牆，一時又忘去了這許多令他煩惱的事。他心中喜悅地感嘆一聲，暗自忖道：「遊子，終於回到家了。」

抬目望處，北京城不正像已張開手臂，在迎接他的歸來嗎？

一進入城門，凌影不禁又為之喜悅地嬌喚一聲。滿天的雪花下，一條寬闊平直的道路，筆直地鋪向遠方，道路兩旁的樹木雖已凋落，但密枝虯幹，依稀仍可想見春夏之時，濃蔭匝地，夾道成春的盛景。

樹幹後面，有依次櫛比的店家，店門前多半掛著一層厚重的棉布門簾，一個手裏捧著一壺水煙，滿頭白髮如銀的老人，推著一輛上面放著一個紅色火爐的手車，悠閒地倚在虯結的樹幹上，吸一口水煙，便嘹亮地喊一聲：「烤白薯－－」

嘹亮的喊聲，在寒風中傳出老遠，讓聽的人都不自覺地享受到一份熱烘烘的暖意。

這是一座多麼純樸，多麼美麗的城市！久慣於江左風物的凌影，驟然見著這城市，心胸中的熱血，不禁也隨著這老人純真簡單的喊聲飛揚了起來，飛揚在漫天的寒風雪花裏。

這就是任何一個人初到北京的感覺，而千百年來，這份感覺也從未有過差異，就只是這匆匆一瞥，就只這一句純樸的呼聲，就只這一純樸的老人，已足以使你對北京留下一個永生難以磨滅的印象。

一輛四面嚴蓋著風篷的四馬大車，從一條斜路上急駛而來，趕車的車夫一身青布短棉襖，精神抖擻地揮動著馬鞭，突地一眼瞥見管寧，口中便立刻「得兒」呼哨一聲，左手一勒馬韁，馬車倏地停住，他張開大口哈哈直樂，一面大聲叫道：「呀，管公子，你老可回來啦！這不是快有兩年了嗎？噢！兩年可真不短呀，難為你老還記得北京城，還記得回來！」

管寧勒馬一笑，笑容中不禁有些得意，他心中想的卻是：「兩年來，北京城還沒有忘了我。」揚鞭一笑，朗聲說道：「飛車老三，難為你還記得我－－」

語聲未了，馬車的風篷一揚，車窗大開，從窗中探出幾個滿頭珠翠的螓首來，數道拋波，一齊盯在管寧臉上，齊地嬌聲喚道：「管公子，真的是您回來了呀？可真把我們想死了。前些天西城的金大少，捲簾子胡同的齊三少爺還都在提著您哪！這些日子，您是到哪兒了呀？也不寫封信回來給我們。您看，您都瘦了。外面雖然好，可總比不上家裏呀！」

燕語鶯聲，頓時亂做一處，遠遠立馬一旁的凌影，看到眼裏，聽在耳裏，心中真不知是什麼滋味。幸好沒有多久，趕車的飛車老三揚鞭一呼，這輛四馬大車便又帶著滿車麗人絕塵而去。

於是，等管寧再趕馬到她身旁的時候，她便不禁星眼微嗔，柳眉重顰地嬌嗔著道：「難怪你那麼著急地要回北京城來，原來有這麼多人等你。」突地語聲一變，尖著嗓子道：「你看你，這麼瘦，要是再不回來呀，就要變成瘦猴子了。」

說到後來，她自己也忍不住噗哧一聲，笑出聲來，因為她此刻雖有妒意，卻不是善妒的潑婦，因之還能笑得出來。

就在這溫馨的笑聲中，他們又穿過許多街道。在這些街道上，不時有人向管寧打招呼。有些快馬揚鞭、錦衣狐裘的九城俠少，聽到管公子回城的消息，也多快馬趕來，站在道旁，含笑敘闊，也有些輕袍緩帶、溫文爾雅的京城名士，和他對面相逢，便也駐足向他寒暄道：「管兄近來可有什麼佳作？」

凌影直到此刻，才第一次看到管寧真正的歡笑。她開始知道他是屬於北京城的，這正如北京城也屬於他一樣。

終於，他們走入一條寬闊的胡同裏。

胡同的南方，是兩扇紅漆的大門，大門口有兩座高大的石獅子，像是終古都沒有移動似的，默默地相對蹲踞著。

凌影心念一動，暗忖道：「這就是他的家吧！」

她一路上都在幻想著自己走入他家時，該是一種什麼樣心情，而此刻，已走到了他的家，不知怎的，她心中卻有了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。這心高氣傲的少女走過許多地方，會過許多成名人物，但是她生出這種感覺此刻卻是生平第一次。

於是她躊躇地停下馬來，低聲道：「你回家吧，我在外面找個地方等你。」

管寧一愣，再也想不到此刻她會說出這句話來，訥訥說道：「這又何苦，這又何苦……我在家裏最多呆個三五日，便和你一起到妙峰山去，拜訪那位武林名醫，你……你不是和我說好了嗎？」

凌影微勒韁繩，心裏雖有許多話要說，可是到嘴裏卻一句也說不出來，緩緩伸出手，扶著身旁的車轅，這輛車裏正靜躺著那神秘而失去記憶的白袍書生。這武林一代高手，此刻卻連站起來都不能夠。

管寧一手撫摸著前額，一手握著淡青色的馬韁，他胯下的良駒也像是知道已回到故居之地，不住地昂首嘶鳴著。

驀地－－

朱紅的大門邊一道側門「呀」地開了一半，門內傳出一陣嬌柔的笑語，隨之走出三五個手挽竹籃，紫緞短襖，青布包頭的妙齡少女來，一眼望見管寧，齊地嬌喚一聲，脫口叫道：「少爺回來了。」

其中一個頭挽雙髻的管事丫鬟，抿嘴一笑，聲音突地轉低，低得幾乎只有她自己聽見：「你路走得真慢，比管福整整慢了一個多月。」

管寧微微一笑，飛身下了馬，走到凌影馬前，一手挽起嚼環，再也不說一句話，向大門走了過去，馬上的凌影微啟櫻唇，像是想說什麼，卻又忍住了，默默坐在馬上，打量著從門內走出的這些少女。

而這些少女，也在呆呆地望著她。她們再也想不到，自家的公子會做人家牽馬的馬伕。

「這位姑娘是誰呢？」

大家心裏都在這麼想。管寧也從她們吃驚的面色中，知道她們在想什麼，乾咳一聲，故意板起臉來，沉聲喝道：「還不快去開門呢！」

少女們齊地彎腰一福，雜亂地跑了進去，跑到門口，忍不住爆發起一陣笑聲，似乎有人在笑著說道：「公子回來了，還帶回一位媳婦兒，那可真漂亮著哪。」

於是朱紅的大門開了。公子回家的消息，立刻傳遍全宅，這富豪之家中上至管事，下至伙夫，就都一窩蜂似的迎了出來。

身世孤苦，長於深山的凌影，出道雖已有一段不短的時日，但所接觸的，不是刀頭舔血的草澤豪雄，便是快意恩仇的武林俠士。那些人縱然腰纏萬貫，但又怎能和這種世澤綿長的世家巨族相比？

是以她陡然接觸到這些豪富世家的富貴氣象，心中難免有些惶然失措，就生像是有一隻小鹿在她心中亂闖似的。

但是，她面上卻決不將這種惶然失措的感覺露出，只是靜靜地站在一旁，看著這些家奴七手八腳地接著行李，七嘴八舌地問平安，有的伸長脖子往那輛大車中探視，一面問道：「公子，車子裏面是不是你的朋友？」

有的卻將目光四掃，問道：「囊兒呢？這小頑皮到哪兒去了？」

這一句問話，使得管寧從驟回故宅、歡會故人的歡樂中驚醒過來。

他心頭一震，倏然憶起囊兒臨死前的淒慘笑容，也倏然憶起他臨死前向自己說的話，低頭黯然半晌，沉聲道：「杜姑娘呢？」

站在他身旁的，便是被他打發先回家的管福，聞言似乎一愣，半晌方自會過意來，陪笑答道：「公子，你敢情說的是文香吧？」

他在奇怪公子怎會將一個內宅的丫鬟稱為「姑娘」，他卻不知道管寧心感囊兒對自己的恩情，又怎能將他的姐姐看成奴婢呢？何況從那次事後，他已看出這姐弟兩人屈身為奴，必定有一段隱情，而他們姐弟雖然對自己身世諱莫如深，卻也必定有一段不凡的來歷。

管寧微微頷首，目光四下搜索著，卻聽管福又道：「方才公子回來的時候，文香也跑了出去，站在那邊屋簷下面，朝這邊來，不知怎的，突然掩著臉跑到後面去了，大概是突然頭痛了吧？」

管寧嗯了一聲，心中卻不禁大奇，忖道：「她這又是為什麼？難道她已知道囊兒的凶訊？但是，這似乎沒有可能呀？她看不到弟弟，至少也該詢問才是。」

他心中又開始興起了疑惑，但是等到內宅有人傳出老夫人的話，讓他立刻進去的時候，他便只得暫時將心中的疑念放下。

慈親的垂詢，使得他飽經風霜的心情，像是被水洗滌了一遍。

這一對富壽雙全的老人，雖然驚異自己的愛子怎會帶回一個少女，但是他們的心已被愛子歸家的欣慰充滿，再也沒有心情去想別的，只是不斷地用慈愛聲音說道：「下次出去，可再不能一去就這麼久了。這些日子來，你看到些什麼？經歷過些什麼？嗯……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年輕人出去走走也好，可是『親在不遠遊』，你難道都忘了嗎？」

管寧垂首答應著，將自己所見所聞，選擇了一些歡悅的事說了出來。他當然不會說起「四明山莊」中的事，更不會說起自己已涉入武林恩怨。

拜見過雙親，安排好白袍書生的養傷之處，又將凌影帶到後園中一棟精緻的房裏，讓她洗一洗多日的風塵勞頓。

然後他回到書房，找了個懂事丫鬟，叫她把「杜姑娘」找來。

他不安地在房中踱著步子，不知道該用什麼話說出囊兒的凶訊，又想起囊兒臨死之際，還沒有說完的話，不禁暗自尋思：「他還有什麼要我做呢？不論是什麼事，我縱然赴湯蹈火，也得替他做好……」

喚人的丫鬟回來，卻沒有帶回「杜姑娘」，皺著眉說道：「她不知是怎麼回事，一個人關起房門在房裏，我說公子叫她，她也不理。」

言下對這位「杜姑娘」大有責備之意，恨不得公子立刻叫管事的去痛罵她一頓才對心思。

管寧心中卻為之一凜，考慮一會，毅然道：「帶我到她房裏去。」

公子要親自到丫鬟的房間，在這豪富世家之中確是聞所未聞。就是管寧自己，走到她門口的時候，腳步也不禁為之躊躇起來，但心念一轉，又不禁長嘆一聲，忖道：「管寧呀管寧，你在囊兒臨死的時候，曾經答應過他什麼話？他為你喪失了性命，你卻連這些許嫌疑都要避諱……」

一念至此，他揮手喝退了跟在身旁的丫頭，大步走到門口，伸手輕輕敲了敲門，莊容地站在門外，沉聲說道：「杜姑娘，是我來了。」

夕陽將落，斜暉將對面屋宇的陰影，沉重地投到這間房門上來。

門內一個嬌柔的聲音，低沉著說道：「進來！」

管寧又躊躇半晌，終於推開了房門，艱難地抬起腳步，走了進去。若不是他生具至性，對「義」之一字遠比「禮」字看得重些，他便再也沒有勇氣跨入這間房門一步。

巨大的陰影，隨著推開的房門，沉重地壓入這間房中來。

房子裏的光，是暗淡的，管寧目光一轉，只見這「杜姑娘」正自當門而立，雲鬢鬆亂，星目之中，隱含淚光，身上竟穿的是一身黑緞勁裝，滿面淒惋悲憤之色，一言不發地望著自己。

他不禁為之一愣，哪知道杜姑娘突地冷冷一笑，緩緩道：「公子光臨，有何吩咐？還請公子快些說出來，否則……婢子也不敢屈留公子大駕！」

語聲雖然嬌柔，卻是冰冷的。管寧無可奈何地苦笑一下，沉聲道：「在下此來，確是有些事要告訴姑娘……」

他語聲微頓，卻見她仍然動也不動地站在門口，完全沒有讓自己進去的意思，便只得長嘆一聲，硬著頭皮，將自己如何上了四明山，如何遇著那等奇詭之事，以及囊兒如何死的，一字一字地說了出來，說到後來，他已是滿身大汗，自覺自己平生說話，從未有過比此刻更費力的。

這「杜姑娘」卻仍然呆立著，一雙明眸，失神地望著門外，就像是一尊石像似的，面上木然沒有任何表情，心裏卻不知在想什麼。

管寧不禁從心底升出一陣寒意。這少女聽了自己的話，原該失聲痛哭的，此刻為何大反常態？

哪知他心中怔忡不已，哪知這少女竟突地慘呼一聲，轉身撲到床邊的一個小几前面，口中不斷地低聲自語：「爹爹，不孝的女兒，對不住你老人家……對不住你老人家……」

聲音淒慘悲憤，有如九冬猿啼。

管寧呆呆地愣了一會，兩顆淚珠，忍不住奪眶而出，道：「姑娘……姑娘……」

可是下面的話，他卻不知該說什麼。

緩步走了兩步，他目光一轉，心中突又一怔，那床邊的小几上，竟放著一個尺許長的白木靈位，靈位上面，赫然寫著：「金丸鐵劍，杜守倉總鏢頭之靈」！而靈位前面，卻放著一盤金光閃爍的彈丸，和一柄寒氣森森的長劍。

黯淡的微光，照著這靈位、這金丸、這鐵劍，也照著這悲淒號哭的少女不住起伏的肩膀，使得這充滿哀痛之意的房間，更平添了幾許淒涼、森冷之氣。管寧只覺自己心胸之中，沉重得幾乎透不過氣，伸手一抹淚痕，沉聲低語道：「姑娘，囊兒雖死……唉，姑娘令尊的深仇，小可雖然不才，卻……」

他期艾著，心中思潮如湧，竟不能將心中的話說出來，但他此刻已經知道，這姐弟兩人的身上必定隱藏著一段血海深仇，而他也下了決心，要替他們讓這段深仇得報。

哪知這少女哭聲突地一頓，霍然站起身來，拿起几上的長劍，筆直地送到管寧面前。管寧失神地望著劍尖在自己面前顫動，也感覺到面前的森森劍氣，但卻絲毫沒有移動一下，因為這少女此刻縱然要將他一劍殺死，他也不會閃避的。

暗影之中，只見這少女軒眉似劍，瞪目如鈴，目光中滿是悲憤怨毒之色。管寧不禁長嘆一聲，緩緩地道：「令弟雖非在下所殺，但卻實因在下而死，杜姑娘若要為令弟復仇，唉－－就請將在下一劍殺卻，在下亦是死而無怨。」

他自忖這少女悲憤之中，此舉必是已將囊兒慘死的責任怪到自己身上，哪知他語聲方了，眼前劍光突地一閃，這少女手腕一抖，長劍凌空一轉，打了個圈子，突然伸出拇、食兩指，電也似的捏住劍尖，這長劍竟變成劍柄在前，劍尖在後。管寧怔了一怔，只見這少女冷哼一聲，卻將劍柄塞在自己手裏，一面冷笑著道：「我姐弟生來苦命，幸蒙公子收留，才算有了托身之處。囊兒慘死，這只怪我不能維護弱弟，又怎能怪得了公子？」

她語句雖然說得極為淒惋，但語聲卻是冰冷生硬的，語氣中亦滿含憤意。管寧不禁又為之一呆，他從未聽過有人竟會用這樣的語聲、語氣，說出這樣的話來。

只聽她語聲微頓，竟又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只是杜宇卻要斗膽請問公子一句，我那苦命的弟弟是怎樣死的？若是公子不願回答，只管將杜宇也一併殺死好了，犯不著……犯不著……」

說到此處，她竟又忍不住微微啜泣起來，下面的話，竟不能再說下去。

管寧不禁大奇，不知道她怎會說出這樣的話來，沉吟半晌，沉聲道：「令弟死因，方才在下已告知姑娘。此事在下已是負疚多多，對姑娘所說，怎會有半字虛言？姑娘若是－－」

他話猶未了，這少女杜宇卻竟又冷笑接口道：「公子是聰明人，可是卻未免將別人都看得太笨了。公子既然想幫著她將我們杜家的人都斬草除根，那麼……那麼又何必留下我一個苦命的女子，我……我是心甘情願地死在公子手上……」

手腕一送，管寧連退兩步，讓開她筆直送到自己手上的劍柄，呆呆地望著她，只見她面上淚痕未乾，啜泣未止，但卻又強自將這份悲哀，隱藏在冷笑中。她為什麼會有這種神態呢？管寧只覺自己心中思潮糾結，百思不得其解，不禁暗問自己：「『她』是誰？為什麼要將杜家的人斬草除根？」

抬目望去，杜宇也正眨也不眨地望著自己，她一雙秋波中，竟像是纏結著不知幾許難以分化的情感，不禁長嘆一聲，沉聲說道：「姑娘所說的話，在下一句也聽不懂，只是在下卻知道這其中必定有一段隱情，姑娘也必定有一些誤會。姑娘若信得過在下，不妨說出來，只要在下有能盡力之處，唉－－剛才在下已說過，便是赴湯蹈火，亦是在所不辭的。」

杜宇星眸微閃，卻仍直視在管寧面上，像是要看透他的心似的。

良久良久－－

她方自一字一字地緩緩說道：「囊兒是不是被那和你一起回來的女子殺死的？」

語聲之緩慢沉重，生像是她說出的每一字，都花了她許多氣力。

管寧心中卻不禁為之一震，脫口道：「姑娘，你說的是什麼？」

杜宇目光一轉，又復充滿怨毒之色，冷哼一聲，沉聲說道：「她叫凌影－－」

語聲一頓，瞪目又道：「是不是？」

「凌影」這名字出自杜宇之口，聽入管寧之耳，管寧不禁激靈靈打了個冷顫，只覺杜宇在說這名字的時候，語氣中之怨毒之意，沉重濃厚，難以描述，心中大驚忖道：「她怎的知道她的名字？」

這第一個「她」指的是杜宇，第二個「她」，指的自然是那已和他互生情愫的凌影了。

心念一轉，又忖道：「難道她與她之間，竟有著什麼仇恨不成？」

目光抬處，只見杜宇冷冷地望著自己，一字一字地接著又自說道：「你知不知道她是誰？」

管寧茫然地搖了搖頭，杜宇冷冷又道：「她就是殺死我爹爹的仇人－－也就是殺死囊兒的人－－是不是？」

這三句話說的語氣越發沉重緩慢，管寧聽來，只覺話中句句字字都有如千斤鐵錘一般擊在自己心上，只聽她冷冷再說了一遍……

「令弟確非她所殺……令弟怎會是她所殺……她怎麼會殺死囊兒……」

此刻他心中紊亂如麻，竟將一句意義相同的話，翻來覆去地說了三次。杜宇突地淒然一笑，無限淒惋地說道：「你又何必再為她隱瞞？我親眼見她殺死了爹爹，雖非親眼見她殺死囊兒，但－－」

管寧定了定神，知道自己若再如此，此事誤會更深，乾咳一聲，截斷了杜宇的話，一挺胸膛，朗聲說道：「管寧幼讀聖賢之書，平生自問，從未說過一句欺人之話，姑娘若信得過管寧，便請相信令弟確非她所殺死－－」

杜宇微微一愣，只覺面前這少年語氣之中，正氣凜然，教人無從不相信他說的每一句話，目光一垂，低聲道：「真的？」

管寧堅定地點了點頭，又自接道：「至於令尊之死－－唉，她年紀尚輕，出道江湖也沒有多久，只怕姑娘誤認也未可知。」

他一嘆之後，說話的語氣，便沒有先前的堅定，只因他根本不知其中的真情，說話便也不能確定。

杜宇雙目一抬，目光連連閃動，淚光又復瑩然，猛聽「嗆啷」一聲，她手中的長劍已落到地上。

暮色已重，房中也就更為陰暗，她呆呆地佇立半晌，忽然連退數步，撲地坐到床側，凝目門外沉重的陰影，淒然一嘆，緩緩說：「七年前一個夏天的晚上，爹爹、囊兒和我，一起坐在紫藤花的花架下面，月亮的光，將紫藤花架的影子，長長地映在我和爹爹身上，媽媽端了盤新開的西瓜，放在紫藤花的架子上，晚風裏也就有了混合著花香瓜香的氣味。」

管寧出神地聽著，雖然不知道這少女為什麼突然說出這番話來，但卻只覺她話中充滿幸福柔情、天倫的樂趣。他雖然生長在豪富之家，父母又對他極為鍾愛，但卻從未享受過這種溫暖幸福的天倫之樂，一時之間，不覺聽得呆了。

只見杜宇仍自呆呆地望著門外，她似乎也回到七年前那充滿柔情幸福的境界中去了，而將自己此刻的悲慘之事暫時忘去。

一陣暮風，自門外吹來，帶入了更沉重的暮色。管寧目望處，卻已看不清杜宇的面目，只見她斜斜倚在床沿的身軀，像是一隻柔馴的貓一樣，心中不禁一動，立刻泛起了另一個少女那嬌縱天真的樣子，卻聽杜宇已接著說道：「我們就慢慢地吃著瓜，靜聽著爹爹為我們講一些他老人家當年縱橫江湖的故事。媽媽靠在爹爹身上，囊兒靠在媽媽身上，大大的眼睛閉了起來，像是睡著了，爹爹就說，大家都去睡吧，哪知道……哪知道……唉－－」

她一聲長嘆，結束了自己尚未說的話。管寧只覺心頭一顫，恨不得立刻奪門而出，不再聽她下面的話。因為他知道她下面要說的話，必定是一個悲慘的故事，而生具至情至性的他，卻是從來不願聽到世上悲慘的事的。

但是他的腳步卻沒有移動，而杜宇一聲長嘆之後，便立刻接著說道：「哪知爹爹方自站起身來，院子外面突然傳來冰冰冷冷的一聲冷笑，一個女人的聲音緩緩道：『杜……』」

她沒有將她爹爹的名諱說出來，輕輕咬了咬嘴唇，才接著說道：「那個女人說要爹爹快些……快些去死。我心裏一驚，撲到爹爹身上。爹爹站在那裏動都沒有動，只輕輕摸了摸我的頭，叫我不要害怕，但是我卻已感覺到爹爹雙手已有些顫抖了。」

她眼瞼一合，想是在追溯著當時的情況，又像是要忍著目中又將流下的淚珠。管寧也不禁將心中將要透出的一口氣，強自忍住，像是生怕打亂她的思潮，又像是不敢在這沉重的氣氛中，再加上一分沉重的意味似的。

杜宇又自接道：「這聲音一停，許久許久都沒有再說話。爹爹一面摸我的頭，一面低聲叫媽媽快將我和囊兒帶走。但是媽媽不肯，反而站在爹爹身旁，大聲叫院子外面的人快些露面－－你知不知道，媽媽的武功很好－－」

她語聲一頓，淒然一笑，像是在笑自己為什麼說出這種無用的話來。

但是她這一笑之中，卻又包含著多少悲憤哩。

只聽她沉重地喘息幾聲，又道：「哪知媽媽的話還沒有說完，院子外面突地吹進一陣風，院子裏就多了兩條人影。那天晚上，月光很亮，月光之下，只見這兩人都是女的，一個年紀大些，一個卻只有我一樣的年紀，兩人都穿著一身綠色的衣裳。我一眼望著牆外，可是卻也沒有看清她們兩個人是怎麼進來的。」

管寧心中一寒：「綠色衣裳！」

只聽杜宇一口氣接道：「爹爹一見了這兩人，摸在我頭上的手抖得像是更厲害了，但仍然厲聲道：『翠袖夫人，來此何幹？』那年紀很小的女子冷冷一笑，從懷裏拿了個黑黑的鐵彈出來，砰的拋在地上，一面冷冷地說道：『我叫凌影！』爹爹見了鐵彈，聽了這名字，突然一言不發將我舉了起來，往外面一拋。我又驚又怕，大叫了起來，身不自主地被爹爹拋到牆外。」

管寧忍不住驚呀一聲，杜宇又道：「爹爹這一拋之力，拿捏得極有分寸，再加上我也練過些武功，是以這一跤跌得根本不重，我立刻爬了起來，哪知道又是咚的一聲，囊兒也被拋了出來，被拋在地上。那時他年紀極小，只學了些基本的功夫，這一跤卻跌得不輕，馬上就放聲大哭起來，而院子裏卻已響起爹爹媽媽的叱喝聲，和那女子的冷笑聲。我想跳進牆去，但囊兒怕得很厲害，我那時心裏亂得不知怎麼才好，想了想，就先扶起囊兒叫他不要哭，然後就拉著他一起跳進院子裏。」

此刻她說話的語聲仍極緩慢，但卻沒有停頓，一口氣說到這裏，管寧只道她還要接著說下去，哪知她一頓，隔了許久，卻又失聲哭了起來。

然而，她縱然不說，管寧卻已知道她還沒有說完的故事。

一時之間，他木然而立，只覺自己全身都已麻木，再也動彈不得，更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話。

夜色已臨－－

這豪富之家的四周，都亮起了燈火，只有這個角落，卻仍然是陰暗的，而那白楊木製的靈牌，在這陰暗的光線中，卻更為觸目。

這觸目的靈牌，在管寧眼中，像是一個穿著白袍的鬼魅精靈似的，不停地晃動，不斷地擴大，縱然他閉起眼睛，它卻仍然在他眼前。

而杜宇的哭泣之聲，生像是變成了囊兒垂死的低訴－－

此刻他也瞭解了囊兒垂死前還未說完的話，他知道囊兒要說的是，要自己為他爹爹復仇，不禁迷茫地低喟道：「他為我死了……我又怎能拒絕他臨死前的請求呢？何況……何況我已立誓答應了他。」

但是，這仇人，卻是曾經給了他無數溫情，無限關懷，無比體貼的人，若是老天一定叫他們之間的一人去死，他一定毫不考慮會選擇自己。而此刻，為著道義、為著恩情，為著世間一切道德的規範，他應該去殺死她嗎？他！他該怎麼辦呢？

他望著地上的長劍，又一次陷入無限的痛苦之中。杜宇緩緩地抬起頭來，任憑自己的淚珠，沿著面頰流下，抽泣著道：「我不說，你也會知道，就在那短短的一刻之中，她們已殺死了我爹爹和媽媽。自此，我雖然沒有再見過她們一面，可是她們的面容，我卻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，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－－」

最後的一句話，雖只短短數字，然而在她口中說來，卻生像是有十年那麼長久，等到她將這句話再重複一遍的時候，管寧只覺身上每分每寸的肌膚，都為之凍結住了，幾乎無法再動彈一下。

他垂下頭，再抬起來，黑暗中的人影，仍然靜靜地坐在床側，就生像是在等待著他的回答一樣。

但是，他卻不知道自己該回答什麼。

兩人面面相對，雖然彼此都看不清對方的面容，但卻聽到對方的呼吸、心跳之聲，只因此刻在斗室之中，正是靜寂如死。

但是－－

房門外突地滑進一條人影，有如幽靈一般地漫無聲息，腳步在門側一頓，突又掠起如風，倏然滑向管寧身側，手掌微拂，纖纖指尖在管寧腰邊「期門」穴上輕輕一掃，掌勢回處，卻托在管寧肋下，身形毫不停留，竟托著管寧掠向牆邊，輕輕放在一把靠牆的椅上。

這一切事的發生，確是眨眼間事，管寧只覺眼前人影一現，腰邊一麻，便已坐到椅上，等到他想驚呼反抗的時候，他已發覺自己不但真的無法再動彈一下，而且甚至連出聲都不能夠了。

杜宇一驚之下，長身而起，脫口驚呼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暗中的人影冷冷一笑，緩緩道：「你連我是誰都認不出了嗎？你不是說我的面容你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嗎？」

杜宇面容驟變，後退一步，卻又碰到床沿，撲到床上，隨後又長身而起，一個箭步，掠出五步，疾伸雙手，拾起了地上的長劍，手腕一抖，腳步微錯，目光筆直地瞪向仍然依牆而立的人影，大聲道：「你是凌影！」

黑暗中人影冷冷一笑，緩緩道：「不錯，我就是凌影！就是殺死你爹爹的人。」

杜宇失聲一喊，纖腰微扭，劍尖長引，突地一招「長河出蛟」，黑暗中猶見寒光的長劍，便電也似地向凌影刺去。

凌影輕輕一笑，腳步微錯，婀娜身影，便曼妙地避了開去。杜宇劍勢未歇，「噗」地刺到牆上，凌影又冷冷一笑道：「就憑你這點武功，要想報仇，怕……哼哼，還嫌太早哩！」

杜宇此刻目欲裂，早已忘記自己是個女孩子，扭身掣劍，刷刷又是兩招，口中大罵道：「你這賤人……你這賤人……快賠我爹爹的命來。」

縱然如此，惡劣之言，她還是說不出口，一連說了兩聲「你這賤人」，才將下面的話說了下去。

剎那之間，她已電射般發出數招。「金丸鐵劍」杜守倉昔年主持江南「大甲鏢局」，劍法暗器，一時頗負盛名。此刻杜宇急怒悲憤之下，所施展的劍法，雖仍功力稍弱，但卻已頗有威力。

哪知凌影卻將這有如長河出蛟，七海飛龍的劍法，視如兒戲一般，口中冷笑連連，身形騰挪閃展，在這最多丈餘見方的小室中，竟施展出武林中最上乘的輕功身法，將招招劍式都巧妙地避了開去。

管寧穴道被點，無助地倒在椅上，只見眼前劍光錯落，人影閃動，根本分不清誰是杜宇，誰是凌影！卻知道這兩人其中之一，毋庸片刻，便會倒下一個，而這兩個不共戴天的女子，卻是一個對他有恩，一個對他有情！

一時之間，他但覺心中如煎如沸，恨不得自己能有力量將她們制止，但他此刻卻有如泥塑木雕，除了眼睜睜地看著她們動手之外，便根本沒有其他辦法。

突地－－

又是「嗆啷」一聲，杜宇手中的長劍，竟又落在地上。

只是這次卻並非因她自己心中激動，而是因為凌影一招「金絲反手」，令她無法抵擋。

她驚呼一聲，連退三步，哪知面前的凌影，卻如影附形般迫了上來，手掌一伸，眼看明明是拍向她的胸膛，她舉手欲架，哪知腰邊卻已一麻，原來凌影的手已又先點在她的「期門」穴上。

冷笑道：「你也躺下吧。」

腳步微伸，雙手微托，身軀一轉，竟將她也托在管寧身側坐下，拍了拍兩人的膝頭，忽地低聲唱道：「排排坐，吃果果，好朋友，真快樂……」

唱的雖是兒歌，但歌聲之中，卻有無比的寂寞淒涼之意，唱到後來，竟亦自低聲地啜泣起來。

管寧只覺心中彷彿無數浪濤洶湧，一浪接著一浪地湧向他心的深處，又像是有無數塊巨石，一塊接著一塊地投向他心的深處。

他但願自己能大聲呼喊出來，更希望自己能跳起來，捉住凌影的手掌，只見凌影低低地垂著頭，低低地啜泣半晌，突地抬起頭，望向杜宇，道：「你剛才說了個故事給別人聽，現在我也說個故事給你聽－－」

她語聲停頓了許久，方自接道：「從前，有個女孩子，當她很小很小的時候，她爹爹就被一個叫『金丸鐵劍』的人殺死了，那只是因為她爹爹的名字叫做『鐵丸槍』，而那『金丸鐵劍』卻認為這犯了他的忌諱。」

管寧頭不能動，口不能言，眼珠卻向旁邊一轉，但卻仍看不到杜宇面上的表情，不禁心中長嘆，忖道：「原來此事其中還有如許曲折－－」

卻聽凌影已接道：「這小女孩子運氣不好，連個弟弟都沒有，一個人孤苦伶仃，到處要飯要了許久，才遇著一個女中奇人，把她帶回山，傳給她一身武功，而且替她報了殺父的深仇。只是她因為那『金丸鐵劍』沒有將自己殺死，所以她也就放了杜守倉的一雙兒女的生路。」

她語聲一頓，突地轉向管寧，大聲道：「你說，她是不是該報仇的？你說，你若是他的兒女，你該怎麼辦？哼哼－－只怕你此刻真的連杜守倉的兒女也一起殺死了。」

管寧呆呆地望著她，心裏也不知是什麼滋味，只見她的一雙眼睛，在黑暗中有如兩粒明星，一閃一閃地發著光。

哪知，這明星般的眼睛突然一閉，她竟突地幽幽長嘆了一聲，緩緩道：「但是，她沒有這樣做，因為她怕這樣做，會傷了另外一個人的心，這個人為了報恩，雖然想為杜守倉的女兒殺死她，但是她卻一點也不恨這個人，因為……唉，我不說這個人你也該知道。」

管寧只覺耳邊轟然一聲，那一浪接著一浪的浪濤，一塊接著一塊的巨石，此刻都化作一股無可抗拒的力量，向他當頭壓了下來。

而杜宇呢？她更不知道自己心中是什麼滋味，卻聽凌影長嘆一聲，又道：「她雖然脾氣很壞，也不是好人，但是現在她卻讓自己的仇人，和自己……自己最最喜歡的人坐在一起，而她自己卻立刻要走了，走到……很遠……很遠的地方，這為了什麼……這為了什麼……她自己也不知道。」

她說到一半，又開始啜泣，說到後來，更已泣不成聲，語聲方了，突地雙手掩面，轉身奔到門口，腳步又一頓，緩緩回過身來，緩緩走到管寧身前，緩緩垂下頭，含淚說道：「我點了你的穴道，是因為怕你在我和她見面的時候，你難以做人；我還不解開你的穴道，是因為我想要你和她多坐一會兒，你……你知道嗎？」

狠狠一頓腳，電也似地掠到門口，轉瞬便消失在門外的黑暗裏，只留下她悲哀啜泣之聲，彷彿在管寧耳邊飄蕩著。

這是一份怎麼樣的情感，又使管寧心中生出怎麼樣的感覺？

我無法描述這些，因為世間有些至真至善至美的情感、事物，本都是無法描述的。你能夠嗎？

現在，管寧和杜宇，又一次可以聽到彼此心跳的聲音了。而杜宇，卻恨不得自己的心立刻停止跳動才好，她不能忍受這份屈辱，更不能接受這份施捨的恩惠。她在心中狂喊道：「你為什麼不殺了我！」

又不禁在心中狂喊道：「總有一天，我會殺了你。」

只是她此刻根本無法說話，她心中的狂喊，自然也不會有人聽到。

門外夜色深沉處，忽地飄下數朵純白雪花，轉瞬之間，漫天大雪便自落下，寒意也越發濃重。然而這侵人刺骨的寒意，管寧卻一絲也沒有覺察到。此刻，他的四肢、軀體，都似已不再屬於他自己，只有腦海中的思緒，仍然如潮如湧，還有一陣陣微帶甜意的香氣，也像是他腦海中的思潮一樣，不斷地飄向他的鼻端。

雖然他的四肢軀體已因穴道的被點而麻痹，而這種麻痹，又使他無法感覺到任何一種加諸他身體的變化，但奇怪的是，他卻仍可感覺到此刻緊靠在他身邊的，是一個柔軟的軀體，他也知道這柔軟的軀體，和那甜甜的香氣，都是屬於杜宇的。

他想將自己的身軀移開一些，但是「黃山翠袖」的獨門點穴名傳天下，那凌影所施的手法雖然極為輕微而有分寸，卻已足夠使得他在一個對時之中，全身上下都無法動彈一下。

因之，此刻他便在自己心中已極為紊亂的思緒之中，又加了一種難以描摹的不安之感。在如此黑暗的靜夜之中，和一個少女如此相處，這在管寧一生之中，又該是一個多麼奇怪的遇合呀！

他聽得到她呼吸的聲音。她又何嘗聽不到他的？兩人呼吸相聞，軀體相接，想到方才那凌影臨去之前所說的話，各自心中，都不知是什麼滋味。杜宇悄然閉起眼睛，生像是唯恐自己的目光，會將自己心中的感覺暴露出來。

因為她自己知道，當自己第一眼見著這個倜儻瀟灑的少年，便對他有了一份難言的情感，這種情感是每一個豆蔻年華的懷春少女心中慣有的秘密，而她卻忍受了比任何一個少女都要多的痛苦，才將這份情感深深地隱藏在自己心裏。

許多日子來，她甚至連看都不敢看他一眼。她將他看成一株高枝修幹的玉樹，而自己僅是一株托庇在樹下的弱草而已。這種感覺自然是自憐而自卑的，然而，卻已足夠使她滿足，因為她畢竟在依靠著他，而他也允許她依靠。

管寧出去遊歷的時候，她期待著他回來。

於是，當她知道他已回來的時候，她便忍不住從院中悄悄溜出來，只要他對她一笑，已足以使她銘心刻骨。

但是－－

他的確回來了，卻帶回了一個美麗的少女，她看到他和這少女親密的神情，也看清了這少女竟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，呀－－這是一份多麼難以忍受的痛苦，她險些暈厥在她所佇立的屋簷下！

回到她獨居的小室，取出她父親的靈位和遺物，換上她僅有的一身緊身服裝，跪在她爹爹的靈位前痛哭默禱，她雖然未曾有一日中斷自己武功的鍛煉，但是她仍然十分清楚地知道，自己絕非人家的敵手，只是，這卻也不能阻止她復仇的決心。

哪知－－

他卻突然來了，此後每件事的發生與變化，都是她事前所沒有預料到的。而此刻，她被她不共戴天的仇人安排和他緊緊坐在一起，她心裏雖然悲憤、哀傷、痛苦，卻還有一份其他的感覺。這種感覺就是她不敢流露出來的－－她多麼願意自己能永遠坐在他的身邊，一起享受這份黑暗、寒冷，但卻美麗的寧靜！他雖然絕頂聰明，卻再也想不到她心中會有這種情感。他只是在想著凌影臨去時的眼波與身影，一幕幕記憶猶新的往事，使得這眼波與身影在他心中的分量更加沉重，他又怎會想到四明山莊小橋前的匆匆一面，此刻竟變成永生難忘的刻骨相思。

一陣較為強烈的風，捲入了數片雪花。門外靜靜的長廊上，突地響起一陣輕微的腳步聲，一個嬌柔的聲音低低呼喚著：「公子……公子……」

管寧雙目一睜，抬頭望去，只見門外黑暗之中，彷彿有了些許微光，這呼喚之聲，也越來越近，他知道這是家中的丫頭來尋找自己了。

微光越來越亮，呼喚之聲也越來越近，管寧心中又是高興，卻又有些難堪。

「她們若是見了我和『文香』這樣坐在一起，又會如何想法？」

哪知，呼喚之聲、腳步之聲，突地一齊頓住，那聲音卻低低說道：「前面是文香的房間了，公子怎麼會到那裏去了？」

另一個聲音立刻接口說道：「前面那麼黑，看樣子文香那妮子一定是因為有點不舒服所以睡了，我們還是別去吵她吧！」

於是腳步聲又漸漸遠去，在這逐漸遠去的腳步聲中，依稀仍可聽到：「可是……公子到哪兒去了呢？這可真怪，找不到他，老太爺又該……」

管寧心中暗嘆一聲，知道先前帶著自己來到此處的那個丫頭，必定沒有將此事說出來，是以她們才找不到自己。

「但是，她們若找不到我，我豈非要這樣呆上一夜？」他又不禁為之焦急：「就算她們找到了我，卻也無法將我的穴道解開呀！」

心中一動，突地想到自己在歸途上一路暗暗修習的內功心法：「我姑且試試，也許它能幫我解開穴道也未可知！」

一時之間，許多種對那「如意青錢」妙用的傳說，又復湧上心頭：「這件武林秘寶上所記載的武功，是否真的有如許妙用呢？」他暗中一正心神，摒絕雜念，將一點真氣，凝集在方寸之間，一面又自暗中忖道：「這問題的答案是否正確，只要等到我自己試驗一下便可知道了。」

真氣的運行，起初是艱難的，艱難得幾乎已使他完全灰心，他卻不知道一個被點中穴道的人暗中運氣調息，本是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，若非他得到這種妙絕天下的內功心法，便讓他再苦練十年，只怕也難以做到。

但是，毋庸片刻，他自覺真氣的運行，已開始活潑起來，上下十二重樓，行走卅六周天，他暗中狂喜地呼喊一聲，方待衝破腰邊那一點僵木處，哪知門外又復響起一陣腳步之聲，其中還夾雜著嘈亂的人聲，顯見這次走過來的人數，遠較方才為多，且也遠較方才快些。

剎那之間，門外映入燈光，腳步聲已到了門口。管寧心頭一跳，睜目望去，只見三、兩個青衣小鬟已擁著一個身著醬紫長衫的中年漢子走了進來。

屋中的景象，在這些人的眼中確乎是值得詫異的，那中年漢子驚呼一聲，倏然止住腳步，口中說道：「公子，你在這裏！」

他再也想不到，這位公子竟會在黑暗之中，和一個府中的丫鬟坐在一處，那三個青衣丫鬟更是驚得目定口呆，幾乎將手中舉著的燭台都驚得掉在地上。

杜宇暗中嬌嗔一聲，趕緊閉起眼睛。她瞭解這些人心裏所想的事，心中正是羞愧交集，恨不得自己能立刻躲到一個新開的地縫中去，哪知身側突地一動，管寧竟倏然站起身來。

管寧被點的穴道若是沒有自行解開，他此刻如不能站起來也還罷了，他這一站起來，不但自己今後惹出無窮煩惱，使得杜宇也因之受累不淺，因為這麼一來，人人都只道他是和杜宇在此溫存，還有誰會相信其中的真相呢？

那中年漢子是這豪富之家的內宅管事，此刻只道自己暗中撞破了公子的好事，垂首連退三步，心中暗道一聲：「倒霉。」口中卻恭聲道：「前廳有人來拜訪公子，請問公子是見，還是不見？」

此人老於世故，臉上裝作平靜的樣子，就像是方才的事他根本沒有看見一樣。管寧方才一驚之下，真氣猛然一衝，衝過了原本就點得不重的穴道，此刻呆呆地愕在那裏，還在為自己的成功而狂喜，直到那中年管家將這句話又重複了一遍，他方自抬起頭來，茫然問道：「是誰？」

這中年管家見他這種失魂落魄的模樣，心裏越發想到另一件事上去，暗中嗤然一笑，口中方待答話，哪知－－

門外卻突地響起一陣高亢洪亮的笑聲，哈哈大笑著道：「貧道們不遠千里而來，卻想不到竟驚破了公子的溫存好夢，真是罪過得很，罪過得很。」

中年管家、青衣丫鬟、杜宇、管寧齊地一驚，轉目望去，只見一個身軀高大，聲如洪鐘，鷹鼻獅口，重眉虎目，身上穿著一襲杏黃道袍，頭上戴著一頂尺高黃冠的長髯道人，大步走了進來，雙臂輕輕一分，中年管家、青衣丫鬟，都只覺一股大力湧來，蹬蹬，齊地往兩側衝出數步，燈火搖搖，驟然一暗，「噹」的一聲，一支燈枱掉在地上，只剩下一支火光仍在飄搖不住的蠟燭，維持著這間房間的光亮。

中年管家雖然暗怒這道人的魯莽，但見了這等聲威，口中哪裏還敢說話？只見這黃冠道人旁若無人地走到管寧身前，單掌斜立，打了個問訊，算是見了禮，一面又自哈哈大笑著道：「貧道們在廳中久候公子不至，是以便冒昧隨著貴管家走了進來，哈哈－－貧道久居化外，野蠻成性，想公子不會怪罪吧！」

中年管家心中又自一驚：「怎的這道人一路跟在我身後，我卻連一點影子都不知道！」

卻見管寧劍眉一軒，沉聲道：「在下與道長素不相識，此來有何見教？」

這黃冠長髯的道人笑聲方住，此刻卻又捋髯狂笑起來，一面朗聲道：「公子不認識貧道，貧道卻是認識公子的－－」

他話聲一頓，目光突地閃電般在兀自不能動彈的杜宇身上一掃，接著道：「公子在四明山中，語驚天下武林中的一等豪士，與黃山『翠袖夫人』的高足結伴北來，行蹤所至，狐裘大馬，揮手千金，哈哈－－如花美眷，似錦年華，江湖中誰不知道武林中多了一個武功雖不甚高，但豪氣卻可凌雲的管公子！」

這黃冠道人邊笑邊說，說的全都是讚揚管寧的言語，但管寧聽了，心中卻不禁為之凜然一驚，暗中忖道：「難道這數月以來，我已成了江湖中的知名人物？可是，我並未做出什麼足以揚名之事呀！」

他卻不知道自己在四明山中所作所為，俱是和當今武林中的頂尖高手有關，和他結伴同行的，又是名傳天下的「黃山翠袖」門人，再加上他自己風流英俊，年少多金，本已是江湖中眾人觸目的人物，等到他一路北來，而「四明山莊」那一件震動天下武林的慘案亦自傳出，他自己便已成了江湖中，許多人都樂於傳誦的人物，只是他自己一點也不知道而已。

本自難堪已極，僵坐在後面的杜宇聽了，心中亦自一動：「原來他沒有騙我，四明山中，真的曾經發生那麼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怪事。」

目光動處，只見管寧呆呆地望著這長髯道人，突地伸手一拍前額，像是恍然想起了什麼，脫口說道：「道長可就是名揚天下的『崑崙黃冠』麼？」

這長髯道人哈哈一笑，捋髯答道：「公子果然好眼力，不錯，貧道確是來自崑崙。」

杜宇心中又是一驚，她生於武林之家，又曾在江湖流浪，這名列宇內一流高手的「崑崙黃冠」四字，她自然是知道的，只是崑崙派遠在邊陲，「崑崙雲龍十八式」的身法雖然名傳天下，但崑崙派中門人足跡，卻極少來到中原，此刻他們突然現身北京，竟又來尋訪一向與武林中事無關的管寧，這又是為著什麼？卻令杜宇大惑不解了。

卻聽這黃冠長髯道人語聲微頓，突地正色道：「貧道笑天，此次隨同掌門師兄一起來拜見公子，確是有些話想來請教－－」

目光四下一掃：「只是，此地似非談話之處，不知可否請公子移玉廳中，貧道的掌門師兄還在恭候大駕！」

管寧心中暗嘆一聲，知道「崑崙黃冠」的門下此來，必定又是和四明山中所發生之事有關，暗中一皺劍眉，那青衣小鬟早已拾起地上燭台，重新點燃，此刻便舉著燭台走到門口。中年管家雖然暗中奇怪公子怎會和這些不三不四的道人有了關連，但面上仍是畢恭畢敬的樣子，引著他們走過長廊，轉過曲徑，穿過花園，來到大廳。

管寧一面行走，一面卻暗忖著道：「這崑崙黃冠此來若又提起那『如意青錢』，我又該如何答話？我若對他們說了實話，只怕他們要動手來搶，那麼一來，唉－－只怕爹爹也要被驚動。但是，我又怎能說謊呢？」

一個不願說謊的人，便常常會遇到許多在別人眼中極為容易解決的難題，他一路反覆思考，不知不覺已走入大廳。目光四掃，只見兩個道人，正襟危坐在廳中左側的檀木椅上，亦是黃衫高冠，但一個形容枯槁，瘦骨嶙峋，一個丰神沖夷，滿面道氣，和這長髯道人的粗豪之態，俱都大不相同。管寧心中一轉，忖道：「這丰神沖夷的道人，想必就是『崑崙』門下的掌門弟子了。」

這兩個黃冠道人見了管寧，一起長身而起，笑天道人大步向前，指著管寧笑道：「這位就是管公子，哈哈－－師兄，江湖傳言，果然不差，管公子的確是個風流人物，師兄，你可知道他在後院中－－」

管寧面頰一紅，心中大為羞憤，暗罵道：「人道崑崙乃是名門正宗的武林宗派，這笑天道人說起話來，卻怎的如此魯莽無禮，難道所有武林中人，無論哪個，都像強盜？」

卻見那形容枯槁的道人乾咳一聲，眼皮微抬，向笑天道人望了一眼，他目光到處，生像是有著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的神光，竟使得這飛揚跋扈的笑天道人，倏然中止了自己的話，緩緩垂下頭，走到一邊。管寧目光抬處，正和枯瘦道人的目光遇在一處，心中亦不禁為之一凜。他一生之中，竟從未見過有一人目光如此銳利的，若非親目所見，誰也不會相信這麼一個枯瘦矮小、貌不驚人的道人目光之中，會有這樣令人懾服的神采。

只見這枯瘦道人目光一掃，眼皮又復垂下，躬身打了個問訊，竟又坐到椅上，再也不望管寧一眼，而那丰神沖夷的道人卻已含笑說道：「貧道倚天，深夜來此打擾，實在無禮得很。公子如還有事，貧道們就此告退，明日再來請教也是一樣。」

這三個道人一個魯莽，一個倨傲，只有這倚天道人不但外貌丰神沖夷，說起話來亦是謙和有禮。管寧不禁對此人大起好感，亦自長揖而禮，微微含笑，朗聲說道：「道長們遠道而來，管寧未曾迎迓，已是不恭，道長再說這樣的話，管寧心中就更加不安了。」

他一面說著話，一面揖客讓坐。此刻他見了這倚天道人的神采，心中已認定他是崑崙一派的掌門弟子，是以便將他讓到上座。

哪知這倚天道人微微一笑，竟坐到那枯瘦道人的下首，笑道：「貧道隨敝派掌門師兄前來請教公子一事，但望公子惠於下告，則不但貧道們五內感銘，便是家師也必定感激的。」

管寧目光向那枯瘦道人一掃，心中動念道：「原來他才是掌門弟子。」口中沉吟半晌方自答道：「在下年輕識淺，孤陋寡聞，道長們如有下問，只怕必定會失望的。」

笑天道人長眉一軒，哈哈笑道：「貧道們不遠千里而來請教公子，為的就是此事，普天之下，只有公子一人知道，哈哈－－貧道知道，公子是必定不會叫貧道失望的。」

管寧心頭一緊，強笑著道：「道長說笑了，在下知道什麼？」

轉目望處，只見那枯瘦道人仍是垂目而坐，倚天道人仍自面含微笑，等到笑天道人狂笑聲住，方自緩緩說道：「敝師弟方才所說，確是句句實言。貧道們想請教公子的事，如今普天之下，的確只有公子一人知道！」

管寧心中雖已忐忑不已，但面上卻只得一笑接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道長只管說出便是，只要在下的確知道，萬無不可奉告之理。」

倚天道人笑道：「那麼多謝公子了。」

語聲突地一頓，目光在管寧身上凝目半晌，方自一字一句地緩緩說道：「在四明山中和公子同行的白衣人，公子想必知道他此刻在什麼地方！」

管寧一心以為他們問的必然是有關「如意青錢」之事，此刻不禁暗中透口長氣，但心念一轉，不禁又一皺眉忖道：「他們奔波而來，問那白衣書生的下落，卻又是為著什麼呢？」

俯首沉吟半晌，方自答道：「道長們打聽此人的下落，不知是為了什麼？如果……」

笑天道人突又一聲狂笑，大聲道：「貧道們打聽此人的下落，為的是要將他的人頭割下－－」

管寧心中又自一緊，脫口道：「難道此人與道長們有著什麼仇恨不成……」

倚天道人長嘆一聲，緩緩道：「四明山莊莊主夫婦，與敝兄弟俱屬知交，敝兄弟此次遠赴中原，為的也就是要和他們敘闊，哪知一到四明山莊，－－唉－－」

他長嘆一聲，倏然住口，那笑天道人卻接口道：「貧道們到了四明山莊，只見裏裏外外竟連個人影都沒有，直到後園中，才看到武當山的四個道友，在後園中幾堆新墳前面焚紙超渡，貧道們大驚之下，趕緊一問，才知道四明山莊中竟發生了如此慘事，管公子－－此事想必是極為清楚的了。」

他此刻說起話來，不但不再狂笑，神色沉重已極，生像是變了個人似的。

管寧長嘆一聲，頷首道：「此事在下的確清楚得很－－」

笑天道人袍袖一拂，倏然長身而立，大步走到管寧身前，厲聲又道：「公子雖非武林中人，那四明山莊中慘死之人，亦和公子無關。但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公子難道沒有為他們難受嗎？」

管寧又自緩緩頷首，口中卻說不出話來。

笑天道人又道：「那麼公子便該將殺死這麼多人的兇手的下落說出來，否則－－」

管寧劍眉一軒，沉聲道：「否則又怎的？」

笑天道人一捋長髯，冷笑一聲，才待答話，那倚天道人卻已緩緩走了過來，一把拉著他的師弟，含笑向管寧說道：「貧道們知道公子和那白衣人本非知交，自然也不會知道那人的可恨可惡之處－－」

管寧接口道：「是了，在下和白衣人本無知交，又怎會知道他的下落？何況－－據在下所知，四明山莊中那件慘案，亦未見得是此人做出來的，比如那『峨嵋豹囊』兄弟兩人，嫌疑就比他重大得多，道長如果想替死者復仇，何不往四川峨嵋去一趟，也許能夠發現真兇，亦未可知。」

他生具至性，雖然和白衣書生並無知交，但卻覺得此人既已傷重，自己便有保護此人的責任。再者他們覺得此事之中，必定有許多蹊蹺，想來想去，總覺這白衣書生絕非兇手，雖然真的兇手是誰，他此刻也還不知道！

哪知他話聲方了，那笑天道人卻又仰首笑起來，突地伸手入懷，取出一物，在管寧眼前一晃，厲聲狂笑著道：「你看看這是什麼？」手腕一反，將手中之物筆直地擲到管寧懷中。管寧俯首望處，只見此物竟是一個豹皮革囊，囊中沉甸甸地，顯然還放有暗器，囊上的皮帶，卻已折斷，到處參差不齊，彷彿是經人大力所斷，翻過一看，囊角旁邊，卻整整齊齊地用黑色絲線繡了個寸許大的「鶻」字。

這豹皮革囊乍看並不起眼，但仔細一看，不但皮上斑紋特別絢爛，而且囊口、囊邊，還密密繡了一排不凝目便難發覺的「鶻」字，繡工之精細，固是無與倫比，「鶻」字所用的黑色絲線，用手一摸，觸手冰涼，竟不知究竟是什麼繡的。

# 第六回 賭約

管寧目光望處，心頭驀地一跳，脫口道：「難道這就是『峨嵋豹囊』麼？」

倚天道人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不錯，就是四川唐鶻、唐鵪兄弟腰邊所佩的『峨嵋豹囊』。貧道們在那四明山莊後院之中的六角亭下，發現了這個豹囊，便知道這唐氏兄弟，也已遭了毒手。公子若說兩人亦有嫌疑，未免是冤枉他們了。」

管寧眼珠一轉，「哦」了一聲，方待說話，這倚天道人卻又道：「囊在人在，囊去人亡，四川唐門的門下弟子，百數年來，從未有一人違背過這八個字的。數十年前，唐門中的第一高手笑面追魂唐大針，為了和當代第一神偷『空空神手』的一句戲言，激怒這位神偷妙手，偷去了他身邊的豹囊，這名重武林的暗器名家竟在羞憤之下，自刎於黃鶴亭邊，使得那位『空空神手』也在唐門三大弟子的圍攻之下，中了十六處針傷，當場不治。這件事不但在當時激起了軒然大波，數十年後的武林仍在傳言不絕。管公子，你若要懷疑唐鶻兄弟未死，那你可錯了！」

他語氣極為平淡地一口氣說到這裏，話聲方自微微一頓。

然而，在他極為平淡的語氣中說出的這一段武林往事，卻聽得管寧驚心動魄、心動神馳。

倚天道人長嘆一聲，又道：「這唐鶻兄弟若非遇著力不能敵的敵人，就絕對不會將豹囊失去。他們囊既失，若還未死，也絕不會不回來尋找，是以貧道們才能斷定他們必定也已遭了毒手。而能使『峨嵋豹囊』失去豹囊、身遭毒手的人，普天之下，除了那……除了那白衣人之外，可說再也沒有一個。」

管寧緩緩垂下了頭，心中暗驚：「這白衣書生究竟是誰？聽他們說來，他竟像是武林中人人畏懼，但是－－他卻又怎會身受重傷，失去記憶，而且還中了劇毒，並且連性命都幾乎難以保全呢？」

目光動處，那枯瘦道人竟仍然垂目正襟而坐，全身上下，動都未動一下，驟眼望去就像是一尊泥塑木雕的泥偶似的，完全沒有半點活人的味道。而這倚天、笑天兩個道人，也突然住口不言，冷冷地望著他。他知道自己若不說出那白衣書生的下落，他們便不會放過他。但是，他又怎能將一個已自奄奄一息的人，交給別人宰割呢？

他暗自沉思半晌，咬了咬牙，斷然說道：「那『峨嵋豹囊』的生死、四明山莊中的慘事，說來俱都與在下毫無干係，而道長們所要知道的事，在下也無可奉告－－」

笑天道人哈哈一笑，厲聲道：「公子的意思是說公子也不知道那白衣人的下落嗎？」

管寧暗中嘆了口氣，斷然道：「正是。」

他雖然極不願意說謊，可是他更不願意作出不義之事，讓一個無法反抗的人去死。心中微一權衡，只得如此做了。

笑天道人笑聲突地一停，厲聲又道：「可是，江湖傳言，卻說公子一路同行的，還有一輛烏篷大車，車中是個傷病之人，這傷病之人是誰呢？此刻在什麼地方？管公子，這個你想必是知道的吧？」

管寧心中一驚，忖道：「原來他什麼都知道了。」

轉念又忖道：「難怪他敢說要將那白衣書生的頭割下來，原來他早知道人家已受傷，哼哼－－人家受了傷，你還要如此，未免太卑鄙了吧！」

一念至此，他心中的不平之氣便油然而生，只覺這白衣書生縱然是十惡之人，但他在如此情況之下，自己也是定要保護他的。

這種大情大性的英雄肝膽，俠義心腸，使得他日後做了許多件上無愧於天，下無怍於地，但卻有人暗中辱罵的事，也使得他的一生，充滿了光輝絢麗的色彩，直到許久許久以後，還被人們傳誦不絕。

但是這些以後的發展，自然不是他此刻預料得到的。他此刻做的事，只是他心中認為對的事。當下一軒劍眉，朗聲道：「那白衣人的確是和在下一路進京的，但到了京城之後，便有人將他接走了。至於他被接到什麼地方，在下確也無可奉告。」

他不用「我不知道」四字，卻說「無可奉告」，是因為他縱然如此，還是不願說謊。那笑天道人聽了他的話，嘿嘿一陣冷笑。哪知那始終木然而坐的枯瘦道人，此刻竟突地站了起來，沉聲說道：「管公子說的縱非實言，貧道也相信了。」

他一直閉口不言，此刻突然說出這句話來，管寧不禁為之一愕。

卻見他兀自低垂雙目，接口又道：「只是公子世家子弟，牽涉到這種武林仇殺之事中，確是極為不值。那白衣人若是死了也還罷了，他若不死，日後勢必會有許多武林中人到公子處來尋找，那麼公子豈非要無緣無故地多了許多煩惱？何況這些人也不會和貧道一樣相信你的話，公子說不知道，他們也許會在公子此處裏裏外外、前前後後搜索一遍亦未可知，要知－－公子的令尊，若是因此受了驚嚇，公子豈非成了千古的罪人？」

管寧心頭一愕，先前他還在奇怪，這枯瘦道人言不出眾，貌不驚人，不但比不上倚天道人的謙和，就連笑天道人的粗豪之氣，似乎也強勝於他，怎的他卻做了崑崙一派的掌門弟子，難道他日後還能接掌門戶不成？

但此刻聽了他說的這番話後，管寧卻不免暗中心驚。這道人不但說起話來隱含鋒銳，教人無法抵擋，而且就憑他這份「明知你說謊話我也相信」的胸襟豪氣，已足以令人心服。

他心中正自讚嘆，甚至有些慚愧，這枯瘦道人目光一張又合，突地袍袖微拂，一言不發地走出廳去。

倚天道人、笑天道人對望一眼，亦自轉身出了廳門。管寧呆了一呆，追了出去，只見院外夜色深沉，雪花已少，這三個道人竟已無影無蹤，滿地的積雪之上，連半點腳印都沒有。

這崑崙黃冠來得突然，走得更是突然。管寧呆呆地怔了半晌，一陣寒風和著雪花吹來，他激靈靈地打了個寒顫，突地想起那穴道尚未解開的杜宇，轉身奔進大廳，奔進那間暗黑的房間，凝目一望，椅上空空，杜宇竟也不知到哪裏去了。

他大驚之下，去問那中年管家，去問那些青衣小鬟，他們卻也是和他一起離開杜宇的，他們笑一笑，回答管寧說：「公子不知道，小的們更不知道了。」

杜宇到哪裏去了？她是自己走開的，還是被人所擄，又成了一個難以解釋的謎。

於是，他再次回到那間小屋，拾起地上的長劍，收起桌上的靈牌、金丸。「她若是自己走的，為什麼不將這些東西帶走？」他暗問自己。

可是，他還是無法回答。

這一夜，在管寧一生之中來說，又是一個痛苦的日子。

他回到自己的房裏，呆呆地想了許久，突地取出懷中那一串「如意青錢」來，將這十數枚青錢的柔絹一齊取出，一齊浸在水裏。

於是，在武林中隱藏了許久的秘密，便在水中一齊現出了。

這些妙絕天下的武功奧秘，使得他暫時忘去了自家的煩惱。他仔細地將這些柔絹釘在一處。第一頁，是內功的心法，他從這頁開始，廢寢忘食地研習著，除了每日清晨向父母問安之外，他足跡幾乎不出自己的書齋一步。

那白衣書生被安排在他的鄰室裏，仍然像死了一樣地僵臥著，若非還有些微弱的呼吸，任憑是誰也不會將之看成活人。

生活在豪富巨大家庭中，的確是有些好處，他生活中的一切瑣碎的事情，他父母竟完全不知道，這一雙老人還只當自己的兒子在用功讀著詩書，卻不知這名聞九城的才子，從此以後已完全跳出了舊日的生活圈子，進入了另一個新的境界。填詞、作詩、讀經、學畫，這些他本來孜孜不倦的事，此刻他竟再也不屑一顧。

因為，在新境界中的一些奧妙，已將他完全吸引住了。

他知道此刻有關自身的一切煩惱，只要他能學得這秘笈上的武功，一切便都可迎刃而解，何況躍馬橫刀，笑傲江湖，鋤強扶弱，快意恩仇，本就是他心中極為嚮往的事。他幻想著自己的武功已有所成，那麼他便可以憑著自己的力量，追尋出四明山莊中慘案的真相，找到那一去無影的凌影和杜宇，解開她們之間的恩怨。同時，他還要查出那白衣書生的身世來歷，幫他恢復記憶。那時，他若真是十惡不赦的惡徒，自己便要將他一刀殺死，然後將之送到那崑崙黃冠門下的枯瘦道人的眼前；他若是清白而無辜的，那麼自己也要去對這乾枯道人說明。因為自己曾經對這道人說過謊，是以自己便得對人家有所交代。

但是，內功的進境是緩慢而無法自覺的，連他自己也無法知道他自己內力的修為已經到了何種地步，一天，一天……

彈指之間，一個月已經過去，在這段日子裏，崑崙門下那枯瘦道人臨去之際所說的話，不時在他腦海中泛起：「……他若不死，日後勢必會有許多武林中人到公子處來尋找……他們也許會在公子此處裏裏外外、前前後後搜索一遍亦未可知……」

他焦慮著此事的嚴重性，暗地思忖：「若是爹爹真的因此受到驚嚇，那我又該如何是好呢？」

因之，這一個月雖然平靜地過去，他的心境卻是極不平靜的，但生怕自己所擔憂的事會突然而來，是以更希冀自己的武功能有速成，那麼，他便可以不再畏懼任何人騷擾了。

於是，他開始研習第二頁的「劍經」、第三頁的「掌譜」－－

對於劍術，他已略有根基，但是這「如意青錢」中所載的劍術，卻是他以前練劍時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招式，其中的每一招每一式，發出的部位，中途的變化，都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，而掌譜上所記載的掌法，卻又似乎平淡得出奇，可是等他開始研習的時候，他卻又發覺在這看似極為平淡的十數掌勢中，含蘊的變化，竟至不可思議。

又是五天過去－－

夜深人靜，巨大的宅院，籠罩在沉睡的黑暗和靜寂裏，只有後園中五間精緻的書齋仍有昏黃的燈光，與不時的響動。

書齋中的管寧伏在案前，聚精會神地低聲誦讀著面前的一冊柔絹，不時站起來，虛比一下手勢，然後眉頭一皺，再坐下來。

驀地－－

數道光華，電也似的穿窗飛來。管寧大驚之下，還未及有所動作，只聽「嗆啷」數聲巨響，這數道光華，便一齊落在地上。竟是兩柄精鋼長劍，與一口厚背薄刃的鬼頭快刀！

他心頭一凜，雙掌一按桌沿，頎長的身軀，竟越桌而過，穿窗而出。他已該足以自傲了，就憑這份身手，已不是他數月前所夢想得到的。

但是，等到身形掠到園中，園中積雪未溶的泥地上，哪有半絲人影？遠處枯枝搖曳，樹影婆娑，靜得像死一樣，更不似有夜行人行動的樣子。

他一撩長衫，跺腳而起，在園中極快地打了個圈子，然後滿心奇怪地回到書齋，暗問自己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第三天，他倦極，睡了，睡了不到三個時辰，醒來的時候，桌上赫然多了一個桑皮油紙的紙包，打開一看，裏面竟是兩隻鮮血淋漓的人耳！

又是一個大雪紛飛的早上，由城西往城東，兩旁夾列著已經凋零了的枯木的大道上，突地馳來一匹鞍轡鮮明的健馬。

馬上人黑呢風氅，黑呢風帽，帽外只留出一雙炯然有光的眼睛，和挺直而俊逸的鼻樑，讓人們仍可看出此人的英俊。

寒冷的清晨，路上行人甚少，這匹馬放肆地放轡而馳，突地轉進一條曲巷，再奔了一箭之程，勒韁在一扇黑漆大門的前面。

大門是敞開的，健馬一聲長嘶，門外立即奔出數條粗壯的漢子，一個個直眉瞪眼地往馬上人一打量，齊地喝問：「是誰？」

馬上人一言不發地晃身下馬，左手持著長鞭，右手一推風帽，一個年齡略長的漢子，面上突地露出喜色，奔前三步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臂，大聲道：「管師兄，原來是你。」

管寧含笑點了點頭，但是這笑容卻仍不能掩住他眉宇間的憂慮之色，他筆直地衝進去，一面焦急地問：「師父可在？」

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，他雙眉略展，極快地穿過那片細砂鋪地，積雪也打掃得極為乾淨的演武場。一個精神矍鑠的高大老人，已從屋中迎了出來，哈哈一笑，微帶責備地說：「回來多久了，怎的現在才來看我？」

如此嚴冬，這老者仍只穿了件絲棉短襖，腰板也挺得筆直，絲毫不見老態。他正是管寧學劍的啟蒙師父，京城中赫赫有名的武師，一劍震九城司徒文。

多日來的驚駭與不安，使得管寧再也無法專心研習，考慮了許久，他終於打定了主意－－帶著那白衣書生先去尋找那位武林中的一代神醫，治療他的傷痕。這樣，自己一離開，便不會有人到家裏來騷擾了。

此刻，他隨著自己啟蒙的恩師，並肩走入那間寬敞宏大的廳堂，想到自己以前在這裏練劍的日子，心中真是有萬千感慨。

他閃爍著，遲疑地將自己半年來的遭遇，大約地說了出來。

雖然他講得並不清楚，也不完整，卻已足夠使得這老武師驚異了，因為他再也想不到，從自己這個富家公子的徒弟口中說出的名字，竟會是連自己也只是耳聞，從來未曾眼見的武林一流高人。

這一切，幾乎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，他俯首沉吟良久，方自抬頭，沉聲問道：「寧兒，你的遭遇的確是值得驚異的，若非為師一向深信你的為人，唉－－你說的事，確是令人難以相信。」

他語聲微頓，長嘆一聲，道：「但是你知不知道，此刻你已牽涉到一件極為詭秘複雜的武林仇殺之中，你雖然回到家裏，只怕別人也不會將你放過……」

管寧心頭一凜，暗忖：「師父果然是個老江湖，對任何事都看得這樣清楚。」

一面微微頷首，把崑崙黃冠的來訪，那枯瘦道人臨走時的話，以及最近數日所遇的兩件奇事，都原原本本地說了出來。

司徒文長眉微皺，沉聲道：「那枯瘦道人想必就是崑崙門下的掌門弟子，『崑崙雲龍三大劍客』中的『嘯天劍客』了，咳－－此人到了北京城裏，老夫怎的都不知道－－」

司徒文目光一張，眉峰卻皺得更緊，接著又說道：「只是，那三口兵刃、兩隻人耳，又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管寧皺眉道：「弟子亦被這兩件事弄得莫名其妙。若是有人想以此示警，但又有誰會用自己人的耳朵來示警呢？因為弟子在家中查看了一遍，家裏並無異狀，更沒有人失去耳朵，弟子在外面一向都沒有什麼恩怨纏結之事，這兩隻人耳豈非來得太過離奇？」

司徒文俯首沉吟半晌，突地一擊雙掌，恍然說道：「此事只有一個解釋，那便是有人想在暗中對你不利，卻被另一個暗中保護你的人殺退，並且割下耳朵－－寧兒，你此次出去遊歷，結交到不少武林異人，此事倒並非沒有可能。」

管寧又自皺眉道：「弟子此次雖然相識了一兩位武林異人，但以弟子的身份，又怎能與他們談到『結交』二字，他們萬萬不會在暗中保護弟子呀，除了－－」

他心中一動，突然想起凌影來：「難道是她？她還未離開我，卻又不願和我相見－－」

一時之間，凌影的婷婷倩影，又復湧上心頭。他越想越覺此事大有可能，不禁長嘆一聲，暗中低語：「你又何苦如此呢？難道你不知道我多麼盼望再見你一面？」

司徒文目光動處，只見他突然呆呆地落入沉思裏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足以令他心動神馳的事。

良久良久，方自抬起頭來，像是自言自語，卻又非常堅決地道：「無論如何，我也不能留在家裏。」

抬起頭來，緩緩又道：「弟子離京之後，家中之事實在放心不下。但弟子如不離京，只怕煩惱更多。唉－－弟子想來想去，也想不出一個主意，師父－－」

司徒文兩道已然花白的濃眉，微微一軒，哈哈大笑著說道：「寧兒，在老夫面前，不可說拐彎轉角的話。」

管寧面頰一紅，卻聽這豪邁的老人接著又道：「你離京之後，你家裏的事，老夫自會料理，絕對不讓歹徒驚動令尊令堂兩位老人家，若是有一些武林高手尋訪於你，老夫也可以言語將之打發，你只管放心好了。」

管寧雙目一睜，喜動顏色，脫口道：「真的？」

一劍震九城司徒文一瞪目道：「為師數十年來闖蕩江湖，成名立萬，就仗著這一諾千金，難道到了老來，還會騙你這娃娃不成？」

一時之間，管寧望了望他蒼老的面容，心中又是感激，又是傾服，只見自己的師父縱然武功不高，卻不愧為頂天立地的英雄，凝注半晌，「噗」的跪倒地上，卻不知該說什麼感激的話。

司徒文含笑將他拉起來，這老人心中又何嘗不知自己這個應諾，將會替自己帶來多少麻煩，只是他只覺自己年華已老去，卻始終沒有做出一件真正足以驚動武林的事來，此刻管寧所說的這件奇詭的故事，便引發了他的雄心和興趣。這正是老驥伏櫪，其志仍在千里，只要一有機會，他還想表現一下自己的千里腳程。

管寧反手一把握著這老人寬大粗厚的手掌，憮然良久，緩緩道：「師父，弟子此次離去，歸期實不能定，家裏的一切，就……就都交托給你老人家了。」

司徒文軒眉一笑道：「好男兒自當志在四方，你只管去吧！江湖之中，盡多你們這些年輕人值得闖蕩之處，只是……」

他目光在管寧身上緩緩一轉，接著又道：「只是你這樣的裝束打扮，在江湖上太引人注意，此刻你既已捲入一件武林中的恩怨仇殺之中，行跡似應稍微避人耳目－－」

司徒文又自長嘆一聲，緩緩接道：「這也許是為師到底年紀大了，才會說出這種話，若是換了當年，唉……」他又長嘆一聲，倏然住口。管寧目光抬處，只見他一手捋著長鬚，目光遙遙望在院中一片被寒風捲起的黃沙上。這雖已暮年，雄心卻仍未老的老人，似乎在這片黃沙之中，又看到了自己昔年闖蕩江湖的豪情往事，是以萌生感慨，不能自已。

雪雖住，風卻大了。

一劍震九城門下刻苦練武的弟子，在這寒冬的清晨，仍不放棄自己練武的機會，捧出幾筐細沙，撒在積雪已打掃乾淨的廣場。

於是寒風捲起廣場上的黃沙，而黃沙又激起了這老人的舊夢。黃沙，黃沙－－

在這裏，風沙之多，風物之美，人情之厚，文采之盛，名聞天下的北京城裏的道路上所飛揚的，除了白雪，便是黃沙。

而此刻，一聲尖銳的馬鞭呼哨過來，由城內急馳出城的一輛烏篷大車之後，所激起的，卻是混合著白雪和黃沙的飛塵。

車輪滾滾，車聲轔轔，揚起的鞭梢再一次劃過凜冽的寒風，馬車出了北京城。

趕車的車夫，一襲厚重臃腫的粗布棉襖，一頂斑痕污漬的破氈帽，氈帽的邊沿，掩住他寬闊的前額，厚重的棉襖，裹起了他頎長的身軀。但是一陣風吹過，他睜開眼睛，目中的光采，卻是清澈而晶瑩的，這種目光和他的裝束，顯然是一種不能調和的對比，只是碌碌寒風道上的行人，誰也不會注意到罷了。

從城裏到城外，沒有一個人會對這卑微的車夫看上一眼。

於是他笑了，笑的時候，露出他一排潔白如玉的牙齒。

他是誰？

我不說你也該知道，他便是為了避人耳目，掩飾行藏的世家公子，九城才子，瀟灑倜儻的管寧。

辭別了一劍震九城司徒文，他心裏便少了一份沉重的負擔。對那豪情如昔的老人，他有著極大的信任之心，因之他放心地離開了家，開始了他闖蕩江湖的征途。

此刻，迎著撲面而來的寒風，他再也不回頭去看那北京城雄偉的城牆一眼。對於這淳樸的古城，他心裏有著太多依戀，因之他不忍回頭去看，也不敢回頭去看看，生怕太多的留戀惜別之情，會消磨去他揚鞭快意，闖蕩四方的壯志雄心。

「上一次離開北京城的時候－－」

顯然上次離開北京城的景況，他此刻仍歷歷在目，但是，他卻不敢再往下想了。因為，那樣他又會想起囊兒，想起杜宇，想起和杜宇有著一段難以化解的恩怨的凌影，想起她那翠綠色的婷婷身影，想起她嬌靨上如花的笑容，想起她在上一次寂寞的旅程上，所給予自己的溫情低語。

他知道，這一切又將帶給他一份難去難消、銘心刻骨的相思之苦。

韁繩一放，車行更急，他口中隨意地低詠道：「慨當以慷，憂思難忘，何以解憂，唯有杜康。」

心中卻在暗地尋思：「我該先到妙峰山上去，尋得那位一代神醫，解去這個神秘的白衣人身上的毒，唉－－那『翠袖護心丹』的確神奇，竟能使得一個毒入膏肓的人，毒雖未解，仍然昏迷，卻始終不死。看來此人再過百十年還不能獲得解毒之藥，卻也未必會死哩！」

他開始覺得世界之大，事物之奇，確不是自己能夠完全揣測。自己自幼及長，讀書何止萬卷，所得的教訓經驗，都不及在四明山中的短短一日。

一念既生，百感隨至，從這「翠袖護心丹」，他又想到了凌影。「為什麼人們常會想到自己不願去想的事？」他方自長嘆一聲，暗中再次低吟：「何以解憂，唯有杜康－－」

吟聲未了，前面突地傳來冷冷一聲斷喝：「瞎了眼的奴才，還不讓開！」

管寧斜眉一轉，抬目望去，只見前面一輛車，亦自揚鞭急馳而來，眼看便要和自己的馬車撞在一處。

他心中雖然一驚，卻仍不禁為之怒氣大作，暗忖道：「這車夫怎的如此無禮，開口便罵人『奴才』？哼哼，自己是個奴才，卻罵人奴才，這豈非荒唐之極。」

他自幼錦衣玉食，被人罵做奴才，這倒是平生首次，再加上罵他的人也是個趕車的車夫，當下不由氣往上衝，亦自怒喝道：「你難道不會讓開，哼－－真是個瞎了眼的奴才。」

兩人身行都急，就在他還罵一聲的時候，馬車已將撞在一處。

拉車的健馬「希聿聿」一聲長嘶，馬首怒昂，兩邊趕車的人心中齊地一驚，力帶韁繩，兩輛馬車同時向一邊傾，衝出數尺，方自停住，卻已幾乎落得個車仰馬翻了。

管寧微一定神，自覺拉著韁繩的手掌，掌心已滿是冷汗，若非他此刻功力已然大進，腕力異於常人，此刻結果真是不堪設想了。

另一輛大車趕車的車夫，似乎也自驚魂方定，忽地躍下車來，大步走到管寧的車前怒喝道：「你這奴才，莫非瘋了不成！」

喝聲未了，手腕突地一揚，「呼」的一聲，揚起手中的馬鞭，筆直向管寧頭臉掄去。

管寧大怒之下，軒眉怒喝道：「你這是找死！」

腰身微擰，左手屈指如風，電也似的往鞭梢抓去。

他學劍本已稍有根基，再加上這數日的苦苦研習，所習的又是妙絕天下，武林中至高的內功心法，雖苦於無人指點，而秘笈上載的武功招式又太過玄妙，是以未將遇敵交手時應有的招式學會，但是其目力之明，出手之快，卻已非普通的一般江湖武功，能望其項背的了。

再加上他本有絕頂的天資，此刻意與神會，不但出手奇快，而且攫鞭的部位、時間，亦自拿捏得恰到好處。

哪知－－

在這趕車的車夫手中的一條馬鞭，鞭梢有如生了眼睛一般，管寧方自出手，鞭梢突然一曲，「呼」的一聲，竟變了個方向，掄了過來。風聲激盪，來勢如電，竟是掄向管寧身邊的「玄珠」大穴。

若是換了數日之前，管寧立時便得傷在這一鞭之下，而此刻他也不禁為之大吃一驚，左手手腕一反、一轉，食、中兩指，突地伸得筆直，駢指如剪，電也似的向掄到自己耳邊的鞭梢剪去。這一招由心而發，雖然看來平平無奇，但其中變化之快、部位之準，在內家高手眼中，卻已彌足驚人，普通的武林俗手，便是苦練一生，只怕也不能隨心所欲地施出這種「平平無奇」的招式來。

大怒揮鞭的馬車車夫，此刻似也吃了一驚，鞭梢一垂，斜斜落下。

這數招的施出及變化，俱都快如閃電，而彼此心中，卻齊地大為吃驚。在動手之前，誰也不會想到對方一個趕車的車夫手中，會施出如此精妙的招式來。

管寧大喝一聲，撲下車去，方待喝罵，目光抬處……

那也是穿著一身厚重臃腫的棉襖，也是戴著頂斑痕污漬氈帽的車夫，鞭梢方才垂下，又待揚起，目光抬處－－

兩人目光齊地一抬，看向對方面目，竟齊地呆呆地怔住了，口中的罵，不再罵出，手中的鞭，也不再揚起。

因為，彼此目光接觸到的，都是一雙晶瑩清澈的眼睛，而他們各自心中，更是誰也沒有想到，對方是一個如此英俊挺秀的男子。

兩人目光相對，各自心中，都生出驚奇之感，愕了半晌，管寧輕咳一聲，沉聲道：「閣下行路怎的如此匆忙，幸好此番是我，若換了別人，豈非要被閣下的馬車撞死？何況，在這輛車上，坐的還是個傷病之人！」

他到底閱歷太淺，而且自幼的教養，使得他的言語談吐，都有了一種不可變移的風格，而此刻說起話來，便也如此斯文，他卻未想到此刻喬裝的身份，在一個趕車的車夫口中，怎會說出這樣的話來？

對面站著的那「車夫」，目光之中，似乎微微閃過一絲笑意，但也沉聲道：「閣下如此匆忙，幸好此番遇著的是我，若換了別人，豈非要被閣下的馬車撞死？」

他竟然將管寧方才所說的話，一字不移地照方抓藥般說了一遍，說話的神態語氣，也學得跟管寧完全一模一樣。

管寧劍眉一揚，心中雖然很是氣惱，卻又不禁有些好笑，暗自忖道：「是呀，我又何嘗不是太匆忙了些！」

他見了對方的面目，便已生出惺惺相惜之心，再加上他本非蠻不講理的人，此刻一念至此，心中怒火便漸漸平消。哪知那少年車夫的鞭梢向後一指，接著又道：「何況，在我的那輛車子裏坐著的，又何嘗不是傷病之人呢！」

此刻兩人心中，各自都已知道對方絕非趕車的車夫，到底是為什麼呢？

管寧沉吟半晌，心中突地一動，忖道：「我麻煩已經夠多，自家的事還未料得清，又來管別人的閒事作啥？何況他也沒有撞著我，我也沒有撞著他！」

一念至此，他抱拳一揖，朗聲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閣下自管請便。」

轉身一拉馬車的轡頭，便待自去。

哪知那少年車夫突地一個箭步，竄到他身前，冷冷道：「慢走，慢走。」

管寧大奇，詫聲問道：「還待怎的？」

少年車夫一手拾起鞭柄，一手捋著鞭梢，緩緩說道：「閣下先且暫留，等在下看著車中病人有沒有受到驚嚇。若是沒有，閣下自去。若在下車中的病人受了驚嚇而病勢轉劇的話……」

這少年車夫說起話來雖然口口聲聲俱是「閣下」、「在下」，像是十分客氣，但言語之中，詞意卻又咄咄迫人。

他話猶未了，管寧已自勃然變色，怒道：「否則又當怎的？」

少年車夫冷冷一笑道：「否則閣下要走，只怕沒有如此容易了。」

管寧目光一轉，忽地仰天長笑起來。那少年車夫神情不變，冷冷又道：「閣下如此狂笑，卻不－－」

管寧笑聲一頓，截斷了他的話，朗聲道：「在下如果驚嚇了閣下車中的傷病之人，便要被閣下如何如何，那麼，在下卻有一事無法明瞭，要請教閣下了。」

少年車夫劍眉微揚，冷冷道：「怎的？」

這兩人初遇之時，各個自恃身份，誰也沒將對方放在眼裏，及至此過手三招，目光相遇，發現對方竟是個少年英雄，便難免生出惺惺相惜之心，但此刻兩人心中，卻已各含怒意，說起話來，便又復針鋒相對起來。

管寧左手微抬，將頭上氈帽的邊沿輕輕向上一推，朗聲又道：「在下車中的傷病之人，若是受到閣下的驚嚇，又當怎的？」

少年車夫嘴角微撇，清逸俊秀的面目之上，立刻露出一股冷傲、輕蔑之意，雙手一負，兩目望天，冷冷笑道：「只怕閣下車中的傷病之人，再加上百個千個，也比不上在下車中的傷病之人的一根毫毛。閣下如果真的使此人病勢因驚嚇而加劇，又如此耽誤在下的時間，撇開在下不說，只怕芸芸天下，莽莽江湖中的豪強之士，誰也不會放過閣下，那麼－－哼哼，閣下如要再在江湖中尋個立足之地，真的是難上加難。」

管寧雙目一睜，作色怒道：「世人皆有一命，人人都該平等，又何嘗有什麼貴賤之分，何況－－」

他亦自冷哼一聲，雙手一負，兩目望天，接道：「在下車中的這位傷病之人，在江湖中的聲名地位，只怕比閣下車中的那位還要高上三分，那麼－－閣下，如果驚嚇了此人，耽誤了時間，又當怎地？」

兩人口中，言詞用字，雖仍極為客氣，但彼此語氣中的鋒銳之勢，卻又隨之加強。

管寧語聲一了，那少年車夫似乎愣了一愣，垂下目光，上下左右地在管寧身上凝注一遍，突地仰天長笑起來，狂笑著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，閣下這番話，在下行走江湖，倒的確是第一次聽見。十數年來，江湖中的狂徒，的確也有過不少，但卻還從未有過一人，敢妄然說什麼人的聲名地位，比天下污－－」

他一邊狂笑，一邊嘲訕，說到這裏笑聲突地一頓，目光瞥處，冷然望著管寧，一字一字地緩緩說道：「閣下可知在那輛車中的傷病之人，究竟是什麼人物嗎？」

管寧自第一次見著那白袍書生，便覺此人絕非常人，後來見到那些武林中人，遇著此人，亦大有驚嚇畏懼之態，再加上聽到這些人說出的話，便可斷定這白袍書生的來歷不凡，是以他方才說出那番話來。

但經這少年車夫如此一說，管寧心中的信念卻不禁為之搖動起來，暗忖道：「這少年車夫神態軒昂，面目英挺，武功又似極高，看來並非是碌碌之子，但他對車中那人，卻都如此推崇。如此揣測，他車中那傷病之人，或許真是武林中泰斗一流人物亦未可知？」

管寧對武林中人物，本來一無所知，就連「四明紅袍、黃山翠袖、羅浮彩衣、武當藍襟－－」這些早已震動天下的名字，直到四明山中那慘案發生之前，他也沒有聽過，是以他此刻心中便難免忐忑不安，生怕自己方才的大膽斷言，真的變成了這少年車夫所嘲訕的「狂夫妄語」。

少年車夫目光如電，看到管寧此刻面上的神情，又是仰天大笑幾聲，道：「閣下此刻若然承認自己方才所說的話，不足為信，而且將之收回，那麼區區在下念閣下年紀還輕，江湖閱歷更淺，也不與閣下計較這些，只要在下車內的人仍然無恙，閣下便可自管上路。」

他這幾句話的嘲訕之意更加濃重，狂笑聲中的輕蔑之態更為明顯。

一時之間，管寧只覺自己心中突地大為激盪起來，竟是不能自已，哪裏還有什麼顧忌？劍眉一軒，怒道：「在下車內之人究竟是誰，閣下並不知道，閣下此刻便已斷言如此，是否太嫌狂妄……」

他語氣一頓，卻根本不給那少年說話的機會，便又極快地接著說道：「不錯，誠如閣下所說，在下年紀還輕，閱歷更淺，但在下車中之人，卻萬萬不可和在下同日而語。」

少年車夫眉角一挑，冷冷道：「真的？」

管寧重重「哼」了一聲，接道：「你我如此相爭，爭得再久，亦是無用，不如大家都將自己車中坐的是誰，說將出來。如此一來，便立刻判出高下，豈非遠比你我空白在這裏花費唇舌要強勝千萬倍？」

少年車夫手中馬鞭一揚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好極，好極。」

笑聲驀地一頓，語氣倏然變冷，又道：「只是在下說出了車中之人的姓名，閣下自認此人的地位的確高於閣下車中之人許多，那麼－－嘿嘿，閣下又當如何？」

管寧目光一轉，冷冷說道：「在下若是輸了，只要閣下吩咐一聲，在下就是赴湯蹈火，也定要為閣下做到。閣下若是輸了，也得俯首聽命於在下。」

少年車夫雙掌又自一擊，大笑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，此舉兩不吃虧，果然公正已極。在下若是輸了，閣下便是叫在下立時去死，在下也不會皺一皺眉頭。」

管寧胸膛一挺，大聲道：「正是如此！」

少年車夫笑聲未絕，突地拋去手中馬鞭，緩緩伸出右掌，微微一舉，帶笑說道：「君子一言。」

管寧立刻大聲接道：「快馬一鞭。」

極快地伸出手掌，只聽「啪啪啪」三聲極為清脆的掌聲，兩人已互擊三掌。

這兩個少年一是名門巨富之子，素有才子之譽，文名震動河西，風流名傳九城，「騎馬倚斜橋，酒樓紅袖招」，卻又有著一身武功，滿腔豪氣，正是濁世中的佳公子。

而另一個卻是一代武林宗師之子，自幼習得家傳絕技，一出江湖已震動武林，揚鞭快意，撫劍高歌，也是莽莽江湖中的翩翩俠少。

這兩人至此刻，雖是一以文名，一以武名，但卻都是文武雙全，少年揚名，春風得意的少年弟子，各有滿腔豪氣的人物，本來掩飾行藏，還應唯恐不及，但此刻兩人竟意氣相爭，而彼此也都將對方看成自己的對手，是以各不相讓，竟將自己的切身利害，忘得乾乾淨淨，訂下這樣的賭約。兩人三掌擊過，彼此心中，卻都不免有些緊張，但誰也不會將這份緊張的心情，形諸神色。

管寧冷冷一笑，道：「閣下此刻，總該將那輛車中的人究竟是誰，說出來了吧？」

少年車夫亦自冷笑道：「此舉是閣下所倡，自應閣下先說－－」

目光一轉，忽又長笑道：「其實誰先誰後，又有何妨？閣下如果堅持，在下先說便是。」

他腳步緩緩移動一下，方待說出，管寧忽的心中一動，大聲道：「你我今日之事，不管誰勝誰負，都不得對第三者說出，這並非在下－－」

他語聲猶自未了，那少年車夫已自接口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此話雖然閣下不對在下說明，在下卻也要如此說的。」

突地緩緩轉過身軀，走到他剛才所駕的烏篷大車旁邊，一面又道：「口說無憑，眼見方信，在下說出車中此位前輩的名號，閣下也許不會相信，可要在江湖上稍微走動過的人，見到這位前輩的形狀，卻萬萬沒有不認得的。」

他伸出手掌，向車內一指－－

管寧心頭突地一跳，想到車中之人若真的極負盛名，自己也未必知道，心中方自暗罵自己的魯莽，但轉念一想，想到那公孫左足曾對自己說過的「武林十四高人－－四明紅袍，黃山翠袖－－」心中便安然忖道：「那公孫左足，亦是武林十四高手中的人物，可是在那白袍書生的手下，竟絲毫顯不出自己的武功，這車輛之中，若真是武林十四高手中的人物，武功地位，一定比不過我車內那白袍書生，這車中的人若非十四高手，只怕更不足論了。」

一念至此，他心中寬然一笑，只聽那少年車夫手指車內，緩緩說道：「此位前輩，便是名列宇內一流高手的『君山雙殘』，天下污衣弟子的統率人物，君山丐幫之首，公孫左足公孫大先生！」

他一字一字地將「公孫左足」四字說了出來，眉梢眼角，神情得意異常，只當管寧聽了這名字，必定會出現驚嚇之態。

目光轉處，只見管寧面上神色果然一愕，他得意地微笑一下，緩緩道：「閣下行走江湖，想必也聽過這位前輩的名頭吧！這位前輩在武林中的聲名地位，是否比－－」

他極為得意地緩緩而言，哪知－－

他言猶未了，管寧突地仰天長笑起來，笑聲中的得意之情，竟比他還要濃厚。他心中一驚，暗忖道：「難道他車中坐的人，竟比天下丐幫幫主公孫左足還要強上三分？」轉念一想，又不禁安慰自己：「但普天下，若要找出一個比公孫左足還要高強的人物，簡直太不可能，何況這少年武功雖然不弱，卻也未見高明，言行舉止之間，更像是公子哥兒，哪裏會結交到什麼武林高人？他車中之人，縱然在武林中有聲名地位，卻又怎會強過『君山雙殘』？」

卻聽管寧長笑聲中，朗聲說道：「公孫左足公孫幫主的聲名，在下的確是如雷貫耳，但是－－」

他話聲一頓，那少年車夫縱然如此想法，卻仍忍不住脫口問道：「但是怎樣？」

管寧暗暗一笑，朗聲道：「但是這位公孫幫主見了在下車中的那位前輩，只怕還要退讓三分。」

少年車夫果然為之一愕，低聲道：「真的？」

突也大笑起來：「那麼閣下請將此人的名號說出便是。」

他心中實在不信這少年所駕車中之人，會強於「君山雙殘」，只當管寧是在危言聳聽，是以故意又笑數聲。

管寧笑聲一住，沉聲道：「這位前輩的名諱，在下雖不知道，但在下卻可斷言，此人的聲名地位，一定要比那『君山雙殘』公孫左足還強上幾分，因為－－」

他眼見公孫左足與白袍書生動手時的情形，是以此刻說話，心中極為泰然，絲毫沒有牽強之處。

但那少年車夫聽在耳裏，卻笑得越發厲害，笑聲中的輕蔑嘲訕之意，亦復露出，狂笑道：「閣下若是以為這番話能夠騙得到人，那只怕也只能騙騙三尺童子，卻騙不到我太－－」

目光一轉方自接道：「卻騙不到我吳布雲。」

管寧怒喝道：「我管寧雖非武林知名之士，卻也不是狂言妄語之輩。方才所說的話，如有半字虛言，必遭暴斃。至於閣下是否相信，在下卻管不到了！」

少年車夫「吳布雲」笑聲一頓，冷冷道：「閣下若非和在下有賭約之事，那麼閣下便是說這車中之人是當今皇上，在下也管不著，只是此刻閣下要想欺騙於我，那卻說不得了－－在下此刻只問閣下一句，方才閣下所訂之約，是否算數？如果閣下言而無悔的話，在下便要請閣下做一件事了！」

管寧大怒之下，方待怒喝，但轉念一想，自己連個姓名都說不出來，哪能怪得了人家不信？一時之間，心中頓生一種被人冤枉委屈之感，呆呆地愕了半晌，望著這少年吳布雲面上輕蔑之色，真恨不得自己能在自己胸口打上兩拳。長嘆一聲，心中突地一動，伸手一拍前額，朗聲說道：「口說無憑，眼看方信。閣下既然不信在下的話，在下便說千百句亦是無用，只是－－」

他亦自轉身走到車前，打開車窗，又道：「閣下自稱是久歷江湖的人物，或許能認得這位前輩亦未可知？」

吳布雲遲疑一下，嘴角微帶訕笑地走到車旁，此刻天光甚亮，照著這條無人的道路，天空上覆蓋著的白雲燦爛如銀。

他慢條斯理地沿著管寧的手指向車內一看，只見這輛外表看來毫不起眼的大車裏，裝飾得竟是十分舒適華麗，車內平鋪著一塊木板，板上鋪的卻是十分柔軟的絲棉錦墊，墊上醬紫色的錦褥之中，靜臥著一個面容蒼白、頭巾已落、髮髻鬆亂、呼吸微弱得幾乎令人不能分辨他是生是死的中年男子。

他心中一動，目光凝注，只見這中年男子面目瘦削清，雙眉如劍，鼻挺如雕，嘴唇薄削而秀逸，一雙眼睛，卻合在一處。

這人的面目他似乎相識，又似乎陌生。他仔細地再望上兩眼，心中突地一動，想起一個人來：「難道是他？」

但是，對這個猜測，他卻又覺得簡直令人難以置信。

寒風吹過，他激靈靈打了個寒顫，倒退三步，突地一把拉開車門，閃電般拉出這位白袍書生的一隻左手，目光微掃，突地大喝一聲，旋身一掌，向立在身側的管寧打去。

這一掌擊來，確是大出管寧意料。他方才見了這少年吳布雲的舉動，心中本已大覺奇怪，不知道這少年拉起人家的左手看什麼。此刻一掌打來，他心中更是大吃一驚，匆忙中撤身一退－－

這一退，卻又令他自己大吃一驚。

這條路本是官道上的一條分支，路本不闊，行人更少，管寧出城之際，心中思潮紊亂，根本沒有注意到路的方向，只是任意馳馬而奔，才會誤打誤撞地來到這條路上。

兩個冒著風雪的行人，恰巧從道上行來，見到前面的道路上，突地有人影斜斜飛起，飛過兩丈開外，驚得心頭一凜，連忙將胯下的青騾勒住，再也不敢前行一步。

管寧忙亂之下，撤身一退，身形竟突地離地躍起，這一躍之勢，竟然遠達兩丈，越過道路，停在道旁的亂石叢中。

他學劍三年，對於輕功一道，卻始終未得入門，雖因年少好奇，對輕功有所偏愛，但學來學去，卻也不能使自己一躍之勢遠及一丈。

此刻他心中自然難免被自己的身法所驚，他卻不知道自己在這數月之中，所研習的內功心法是何等奧妙，莫說是他這種武學已稍有根基，天資聰明絕頂，又復無比刻苦研習的人，便是一個普通村夫壯漢，得到這種能以引起天下武林中無數高人垂涎的武功秘笈，三年之後，也能成為一個足以在江湖闖蕩的人物，何況是他呢？

吳布雲一掌落空，猛地一旋身軀，便面向管寧，口中大喝道：「先前我只知道你是個磊落正直的少年，卻想不到你竟和這種惡魔混跡一處。看來公孫前輩口中所說的無恥少年，也必定就是你了。今日你既遇著了我，哪裏還有你的命在……」

隨著這怒罵之聲，他頎長的身軀，已自轉到管寧身前，手掌連揮，掌影飄忽，已自閃電般地向管寧擊出兩掌。

這少年吳布雲幼得家傳絕學，在今日武林中，雖非一流頂尖高手，武功卻已足以傲視大半江湖豪客，此刻他激怒之下攻出的兩掌，不但去勢如風，掌風之猛烈，更是驚人。

一劍震九城，雖然在京城武師中亦非庸手，但他的成名之因，僅是因著他如雲的豪氣和滿腔的熱血而已。管寧既在他的門下，雖然極蒙寵愛，但他本身的技藝有限，自然也無法將管寧教成如何出色的人物。何況武功一道，本無幸致，除了像「如意青錢」上這種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，不知經過多少研習和探討，方自發現一條捷徑的無上武功心法之外，若想在短短三年之中，武功便有所成，那簡直無異於緣木求魚，痴人說夢！

是以管寧雖然在這數月之中，得以研習「如意青錢」的內功心法，但終究無法與這幼傳家學，苦練多年的吳布雲相比。

吳布雲這兩招一發，管寧只覺滿天掌影，有如泰山北斗一般，帶著無比強烈激盪的風聲，向自己壓了下來。

剎那之間，他但覺這種掌影風聲，是自己所無法抗拒的。

他幾乎想閉上眼睛，無言地來承受這一掌，但是一種潛意識之中的求生本能，卻使得他身形猛地又是一退－－

果然他又自避開這漫天而來的兩掌，稍一定神，他方待大聲喝問，哪知人家根本不給他喘息的機會，掌風又自襲來。

吳布雲方才大怒揚鞭，卻被管寧三兩下巧妙的手法擋了回去，他自然不會知道那只是管寧由心隨意而發，偶得妙訣的佳構，只當管寧也是個武林中後起年輕一代中的高手。

但此刻交手之下，正是俗語所云：「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沒有。」他雖然年輕，但對人對敵的經驗已不少，一見之下，便將管寧武功的深淺了然於胸，心中自也穩操勝算。

他與「君山雙殘」本有極深的關係，而又從公孫左足口中，聽到一些足以令他對管寧生出殺機的話，此刻他下手自然不再容情。

他雙掌交錯，掌勢連發，管寧卻只有連退，避其鋒銳。眨眼之間，管寧情勢已越加危殆，而他們兩人的身形，也已遠離道路，來到一片秋收過後，早已荒蕪的麥田之上。

十一月後，北京城裏城外，便已降雪，雪勢稍停又降，始終沒有真正地歇過一段時期，此刻這片麥田上積雪未融，自是滑不留足，管寧慌亂之下，腳步突地一個踉蹌－－

本就並不晴朗的天空，驀地飄過一片陰霾，這難道也象徵著大地上又將發生悲慘之事嗎？

吳布雲腳步微錯，倏然欺身而上，手掌微揮處，食、中二指，突地有如出匣之劍一般，電射而出，急地向管寧前胸「璇璣」、「將台」兩處大穴點去。

哪知他掌到中途，管寧眼看已跌倒的身軀，突地向後一仰。

吳布雲這一招雖又落空，但管寧失足之下，全身便已俱在他掌勢籠罩之中。此刻管寧縱是與他相若的對手，先機一失，只怕也再難逃出這一掌之危，何況管寧武功本就非他敵手。

此刻勝負之分，立時之間，便可分判。吳布雲冷笑一聲，手腕一反，五指微分，「五弦齊張」，倏然又是一招。

他心中已操勝算，知道管寧再逃不出自己的掌下，是以這一招去勢並不迅急。哪知管寧眼看這一招當胸擊來，竟然不避不閃，反而一挺胸膛，迎了上去，口中冷冷說道：「好一個無恥的匹夫！」

他明知吳布雲這一掌之勢，必非自己所能抵擋，但卻不避反迎，又突地罵出這句話來，吳布雲不禁為之一愕。

要知道管寧天資絕世，聰明超人，他雖從未有過與人交手對敵的經驗，但在這種生死存亡繫於一線之際，他的絕頂聰明，卻幫他作了個無比明確的抉擇。他明知自己已定然無法避開這一掌之勢，是以不避反迎，而他突地罵出這句話來，卻是為了激發吳布雲的少年好勝之心。

吳布雲掌到中途，突地一頓，他這全力而發的一掌，竟能隨心而止，其內力掌式的運用，端的是曼妙而驚人的。

管寧只覺對方掌緣已自觸及自己胸際時，方自突然撤力，而吳布雲已自含怒喝道：「你罵的是誰？」

管寧哈哈大笑，大聲道：「閣下方才賭約之事，雖然輸於在下，但此刻閣下武功遠勝於我，大可將在下一掌擊死，那麼－－」

他又自狂笑兩聲，接道：「普天之下，便再也無人知道閣下曾經輸於在下，也再沒一人會要閣下遵行方才賭約之事。嘿嘿－－閣下果然是聰明人。只是閣下既然如此聰明，怎的卻不知道我罵的是誰呢？」

管寧雖非畏死貪生之輩，但自古一死，皆有泰山鴻毛之分。若是為忠義之事，讓他死去，他便萬萬不會因之變色。但如此刻不明不白地死在吳布雲手中，豈非太過冤枉不值！

是以他方自說出這般尖刻的話來，那吳布雲聽了果然為之一愕，剎那之間，面目之上，由白轉青，由青轉紅，伸出的手掌，也緩緩垂了下去。管寧冷冷一笑，昂然笑道：「閣下這一掌怎的又收了回去－－」

只見吳布雲胸膛微一起伏，似乎暗中長嘆一聲，但劍眉隨即一揚，雙目直視，亦自昂然道：「君子一諾重於千金，我認得你車中的人，武功確是高於公孫前輩，是以你此刻只管說出一事，我無不照辦。」

管寧心中暗讚一聲：「這吳布雲出言果然是個昂藏男子，磊落俠士。」

目光抬處，只見吳布雲目光一凜，突地現出滿面殺機，接著又道：「公孫前輩的武功地位，雖然不如那廝，但是個上無愧於天，下無怍於地的大英雄，大豪傑，怎可與那萬惡的魔頭相比！我－－我吳布雲直恨不得食其肉，寢其皮－－」

管寧心頭一凜忖道：「難道這白袍書生真是個萬惡不赦的魔頭？難道那四明山莊中的慘案，真是他一手所做？唉……管寧呀管寧－－你自認正直聰明，行事但求心安，若反而變成助紂為虐之徒，豈非無顏再見世人……」

他心中正自矛盾難安，卻聽吳布雲又接道：「此刻你趕緊說出一事，無論我是否能夠辦到，都一定為你盡力去做，然後－－哼哼，我再將你和這魔頭一起置之死地。」

管寧暗自長嘆，又仔細地回憶一遍，對那白袍書生的信心，已自減去三分，當下閉起眼睛，把自己在四明山莊所見所聞又仔細回憶一遍，突地睜開眼睛，說道：「閣下如此說法，果然無愧是個君子。」他語聲微頓，暗中一咬鋼牙，斷然接道：「此刻在下要叫閣下做的事，便是請閣下將在下車內的那位武林前輩，帶到妙峰山去，尋找隱居那裏的一位神醫，治癒他的傷勢，然後閣下的行事在下就管不得了。」

要知管寧從凌影口中，得知妙峰山隱居著一位奇人，能治天下各種病毒，但那位奇人究竟是誰，到底住在哪裏，如何才能見到這位奇人，求他治癒白袍書生的病毒，他卻一點也不知道。

而他思潮反覆之間，自己又下了決心，無論此事的真相如何，也要先將白袍書生的病毒解去，記憶恢復。

此念一決，他便斷然說了出來，抬目望去，卻見這少年吳布雲面色大變，不言不動地呆立了半晌，方自緩緩說道：「我看閣下少年英俊，身手又自不弱，將來在武林中的前途，正是大有可為。」說到這裏，他語聲突然一頓，目光轉向那烏篷車，狠狠向車中盯了兩眼，又自接道：「閣下可知在這輛大車中的人，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嗎？」

管寧隨著他目光一轉，但見他目光之中，滿是怨毒憤恨之色，心頭又自一凜，垂首沉吟了半晌，微喟一聲，搖了搖首，說道：「我這人對這位前輩的姓名來歷，確是一點也不知道，但－－」

吳布雲冷冷一笑，接口說道：「閣下既與此人素不相知，卻又為何如此盡心盡力地相助於他－－」

緩轉過目光，凝注在管寧的身上。

一時之間，管寧又為之呆呆地怔住了。沉吟良久，卻尋不出一句回答的話來。要知道他本是大情大性的熱血少年，心中有著一種迥異於常人的豪心俠氣。他與那白袍書生，雖然一不沾親，二不帶故，但自覺自己既已答應幫他恢復記憶，便該做到。再者，他身經四明山莊發生之事，再三思考，總覺得此事，其中大有蹊蹺，絕非表面上所能夠看出，亦絕非這白袍書生所為。

這種判斷中雖然有一部分是出自他的直覺，但多少也有著事實根據，尤其是那六角亭中突然現身，擊斃囊兒的瘦怪老人，大廳中突然失去的茶杯……件件都令他心生疑惑。

但是此刻他卻不能將這些原因說出，因之他呆立半晌。吳布雲冷冷一笑，已自接道：「你可知道，此人有生以來的所做所為，沒有一件不是大大超出天理國法之外？普天之下的武林中人，也沒有一個不將此人恨入骨髓的。而閣下卻對此人如此，豈非是為虎作倀？此事若讓天下武林人知曉，對閣下可是大為不利，那時－－嘿嘿，不但閣下日後因之受損，只怕性命也難保全－－」

兩人俱是年少英俊，自然難免惺惺相惜。吳布雲雖從公孫左足口中，聽得一些辱罵管寧的話，以為管寧與那白袍書生狼狽為奸，但此刻，他見管寧與此白袍書生真是素不相識，是以才苦口婆心地說出這番話。

哪知他目光抬處，卻見管寧雙目茫然望著天空，像是根本沒有聽到他這番話似的。管寧呆了良久，突地垂下目光，問道：「閣下既對他的事蹟知之甚詳，大約對此人的姓名來歷也知道了？」

吳布雲冷哼一聲，緩緩說道：「此人的姓名來歷，日後你自會知道。」語氣中充滿怨恨，言下之意，竟是連此人的姓名都不屑說將出口。

管寧呆呆一愕，嘆道：「閣下既然不願說出此人姓名，在下自也無法相強。但閣下賭約既輸，閣下若是遵行諾言，便請閣下將在下等帶到妙峰山去，拜見那位神醫，否則閣下只管自去，在下也不勉強。」

他見這少年吳布雲對那白袍書生如此憤恨，心中突然覺得自己不該這樣勉強人家做自己極為不願做的事。

吳布雲劍眉一軒，怒道：「方才我說的話，你難道沒有聽到嗎？」

管寧又自長嘆一聲，道：「閣下所說的話，在下自然不會沒有聽到。但在下曾對此人有過允諾，此事說來話長，閣下如果有意傾聽，在下日後再詳細說給閣下知道，無論如何，在下都要將他的傷勢治癒。」

他說來說去還是如此，吳布雲目光凝注，默默地聽著他的話，突地狠狠一跺腳，轉身走到自己車前，倏然躍上前座。

管寧只見積雪未融的道路上，被他這右腳一跺之勢，竟跺落了個深沉的坑，心頭暗駭，轉目望去，吳布雲手腕勒處，馬車一轉，已自緩行，不禁為之暗嘆一聲，亦自上了自己的馬車，帶起韁繩向前走去。

哪知身後突又傳來吳布雲冷冷的呼喝之聲：「閣下要到哪裏去？」

管寧轉頭望去，吳布雲馬車竟又停下，心頭一動，口中喝問：「閣下要到哪裏去？」

吳布雲突地躍下車來，飄身一躍，俯身拾起地上馬鞭，腳步輕點處，身形倒縱，頭也不回，竟又落回馬車前座，口中一面冷冷喝道：「妙峰山！」

管寧大喜道：「閣下可是要帶在下一起去？」

吳布雲面上木然沒有任何表情，目中的光采，卻像困惱已極，冷哼一聲，皺眉喝道：「難道在下還會失信於你不成？」

管寧極目前望，前面天色瞑瞑，似又將落雪，右手一帶韁繩，躍下車來，將馬車緩緩轉過頭，跟在吳布雲的馬車之後。

但聽吳布雲口中兩聲長嘯，揚起馬鞭，兩輛馬車，便自向前馳去。他嘯聲之中竟似乎充滿怨恨之意，又似乎是心中積鬱難消。管寧心中一動，忖道：「難道此人心中，也有著什麼難以化解的心事？」

走盡小路轉入官道，天色變得越發沉重。

是以官道雖闊，行人卻不多，這兩輛馬車，還可並肩而行。管寧轉目望去，吳布雲仍然一言不發，目光低垂下，兩道被氈帽邊沿蓋在下面，幾乎隱約難見的修長劍眉，也自深深皺在一處。

「他究竟有何心事呢？我叫他做的，亦並非什麼困難得難以做到的事呀？」

管寧心中正自暗地尋思，吳布雲卻又冷冷說道：「妙峰山離此已不遠，未至彼處之前，我卻有幾件事要告訴於你。」

他一清喉嚨，神色忽地變得十分鄭重，緩道：「妙峰山雖是一代名醫所居，卻實無異於龍潭虎穴，你我此去，不但吉凶難料，而且是否成功，亦未可知。就憑你身上的這點武功，要想見到此人之面，實在是難如登天，就算是我－－哼，也只有三分把握，你切切不可將此事看得太過容易。」

管寧緩緩點了點頭，心中卻大感驚異，暗忖道：「醫者仁心，本應以救人活命為天職，他卻又怎的將之說得如此兇險？」

卻見吳布雲似乎又暗中一嘆，目光遠遠望向昏暗蒼穹的盡頭，又道：「你並非武林中人，當然不會知道江湖上此刻表面看來平靜，其實卻已掀起一陣巨浪。武林中各門各派，甚至一些久未出山行道的掌門高人，也都紛紛離山而出。這為了什麼，我不說你也該知道。」

管寧心中一動，脫口問道：「難道就是為了四明山莊中所發生之事？」

吳布雲哼一聲，道：「正是。而且我還要告訴你，你車中之人，此刻已成了武林中眾矢之的，至於閣下嘛－－哼，也是武林中人極欲一見的人物，其中尤以終南、羅浮、武當、少林，以及太行這些門派，各有門人死在四明山莊之中，自然更不會放過你們。」

管寧心頭一凜，變色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「為什麼？」吳布雲低喝一聲，突地冷冷苦笑起來，一面說道：「武林中誰不知道四明山莊中傷殘的武林高手，個個俱是死在你手中那個魔頭的手下？不說少林、武當等派與此事有著切身的關係，便是點蒼、崑崙等派，也都將挺身而起，為此事主持公道。此刻兩河一帶，早已成了風雲聚會之地，你車中那人武功雖高，但是他能抵擋得了天下武林高人聯手嗎？」他笑聲一頓，突地長嘆一聲，又自垂下目光，沉聲道：「我此刻將你等帶到妙峰山求醫，此事若被江湖中人知道，只怕我也難逃－－唉！」他朗聲道：「前面青簾掛起，容我先謀一醉，再去妙峰山如何？」

管寧揚鞭跟去，心中思潮又如潮而生。他倒並非因為聽了吳布雲的話因而擔心自己的生死安危之事，而是擔心自己不知能否將四明山莊中所發生之事的真相揭開。此事直到此刻，仍然是隱沒於五里霧中，連一絲可以追尋的線索都沒有。他暗中低語：「那突然失蹤的蓋碗，到底是誰偷去的？六角亭中突現怪異老人，到底是誰？獨木橋前的暗器人影，是否峨嵋豹囊？白袍書生是何時何地中的毒？所中之毒，又是何人所下？」

這些事除了那白袍書生或可為他解答一二之外，便是誰也無法解答，而這白袍書生偏又失去記憶，連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他長嘆一聲，抬頭望處，酒家已經到了。「何以解憂，唯有杜康。」

他大步走進酒家，卻踉蹌走了出來，撲面的寒風吹到身上，已不再能令他感到寒意。回首一望，吳布雲蒼白的面色，此刻已變得通紅。兩人在這小小的酒鋪中，一言不發地各自喝了些悶酒，此刻心中卻已熱血沸騰起來。喝酒的時候，這兩個衣衫襤褸的少年，自然不會受到青睞。吳布雲安之若素，管寧卻是生平第一次遭受到如此冷淡的滋味，因之他離去時便擲出一錠白銀，令店小二震驚和巴結。此刻他大步走到車旁，突地大聲道：「吳兄，方才你對我說了幾句話，此刻我也要對你說幾句－－」

他亦自一清喉嚨，朗聲又道：「第一，我雖不知道公孫前輩怎樣受的傷－－」

吳布雲冷哼一聲，接口道：「公孫前輩所受的傷，便是因為他心痛手足之傷殘，奮而和那魔頭拼命，真氣大大受損，風寒侵體，再加上心情悲憤，因之內外交侵倒在荒山之中，若不是碰巧遇著了我，只怕這位公道正直、磊落俠心的前輩俠士，便也要死在你們的手下。」

管寧狂笑一聲，大聲道：「死在我們的手下－－嘿嘿，吳兄，你卻是大大地錯了。小弟我－－固然與此事毫無關係，便是我車中的那人，若要取公孫左足的性命，也早已取了，哪裏還會等到現在－－」

吳布雲劍眉一軒，方待答話，管寧卻又一揮手掌，極快地接著說道：「我還可與吳兄擊掌為誓，日後無論如何，我也得將此事的真相尋出。我車中的那位前輩，如真與此事無關，那麼－－嘿嘿，我倒要看看哪位武林高人對此事如何交代。」

吳布雲冷喝道：「如果是他幹的？」

管寧右掌一握，重重一拳，打在自己的左掌上，朗聲道：「他如真是此事的罪魁禍首，那麼在下便要將他殺死，為那些屈死的武林高人復仇！」

吳布雲冷笑一聲道：「你要將他殺死，嘿嘿－－嘿！」

輕身上馬，揚鞭而去，再也不望管寧一眼。

灰瞑陰暗的天空，果然下起雪來了。

# 第七回 遍地奇人現

管寧和吳布雲兩人都有了三分酒意，此刻揚鞭上道，車馬馳行更急。管寧雖覺自己心中有許多話想對吳布雲一談，但車聲轔轔震耳，他即使說了出來，人家也無法聽到，便只得將這些話悶在肚裏。

北方的冬天之夜，來得特別早，既而暮雲四合，管寧抬首望處，前面暗影幢幢中，似有燈火點點。他知道前面必然是個不小的市鎮，只是他雖然世居京城，卻不知道這小小的市鎮的地名是什麼，更不知道此地距離自己的目的地還有多遠，微一顧盼間，馬車又馳出數丈，只聽「呼」的一聲，迎面而來一片風雪，深沉的夜色中，突地衝出兩匹健馬。

這兩匹馬來勢之急，當真是有如電光一閃，管寧一驚之下，只道又要蹈方才和這少年吳布雲撞車的覆轍，口中大喝一聲，緊勒馬韁，哪知眨眼之間，這兩匹馬卻已擦身而過，得得的蹄聲中，遠遠傳來一陣笑罵之聲。

「怯小子，怕什麼，爺們不會撞著你的。」

聲音高亢，一口陝西土音，顯見得又是來自燕趙的武林豪強之士。

管寧微一定神，劍眉微軒，側首道：「吳兄，你可看清方才那兩人長的是什麼樣子？」

哪知目光動處，卻見吳布雲竟深垂著頭，頭上的氈帽邊沿也拉得更低了，聽到管寧的話，頭也不抬，只在鼻孔裏低低哼了一聲，沉聲道：「人家的事，不管為妙。」

管寧不禁為之一愣，不知道這本來豪氣如雲的少年，此刻怎的變得如此忍氣吞聲，呆呆地愣了半晌，車馬又自緩緩前行。

哪知－－他們馬車方自前行，夜色中竟又衝出兩匹健馬，這兩匹馬來勢彷彿更急，管寧一帶馬韁，這兩匹馬上的騎士，身手果然亦是矯健無倫，竟又從管寧車側的路隙擦身而過。在這剎那之間，管寧凝目而望，只見這兩匹馬上的騎士，一身錦緞勁裝，滿臉虯髯，夜色中雖然看不清面目神情，但卻足夠看出他們的剽悍之色。人馬遠去，卻又傳來他們的怒喝聲。

「你們這是找死嗎？兩輛車並排走在道上，若不是……」

風雪之聲，雖然使得他們怒罵聲漸漸隱沒，但管寧卻已不禁為之大怒，轉過頭去，方待怒罵，哪知目光動處，卻見吳布雲的頭竟彷彿垂得更低，一言不發地帶起韁繩，越過管寧的馬車向前駛去，竟生像是遵命不敢並排而行。

管寧心中既驚且怒，對這少年吳布雲此刻的態度，大大不以為然。

驀地－－一陣風雪吹過，前路竟又馳來兩匹健馬，這兩匹馬一左一右，自管寧車側揚鞭而過。夜色之中，只見馬上的騎士，亦是一身華麗錦緞的勁裝，亦是滿臉虯髯，亦是神情剽悍，身手矯健，竟和前行的兩個騎士，像是一個模子裏鑄出來似的。

管寧雖有三分酒意，此刻神志亦不禁為之一清，揚起馬鞭趕了上去，又走到吳布雲車旁，轉過身去，沉聲問道：「吳兄，你可看出這六匹馬走得大有蹊蹺？他們分明是一路而來，卻偏偏要分成三撥而行，而且馬上人的裝束樣子，也都不像是好人……」

他滔滔而言，自覺自己的江湖歷練，已是大非昔比，一眼之下，即能分辨出事情的蹊蹺來。

哪知他語聲未了，吳布雲突又低低哼了一聲，沉聲說道：「別人的事，少管為妙，閣下難道沒有聽見嗎？」

他仍然低壓著氈帽，頭也不抬。方才那六匹健馬擦身而過，他竟連看都沒有看一眼，人家的怒罵，他也像是根本沒有聽見。

而此刻，他又對管寧說出這種話來，語氣彷彿甚為焦躁不安。管寧聽了，心中既是難受，又是憤怒，呆呆地發了一會兒愣，卻聽吳布雲似乎在自語著道：「怎麼只有六騎……還有兩人……唉……」

踏雪聲、車輪聲，使得他的語氣根本聽得不甚清，然而他這種人，竟有異於常態的神情舉止，卻又使得管寧大感驚奇，心中暗地尋思：「難道他知道方才這六騎的來歷？難道他不願見到他們？難道這六騎是他的仇家？可是……可是他方才自語著的話，又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他想來想去，也得不到解答，心中暗嘆一聲，又自暗忖：「此人與我萍水相逢，我又何苦如此費心猜測他的事？唉！我自己的事已經足夠煩惱了。但是……此人的來歷，倒確有些奇怪，我看他和我一樣，心中也必定有著一些難以化解的心事。」

思忖之間，他們兩輛大車，都已踏上這小小的市鎮間一條青石鋪成的街道，此刻辰光雖不甚晚，但這小鎮早市已收，行人很少，道旁的店鋪，都已收店，只有一間酒鋪中，還不時散發出酒香熱氣，和一陣陣的喧嘩笑語之聲，為這已將躲於死寂的小鎮，添了幾分生氣。

兩人心中各有心事，誰也沒有說話，眼看已將走到街的盡頭，吳布雲突地轉身道：「今夜大概已趕不到妙峰山了，就算能夠趕到－－」

他突然住口不言，長嘆一聲，接道：「我們在這裏歇息一夜，好嗎？」他此刻語氣又變得極為平靜，雖然對管寧已不再稱呼「閣下」、「兄台」，但卻顯得甚為親近。管寧展顏一笑道：「悉聽尊意。」

卻見吳布雲倏地勒住韁繩，躍下了車，向路旁一個行人低聲詢問了幾句，又自上車前行，一面回過頭來，朗聲道：「這王平口鎮上一共只有一間客棧，就在前面不遠。」

管寧「哦」了一聲，心中才恍然知道這個小小的市鎮便是王平口。

「到了王平口，妙峰山就不會太遠了。」他精神一振，抬目望去，前面轉角處一道白粉牆，牆上寫的四個大字，果然就是「安平客棧」。

客棧中自然還有燈光一但是大門卻已關了。這麼早關門的客棧，管寧還是第一次見到，眉頭微皺，躍下馬車，轉身說道：「我們敲門。」

吳布雲似乎又躊躇了半晌，但管寧此刻卻已砰砰敲起門來。此次他重入江湖，心中早已決定，自己若不將一些困擾都全部化解，自己便不再回家，因之他滿心之中，俱是沸騰的熱血，飛揚的豪氣，正準備用這熱血和豪氣，在江湖中闖蕩闖蕩，做一番事業出來。這種心境自和他上次出來遊歷時的心情大不相同，因之他此刻的行事，便也和昔日迥然而異。

他拍門的聲音很響，但客棧中卻久久沒有應聲。他心中一動，暗道：「難道這客棧中也出了什麼事不成？」

要知道他這些日子以來，所遇之事，件件俱是超於常軌之外，是以他此刻對人對事的想法，便也不依常軌。

哪知－－

他方自動念之間，一個一面揉著眼睛的店小二，彷彿剛剛睡醒的樣子，打開了大門，口中嘟囔道：「客官，那麼晚了，外面可冷咧！您快趕著車進來吧！」

這睡眼惺忪的店小二，這一成不變的老套話，將管寧心中一些不安的想法全都擊破，他不禁暗笑自己的大驚小怪，趕著車進了門。客棧的大門永遠是那麼寬闊，他可以毫不費事地將大車趕進去，轉身一望，吳布雲卻仍站在門外，似乎在想著什麼心事。

等到吳布雲緩緩將大車趕進去的時候，那店小二卻似已露出不耐煩的神色，不住地催促著道：「外面這麼冷，兩位車裏要是有人，就請下車，要是有貨，也請拿下來。這裏的房子保證寬敞，兩位要是－－」

吳布雲冷冷一哼，道：「你先帶我們看看房，車裏面沒有人也沒有貨。」

店小二長長「哦」了一聲，管寧心中一動，暗忖道：「還是他做事仔細。」

跟著店小二三轉兩轉，卻見這家客棧的每一個房間，都是門窗緊閉，全無燈火，不知是不是沒有人住，抑或是裏面的人都已睡著了。只見吳布雲滿面提防之色，跟著他一直走到最後的一間跨院，管寧暗中一笑，忖道：「原來此人遇事也和我一樣，有些大驚小怪。想這小小的鄉村客棧中，又會有什麼事值得他如此提防？」

一腳跨進院子，這院子裏的客房裏面，燈火卻竟是亮著的，映得這小小的院落一片昏黃。

走上台階，他抖落滿身的雪花，吳布雲卻已筆直地推門走了進去。管寧目光一轉，卻見店小二滿面的睡態，此刻竟已變成一臉詭笑地望著自己，管寧心頭不禁為之一跳，只覺得那店小二在身後一推自己的肩膀，冷冷喝道：「朋友你也進去。」

管寧一驚之下，已知道自己今日又遇著非常之事了，斜著身子衝進房間，只聽得一個低沉渾濁的聲音冷冷說道：「好得很，好得很，又來了兩隻肥羊。」

管寧劍眉一軒，抬目望去，房中迎面一張八仙桌上，並排放著三枝蠟燭，桌上放著幾柄雪亮的刀劍，被燭火映得閃閃發光。

桌旁有五個反穿皮衣的彪形大漢，這低沉渾濁的語聲，就是從其中一個面帶刀疤、敞開皮領的漢子口中說出的。

這景象一入管寧之目，他陡然省悟：「這是打劫。」

轉目望去，只見吳布雲竟仍低著頭，一言不發地站在門邊，而房門兩側，也一邊一個站著兩個手持利刃的漢子，目光眈眈地望著自己。轉目再一望，房中靠牆的椅上，一排坐著三個穿著皮襖的肥胖商人，滿面驚懼之色，身上也似在不住顫抖，抖得連他們身下坐著的椅子都簌簌地動了起來。

這三個不住顫抖著的肥胖商人旁邊，是一個其瘦無比的瘦小漢子，站在這些肥胖的商人旁邊，兩相對比，管寧只覺此人之瘦，實在瘦得生平未睹，再加上他穿著的一身黑緞衣衫，一眼看去，更覺此人猥瑣無比。他一動也不動地坐在椅子上，抬頭淡淡看管寧一眼，便又垂下頭去，就生像是一隻靜待人家宰割的黑色羔羊。

管寧目光從這瘦人身上移開，眼前卻突然一亮。在這瘦子身側的一張茶几另一邊，竟坐著一個滿身羅衣的少婦，頭上竟梳的是一絲不亂的「菩薩幔」，髮分三縷，最下的一縷，像一片蟬翼般，緊緊貼在她那瑩白如玉的粉頸上，第二縷卻在她耳後那一雙明珠耳環稍高的地方，左右分挺出兩片圓而小巧的翼。

第三縷自然是在第二縷的上面，亦作圓形，也是從左右兩邊斜展出去，若從身後望去，便彷彿是一隻四翅的蜻蜓。但管寧此刻站在她身前，卻覺得有如仙子頭上的雲霓，加上她滿頭的珠翠、青山般的黛眉、秋水般的明目，其美豔真是不可方物。

管寧再也想不到此時此地會見著如此人物，目光呆呆地凝注半晌。這少婦秋波一轉，輕輕從管寧面上飄過，又自顰眉垂目。然而管寧卻已心頭一熱，只覺這少婦目光之中，有一種無法描敘的感覺，趕緊避開目光，連她身後的小鬟都不敢側首再看一眼。

對面的牆角，卻坐著兩個華服錦衣的老者，每一人手中拿著一杆煙管，煙管翠綠，竟似是翠玉所制。這兩個老人面無表情，動也不動地坐在椅上，讓人無法猜透他們的心意。

老人身側，卻是一個遊方的和尚。和尚穿著一襲破舊的灰布袈裟，雙掌合十，垂首而坐。滿屋之中，只有這方外之人，似乎因為自己身無長物，不怕人家打劫，是以神色也最是鎮靜。

管寧目光在屋中一掃，雖然他目光移動得很慢，但也不過是剎那間事。

先前發話的那彪形大漢，銳利的目光，冷冷地盯在管寧身上轉了兩轉，冷哼一聲，粗魯地又道：「羊雖是羊，可是不肥，倒害得爺們為你白耽誤了些時間。」砰的一拍桌子，長身站了起來。

管寧雖早已覺得此人身材極為彪壯，他這一長身而起，卻仍不禁為之暗吃一驚，此人身材之高大，仍自嚇人。管寧在友朋輩中，素有長人之譽，但與此人一比，卻仍矮得太多。但是此人打在桌上的這一掌，聲音雖重，卻不驚人，管寧目光微睨，偷偷又望了吳布雲一眼，卻見他頭竟越發垂得低了，一點也沒有要反抗的樣子，心中不禁大奇：「難道我們也要被這班強盜欺侮一番不成？」

要知道他此刻早已躍躍欲試，想憑著自己的身手，將這班強盜趕走，救一救房中這些束手就縛、毫無反抗的「肥羊」，見了這滿身羅衣、滿頭珠翠、楚楚動人的少婦，心中更是大生豪氣，縱然他武功不及這些強盜，也會拼上一拼。

但是吳布雲此刻的情態，卻又使他大生驚疑之心。微一遲疑間，這彪形大漢又自厲聲喝道：「兄弟深夜之中，把朋友們叫到這裏來，為的是什麼－－嘿嘿，我想朋友也都是瞎子吃雲吞，肚子裏早有數了。」

他賣弄了這麼一句自認為極為風趣的話，像是極為得意，濃眉一揚，仰天大笑幾聲，笑聲突地一頓，目光一轉，坐在他身側的兩個漢子，立刻隨之大笑了起來。這彪形大漢冷冷一哼，又道：「光棍眼裏不揉沙子，兄弟自問兩眼不瞎，一見了各位，就知道各位都不是窮人，嘿嘿－－非但不是窮人，而且還都是大大的闊人，因此兄弟也不惜冒很大的風險，在這王平口鎮上，嘿嘿……哈哈，兄弟一向很聽從聖人的話，知道良機萬不可失，像各位這種身份，這麼有錢的闊人，今天竟都會住在這小小的王平口鎮上這間破落廟一樣的客棧裏，實在是老天爺要幫我鐵金剛的忙，要我鐵金剛發財，兄弟我怎能辜負老天爺的一番盛意呢？」

他一口氣說到這裏，越說越覺得意，「砰」的一拍桌子，又自仰天大笑起來。這一次站在門口的兩條漢子，坐在桌旁的四條大漢，也都立刻隨聲大笑了起來。

管寧見了，心中又是氣惱，卻又有些好笑，手肘微屈，偷偷在吳布雲肋下一撞，哪知吳布雲卻生像是沒有感覺到，仍自垂首而立。

這彪形大漢名副其實的「鐵金剛」，濃眉一揚，大笑著又道：「各位在這房子裏一共有十多個人，而兄弟們也只來了十多個人，在這房子裏的，卻只有六個。兄弟我鐵金剛的名頭在兩河一帶，雖然是響噹噹的，亮閃閃的，可是－－嘿嘿－－哈哈，各位卻不一定知道，那麼各位就會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裏，管寧耳邊，突地響起吳布雲極為低沉輕微的語聲：「不要亂動，這裏全是……」

吳布雲的話說到這裏，也立刻住口，仍然垂著頭，動也不動地站著。

管寧心中更加驚疑，愣了一會兒，只見這「鐵金剛」還在說道：「……因此兄弟現在就露一手給各位看看，也叫各位雖然破財，心裏卻不會覺得太冤枉。嘿嘿－－我鐵金剛做事，一向漂亮，雖然現在就可以動手，但是－－哈哈，卻還是要叫各位舒服些。」

語聲一頓，這志得意滿的彪形大漢，突地伸手抄起桌上一柄摺鐵快刀，手腕一抖，刀光點點，「刷」的一聲，向桌上並排放著的三枝蠟燭削去，刀光一閃，宛如厲電，燭光一搖，仍然明亮，只見「鐵金剛」手中的這口快刀，竟停留在桌旁的一個大漢咽喉之前不到三寸之處，刀光猶在不住顫動。

管寧心頭一凜，暗道：「草莽中果然不少好漢，這漢子雖然魯莽，刀法卻端的驚人。」

轉目望去，四座之人，顫抖的仍在顫抖，垂目的仍然垂目，合十的仍然合十，誰也沒有動一動，而這「鐵金剛」卻又哈哈笑道：「各位都是有錢人，大概不會知道兄弟這一手刀法的好處，可是－－」

他目光一轉，在身側的那些漢子身上一掃，又道：「兄弟們，你們可都是練過三天把式，你們總該知道哥哥我這一手刀法的好處吧！」

語聲方了，那些大漢立刻轟然道：「高，真高，大哥這一手刀法真高。」

一個漢子輕輕站了起來，輕輕伸出手掌，用食、中二指，輕輕將面前的蠟燭一夾－－

這根蠟燭竟已斷做兩截。

「鐵金剛」哈哈大笑幾聲，那漢子將拿起的半截蠟燭，將斷處用火一燒，又輕輕放了上去，再拿起另兩截蠟燭，燒了燒，接了上去，方自一拍巴掌，大笑著道：「一刀砍斷蠟燭，這可不難，我馬老二都能做到，可是一刀砍斷蠟燭後，燭光不滅，蠟燭不倒，這份巧，這份快－－嘿嘿，叫我馬老二再練上十年，呀，可也辦不到了。」

他一面搖首，一面稱讚，管寧卻在心中暗笑一聲，忖道：「此人姓馬，對拍馬屁一道的功夫倒的確不錯。」一面卻暗道：「只是這『鐵金剛』的刀法確也驚人，我只怕亦非此人敵手呢！」

要知道管寧此刻根本不知道自己武功的深淺，是以難免生出此想。只見這馬老二語聲一頓，那「鐵金剛」突地手腕一揚，刀光又是一閃，「噗」的一聲，他手中的摺鐵快刀竟然脫手飛出，不偏不倚地插在房中的屋樑上。

「鐵金剛」又是仰天一陣狂笑，那馬老二立刻大聲道：「就憑我們大哥『神刀手鐵金剛』這手玩意，叫各位花點銀子，總不冤枉吧！」

管寧目光一轉，屋中的人，神態仍無變化，只有那三個商人，身上的肥肉，彷彿抖得更厲害了。

「鐵金剛」仰天大笑了幾聲，笑聲又自一頓，突地冷冷說道：「天氣如此寒冷，各位早些將銀子拿出來，也該去睡覺了。」

目光轉向那羅衣少婦，語氣之中，更加了二分輕薄之意，又道：「尤其是這位娘子，生的如此嬌嫩，若被凍壞了身子－－嘿嘿－－哈哈，我『鐵金剛』可是賠不起的。」

羅衣少婦顰眉閉目，螓首微垂，連耳上的珠環，都沒有動一下。她身後的青衣小鬟，柳眉卻似微微一揚，但目光一轉，卻也垂下頭去，依然站在這少婦身側，亦是弱不禁風之態。

她神情間的這細微變化，卻恰巧被管寧看在眼裏，他心中不禁為之一動。只見「鐵金剛」笑聲未絕，大步走了出來，轉目四望，大笑又道：「各位不是有錢人，也是大大的好人，兄弟今宵無事，各位卻給兄弟消遣了這樣久，兄弟此刻再不動手，可真有點不像話了。」

那三個肥胖商人，抖得更是厲害，頭也垂得更低，哪裏還答得出話來？

「鐵金剛」面上神情，突地一凜，滿是森寒之意，剎那之間，還滿面笑容的「鐵金剛」竟變成滿面殺意，緩緩的又接道：「可是你們帶來的三口箱子，裏面卻只有些衣服，你們的銀子，想必都是帶在身上的了。」

三個肥胖商人仍然垂著頭，「鐵金剛」濃眉一揚，突地一把將當中一人筆直地拉了起來，另一隻蒲扇般的巨掌，在他全身上下一搜，突地哈哈一笑，從這已被嚇得滿面土色的商人腰邊，解下一條寬約半尺的皮帶，一面笑道：「原來都在這裏！」

將皮帶解開一看，皮帶的夾層之中，果然俱是成疊的銀票。

他狂笑著手腕一震，這肥胖的商人，像是渾身上下都再也沒有一絲力氣，「噗」地倒在椅上。馬老二早已跟住上前，接著皮帶，放在桌上。「鐵金剛」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你們兩位難道還要兄弟親自動手嗎？」

管寧動也不動地站在門前，心中卻是大為不安。先前吳布雲在他身旁說的那句話，使得他直到此刻還未有所動作。

此刻，他心中卻不禁又是不平，又是焦急，又是驚疑，暗暗驚道：「這吳布雲年紀雖輕，卻並非膽小畏事之人。他此刻如此做法，到底是何用意呢？這『鐵金剛』如此跋扈驕橫，我真該和他拼上一拼。看他如此對待人家，他若對那女子亦是無禮，又待如何？何況－－我懷中尚有那本秘笈，又怎能被他搜去！」

他越想越覺自己不應再袖手而觀，目光抬處，卻見吳布雲此刻竟已退到門角，垂首而立，「鐵金剛」卻已將另兩個肥胖商人的錢袋，拿了過來，放在台上，轉身走到那黑衣瘦漢的身前，伸手一摸他身上的衣衫，口中「嘻」的一聲，搖首嘆道：「兄弟身上穿著的這件衣服，料子可真不錯呀！兄弟一生之中，從來沒有穿過這種衣服－－」

又自搖首嘆道：「可惜太小了一些！太小了些－－」

目光突又一凜，沉聲說道：「只是兄台的行囊之中，已有不少銀子，那麼兄台的身上，只怕也少不了有些值錢的東西吧？」

這黑衣瘦漢長身而起，目光在四下緩緩轉動一遍，嘴角竟然露出一絲像是充滿譏嘲之意的笑容，一言不發地走到那張八仙桌旁，從懷中掏出一個翠綠的翡翠鼻煙壺、數張銀票、幾錠金元寶，輕輕放到桌上，轉身走回自己的座位，一言不發又坐了回去，閉目養起神來。

見了他這種神態，「鐵金剛」竟不禁為之愣了一愣，拿起那鼻煙壺摩挲半晌，口中又自嘻嘻稱讚著道：「真是好東西，好東西，就憑這就值千把兩銀子。」

語聲一頓，又狂笑起來，大聲道：「弟兄們，我早就知道今天這筆買賣不小。你們看著吧，還有值錢的東西在後面呢。」

大步走到那羅衣少婦身前－－

那羅衣少婦身軀微微一動，向後一退，頭上環佩「叮噹」一響，這高貴美麗的少婦，身形就只這微微一動，姿態之美，足以眩人心目。

剎那之間，管寧心中熱血沸騰，只覺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該眼看著這樣一個婦人，受到如此粗俗的莽漢凌辱。

他劍眉微軒，便待不顧一切地衝上前去，哪知身後衣角突地被人一拉，耳際又響起吳布雲輕微而低沉的聲音，說道：「莫動！」

他腳步輕輕移動一下，終於頓住，只覺那羅衣少婦的秋波，似乎輕輕向自己一掃，他面孔一紅，自覺自己如此畏縮，實在不是大丈夫的行徑，心中大生羞愧之感，便也緩緩垂下頭去。

哪知－－

突地響起一個嬌美無比的聲音，一字一字地緩緩說道：「你要幹什麼？」

管寧大奇之下，忍不住抬首望去。只見這羅衣少婦，已自抬起頭來，面對那有如巨無霸一般的「鐵金剛」，緩緩又說道：「你要幹什麼？」

她一連問了兩句，只問得這「鐵金剛」呆呆地愣住了，似乎說不出話來，過了半晌，方自哈哈數聲大笑道：「小娘子，我要幹什麼，你難道不知道嗎？」

馬老二雙手一拍兩股，聳著雙肩走了過來，笑著道：「我們大哥要的是什麼，你難道不知道嗎？不過－－嘻嘻，你要是……要是……嘻嘻，我們大哥不但不要你的珠寶銀子，也許還要送你兩個也未可知。我們大哥可是有名的慷慨呀！你要是不信，嘻，去問問北京城裏的小金黛就知道。」

這馬老二滿臉諂笑，滿嘴粗話，管寧劍眉一軒，心中大怒，卻見那羅衣少婦抬著頭，一張宜喜宜嗔的嬌面上，神色絲毫末變，伸出春蔥欲折的一隻纖纖玉手，輕輕一攏鬢髮，又道：「這話是真的呢，還是假的？」

「鐵金剛」又為之一愣，方自哈哈笑道：「當然是真的，誰還騙你不成？」

羅衣少婦突地掩口噗哧一笑，笑得頭上環佩叮噹作響。

「鐵金剛」呆呆地望著她，忍不住大聲道：「小娘子，你笑些什麼？」

羅衣少婦笑聲未住，嬌聲說道：「我笑的是你！」

這少婦美如天仙，笑得更是令人目眩心蕩。這「鐵金剛」出身草莽，幾曾見過如此美貌的婦人？幾曾聽過如此嬌美的笑聲？不知不覺，竟看得呆了，先前那種剽悍跋扈樣子，此刻竟已蕩然無存，目光呆呆望著這少婦，緩緩道：「你笑的是我？我又有什麼可笑？」

管寧見著他這種神態，心中真是哭笑不得，轉目望去，房中各人，除了那些彪形大漢目光俱都痴痴地望在這羅衣少婦身上之外，別的人仍然是先前的神態，動也不動一下，他心中不禁更加奇怪，知道自己今日又遇著了一件奇事。

只見這羅衣少婦笑聲一斂，緩緩放下玉掌，嬌聲又道：「我笑的是你實在太笨，既想要錢，還想要人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你自己呀，最多最多也只能再活一個時辰了。現在你要是聽我的話，對這屋裏的每一個人恭恭敬敬地磕上三個頭，然後乖乖地爬出去，也許還能保住一條小命，否則－－」

她又只嬌笑一聲，中止了自己的話。「鐵金剛」面色一變，倒退一步，大喝道：「你說的是什麼？」

管寧心中一動，卻見這羅衣少婦又自垂下頭去，再也不望那「鐵金剛」一眼，而「鐵金剛」的一雙虎目眨也不眨地望在她身上，一雙巨掌，一開一闔，掌上指節，格格作響。

這高大雄偉的「神刀手鐵金剛」，被少婦的輕輕幾句話，說得像是呆子似的呆了許久，方又大聲狂笑，大聲道：「好好，我倒要看看我『鐵金剛』今日是怎麼死法。可是我就算要死了，也得先把你和水吞到肚子裏。」

手掌一伸，骨節又是一陣格格作響，他竟伸出一雙巨掌，筆直地向這羅衣少婦抓去。

管寧心頭一跳，卻見這少婦頭也不抬，卻又噗哧一笑，緩緩道：「你要是再不出手，眼看我一位婦道人家被人欺負，我可就要罵你了。」

管寧心中又是一跳。

「難道她說的是我？」

當下心胸又是一陣激盪，卻見這「鐵金剛」突地虎吼一聲，雙臂一揚，目光一轉，大喝道：「是誰？是誰？難道這裏還有什麼高人？」

走到那黑衣瘦漢面前，大喝道：「是你？」

張口「呸」的一口濃痰，吐在這黑衣瘦漢腳前，罵道：「你配？」

黑衣瘦漢閉目養神，生像是根本沒有聽到他的話似的。

鐵金剛一個虎跳，轉身來到對面坐著的兩個華服老人身前，上下望了兩眼，又大喝道：「是你？」

這兩個華服老人垂著頭，亦是無動於衷。「鐵金剛」又是「呸」的吐出了一口痰，一面大罵：「老不死的！」

又自猛一轉身，撲到那三個肥胖商人的面前，大罵道：「三隻豬！」

張口一口痰，竟自吐到當中一個商人身穿的錦衣之上，便又轉身一撲，筆直地躍到管寧面前，目光像利剪般地在管寧身上一掃，突地一把拉著管寧的衣襟，大罵道：「難道是你，是你這小兔崽子？就憑你也能把我鐵金剛弄死，哈哈－－哈哈－－」

一時之間，管寧只覺心中熱血上湧，再也顧不得一切，方待出手。

哪知－－那羅衣少婦突又咯咯嬌笑起來，緩緩地說道：「我從一數到十，你要是還不死，我就隨便你怎麼樣？」

「鐵金剛」大喝一聲，放開管寧的衣襟，像個瘋子似的，撲到這少婦身前道：「你數數看！」

羅衣少婦淡淡一笑，輕輕說道：「一！」緩緩一掠雲鬢：「二！」放下玉掌，一理衣襟：「三！」

她笑聲嬌美，語聲清麗，然而聽到管寧耳裏，卻不知怎的，連管寧心中，都起了一陣難以描述的慄悚之感，忍不住激靈靈地打了一個寒噤。

「鐵金剛」更是面色灰白，連退三步，退到桌旁，那羅衣少婦卻已輕輕一笑，含笑說道：「四！」

「鐵金剛」突地大喝一聲，轉身抄起桌上的一柄長劍，劈空一劍，大喝道：「你數到十，我若還是未死，我便要將這房子裏的人個個殺光！」

羅衣少婦嬌笑著道：「你要是安安穩穩地坐在椅上，也許我數到『十』的時候，你還能剩下一口氣，可是你要還是像瘋子似的這樣暴跳如雷的話，只怕我還沒有數到『十』，你已經要倒在地上了。」

她說話的聲音仍然如此嬌美，「鐵金剛」大喝一聲，怒罵道：「你要是再說一句，我就先把你一劍殺死，那時你就莫怪我鐵金剛沒有憐香惜玉之心－－」

羅衣少婦仍然嬌笑著道：「你先解開衣裳看看－－」

噗哧又是一笑，輕輕道：「五！」

「鐵金剛」面色一變，一手握劍，卻用另一隻蒲扇般的巨掌，一把撕開自己的衣襟－－

燈光之下，只見這滿身虯筋糾結，有如銅澆鐵鑄般的「鐵金剛」的下腹前，一片銅色肌膚之上，竟整整齊齊地印著一大一小，一深一淺，一黑一紫，兩個深入肌膚的掌印。

管寧目光動處，再也忍不住心中驚異之情，竟脫口驚呼一聲，他無法想像這兩個掌印是何時印上的。

轉目望去，吳布雲卻仍垂著頭，無動於衷，生像是這一切事的發生，都早已在他的意料之中。

而那些肥胖商人、黑衣瘦漢、華服老人、枯瘦僧人，此刻竟也仍然木無表情。那些彪形大漢，一個個面如土色，「鐵金剛」俯身望到自己身上的掌印，更是驚得如受雷擊。

只聽到這房間裏的粗重呼吸之聲，此起彼落。

突地－－那羅衣少婦又自輕輕一笑，劃破這沉重的空氣，她竟又笑著說出：「六！」

嗆啷一聲，「鐵金剛」手中的長劍，落到地上，他有如金剛般的身形，也開始搖搖欲墜，口中喃喃低語道：「黑煞手……黑煞手！紫手印……」

羅衣少婦一雙秋波，含笑望著這驚魂欲絕的「鐵金剛」，口中笑道：「七！」

「鐵金剛」一手扶著桌沿，一手按著下腹，面上神色，倏青倏白，在這搖搖燭火中，難看已極。他掙扎著大喝一聲，厲聲道：「是誰？是誰？我鐵金剛有眼無珠，不識高人……」

他走到管寧身前，聲音已變得有如梟鳥夜啼般淒厲，慘呼著道：「難道是你？是不是你？……」

噗的一聲，龐大的身形，推金山，倒玉柱，跌倒在管寧面前。

管寧雖對這「鐵金剛」大有惡感，此刻亦不禁為之聳然動容，呆呆地愣在當地，卻說不出話來，耳邊只聽得那羅衣少婦又自緩緩道：「你不要再問是誰了，反正這屋中之人，倒有大半以上可以在舉手之間，置你於死地的－－」

秋波一轉，在肥胖商人、黑衣瘦漢、華服老人、枯瘦僧人，及管寧、吳布雲身上一掃而過，又笑道：「你說是嗎？」

管寧只覺心頭一凜，忍不住又激靈靈打了個寒戰，只見那些先前飛揚跋扈的彪形大漢，此刻一個個面如土色，呆如木雞地站在桌旁，望著在地上不住呻吟的「鐵金剛」。剎那之間，管寧心中突地大生惻隱之心，對那羅衣少婦的如此冷酷，也不禁大起反感。他先前也想不到這樣高貴嬌美的少婦，竟會有這樣一副比鐵還硬的心腸。

突地－－屋角響起一聲清朗無比的佛號：「阿彌陀佛！」

接著一陣微風，燭火一搖，窗格一響，身影一花，那羅衣少婦又自咯咯笑道：「想不到昔年一指殲八寇，單掌會群魔的少林神僧『無珠』大師，此刻心腸也變得如此慈悲了，竟連個死人都不敢看！」

地上掙扎呻吟的「鐵金剛」突地低吼一聲，緩緩爬起，連連道：「在哪裏……無珠大師在哪裏？」

轉目望處，那兩個華服老人，手持旱煙，仍在垂目而坐。他們身側的枯瘦僧人，卻已在方才那微風一過，燭光一搖，窗格一響的時候，飄然掠出了這間充滿血腥殺氣的屋子。

管寧手掌一緊，緊緊握著拳頭，他又一次經歷到一件奇事，而此事的發生，卻是他身歷其境的，此刻他心中既是驚異，卻又羞愧。直到此刻，他才知道吳布雲為什麼阻止自己出手的意思，因為他此刻已知道這屋中，他原來看成是束手就縛，毫無抗拒之力的人，卻都有著驚世駭俗的身手。令他奇怪的卻是：「這些武林高人怎會聚到一處？又為何大家都諱莫如深？吳布雲既然認得他們，卻又為何一直低垂著頭，不敢說話？」

他呆呆地思忖了半晌，只見那「鐵金剛」掙扎著爬起一半的身形，又噗的一聲倒在地上，微微呻吟兩聲，雙腿一蹬，再無聲息。

那些穿著皮衣的彪形大漢各自驚嘆一聲，面上神色，亦自變得有如厲鬼般難看，而就在這剎那之間，羅衣少婦微啟櫻唇，說道：「八！」

一陣風雪，從方才被少林三珠之一「無珠大師」掌風揮開的窗戶中吹了起來－－

然後－－燭火飄搖，左面的一雙蠟燭火焰向外一倒，終於熄了。

管寧雖然素來膽氣甚豪，但此刻放眼而望，只覺這間廳房之中，處處俱都彌漫著淒清幽森之意，忍不住又打了個寒噤，向後倒退兩步，緊緊站到吳布雲身側。只見那羅衣少婦突地一掠雲鬢，裊裊婷婷地站了起來，走到桌旁，拿起那三條內中滿是巨額銀票的皮帶，回眸一笑，道：「褚氏三傑，這些銀子，你們難道真的不要了嗎？」

她「褚氏三傑」四字方一出口，管寧心中不禁一驚：「難道這三個肥胖的商人，正是稱雄武林的草莽英豪嗎－－這三人的偽裝本領的確高強，看他們方才那種顫抖害怕的樣子，誰都會以為是真的！」

這念頭在他心中一閃而過，而就在羅衣少婦話聲方起，猶未說完的那一剎那，他卻又聽得吳布雲在他耳邊輕輕說道：「明日午前，妙峰山外，毛家老店相會！」

他又為之一驚，轉目望處，吳布雲仍然低垂著頭，再也不看他一眼。

他無法明瞭吳布雲這句話的含義，卻隱約地猜到在這廳房之中，一定有吳布雲不願見到的人，是以他才一直不敢抬頭。「但這人是誰呢？竟使得這豪強的少年如此懼怕於他！」

這間鄉村客棧中的廳房本不甚大，然在這並不甚大的廳房中發生之事，卻時時刻刻有變化。就在管寧心中忖度之間，那三個肥胖的商人對望一眼，突地一齊站起身來，向那羅衣少婦躬身一揖，其中一個身量最高，也最為肥胖，穿著一身紫緞長袍，袍上沾有方才鐵金剛一口濃痰的商人，誠惶誠恐地說道：「夫人只怕認錯了吧！小的們並不姓褚，更稱不上是什麼三傑，至於－－至於這些銀子，是小的辛辛苦苦做了幾年生意才賺到的，多蒙夫人將那強盜打死，就請夫人將之發還給小的們，小的們便感激不盡了。」

管寧見了這人臃腫的身材，拙訥的言詞，惶恐的神態，心中忖道：「只怕這少婦真的認錯了。」

卻見羅衣少婦口中長長的「哦」了一聲，笑道：「你們不是『褚氏三傑』嗎？」

秋波一轉，似乎瞟了那黑衣瘦漢一眼，又自笑道：「那麼就算我認錯了好了。」

這三個肥胖的商人，一齊惶恐地躬下身去。若不是他們各有個凸出如珠的肚子，這一躬身，只怕頭頂都要碰到地上了。

羅衣少婦噗哧一笑，皓腕微揚，將手中的皮帶，拋到這三人面前，又自笑道：「不過，我話可要說清楚，剛剛『鐵金剛』可不是我殺的。他身上的兩掌，一掌是終南派的鎮山掌法『黑煞手』，另一掌卻是『太行紫鞭』的不傳之秘『紫手印』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這『鐵金剛』就算是變成厲鬼，可也找不到我的頭上。」

這三個肥胖商人一面拾起皮帶，一面口中唯唯稱是，又道：「多謝夫人的恩賜，小的們就告辭了。」

三人一起旋身，方待舉步。

哪知－－那始終默默坐在一旁閉目養神的黑衣瘦漢，突地冷冷喝道：「慢走。」

只見他們面色突地一變，頓住腳步，緩緩回身，惶聲道：「還有什麼吩咐？」

那黑衣瘦漢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十年以來，你們三個倒發福了。那『鐵金剛』說的倒不錯，你們生意一定做得發財得很，可是，你們難道連十年前的故人，都不認得了？只是你們縱然再胖上一倍，鬍子刮得再光，老夫卻還是認得的。」

他話聲方落，羅衣少婦立刻嬌聲笑道：「原來我沒有認錯。」

只見這三個肥胖的商人齊地一震，齊聲道：「閣下認錯了吧！」

那黑衣瘦漢哈哈一笑，冷笑著道：「老夫若不是為了你們三位，也不會到這客棧中來，也不會遇著今日之事。三位只道我老眼昏花，已不認得三位了，是以連方才那無知的莽漢，不認識三位就是昔年名震大河南北的『黃河三蛟』，竟對三位橫加屈辱，三位也忍受了下來－－」

他又是仰天一陣狂笑，接道：「方才別人見了三位發抖的樣子，還只道三位真是怕了那無知莽漢。但是老夫卻知道，三位方才發抖、不安，只是為了愧對故人而已，是嗎？」

他滿臉笑容，張口大笑，只是這笑容與笑聲之中，卻沒有半分笑意，只聽得管寧毛骨悚然，心中不禁恍然，暗自忖道：「難怪他們方才顫抖之態倒像是真的，原來他們是見了這黑衣瘦老頭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是以才會發抖、不安。我若非親眼目睹，真是難以相信這三個肥胖臃腫的人物，竟會是昔年名震兩河的人物－－」

他突然想起那羅衣少婦方才所說的「褚氏三傑」，又想到那「鐵金剛」方才對這三人所說的話，心中不禁又自暗暗好笑，忖道：「這黃河三蛟此刻是該改個綽號，叫做『黃河三豬』倒恰當得多。」

他看著這三人的形狀，再想想自己給他們起的綽號，不禁低低一笑，笑出聲來。笑聲方住，他只覺十數道厲電般的目光，一齊射到他身上，而那黃河三蛟「褚」氏三傑，卻突地一挺胸膛，哈哈笑道：「想不到，想不到，歲月匆匆，倏忽十年，瘦鶚譚菁，卻仍是眼利口利。不錯，我兄弟與你還有舊賬未清，你要怎的，只管劃出道兒來吧！」

這「黃河三蛟」果然不愧為昔年爭霸兩河的豪強之士，剎那之間，這三個滿面傖俗之氣，滿身臃腫之態的商人，目光一凜，胸膛一挺，竟立刻恢復了昔年的剽悍之氣。此刻三人一齊放聲狂笑，管寧只覺笑聲震耳，竟有金石之聲。

瘦鶚譚菁面容驟變，哪知這「黃河三蛟」笑聲未了，突地一齊展動身形，倏然數掌，向這終南掌門「烏衫獨行」的唯一師弟「瘦鶚」譚菁前胸、雙肋，上下左右八處大穴揮來。

管寧只聽得掌風呼呼作響，人影飄飄欲飛，心頭方自一凜，哪知身後房門突地砰然一響，他趕緊轉身望去－－

那一直垂首站在門旁的少年吳布雲，此刻已不知走到哪裏去了。

他驚呼一聲，掠出門外，門外風雪漫天，夜色深沉，似乎有一條淡然人影，在遠處屋脊上一閃而過，身形之快，端的驚人。

直到此刻，他還是無法推測，吳布雲今夜為何會做出這些大異常態之事的原因。望著眼前深沉的夜色愕了半晌，身後突地有一個雄渾高亢，有如深山雷鳴般的聲音，緩緩說道：「你那不辭而別的朋友，此刻走到哪裏去了？」

管寧駭然轉身，只見那兩個手持旱煙管，始終不動聲色的華服老人，此刻並肩站在自己身後，背門而立。四隻炯然有光的眼睛，眨也不眨地望著自己。他呆了一呆，訥訥地說道：「方才的話，可是兩位老丈說的？」

方才那句發自他身後的話，雖然說得極為緩慢平淡，卻已震得他耳鼓嗡嗡作響。望著這兩個老人乾枯瘦削的身軀，他真不相信這兩人會有那種高亢雄渾的語聲。

華服老人也似乎呆了一呆，隨即展顏笑道：「當然是老夫說的，難道還會有別人嗎？」

他神情冷峻，面目沉靜，但這一笑之下，卻讓人覺得有一種和藹可親的溫暖之意。

管寧自入江湖以來，所遇的人物，不是奇詭難測，便是高傲冷酷，陡然見著這種溫暖和藹的笑容，不禁對這兩個老人大起好感，立刻頷首道：「他此番不辭而別，實在也大出小可意料，至於他的去向，小可更不知道。」

這兩個華服老人一個較高，一個較矮，較高的老者笑容親切和藹，較矮的老人卻是滿面睿智之色，前額特高，雙眉舒展，但鼻帶鷹鉤，卻讓人看來帶著三分狡態，只是這三分狡態並不顯著而已。

此刻他雙眉微微一皺，沉聲道：「你和他可是一路同行而來的？」

管寧微一遲疑，點首稱是。這老人雙眉一展，又道：「那麼他姓什麼？叫什麼？此番北來，是為著何事？你總該知道的了。」

他一連問了三句，管寧心中一動，忖道：「此人對吳布雲問得如此詳細，難道他們之間，有著什麼瓜葛不成？」

一念至此，又想到吳布雲方才的神態，便沉吟答道：「小可與他雖是一路同行，但卻並不深交，只知道他叫吳布雲，其他的，小可便也無可奉告了。」

他與那少年吳布雲之間，雖無深交，但在這半日之間，卻已互生好感，是以他考慮之下，便未將吳布雲護送公孫左足求醫之事說出來，只見這兩個華服老人同時長眉一皺，低低念道：「吳布雲……」

那身材略矮的老人猛一擊掌，側首道：「我說是他，你偏不信。如今看來，我的話可沒有說錯吧！」

另一華服老人長嘆一聲，沉聲道：「這孩子……」

突地袍袖一拂，一陣強勁無比的風聲，「砰」的一聲向後拂去。原來他們兩人背門而立，左右兩側，各自留出尺許的空隙，此刻正有一條人影想從這門旁空隙之中掠出，他頭也不回，眼也不望，就這袍袖一拂之勢，卻已將那妄想奪門而出的肥胖人影擋了回去。

剎那之間，只聽得門內一聲慘呼，一聲嬌笑。那羅衣少婦嬌美的聲音笑道：「我叫你不要碰到我身上來，你不信－－」

接著又是一聲慘呼，這羅衣少婦又自嬌笑著道：「終南黑煞手，果然嚇煞人。我說譚老先生呀，這地上的四具屍身，可都是你打死的，你快點想想辦法把他們弄走呀。」

管寧心頭一凜：「難道這片刻之間，『黃河三蛟』已被全部打死？」

一念至此，他忍不住伸長脖子向內望去，只見廳中那張八仙桌子，此刻早已翻倒，桌上的兩枝蠟燭，卻不知何時已被站在羅衣少婦身後的那青衣小婢拿在手裏，六個反穿皮衣的彪形大漢，滿頭大汗，滿面惶恐地站在牆角。羅衣少婦面帶嬌笑，和那「瘦鶚」譚菁對面而立，而就在他們腳下卻倒臥著「黃河三蛟」和那「鐵金剛」的四具屍身。

風雪從管寧身後吹到他背脊上，他只覺這刺骨的寒意，越來越重，暗嘆一聲，退後一步，眼前突地掌影一花，一隻枯瘦的手掌，已向他迎面打來。

這一劈掌雖然大出他意料，但掌勢卻來得極緩。

他大驚之下，舉掌一架，目光動處，卻見這一掌竟是那較矮的華服老人向自己擊出的，不禁喝道：「老丈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
這老人嘴角微微一笑，掌到中途，突地一轉，繞過管寧的手掌，切向他肋下。管寧劍眉一軒，同時沉掌，掌勢下切。

哪知這老人突地哈哈一笑，手掌一翻，電也似的刁住管寧的手腕，沉聲道：「你是誰？是誰人門下？明明是個富貴少年，卻如何要喬裝成低三下四之人？」

這老人好銳利的目光，一眼之下，便又看破管寧的身份。

管寧軒眉怒道：「小可行事如何，又與閣下有何干係！」

語聲方了，他只覺自己手腕之間，突地其熱如炙，這老人刁著自己手腕，竟突地變成一圈剛由烈火中取出的鋼箍。

他猛一咬牙，忍受了這幾乎令人難以忍受的滋味，暗中將自己體內的真氣極快地調息一遍，只聽那老人冷冷道：「你與老夫雖然無關，可是你那朋友與老夫卻是大有關係。你與他之間，到底是否有所圖謀？他此刻去了何處？……」

他冷然說到這裏，語氣倏然一頓，目光也隨之一變，似乎吃了一驚，凝神向管寧望了兩眼，突地側首向另一老者道：「大哥，這少年武功雖不高，但卻竟有『引流歸宗』之力，我此刻手掌上的功力，竟被他引去大半。大哥，你可知道，當今武林之中，還有哪一門派有這種內家的心法？」

要知道管寧此刻武功正如這老人所說，確不甚高，但他所修習的內功卻是在武林中失傳已久的心法，再加上他正值年輕，這老人若是與他動手過招，管寧萬萬不是敵手，三五招內，定必落敗，但這老人此刻與他用內力相較，卻未見能佔斷然壓倒的優勢。

這兩個華服老人乃是「太行山」一脈相傳的「紫鞭」一派中，碩果僅存的兩位長老，其輩份尚在當今名揚天下的太行掌門人「太行紫鞭」公孫真人之上。江湖上提起「太行雙老」樂山老人和樂水老人來，很少有不肅然起敬的。此刻與一個弱冠少年互較內功，竟有如此現象發生，此等大異常情的事，自然使得這以睿智名聞天下的樂水老人也難免為之吃驚。

身材略高的樂山老人雙眉亦自微微一皺，沉聲問道：「真的？」

緩緩伸出手掌，向管寧腕間搭去。

哪知管寧突地大喝一聲，拼盡全力，手腕一反，一抖，那樂水老人竟在疏忽之下，被他掙脫。

這「太行雙老」不禁齊地面色一變，齊地一喝。

# 第八回 索命怪客

太行雙老身後突地傳來一陣咯咯嬌笑，只聽那羅衣少婦嬌笑的聲音笑道：「喲唷，想不到這孩子倒有這麼好的功夫，竟連『太行雙老』兩位老人家都抓不住你，呀－－這可真難得很！」

管寧方才大用氣力，此刻但覺體內氣血翻湧，瞑目調息半晌，睜開眼來，只見這兩個華服老人面色難看已極，那羅衣少婦卻已面帶嬌笑，側著身軀，從老人身旁走了出來，秋波輕掠，向管寧上下打量了兩眼道：「喂，我說年輕人呀，你到底為什麼得罪了這兩位老人家，竟使得他們兩位一起向你出手呀？」

她明裏是問管寧，其實暗中卻在訕損這「太行雙老」。要知道以「太行雙老」的身份地位，豈有一起向個弱冠少年出手之理？此話若是傳出江湖，「太行雙老」顏面何存？

管寧是何等聰明的人物，當然早已聽出她言下之意，心中不禁對這少婦暗暗感激，把先前罵她心腸冷酷的心念消去幾分。

只見這太行雙老果然一齊軒眉大怒，目光利刃般漠然轉向這羅衣少婦，而這羅衣少婦卻仍然若無其事地輕輕一笑，面對管寧嬌笑道：「你怎麼不說話呀？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事得罪了兩位老人家，唉－－年輕人做事總是這麼莽撞，還不快些向兩位老人家賠禮！」

太行雙老面上陣青陣白，目光之中，生像是要噴出火來。管寧見了，心中大為詫異：「這兩人對她如此憤恨，怎的都既不口出惡言，又不出手相擊？」

只見這兩人狠狠地望了羅衣少婦幾眼，樂山老人突地一跺腳，恨聲道：「老夫已是古稀之年，你卻年紀還輕，你如此行事，日後你的靠山一倒，你……你難道不怕武林中人將你……將你……」

這老人氣憤之下，說起話來，竟已有些語無倫次起來。這羅衣少婦面容突地一沉，笑容頓斂，眉梢眼角，竟立刻現出冷削的殺氣。

她冷笑一聲，緩緩說道：「我看你年紀不小，所以才尊稱你一句老人家，你可不要不識好歹。什麼靠山不靠山，難道我沈三娘自己就沒有手段較量你？」

太行雙老面色變得更加難看。那青衣小鬟一手拿著一座燭台，站在門裏，從門裏射出的燭光，映得這兩個老人的面容，蒼白如紙。管寧側目望去，只見那樂水老人暗中伸出兩指，輕輕一扯樂山老人的衣襟，兩人突地一言不發地一展身形，斜斜掠出兩丈，再一擰身，衣袂飄飄，有如一雙蒼鷹掠去，倏然幾個起落，便已消失在深沉的夜色和漫天的風雪裏。

羅衣少婦冷哼一聲，目光轉向管寧，輕輕一笑：「年輕人，別老站在雪裏呀！」

話聲立刻又恢復了嬌柔之意，此刻誰都不會看出這少婦竟有令太行雙老都為之懾服的能力。

管寧面頰一紅，垂首向前走了兩步，走到門口，訥訥道：「多謝夫人相助。」

目光動處，心中突地一凜，他手腕之上，竟也整整齊齊印著一個紫色掌印，直到此刻仍未退去，暗忖這樂水老人掌上功力之深，端的驚人已極。他卻不知道若非他已習得那內功心法，此刻他的手腕，豈非早已折斷了。

那羅衣少婦卻生像是沒有聽見他感激之言，自語道：「真討厭，怎麼雪越下越大了。」

回身又道：「紅兒，你知不知道這裏離北京城有多遠了？明天我趕不趕得到？唉－－再趕不到，只怕真的要遲了。」

緩緩伸出右掌，在自己掌上凝注半晌，似乎看得出起神來了。

管寧側目一望，只見她這雙春蔥般的纖掌上，竟戴著一個純金的戒指，最怪的是，這戒指竟做成人形，只是此刻燈光昏黃，看不甚清。管寧心中一動，方待答話，哪知廳內突地響起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：「只怕夫人縱使今日就已趕到，也嫌太遲了。」

這聲音雖然是冷冰冰的沒有半分暖意，但語氣之中，卻滿含一種幸災樂禍的意味。羅衣少婦面色倏然一變，幽怨而溫順的眼波，也突地變得寒如利剪，冷然問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大廳內緩緩走出帶著滿面詭異笑容的終南劍客「瘦鶚」譚菁來，慢條斯理地一撚頦下微鬚，目光望著院中的漫天風雲，冷冷又道：「在下是說，夫人縱使今日就可趕去，只怕－－唉！」

他面上笑容未斂，但卻故意長嘆一聲，接道：「也嫌太遲了些。」

羅衣少婦玉手一垂，長長的羅袖，便也像流水般滑下，覆蓋了她春蔥般的手掌。這高貴美麗的婦人，雖在盛怒變色的時候，舉止卻仍然是優美而動人的。她輕抬蓮步間，曼妙的身形，便已漫無聲息地移到譚菁身前，冷笑著道：「我要到北京城去幹什麼？怎的會太遲了？你倒說說看，你又怎會知道的？」

瘦鶚譚菁冷笑一下，緩緩道：「這個麼－－嘿嘿，不但在下知道，武林中知道的人，只怕還不止在下一個哩！」

瘦鶚譚菁與羅衣少婦，一個身形枯瘦，形容猥瑣，一個容光煥發，貌如天仙，但此刻兩人站在一起，說話之間，卻是針鋒相對，旗鼓相當。

羅衣少婦面如寒霜，望也沒有望管寧一眼。管寧輕輕向跨院門外走去，只聽那枯瘦老人又在冷冷說道：「夫人此次北來，想必也是聽了江南傳言，說是夫人有位極親近的朋友，正在北京城中養傷。但夫人一世聰明，難道就不曾想到，江湖上既然有此傳言，那麼，此刻要趕到北京城去會見那人的，何止夫人一個？」

他嘿嘿乾笑了幾聲，道：「只是這些人趕去會見那人的目的，自與夫人不大相同。夫人的那位朋友，武功雖然天下第一，但他如果真的受了傷，就不會再有力量來對付尋仇的人。這消息在江湖中流傳已有月餘，那麼－－夫人現在才去，不是已嫌太遲了嗎？」

他說話之間，語聲極為低沉緩慢，是以話才說到一半時，管寧已走到門外，聽了他的話，心中雖也一動，但他越走越遠，後面的話，他便沒有聽清，也並沒放在心上。

此刻他心中思緒萬端，根本整理不出個頭緒來。今夜他在這個客棧中所遇之人，雖然個個來歷身份俱似十分詭秘，但他卻以為這些人與他俱無干係，他也無心去多作揣測。只有那兩個老人與吳布雲之間的關係，卻使他頗為奇怪。那少年吳布雲為何不告而別，而且走得那麼慌張，更令他覺得難以解釋。

一路走去，他才發現這間客棧除了那個跨院外，所有的客房竟都是空著的。他心中不禁有些好笑，心想「鐵金剛」那班強盜倒的確有些倒霉，選來選去，竟選中了這些煞星作打劫的物件。

走到前院裏，他和吳布雲所駕的兩輛車子，還停在門側的馬棚下。這兩匹健馬一日奔波，再加上此刻的深夜寒風－－但此刻卻為何都神采奕奕，沒有半分頹靡之態，和馬棚中的另幾匹馬一比，更顯得卓卓不凡。要知道管寧百萬身家，此次單身出行，選用的馬匹，自然是百中選一的良駒，那少年吳布雲更是大有來歷，所乘自也不是普通劣馬。

夜色深濃，風雪稍住－－

管寧一振衣衫，大步走了過去。萬籟俱寂之中，這輛馬車裏，突然傳來一陣陣呻吟聲。

管寧心中驀地一驚，「嗖」的一個箭步，竄到車側一看－－

這兩輛烏篷大車，車門竟都是虛掩著的。虛掩的車門邊，一邊倒臥著一個反穿皮襖的彪形大漢，另一邊卻倒臥著剛才那個出來開門的店小二。這兩人俱是覆地而臥，口中不斷地發著微弱的呻吟之聲。

管寧大驚之下，定睛一看，夜色之中，只見這大漢已經穿得發黑的白羊皮襖的背心上，竟滲有一片鮮紅的血漬，那扮成店夥樣子的賊黨，背後亦有一片鮮血，而這兩個人之間的雪地上，卻赫然有八個像是用劍尖劃出的潦草字跡：「如此疏忽，真是該死！」

方自稍住的雪花，已將此刻劃頗深的字跡，掩得有些模糊不清。管寧出神地望著字跡，一時之間，心中滿是慚愧自責，不覺呆呆地愕住了。

他知道這兩人定必是在自己和吳布雲停留在那跨院中時，偷偷溜出來，要看看這兩輛大車中所載是何財物。等他們見到大車中只是兩個病人，自然大失所望，甚至還要對車中之人加以殺害，而就在這時候，卻有一人突然掩到他們身後。他們背後的傷口，不用說，自也是被這人所創。

這人暗中救了公孫左足和那神秘的白衣人，自然就不免要恨管寧和吳布雲的疏忽，是以便在地上留下字跡，以示儆戒。

「但這人卻會是誰呢？」管寧呆立在凜冽的寒風裏，暗問自己。

他想到三天以前，書齋中突地穿窗飛來的兩劍一刀，以及昨晨桌上赫然出現的桑皮紙包－－包中的人耳，便又暗中尋思：「這件事看來是同一個人做出來的。他如此維護於我，但卻又不肯與我相見，到底為的是什麼呢？」

「只有凌影－－」他低低地，有如呻吟一般自言自語著：「凌影，凌影，真的是你嗎？你你……為什麼要對我如此，卻又偏偏不肯見我呢？」

藏首縮尾的馬，被驚得「唏聿聿」昂首不住長嘶。

管寧心頭一驚，伸手打開車門，白衣書生仍然靜臥如昔，另一輛車中的公孫左足也在沉沉睡夢中。他心中一嘆，覺得這位浪跡風塵的武林異人，在身受重傷之後還能如此沉睡，的確是種福氣。

他卻不知道，公孫左足此刻還能沉睡的原因，卻僅是因為吳布雲以和緩的手法，點了他的「睡穴」而已。

他見了車內的兩位武林異人都安然無恙，方自透了口長氣，突地覺得天地間此刻竟是沉寂如死，方才的馬嘶聲、呻吟聲，已全部停頓，除了呼呼的風聲外，四下裏連一絲聲音都沒有了。

在如此寒冷的冬天，在如此寂寞的深夜，他突然發覺，靜寂，有時真是一件可怕的事。

於是他便乾咳一聲，但咳聲一住，四下又復寂然。他無可奈何地暗嘆一聲，將一輛馬車從馬廄中牽出來，可是－－

當他再去牽第二輛大車的時候，一條淡青人影，突地如飛掠來，靈巧地掠上馬車前座。

接著－－第二條人影，也自掠來，這人影來勢之速，更遠在第一條人影之上。

已被第一條倏然如飛的人影驚得怔住的管寧，耳邊只聽得一連串環佩的叮噹微響，停留在院中的大車已由這家客棧敞開的大門向外馳去。一個嬌柔清脆的口音，彷彿在喊道：「暫時借馬車一用……」

下面的語聲，便已全被轔轔的車聲，和兩匹健馬的長嘶掩住。

這一個突然的變故，從發生到結束，不過僅僅是眨眼間事。

大驚之下的管寧，根本不知道如何應付這突生之變，等到他定過神來，大喝一聲：「慢走。」

一個箭步掠出大門的時候，這輛大車在沉沉夜影中，已變成了一個朦朧的黑影。

此刻，他甚至還未來得及想這變故的嚴重性。他知道駕走這輛大車的，必定是那羅衣少婦和她的女婢。這樣的人物，莫說駕走他一輛車，便是駕走他十輛馬車，他也不會覺得心痛。

但是－－他突然想起大車裏臥病的人來，他也想到了事情的嚴重性，於是他感到一陣虛弱的感覺，自腳跟發散，轉瞬便蔓延全身。你若是也曾經歷過一些突然發生的嚴重打擊，你便也能明瞭這種感覺的滋味，如若不然，便是用盡世間所有的辭彙來形容，只怕也不能形容出這種感覺的滋味。

大地上的一切，眨眼之間，便都變成為一團虛空。

他大喝一聲，轉身撲向仍然停留在馬廄內的另一輛馬車邊，拉開車門一看，那至今仍是謎一樣的白衣人，安靜地臥在溫暖華麗的錦衾裏。他不禁長長地噓了一口氣，但是－－

這口氣還未透出一半，他的呼吸便立刻又像是窒息住了。

他想起另一輛大車中，是傷勢極重，亟待求醫的公孫左足－－

他來不及再想別的，又自狂吼一聲，撲向大門。但門外夜色沉沉，寒風寂寂，不但沒有車馬的影子，就連馬車的聲音都沒有了。

但是這沉沉的夜色，這寂寂的寒風，此刻卻像是泰山巨石般的，當頭向他壓了下來，他也彷彿承受不住，身形搖了兩搖，虛軟地倚在門邊，於是剎那之間，夜色也消失了，寒風也消失了，在他眼中，他什麼也感覺不到了，大地又變成了一片虛空和混沌。

這件變故發生後所造成的嚴重後果，他不敢想像，更無法彌補。他緊握著一雙拳，在自己胸口狠狠地捶了兩下，暗中責備自己的愚蠢。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將那輛大車牽出來。假如他先將公孫左足抱到另一輛大車，不是什麼事都不會發生了嗎？縱然將兩輛大車都一齊牽到門口，又有何用？一個人，又怎能同時駕駛兩輛大車呢？

於是他緊握著的雙拳，又在自己的胸口上狠狠地捶了兩下。

就在他深深自慚自愧，自責自疚的時候，暗影中又突地緩緩地踱出一條人影來，一面在獨自冷笑著。寒風，將他這森冷的笑聲，傳入管寧的耳裏。他下意識地轉目望去，瘦顎譚菁已自踱到他身側來了。

他眼中雖然接觸到這條人影，心裏卻仍然是空空洞洞的。瘦顎譚菁奇怪地打量了他兩眼。這終南的名劍手，雖然早已知道他師兄「烏衣獨行」已在四明山莊遭人毒手，是以便兼程北來，想在北京城中，尋訪那傳言已被一個富家少年帶回北京，並且也受了重傷的兇手，但是他卻不知道，此刻站在他眼前的少年，便是他自己此來尋訪的人物。

他無意之中，遇著多年以前，在黃河江船上，使完全不識水性的他受盡折辱而幾乎喪生的仇人，報卻了久久鬱積於心的深仇，又以冷言熱諷，將那羅衣少婦說得五內焦急，立刻冒著風雪趕走。一夜之間，他一連做了兩件得意的事，此刻便不禁有些飄然的感覺，恨不得能找個人來分享他此刻的快樂。

於是他便停下腳步，緩緩地道：「人生百年，拍掌來去，身外之物，更是生不能帶來，死不能帶走，你不過只是失去了一輛馬車而已，又何必如此愁苦？」

語聲微頓，抬目望處，卻見這少年仍是呆呆地望著自己，就像是根本沒有聽見自己的話似的。他的雙眉微皺，沉聲又道：「少年人，我說的話，你可聽到沒有？」

管寧目光一瞬，緩緩垂下頭，低語道：「這該如何是好－－」

他心中一片茫然，想到自己明日與那少年吳布雲之約，更不知該如何交代，竟真的沒有聽到這瘦鶚譚菁究竟在說些什麼，又自喃喃低語：「我真是該死！我真是該死……」

譚菁雙眉一軒，但瞬即放聲大笑起來，伸手從懷中取出了一錠原本已放在「鐵金剛」手裏，此刻卻又取回的金錠，大笑著道：「想不到你這少年人竟然如此想不開。來來來，拿去，拿去，這一錠黃金，想來已足夠買回你的馬車了。」

這狂笑之聲，使得管寧神志為之一震，抬起頭來，呆望了他兩眼，又搖了搖頭，方自緩緩說道：「我與閣下素不相識，閣下這是幹什麼？」

瘦鶚譚菁伸手一撚微鬚，大笑又道：「是是，我與你雖然素不相識，你的車馬更不是我所掠走，但這錠金子，你卻只管取走－－」

他又自仰頭長笑幾聲，接道：「若非是我三言兩語，那沈三娘又怎會如此匆忙地趕走？你可知道她是為著什麼－－哈哈，她是生怕自己去得太遲，那廝會被別人害死！唉－－」

他故意嘆息著：「如此風霜嚴寒，一個婦道人家還要如此奔波，也真難為她了。」

管寧呆呆地望著他，他說的話，管寧根本一點也不懂，當下乾咳一聲，道：「閣下到底在說什麼？小可實在愚昧，難以瞭解。至於這錠金子，小可更是不敢接受－－」

瘦鶚譚菁笑聲頓住，突地面色一沉，截斷了他的話，說道：「這黃金你只管拿去。反正你的馬車，既然被那人駛去，你縱然想盡辦法，也不能取回了。」

管寧心頭一涼，脫口道：「真的？」

譚菁冷哼一聲，點首道：「老夫豈會騙你！」

雙眉一揚，神氣間突然又變得十分得意，接著又道：「你可知道駛去你車子的那個女子是誰？」

管寧茫然地搖了搖頭，譚菁又道：「那女子便是江湖人稱『絕望夫人』的沈三娘！武林中人遇上了別人，凡事還能有三分希望，但遇上了這沈三娘麼－－嘿嘿，什麼事都只好任憑她擺佈了，幾乎連半分反抗之力都沒有，是以江湖中人，才替她取了『絕望夫人』這名號。」

「絕望……」管寧將這兩個字仔細思索一下，不禁為之激靈靈打了個寒噤。世上最可怕之事，只怕也莫過於這「絕望」二字了。

而那溫柔高貴的女子，竟叫做「絕望夫人」，這名字取得又是何等冷峭！但見瘦鶚譚菁嘿嘿一聲冷笑，又道：「這『絕望夫人』沈三娘，不但劍法暗器，俱都超人一等，聰明機智，更是駭人聽聞。你心裏在想些什麼，她幾乎全都早已猜到，你嘴裏都沒有說出來的話，她也能先替你說出來，而且她還有個與她關係大不尋常的靠山，武林中最狠最冷的人物西門一白－－」

這「西門一白」四字一入管寧之耳，他心頭不禁又為之一凜。他似乎聽過這名字，又似乎沒有聽過。卻見譚菁又已接道：「多年來，天下武林中人，就從未聽過有一人能在這『絕望夫人』面前佔過半分便宜的，嘿嘿－－只有老夫，今日只說了三言兩語，便讓她嚇得面青唇白，連搶馬車這種事都幹出來了。」

他又以一陣得意的大笑結束了自己的話，隨手將那錠黃金，塞在管寧手裏。人們在歡樂的時候，常常會希望別人也能分享自己的歡樂。這孤傲的老人此刻在這種心情下，便也做出了一些絕非他平日為人性格所做的事來。

但是，他卻不知道，管寧的心境，又怎會為這區區一錠金子而歡樂起來？

這本已充滿自責自疚之心的少年，心情更是其亂如麻。他略微思考一下，便恍然想到「西門一白」四字，便是那白衣書生的名字，也直到此刻，他才知道這白衣書生的名字。只是除了這名字之外，他對此人的一切，仍然絲毫不知道。

他想到這些日子來，他所接觸到的每一個武林中人，說起西門一白的為人，都說是「冷酷毒辣」。於是，他便無法不再冷靜地思考一遍，他對這西門一白的信念，是否有改變一下的必要。

而他此刻也已猜到，那位「絕望夫人」沈三娘，如此匆忙地要趕去北京，一定是為著關心這西門一白的安危，生怕他會遭受到仇家的危害，於是，他又想到那一刀兩劍、兩隻人耳。「難道這些人便是要去加害西門一白的仇家？」

他不禁暗問自己：「那麼，又是誰把他們趕跑的呢？」

一個人能對一件事加以冷靜而明確的分析，他便會被人稱讚為聰明人，假如，他能冷靜分析的這件事與他本身有關，那麼他聰明的程度就更會被人驚讚。

但是，管寧此刻，卻有著那麼多與他本身有關的事，有待於他自己思考分析。他縱然聰明絕頂，卻也不禁為之迷亂了。

手掌一緊，他發覺掌中已多了一錠金子。譚菁是何時將這錠金子塞在他手上的，他也不知道。

於是，他接著便發覺，方才充耳的狂笑聲，此時已歸於寂靜。而那位枯瘦的終南劍手，此刻也已不知走到哪裏去了。

風未住，雪又落了起來。他肩頭已積滿了雪花，但卻沒有抖落它。你能夠將自己也化入管寧此刻的情景，來體會一下他此刻的感覺嗎？

瘦鶚譚菁成名江湖數十年，平生只在河套附近的黃河渡頭邊栽過一次筋斗，心胸極為狹窄，多年來，他時時刻刻都將這件奇恥大辱放在心裏，未曾有一日或忘。

今日他奇恥得雪，又將武林中人人見著要倒霉的「絕望夫人」訕笑一番，心中真是得意已極，是以見了管寧這種發愣的樣子，心裏只覺得有些好笑，隨手塞給他一錠金子，便揚長走了出去。

這王平口雖近京城，但前有大鎮，後去已是北京，過往的行商旅客，在這王平口歇腳的並不甚多，因之市面並不繁盛。此刻夜已頗深，王平口這條街道上，不但渺無人跡，甚至連燈火都沒有了。再加上這家客棧本已位於街道盡頭，他出了大門，四下一望，微一振衣，抖落雪花，便向鎮外行去。

在這嚴冬的深夜裏，在這荒涼的道路上，若非是他這種久走江湖，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，若是換了別人，有誰敢在此時趕路？

他暗中微笑一下，撩起衫角，大步而行，雖未盡展輕功，速度已頗驚人。此刻他心中舒坦，腳步踏在雪地上，有如踏在雲端。

剎那之間，前行便已里許，他腳步卻已越走越慢。要知道雖是內家高手，他在如此風雪嚴寒中趕路，卻也是件苦事。

「我此行既無急事，如此趕路為何？」

此念既生，他不覺暗笑自己，於是他前行的腳步，便慢了下來。轉目望去，忽地瞥見前面枯林中，彷彿有一幢屋影，他暗中盤算一下，突地雙臂一振，電也似的向這幢屋影掠去。

三五個起落，他掠起的身形，便已掠去林中，只見這幢屋影飛椽雙脊，屋子雖不大，建築得卻極為精緻華麗。

他展顏一笑，暗道：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這幢屋子真的是間祠堂廟宇。」

於是他毫不考慮地從一處頹落的牆垣缺口，跳躍進去，順手掏出個夜行人必備的火摺子，匝風一抖，一點昏黃的火光，便自亮起。

哪知……

※※※

一點火光，突地從店棧牆角轉了出來，接著「篤篤」兩聲更鼓，一個懈怠蒼老的聲音，隨著沉重的腳步聲，緩緩傳來，懶洋洋地自語道：「又是二更啦！天，怎麼還不亮？唉－－冬天晚上，日子可過得真慢呀！」

緊握一錠金子在手中的管寧，正望著漫天的雪花發愣，聽見這聲音，倏然一驚，腳步一縮，想退回門裏，卻聽這更夫已自喝道：「是誰？這麼晚還站在這兒。」

管寧暗嘆一聲，知道自己又遇著了麻煩。他生怕這更夫會看到院裏的兩具屍身。要知道他出身世家，對於違法的事，總是不敢做的。這兩具屍身雖非他所殺，但他卻怕沾到兇殺的嫌疑。這種感覺，自然和亡命天涯的武林人物大不相同。若是換了「鐵金剛」這類角色，只怕早已將這更夫一刀殺卻。

而此刻，他卻立刻應聲走了出去。聳著雙肩，縮著脖子，穿著一身老棉襖，手裏提著個燈籠，撚著個更梆的老更夫，睜著朦朧的老花眼，上下向他望了兩眼，乾咳了兩聲，又道：「小伙子，三更半夜的，幹什麼呀！是跟誰幽會？嘿－－年輕人，真都是夜貓子。難道你也像我老頭子一樣，怕活不長了，連晚上都不敢睡覺？」

這老人親切的語氣，友善的態度，管寧突然發覺，有些人的人性是那麼善良。這老人看到自己如此鬼祟樣子，竟沒有絲毫疑心自己。

他感激地向老人一笑，心中一動，便問道：「老人家，我是因為有個客人生了急病，要儘快到妙峰山去求醫。你老可知道，從這兒到妙峰山，該怎麼個走法？」

老更夫長長地「哦」了一聲，將燈籠往門裏一照，管寧心中立刻一陣巨跳，生怕燈籠的燈光，會照出地上的屍身。

他卻不知道這老人老眼昏花，在這幽暗的深夜裏，要叫他看出一丈以外，馬廄下陰影中的東西，再添三隻燈籠，他也未必能看到的。

只見這老人手裏舉著燈籠，來回晃了兩晃，道：「這裏面有輛馬車是不是？嘿－－還套上了馬。嘿！原來你要趁夜趕路。妙峰山可不遠，從這兒出鎮往西走，走個里把地，再北轉，不到天亮，你也許就能趕到妙峰山了。可是－－我老頭子怎的沒聽說過妙峰山上住著大夫呀？」

「篤篤」兩聲，更梆又是兩響，這老人搖了搖頭，蹣跚著往外走去，一面搖著頭，嘆道：「唉！年輕人到底是年輕人，身體真比我老頭子棒得多。這麼黑，這麼晚，還能趕車……」

管寧望著這老人逐漸遠去的背影，想到他一生平凡的生命，心裏方自泛起一陣淡淡的憐憫，但轉念一想，這老人的生命雖然平凡，但卻是安樂而穩定的，他毋庸對世人負疚，也不會對上天有愧，因為，他已盡到了他做人的責任。

「但是，我呢？」他垂下頭，走到院中，走到那輛大車旁。此刻他甚至寧願方才被那羅衣少婦駛走的是這輛，因為，他對人們已有歉疚的感覺。

跳上車座，揚起馬鞭，叭喇一聲，健馬長嘶，車輪轉動－－

這輛馬車，便冒著風雪，衝出了這客棧的大門，衝入深沉的夜色中的官道上。轔轔的車聲，劃破了大地的寂靜。

他挺起胸膛，長長透了口氣。風雪劈面打在他臉上，刺骨的寒意，使他消極的意志，振奮起來。

於是，車行更疾。

他留意觀察著道路，左手撚著韁繩，握著馬鞭的右手，卻搭了個涼篷，蓋在眼瞼上，免得迎面飛舞的風雪，將視線擋住，因為，在這深沉的夜色裏，要辨清前面的道路，本就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。

突地－－一條黑影，蹌踉著從道路衝出來，揚手一招，似乎想將馬車攔住。

管寧雙眉一皺，微一遲疑，馬車已衝過那人身旁。在這剎那之間，他心念數轉，終於一提韁繩，吆喝著將馬車勒住。車聲一停，馬嘶一住，便聽得那人口中不住哼著。

管寧回身探首望去，那人向前撞了兩步，終於「噗」的倒在地上。黑夜中，他依稀辨出這人的身形，心頭不禁一凜－－這看來似乎已受了重傷的人，竟是那枯瘦的老人瘦鶚譚菁！

管寧一驚之下，立刻跳下車去。他與這枯瘦的老人，雖然並未深交，但他生具至性，見人有了危難，無論此人是誰，他都會仗義援手，至於他自身的利害，他卻根本不去想它。

瘦鶚譚菁在地上哼了兩聲，掙扎著抬起頭來，於是他也看清，此刻站在他面前的人，便是方才發呆的少年。

管寧俯下身去，攙起這老人的臂膀，焦急地問道：「老前輩，你受的是什麼傷？傷在哪裏？」

瘦鶚譚菁長嘆了口氣，將全身的重量，都倚在管寧的懷裏，管寧問他話，他只能虛弱地搖了一下頭，因為連他自己都不知道，此刻他身上所受的傷，究竟是被何物所傷的。

於是，管寧只得將他抱到車上，放在那白衣人西門一白的身旁。瘦鶚譚菁此刻目光若仍是敏銳的，頭腦若仍是清楚的，還能看清他身旁所臥的人的面容，只怕他立刻便會跳起來。

但是此刻，他不但四肢已開始麻痹，而且他還感覺到這種麻痹已逐漸蔓延到他心房。命運的安排，永遠是如此奇妙和殘酷，它使你終於找到你非常想找的人，但卻又會在你最最不願見到此人的時候。

這輛大車，外觀雖不起眼，但內裏卻製造得極為精緻。車廂四角，都嵌著一盞小小的銅燈，只是管寧方才心亂之際，便未將燈燃著。

他此次離家出門，本已立下闖蕩江湖的志願，因此事先將行囊準備得甚是周詳。此刻他從一旁取出火摺，爬進車廂將四角的銅燈俱都用火點著，車廂內便立刻變得十分明亮。

光芒刺眼，瘦鶚譚菁微睜一線的眼睛，便又閉了起來。

管寧俯首望去，這老人身上衣衫仍然完整，身上也沒有一絲血漬，只是面色蒼白，氣息微弱，他心中一動，忖道：「莫非他也是中了劇毒！」

此念方生，目光轉處，卻見這老人枯瘦面容上的肌肉，突然一陣痙攣，蒼白的面色，倏的轉青。昏黃的燈光，照在他這猙獰的面容上，管寧不覺打了個寒噤。卻見他痛苦地低喊一聲，突又伸出雙手，「啪」的擊在他自己胸前，伸手一抓，抓著他自己的衣衫，雙手一揚，「嘶」的一聲，他竟將身上穿著的皮襖撕成兩半。

車門外有風吹進，吹起這皮襖裏斷落的棉絮，淺黃色的狐皮短襖內，他黝黑枯瘦的胸膛上，竟有五點淡淡的血漬。

管寧不禁為之心頭一凜，定眼望去，這五點淡淡的血漬上，竟各個露出半截烏黑的針尖，針尖頗細，甚至比繡花針還要細上一些，但卻仍穿透這厚重的皮襖，直入肌膚，端的是駭人聽聞的事。

管寧呆呆地望著這五點針尖，心中突又一動，倏然想起自己在四明山莊小橋前所遇的暗器，又想起武當四雁中，藍雁道人所說的話：「……以貧道推測，在四明山莊的止步橋前，襲向他的暗器，便是那以暗器馳名天下的『峨嵋豹囊』囊中七件其毒無比的暗器中，最霸道的『玄武烏煞，羅喉神針』……」

管寧不禁脫口呼一聲：「羅喉神針－－」

瘦鶚譚菁全身一震，不知道是哪裏來的力量，竟使得已將奄奄一息的他，掙扎著坐起半身俯首一望，面色大變，驚喝道：「果然是『玄武烏煞，羅喉神針』……唉－－我怎會想得到那裏面竟會是他們兄弟兩人……」

眉峰一皺，又道：「奇怪，他兄弟兩人，怎會也到了此間，又怎會潛伏在祠堂裏……」

語聲一頓，目光突地掠過一絲希望的光芒。

管寧此刻心中思潮又起，忍不住問道：「老前輩是在哪裏遇著他們，又怎會中了他們的暗器？」

要知道管寧心中始終認為四明山莊那件兇殺之事，要以這「峨嵋豹囊」兄弟二人的嫌疑最大，是以此刻聽到他們的行蹤，便立刻忍不住追問起來。

卻聽譚菁長嘆一聲，「噗」的臥倒，沉聲道：「我哪裏知道是他們，只怕他們也不知道是我……」

原來……

方才他一腳跨進了斷牆，隨手打開火摺，卻聽黝黑深沉的祠堂之中，突的冷冷一笑，瘦鶚譚菁雖然久走江湖，但聽了這種森寒笑聲，卻仍不禁為之一驚，倏然頓下腳步。

笑聲一發便止，但四下的寒風裏，卻似仍有那森寒的笑意。

瘦鶚譚菁心念動處，手腕一揚，掌中的火摺子，突的脫手飛去，穿過這祠堂大殿敗落的窗櫺，筆直地飛了進去。

而他枯瘦的身軀，也隨之掠進。

突然－－大殿中又響起一個冰冷的聲音：「朋友，你放心吧！我死不了！」

瘦鶚譚菁身形方自穿入窗櫺，聞言心中一動，真氣猛降，濁氣倏升，而就在這剎那之間，黑暗中突地擊來十數道尖銳但卻微弱的風聲。瘦鶚譚菁大喝一聲，揮掌擰身，手掌一按窗框，身形又退到窗外，應變之快，可謂驚人。

但他雙足一踏地面，胸膛間彷彿微微一涼，他立刻覺得不妙，身形再退五尺，運氣之間，胸中竟有些麻痹之感。

他全身一震，大喝一聲：「我與你素無仇怨，你竟暗器傷人！」

此刻他急怒之下，說話的聲音有些嘶啞了，黑暗中又傳出一陣森冷的笑聲，先前那說話的聲音，又自沉聲道：「暗器傷人……哼，我讓你也嘗嘗暗器傷人的滋味。」

譚菁聞言，立刻知道這其中必定有著誤會。他奇怪的是，暗中向自己擊出暗器這人，怎的還不現身。

於是他身形一動，再次撲向窗內，但身形方動，便又立刻退回，原來就在他運用真氣這一剎那，他竟發覺自己胸膛上的那點麻痹的感覺，就在這瞬息之間，便已擴散至全身。

他闖蕩江湖數十年，這麼霸道的暗器，他卻還是第一次見到。他心頭發涼，再也不敢在這祠堂內停留，轉身飛奔出去，生怕祠堂中那人會隨後趕來。瘦鶚譚菁成名以來，敗得如此狼狽，敗得如此莫名其妙，倒真是生平首次。

他甚至連祠堂中那人的影子都未見到，更不知道那人為什麼向他擊出暗器。

但是在這陰森森的地方，突然遇到這種形如鬼魅的敵人，身上又中了這種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的暗器，他雖然一生高傲，此刻卻也不禁心生寒意，連問都不敢再問一句，只希望自己能在毒發之前，早些尋得解救之法。

但是，等他飛奔到路旁的時候，他竟已無法再施展輕功了。

他喘息著坐下來，一時之間，他心中又是自怨自艾，又是驚疑莫名，真恨不得祠堂那人隨後跟來，讓自己見見他究竟是誰，問問他為什麼無緣無故地向自己發出暗器，那麼就算自己死了，心裏也落得清楚些。

哪知就在此時，管寧已駕著馬車駛來。他驟然聽得車聲，心中便生出一線生機，是以拼盡餘力，躍了出來，攔住馬車－－而此刻，他見到胸前的傷痕，求生之念，便更強烈。

要知道終南一派，與四川唐門不但毫無仇怨，而且還頗有來往，是以他更斷定其中必有誤會，那唐氏兄弟若然知道是自己的話，也許會立刻為自己解救也未可知。

是以他此刻長嘆一聲，便又掙扎著說道：「路邊不遠，有間祠堂，麻煩兄台，將我帶到那裏－－唉，我如此麻煩兄台，亦非得已，但望兄台助我一臂之力，日後－－咳，我必有補報之處。」

為著生存，這高傲而冷酷的老人，此刻不但將這個陌生的少年，稱做兄弟，而且竟還說出如此哀懇的話來。

管寧目光低垂，望著這片刻之前，還是意氣飛揚，但此刻卻已是奄奄一息的老人，心中不禁為此生出萬端感慨。

此刻雖未天明，但距離天明已不遠。明日妙峰山外之約，使他恨不得立時趕到毛家老店去才對心思，但他又怎能拒絕這位老人的請求？

何況他自己也極欲去見那「峨嵋豹囊」兄弟一面，於是他便斷然點首道：「老前輩但請放心，小可豈是見死不救之人？但是－－那『峨嵋豹囊』兄弟傷人之後，是否還會停留在祠堂裏呢？」

譚菁聞言一凜，久久說不出話來。要知道四川唐門之所以名聞武林，便在於唐門的毒藥暗器，除了他們自己世代秘傳的解藥外，普天之下，再無一人可以解救，而且見血封喉，一個時辰內，毒性一發，立時喪命。

瘦鶚譚菁若不能立時尋得唐氏兄弟，求得解藥，性命實在難以保全。

他黯然沉吟良久，方自長嘆一聲道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我……我只得去碰碰運氣了。」

管寧在路邊仔細查看一遍，才發覺有條小徑筆直穿入樹林，想必是昔日這家祠堂盛時的道路，雖已長滿荒草，但勉強可容馬車行走。

於是他便牽著馬韁穿林而入，果然見到前面有幢房影。他暗中將瘦鶚譚菁方才教他的話默念一遍，便大步走到前面，面對著這祠堂敗落的門戶，朗聲喊道：「方才終南瘦鶚譚菁，不知兩位俠駕在此，因此誤闖而入，以至身中兩位獨門『羅喉神針』，但望兩位念在昔日故交，賜以解救。」

他內力之修為，已至登堂入室的境界，此刻朗聲呼喊，竟然聲如金石，傳出甚遠。

但是－－陰黑黝黯的祠堂內，卻寂無回聲。管寧暗暗皺眉，又自喊道：「在下乃終南瘦鶚譚菁之友，但望兩位應允在下請求。此刻譚大俠已是命在垂危，在下情非得已，亦只得冒昧闖入了。」

說罷，大步向門內走了進去，只覺腳下所踏，俱是殘枝枯葉，和片片積雪，腳步每一移動，便帶著陣陣微響。

這「嘰嘰」的聲音混合在呼呼的風聲裏，讓人聽了，不由自主地遍體生出寒意。管寧胸膛一挺，往前再走了兩步，走到大殿前的台階上，亦自持著一直持在手中的火摺子，火光一閃之中，只見大殿之中頹敗破落，神幔、靈位俱都殘敗得七零八落，靈台兩旁，卻有兩尊神像，但也是金漆剝落，不復有當年的威儀了。

他失望地長嘆一聲，只當唐氏兄弟早已走了，他也不願再在這種地方逗留片刻，方自轉身走開。

哪知－－大殿中竟突地響出一個森冷的聲浪，低沉而微弱地說道：「站住！」

管寧大驚之下，只覺一股刺骨的寒意，自足踝升起，轉瞬便升至背脊，再次緩緩轉過身去。褪色的神幔裏，竟緩緩走出一個人來。

這人身軀頎長，瘦骨嶙峋，頭上髮髻凌亂，身上卻穿著一件極為華麗的紫緞長衫，及膝而止，橫腰繫著一條絲，定睛一看，他左腰之上，竟滲出一片深紫血漬，只因他身上穿著的衣裳也是紫色的，是以若非留意，便不易看出。

此時此地，驟然見著如此詭異的人物，若非管寧在這半年之中，所見所聞，件件俱是驚人之事，只怕此刻已嚇得不能舉步了。

但他此刻卻仍壯著膽子，佇立不動。只見這人一手拉著神幔，一手按著腰際，緩步走了出來，步履似乎十分沉重，面目亦是蒼白得沒有一絲血色，只有雙眼之中，還發著磷磷的光芒，但被這昏黃微弱的燈光一映，望之卻更令人悚慄。

他將呆立在門口的管寧由上至下，由頭至腳緩緩看了一遍，而管寧的目光，也在此時將他由上至下，由頭至腳看了一遍，最後兩人目光相對，管寧心中突地一動，覺得此人似乎相識，但仔細一看，卻又完全陌生。他再仔細回憶一遍，不禁恍然而悟，原來此人竟和四明山莊之六角亭中，那突然現身一掌擊斃囊兒的瘦長怪人，有一分相似之處。

剎那之間，他心中已動念數遍。這怪人望了他一遍，突又說道：「進來！」

管寧不由自主地走了進去，只見這怪人的目光，也隨著他身形移動，目光之中，彷彿有一種懾人的寒意，讓人望都不敢望他一眼。管寧心中方正發毛，哪知這怪人頎長的身軀，竟緩緩坐了下來，「嘶」的一聲，本已腐蝕的神幔，隨著他的身形，落在地上。

於是管寧便立刻看到，神幔的靈台邊，也盤膝坐著一個身穿醬紫長袍的老者，身材的高矮，雖看不清楚，但他坐在地上，卻已比常人坐著的時候高出一頭，可見他亦是身量特高之人。管寧目光動處，便立刻猜出，這兩人便是名震武林的「峨嵋豹囊」。

但是，當先緩步走出的老者，怎的卻是腰邊空空，一無所有呢？

立時之間，管寧又想起崑崙黃冠門下倚天道人所說的話，他便也立時暗中尋思忖道：「這『峨嵋豹囊』兄弟兩人，前亦到過『四明山莊』，是以才會在四明山莊中，遺失了自己的東西，而參與四明山莊中那件事的人，全都喪了性命，只有他兩人仍然活著，他兩人若非兇手，又該如何解釋？」

於是他心念轉變，卻又不禁忖道：「但是那六角亭中突然現身的怪人，乍眼一看，雖與這兩人有些相似，但仔細看來，卻絕非同一個人呀！那麼，那怪人又是誰呢？」

剎那間，他心中已將這兩個問題反覆想了數遍，卻仍然得不到解答。這時已坐到地上的老人略微瞑目調息，說道：「瘦鶚譚菁，真的中了『羅喉神針』，此刻在門外相候嗎？」

管寧一定心神，肅然道：「正是。」

這老人似乎暗中嘆息一聲，轉首去望他的兄弟，緩緩道：「老大，這事情如何處理？瘦鶚譚菁與我們還有些交情，這次我們誤傷了他，總該伸手替他治一治吧？」

他說話的聲音雖然極為緩慢，但卻沒有斷續。管寧見他如此重傷之下，還能如此說話，心中不禁暗駭，這「峨嵋豹囊」兄弟二人不愧是在武林久享盛譽的一流人物。

被稱為「老大」的老人彷彿傷勢更重，聞言仍然緊閉著雙眼，卻在鼻中冷哼一下，緩緩道：「姓譚的受的傷我們來治，我們受的傷，卻有誰替我們治呀？」

他說話的聲音，竟更森寒，話中的含意，亦更冷酷。

管寧心中一凜，暗道難怪江湖中人將這兩兄弟稱為「七海雙煞」，如今看來，這兩人不但暗器奇毒，生性亦毒得驚人。若以這兩人的性格看來，四明山莊中的慘事，也只有這種人才會做出。

一念至此，他不禁對這兩人大生惡感。哪知「峨嵋豹囊」中的老大唐鵪，語聲一了，卻又長嘆一聲，緩道：「只是這姓譚的無緣無故挨了幾針，若是叫他如此死了，也實在有些冤枉－－」雙目突地一睜，電也似的望在管寧身上，說道：「你就去把他帶進來吧！」

管寧暗暗吐了口氣，心中雖在奇怪，這人怎的突然變得有些人性起來。但他心中對此二人早具成見，是以此刻便也漫不為禮，聞言只是微一頷首，便一言不發地走了出去。

「峨嵋豹囊」唐氏兄弟呆呆地望著他的背影帶著火光消失，大殿又復轉於黑暗，老二唐鶻突地嘆道：「這娃兒倒有些志氣，他見我們不肯替譚菁治傷，心中便有些不忿，可是－－唉，他卻不明白，我們受的傷，比譚菁還要冤枉得多哩。」

老大唐鵪冷哼一聲，道：「因果循環，報應不爽。我們兄弟想必手上血腥太多，一直沒有報應，今日才會突然殺出這兩個人來，莫名其妙地加害我們－－老二，此刻你覺得怎樣了？我－－我自己知道已經快不行了，你要是還能走，你就先走吧！」

唐鶻亦自冷哼一聲，道：「老大，你說的是什麼話！我們兄弟，要死也得死在一起，何況－－就憑這點傷，我們還未見得就死了哩。」

這兄弟二人在討論生死大事，語氣仍如此森冷，生像是此刻身受重傷，即將嗚呼的人，不是他們而是別人一樣。

唐鵪聞言長嘆一聲，又復閉上眼睛。這兄弟兩人彼此說話都是那麼冷冰冰的，其實兄弟之間感情卻極深摯。

唐鶻口中雖在說著「死不了」，心裏其實也自知無甚希望。他們雖然此刻仍在說話，但這兄弟兩人一人腰邊中了一劍，一人的傷勢卻在小腹邊，這兩處俱是要害，若非他兄弟兩人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功力，此刻只怕早已死去多時了。

談話之間，管寧已一手摻扶著瘦鶚譚菁，一手拿著一盞銅燈，快步走了進來。唐鶻聽到他的腳步聲，眼也不抬，隨手掏出個翠玉小瓶，拋向管寧，口中卻又「囉嗦」一聲，緩緩說道：「一半敷在傷口，一半吞到肚裏。」

管寧目光動處，眼見玉瓶飛來，只是將右手一抬，反手去接，只覺手腕一震，而譚菁卻已緩緩坐在地上。管寧心中更暗駭，這唐鶻重傷後仍有如此功力，他卻不知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，鸞鳳將死，其鳴仍亮，落日的餘暉，也遠比月光明亮。這「峨嵋豹囊」名震天下數十年，又豈是徒負虛名的人物可比的？

他心中一面思忖，一面將手中取自車廂的銅燈，放在唐鶻旁邊的靈台上。瘦鶚譚菁此刻的神志已漸不清，但他卻仍強自掙扎著道：「兩位大德，我譚菁有生之年，永不相忘－－」

唐鶻突地冷笑一聲，緩緩道：「你忘不忘都無所謂，反正我兄弟也活不長了，此刻除非能立刻找到『太行紫靴』門下所煉的『續命神膏』，或許還能－－」

哪知，他話猶未了，門外突地響起一陣清朗的笑聲，齊地抬目望去，只見門外人影一閃，大殿中便已飄落下兩個華麗的老者。

這兩人身形一現，管寧立刻低呼一聲，而「峨嵋豹囊」唐氏兄弟始終森冷如冰的面容之上，竟為之泛出一絲喜色。

# 第九回 絕地逢佳人

這兩個華服老者身形落地，笑聲不絕。一個身軀較長的老人朗聲笑道：「想不到，想不到，我兄弟二人無意追蹤，卻成了你兄弟兩人的救星。唐兄，十年不見，你們也想不到我們這兩個老頭子早不來，晚不來，卻恰好在此刻趕來吧？」

這兩人竟是「太行紫靴」門下的樂山、樂水兩個老人。

唐鶻冷酷的面容，泛起了一絲笑容，緩緩說道：「方自說到『續命神膏』，想不到『續命神膏』便已來了。」

哪知老人笑聲突地頓住，竟緩緩走到管寧身側，突地伸出手掌，他掌出如風，電也似的向管寧右肩「肩井」穴上拍下。

這一個變故出於突然，更遠在方才他兩人突然現身之上。管寧大驚之下，揮掌一擋，哪知樂水老人掌到中途，竟突地手掌一反，向上斜劃，劈手一把將管寧手中的玉瓶搶到手裏。

瘦鶚譚菁尚未暈迷，見狀大喝一聲，但卻無力出手。

樂水老人其實並沒有加害管寧之意，他這一掌之擊，不過是聲東擊西之計而已。管寧事出意外，猝不及防，竟被他一招得手，只見他身形倏又退到門邊，仰天大笑起來。管寧大怒喝道：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
樂水老人大笑道：「你道我怎會突然跑到這裏來？我就是為了要跟蹤於你。我兄弟兩人在王平口外的風雪之中，苦等了一個時辰，才看到你駕車出來，便在後面跟蹤至此，否則，我兩人又不是神仙，難道真的知道唐老大、唐老二受了傷，特地跑來救他們？」

唐鵪、唐鶻聞言，不禁齊地一凜，暗忖道：「真是因果循環，報應不爽，我方才救了譚菁，此刻便有人來救我。我若是不救譚菁，這樂氏兄弟只怕不會來救我，只是－－他突地搶走這少年手中的瓶子，又是為什麼呢？」

管寧劍眉一軒，怒道：「我與兩位素無交往，兩位跟蹤於我，為的什麼？這瓶藥散乃是解救這位譚老前輩毒勢之用，兩位搶去卻又為著什麼？」

他雖知這兩位老人武功極高，自己絕非敵手，但此刻說起話來，自覺義正詞嚴，對這兩位老人，便絲毫沒有畏懼之心。

卻見樂水老人笑聲一頓，慢條斯理地緩緩說道：「問得不錯，問得不錯。老夫不妨告訴你，老夫之所以苦苦跟在你身後，是為了要探查出你那位朋友『吳布雲』的下落。老夫此刻搶來這玉瓶，也是為了要你將他的下落坦誠相告。」

管寧聞言一愣，他不知這兩個老人苦苦找尋吳布雲是為著什麼。難道是尋仇報復？但他們年齡懸殊，身份各異，卻又不似。

他俯首沉吟半晌，朗聲又道：「兩位如要找尋吳布雲，兩位只管自己去找好了，又何苦做出此等事來要脅呢！哼－－這豈不是有失兩位身份！」

他語聲微頓，立刻又接道：「何況在下與那吳布雲亦無深交，兩位要問的事，我實在是無可奉告。」

樂水老人突又仰天大笑起來，笑道：「罵得不錯，罵得不錯。但老夫還要告訴你，你與那『吳布雲』一路同行，豈有不知道他去向之理？這點你想騙過別人，還有可說，你若想騙過老夫，嘿嘿－－你且問問在座各位武林中人可曾有騙過老夫的？」

這樂水老人乃是江湖中有名的智者。他與樂山老人本是兄弟，雖然同是姓樂，但年輕時卻非此名，直到近年，他方有這「樂水老人」之號，取的也無非是智者樂水之意。

他此刻說出這番話來，雖然有些狂妄，但卻也是事實。

唐氏兄弟有求於他，此刻便一齊點首。瘦鶚譚菁心中雖不忿，但也只得冷哼一聲，只覺自己腦海愈見暈眩，眼見就要不省人事。樂水老人目光一轉，一揚手中藥瓶，又自大笑道：「你若還是想故意推託，使得譚大俠性命不保，這責任可是完全在你，老夫是毫無干係。」

唐氏兄弟聞言，暗嘆忖道：「人道樂水老人老奸巨猾，如此看來，他不想與終南結怨，是以此刻竟說出這番話來，將責任全部推到別人身上。」

管寧心胸之間，怒火大作，只氣得面上陣青陣白，卻說不出話來。

卻聽樂水老人又自笑道：「這玉瓶乃是老夫自你手中取來，你若不說出來，除非你能將它亦由老夫手中取去，否則－－」

他話猶未了，管寧突地厲叱一聲，身形頓向他直撲過去。

樂水老人哈哈一笑，腳步微錯，長鬚飄飄，身形已自滑開七尺，將手中玉瓶又自一揚，笑道：「你若想搶走此瓶，實是難如登天。」

管寧此刻已將生死榮辱，俱都拋在一邊，但覺心中怒火如熾，無論如何，也得將這玉瓶奪回，別的事以後再說。他身形方自撲空，腳跟一旋，便又如影附形般向那樂水老人橫掠過去。

哪知身前突地人影一花，那樂山老人竟硬生生擋住了他的去路，雙掌一推，管寧只覺一股掌風襲來，這掌風雖然不猛烈，卻已使得身形再也無法前掠，只得停住。

管寧驚怒之下，卻聽樂山老人和聲說道：「兄台先莫動怒，你可知道，我們要找尋『吳布雲』是為的什麼嗎？」

管寧聞言又為之一愕，但隨即冷笑道：「這正是小可要向兩位請教的。」

樂山老人微微一笑道：「此事說來話長，且有關本門隱秘，是以老夫才一直未便直告，只是……」他持鬚一笑：「老夫尋訪『吳布雲』，不但絕無惡意，而且還有助於他，這點兄台大可不必置疑。」

管寧微一沉吟，忍不住問道：「難道那吳布雲亦是貴派門下？」

樂山老人頷首笑道：「他不但是敝派弟子，而且還是敝掌教的獨子。老夫如此說來，兄台想必能相信老夫尋訪他實無惡意了吧？」

他語微一頓，又自笑道：「老夫還可告訴兄台，這『吳布雲』三字，實非他原來姓名。老夫本來也難以確定這『吳布雲』是否就是他，更不知道他取此三字的用意，但經舍弟加以分析之後，老夫才想起他從小便喜將『我不說』三字，說成『吾不云』，他取這『吳布雲』三字作為假名之意麼－－哈哈，想來也就是『我不說我的名字』之意了。」

這樂山老人，和藹誠懇，神色之間，更無半分虛假，讓人聽了，不得不相信他所說的話。

管寧聞言心中立刻恍然，但轉念一想，卻又覺得此事其中必多隱秘。那「吳布雲」既是「太行紫靴」的掌門真人的獨子，怎的見到他門中之人，卻又那般驚恐，而且連面都不願讓人見著？他雖然不知道此事的真相，更不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，但卻覺得「吳布雲」既與自己為友，自己便不該洩露他的秘密。

轉目望去，盤膝坐在地上的瘦鶚譚菁，此刻上身前俯，深垂著頭，竟像是已陷入暈迷之態，而那唐氏兄弟均閉目而坐，連看都未向這邊看一眼，生像是全然沒有將此事放在心上。一時之間他心中大感猶疑難決，不知該如何是好。自己若是說出了那「吳布雲」的去處，豈非愧對朋友？但自己若不說出他的去處，那麼眼看瘦鶚譚菁便得喪命，這麼一來，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但伯仁卻因我而死」。他心中自更難安。

他想來想去，只覺自己此刻已處身於兩難之中，無論自己如何去做，都將終身抱憾。但事已至此，卻又別無選擇餘地。他俯首微一沉吟，心中斷然下了個決定，目光一抬，朗聲說道：「兩位與吳兄之間究竟有何關連，在下毫不知情，但兩位此刻既以人命相脅，在下卻不能與兩位一樣，將人命看得如此輕賤，只是－－哼哼，兩位今日卻教在下看清了所謂武林長者的面目。」

樂山老人面容一變，燈光之下，他目中似乎隱隱泛出一陣羞愧之色，那樂水老人卻仍然面帶笑容，緩緩說道：「閣下如此說來，可是要將他的下落相告了嗎？」

管寧劍眉一軒，頷首朗聲道：「正是，兩位只要將解藥交於在下，在下明日清晨定必將兩位帶到那吳兄面前。」

樂水老人吃吃一笑，道：「此話當真？」

管寧冷冷笑道：「在下雖不像兩位俱是武林中德高望重之人，但卻不知食言反悔一事，兩位儘管放心好了。」

他此刻已立下決心，無論如何得先救了那瘦鶚譚菁的生命，然後再帶兩人到妙峰山外的毛家老店去，一起會見「吳布雲」。這兩人若對吳布雲有何不利，他便要以死相爭。要知道他此刻自覺今日一日之中，已做了兩件有愧於那「吳布雲」之事，那「吳布雲」縱然有不是之處，他也會全力相助的。

樂水老人哈哈一笑，緩步走到瘦鶚譚菁身側，當頭一揖，含笑說道：「為著小弟之事致令譚兄久候，但望譚兄不要怪罪才是。」

伸手拔開那玉瓶的瓶塞，倒出些淡青藥末，伸手一托譚菁下顎，將這半瓶藥粉全都倒入他口中，然後目光一轉，含笑又道：「譚兄的傷勢，可就是在當胸之處？」

瘦鶚譚菁微弱地點頭，樂水老人面帶微笑，突地伸出右手，快如閃電，在譚菁下脊背一拍，瘦鶚譚菁大喝一聲，管寧亦自變色怒喝道：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
卻見這樂水老人右掌一拍之後，手掌一反一轉，將另外半瓶藥粉，亦自倒入掌中，卻用左手的空瓶，往譚菁胸前一湊。

他這幾下動作，完全一氣呵成，端的快如閃電。管寧一聲怒喝過後，方待搶步過去，只聽「叮叮」幾聲微響，像是有什麼東西落入那玉瓶裏，這樂水老人卻在長笑聲中，將右掌的藥粉往譚菁胸前的傷口上一合，長笑著道：「譚兄身中之針，已被小弟震出，再加上唐兄解藥，妙用無方，譚兄只要將息兩日，便可無事了。」轉過頭向管寧笑道：「閣下不必擔心，老夫豈有加害譚兄之理？就算有別人要對譚兄不利－－哼哼，老夫第一個不會放過此人的。」

這樂水老人果然不愧為名傳武林的智者，就這幾句話中，不但方才的過失完全推諉，言下還頗有討好拉攏這瘦鶚譚菁之意。管寧望著他縱聲大笑的神態，心中又是氣憤，又覺惱怒，只聽他笑聲漸漸微弱，方待反唇相譏，哪知一直瞑目而坐的唐鵪突地冷冷說道：「各位的事都辦完了吧？」

雙目一睜，目光閃電般射到樂水老人身上，滴溜溜一轉，又道：「兩位與我兄弟素無恩仇，兩位如有相助之心，就請快將那靈藥擲下。兩位如無相助救我兄弟之心，而只是隨意說說，那麼，就請各位都出去，也讓我兄弟死得安靜些。」

這「峨嵋豹囊」說話的聲音雖然極為微弱，但那豪氣卻仍然冰冷森寒，管寧聽了心裏不禁一凜，暗忖道：「這『峨嵋豹囊』難怪會被人稱做『雙毒』，此刻一見，果然毒得可以，也冷得可以。他們此刻性命垂危，求人相助，說話卻仍是這副腔調，平日的為人，更可想而知了。」

樂水老人目光一轉，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敝兄弟與兩位雖然素無恩仇，但總算是多年故交。故友有難，敝兄弟豈有袖手之理？」

他一面說話，一面又從懷中取出一個碧玉盒子來，接著道：「這便是我太行祖門的師爺，昔年苦心煉製的靈藥，近年已越來越少，我兄弟這次出來，也只是帶得兩盒而已，若非是……哈哈，若非是兩位兄弟，只怕再也難得－－」

他邊笑邊說，方自說到「難得」兩字，突覺左肋風聲一凜，大驚轉身，眼前掌影一花，迎面拍來，變化倉促，他舉臂一格，哪知手背突地一麻，他手中玉盒竟已被人奪去。

樂水老人再也想不到，此時此刻，竟會有人搶他手中的玉盒，見這人一擊得手，身形便倏然而退，竟是那少年管寧！他再也想不到，管寧會有如此武功，他卻不知道管寧武功雖不高，但所習的身法招式卻全都是武林最上乘的功夫，是以才能在他猝不及防之下，奪去他手中的玉盒。

這一變故，尤在方才他二人奪去管寧手中的玉瓶之上。唐氏兄弟和樂山、樂水二老，一齊大驚，幾乎同聲大喝道：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
樂水老人驚怒交集，雙掌一錯，正待縱身撲上，卻見管寧冷笑一聲，打開了盒蓋，送到嘴旁，大喝道：「你要是過來一步，我就將這盒中之藥全吃下去！」

樂水老人身形一頓，心中又驚又奇。要知道這「續命神膏」，不但是太行紫靴門中的至寶，而且是天下武林夢寐以求的靈藥。這玉盒雖小，但只要這玉盒中所貯靈藥的十分之一，便足以起死人而肉白骨，無論是何門何派的刀創掌傷，只要還未完全斷氣，求得此藥便可有救。樂水老人心疼靈藥，見到管寧如此，便也不敢貿然出手，呆呆地愕了半晌，突地展顏一笑，身形不進反退，連退三步，哈哈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這是幹什麼？你如有需用此藥之處，只管對我說好了，又何苦如此……」

唐鵪、唐鶻，雖都是生性冷酷，喜怒不形於色之人，但此刻唯一可救他們性命的靈藥，被人家奪去，心中亦不禁驚怒交集，但面色卻仍森寒如冰。只聽唐鶻冷冷哼一聲，緩緩道：「這位小哥，如對我兄弟兩人有什麼不滿之處，也只管說出便是，我兄弟兩人雖然身受重傷，哼哼－－」

他冷哼兩聲倏然住口，言外之意，自是「我兄弟雖然身受重傷，卻也不會示弱於你。」

管寧目光如刀，凝注在唐氏雙毒面上，望也不望樂山、樂水一眼，說道：「在下與閣下兄弟兩位，素不相識，『續命生肌靈膏』，雖然妙用無方，在下卻也不需用此物。只是……」

他語聲未了，唐鶻已接口道：「那麼你如此做法，難道是存心要對我兄弟過不去嗎？」

管寧冷冷一笑，沉聲道：「在下如此做法，只是請教兩位一事。」

樂水老人接口哈哈笑道：「原來這位小哥只是要請教唐氏雙俠一事而已，那又何苦如此做法。大家雖然俱無深交，但總算都是武林同源，以後見面的日子還多，如此豈非要傷了彼此的和氣？來來－－」

他一面說話，一面抬起腳步，向管寧走去。

哪知，管寧目光突地一凜，冷冷喝道：「在下方才所說的話，閣下此刻，難道已忘記了嗎？」

樂水老人乾笑一聲，停下腳步，卻聽管寧已自朗聲接道：「在下本非武林中人，也不想涉足江湖的恩怨，只是在下卻要請問唐氏雙俠一句，那四明山莊中的數十條人命，兩位該如何交代？」

此話一出，樂山老人、唐鵪、唐鶻，一齊驀地一驚，雖服靈藥，神智仍未完全清醒的瘦鶚譚菁，聞言亦自全身一震。要知道四明山中那件兇殺之事，不但眾人俱有極深關係，而且是武林中人人關心之事。

樂山老人一驚之下，脫口問道：「四明山莊中的人命？難道在那四明山莊中慘死之人，與唐氏兄弟又有什麼關係不成？」

管寧冷笑一聲，朗聲道：「四明山莊中慘死之人，不但與這唐氏兄弟有很大的關係，而且依區區所見，那些人縱然不是他兩人所殺，卻也相去不遠－－」

樂水老人雙眉微皺，沉聲道：「老夫雖然未曾參與此事，但聽得江湖傳言，卻是那飄忽無蹤，形如鬼魅的西門一白所為，小哥，你－－你只怕弄錯了吧？」

他一面說話，目光卻已投在唐氏兄弟身上。昏黃的燈光之下，只見兄弟兩人雖仍端坐如故，但胸膛起伏甚劇，蒼白瘦削的面容上，也起了極劇的變化，心中不禁一動，立刻接道：「只是小哥你如另有所見，不妨說出來讓大家聽聽，也許－－也許－－咳。」

他乾咳了一聲，轉過頭道：「反正此刻大家俱都無事，以此來消永夕－－咳咳，也算是件趣事。」

他乾咳數聲，卻始終未將自己對唐氏兄弟起了懷疑之意說出來。

管寧微喟一聲，將自己如何誤入四明山莊，如何見著那些離奇之事，如何埋葬那些武林高手的屍身，如何和那白袍書生一起走出四明山莊，如何又遇著了那翠衣少女，如何避開了「烏煞神針」，如何又遇著了公孫左足、羅浮彩衣、武當四雁、木珠大師，又如何到北京城……種種離奇遭遇都一一和盤說出，然後沉聲說道：「上了那四明山莊之人，除了西門一白身受巨痛重傷，尚能僥倖未死之外，其餘之人無一生還，但這『峨嵋豹囊』卻為何獨能逍遙事外？若是他兩人怕事未去四明山莊，但卻有人親眼所見，而且四明山莊中還有他們的『豹囊』，我在莊前又險些中了他們的『烏煞神針』。哼，他們雖想將我殺之滅口，卻不知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們事機雖密，卻也有被人發覺的一日。」

他侃侃而言，只聽得樂山老人、樂山老人、瘦鶚譚菁俱都連連變色。

樂山老人在他說話之中，已緩緩走到唐氏兄弟身側，此際雙目一睜，凜然望在唐氏兄弟二人臉上，雖未說話，但言下之意，卻是：「你有何話說？」

譚菁知道自己師兄便是死在四明山莊，他雖然生性冷酷，但究竟兄弟情深，此刻目光中似要噴出火來，若不是傷勢未愈，只怕他早已撲上去了。

唐氏兄弟對望一眼，那唐鶻竟喃喃低喟道：「好厲害的手段。」

目光一抬，在眾人面上一掃，長嘆道：「這位小哥如此說來，我兄弟真是百口莫辯。但此事之中，其實還另有蹺蹊之處，各位如信得過我，我－－」

哪知－－

他「我」字方自出口，窗外突地漫無聲息地擊入十數道烏光來，筆直地擊向唐氏兄弟身上。

唐鵪、唐鶻驚呼一聲，和聲往下倒去。樂水老人心頭一凜，雙掌突揚，強烈的掌風，將這些暗器擊落大半。

樂山老人大喝一聲，平掌一擊，「龍形一式」閃電般掠出窗外。樂水老人手足情深，生怕兄弟此去有失，便不及檢視這些暗器是否已擊中唐氏兄弟，一掠長衫，亦自跺腳飛掠而去。

這兩人年齡已逾古稀，但身手卻仍驚人，眨眼之間，便已消失在窗外的夜色之中。

管寧大驚之下，定神望去，只見樂水老人掌風空隙中飛過的暗器，雖未擊中唐氏兄弟，但一沾地面竟「噗」的一聲，發出火光來。剎那間，那已經破舊的神幔被點著，熊熊的火勢，即將燒到那已自倒在地上的唐氏兄弟身上。

他驚恐之下，來不及多作思索，一個箭步掠到火勢所在，腦海中閃電般轉了兩轉，尋思該如何撲滅這熊熊火勢。

哪知－－

就在他這一猶疑之間，窗外突地一聲冷笑，並肩飛人兩條人影。管寧全身一震，轉目望去，只見兩人一高一矮，全身黑衣，就連頭面都一齊用塊黑巾蒙住，只露出一雙灼灼有神的眼睛，身形之快，宛如鬼魅，腳尖一沾地面，便又飄飄掠起，縱身過來。

此時此地，突然見著如此詭異的人物，管寧倒吸一口涼氣，壯膽喝道：「你們是誰？意欲何為？」

身形較高的黑衣人陰惻惻一聲冷笑，忽地反手擊出一掌，可憐瘦鶚譚菁，傷勢未愈，待見這一掌是擊向自己腦門正中的「百會」大穴，卻又無法閃避，狂吼一聲，立刻屍橫就地。

管寧心頭一涼，只見這怪人一掌擊斃譚菁，卻連頭也不回，冷冷說道：「我來要你們的命。」

他聲音沙啞低沉，眼見火勢已將燒在自己身上的唐氏兄弟，無力站起，方自就地滾到一邊，聽到這聲音，不禁激靈靈打了個寒噤，顫聲道：「又是你！」

這黑衣人陰陰一笑，道：「不錯，又是我！」

呼的一掌，劈面向管寧擊出。

管寧呆了一呆，直待掌勢已將擊在自己面門上，忽地想起那「如意青錢」秘笈中所載的一招來，左掌立刻向上一抬，右掌閃電般直切這人右掌脈門，他左掌一擋剛好擋住這怪人的掌勢，右掌一切，部位更是妙到毫巔。

這黑衣怪人想不到面前這少年，竟會施展出如此神妙的招式來，手腕一縮，連退三步。管寧雖然習得秘笈上這種其妙無比的招式，卻苦於運用不熟，又不能接連施展，是以一招展出，便無下招。這怪人見他忽然住手，摸不透他武功的深淺，也不敢再次出手。

唐氏兄弟見了這兩個黑衫怪人，心中正自心驚肉跳，掙扎著坐起來，忽見管寧施出此絕妙的一招，心中大喜，只希望他能將這兩人擊敗，哪知管寧卻呆呆地愕住，他兩人又不禁著急。那身形略矮的怪人突地輕叫一聲：「大哥，上呀！」雙掌一錯，手掌一引，左掌又再斜揮，左掌又變掌為指，直點管寧左腰，右掌卻已揮向管寧咽喉。

管寧心中方自盤算著該如何施出第二招，忽見此人攻來，他心頭一凜，只覺四面竟彷彿都是這人的指風掌影，自己無論向何處閃避，都躲不過他那一指。

其實這一招雖然厲害，但那「如意青錢」上，卻不知有多少招式可以將這一招輕易地化解，但是管寧不但想不起來，即使想起來也不會運用，只得向後一退。但他身後卻是正在燃著的神幔，熊熊的火勢，燙得他心神一顫。這時他前有敵招，後有火勢，正是危如懸卵，他情急之下，右掌向右一掛，左掌向左一閂，身形乘勢一衝－－

他情急之下，胡亂施出一招，施出過後，遂想起這一招也是那「如意青錢」中所載的妙著，彷彿叫做「鐵柵欄」。這黑衣怪人眼看他已將傷在自己手下，哪知他右掌突地用「崩」拳一掛，左拳用「橫」拳一閂，彷彿像是五行拳中的「鐵索橫江」，又彷彿像是太極拳中的「如封似閉」，但威力妙用，卻仍在這兩招之上，使得自己竟不能不收招而退。他又連退三步，愣了一愣，卻也不知道這一招精妙的招式，究竟是何門何派的。

要知道「如意青錢」中所載的武功，俱都是武林絕傳已久的絕技，這兩個黑衣怪人雖然大有來歷，武功很高，就憑管寧此刻的武功，十個也不是這兩個的敵手，但管寧施出這兩招來，卻讓這兩人齊都愣了愣，更摸不透對手武功的深淺。

但火勢越燒越大，這兩人縱然再也不出招，就這樣擋在管寧身前，管寧也立刻要被火勢燒著，只是這兩人方才用調虎離山之計，調開仁智雙老，此刻便生怕他兩人發覺受騙，立刻轉來，是以這兩人亦自不耐，兩人私下交換了個眼色，正待一齊施殺手，速戰速決，將對方傷在掌下。

哪知－－

窗外又是一聲輕叱，竟又飛快地掠人一條人影來，神情匆忙焦急，一進來，更不答話，揚手一劍，斜斜向這兩人揮來。他手中之劍像是甚短，但這一劍揮來，威力卻頗驚人，只見碧光一溜，有如閃電，卻看不清他這一劍的方向。

這兩個黑衣怪人似乎也看出來人不是庸手，一人面對管寧，一人卻回轉身來，一掌劈向對方肋下，右腿突地無影無蹤向下踢起，踢向對方的脈門。

管寧面對著這兩個黑衣怪人，心中正自驚愕交集，忽見窗外掠入一個人影來，他只當是那兩個老人已然轉回，哪知他定眼一看，只見這人身影窈窕，一身翠衫，火光之中，滿臉俱是惶急之色，瞟向管寧，焦急關切之色，滿現於一雙妙目之中。

原來這人竟是那一去無蹤，但卻時時刻刻俱在管寧心念中的凌影！

朔風凜冽，寒雪紛飛。

帶著雪花的寒風，從這荒祠正殿四面破敗的窗櫺中吹進來，更助長了火的威勢，破舊的神幔上，燃燒著的火勢，剎那之間，已將房頂燒得一片焦黃，也已將傷及身受重傷的唐氏兄弟，以及被那突來的驚喜驚得呆住了的管寧身上。

他再也想不到凌影會在此時此刻突然現身，只見凌影手腕一旋，避開這身材較矮的黑衣人突地踢出的一腿，手中劍卻順勢一轉，立即斜挑而上，刷的，又是一劍，挑向對方的咽喉，一雙秋波，卻時時刻刻地瞟向管寧，目光中又是惶急，又是幽怨，卻又是一種無法掩飾的情意。

那黑衣人雖然暗驚她劍式的狠辣快捷，但見了她面上的這種神色，心中不禁暗喜，雙掌一分，突地從劍影中搶攻過來，口中喝道：「大哥，這妞兒不要緊，交給我好了，你只管對付那男的。」

手揮指點，瞬息間攻出數招，招式亦是狠辣快捷，兼而有之，叫凌影絲毫喘息不得。凌影心中又驚又慌，雖然一心想過去護衛管寧，但偏偏又無法分身，咬緊牙關，揮動短劍，但見碧光閃閃，恨不得一劍就將對方殺死。

要知道劍為百兵之祖，載於拳經劍譜，都有著一定的規格長度。

但凌影掌中的這口碧劍，卻比普通劍短了不止一半，竟像是一柄匕首，平時藏在袖中，這正是「黃山翠袖」仗以成名的武器，劍法完全是以快捷兇險見長，傳自初唐的女中劍俠「公孫大娘」。此刻凌影惶恐之中，更將這本已兇險無比的劍法，施展得比平日還要兇險三分，招招式式，都直欺入對方的懷裏，直似近身肉搏。

管寧目光動處，只看得心驚膽戰，幾乎忘了身前還有一個人在，口中連連喊道：「影兒，小心些，小心些……」

他語聲未了，忽聽身後的唐氏兄弟拼盡全力，大喝一聲：「你小心些。」

管寧心頭一跳，只見那叫做「大哥」的黑衣漢子，已自漫無聲息地欺了過來，劈面一掌向管寧迎面打來。管寧雖已驚覺，但發覺已遲，眼前這一掌劈來，竟是無法閃避。

哪知黑衣漢子掌到中途，突地身形一閃，又退了回去。

管寧心中不覺大奇：「他這是幹什麼？難道他無法傷我！」

他卻不知這漢子方才被他無意施展出的一招絕學驚退，此刻雖又攻來，但心中絲毫不敢大意，是以這劈面一掌，原是虛招。

他一招擊出，卻見管寧仍然動也不動地站在當地，只當管寧識破了他這一招的虛實，心中不禁又為之一驚：「這少年武功經驗怎的如此老到？」

身形一縮，竟又退了三尺，露在蒙面黑巾之外的一雙眼睛，上下打量著管寧，實在不知道這少年的武功深淺，更不知道這少年的身份來路。

火勢更大，竟已將屋頂燃著，管寧與那叫做「大哥」的黑衣漢子面面相對，心裏在七上八下地估量著對方的心意，而管寧心中，只望凌影能夠得勝。

他偷眼望去，只見一團碧光裹著一條人影，似乎凌影已佔上風，心中不禁暗喜，他卻不知道凌影此刻心中正是驚恐交集。原來，她招式雖狠辣快捷，但這黑衣漢子似對她的招式頗為熟悉，無論她施出多麼詭異狠辣的招式，卻都被對方輕輕化解了開去。

她心裏又驚又奇：「這黑衣漢子是誰？怎的對我的劍法如此熟悉？」

幸好她身法輕靈，招式上雖被對方佔得先機，但一時之間也不致落敗。

「峨嵋豹囊」唐氏兄弟一生稱雄，此刻卻落得這種狀況，兩人俱都是武功高強，經驗老到之人，心中已知道自己是凶多吉少，熊熊的火勢，雖還未傷到他們身上，但炙熱的火焰，卻已使他們有一種置身洪爐的痛苦。

唐鶻暗嘆一聲，突地振起精神，叫道：「我兄弟生死不足惜，兄台也不必這般護衛於我等。」

那叫做「大哥」的黑衣漢子目光動處，只見管寧仍然動也不動地站在地上，面上似是木無表情，他自然不知道管寧此刻正是心慌意亂，五中無主，還只當這少年藝高人膽大，有著超人的謹慎功夫。原來這黑衣漢子一生深沉謹慎，此刻自然不敢輕舉妄動，聽到唐鶻的話，方自立刻接口道：「是了，我與你毫無冤仇，何必來蹬這渾水？」言下之意，自是叫管寧快些走路，自己便也不難為他。

哪知唐鶻卻冷笑一聲，又道：「我兄弟死後，只望兄台能替我兄弟到四川唐家去通知一聲，叫本門中人為我兄弟復仇。」

那黑衣漢子目光灼灼，望向唐氏兄弟，聞言亦自冷笑道：「對極，對極，你若如此做，就也算得是無愧於他兄弟二人，何苦多管閒事？」

他兩人輪流而言，說話的物件，卻都是衝著管寧一個人。那黑衣人一心想將唐氏兄弟殺死，卻並不怕他兄弟二人尋人復仇。他不知道管寧功力深淺，不願貿然動手，是以此刻說出這種話來。

卻聽唐鶻又道：「只不過我兄弟還有一事，若不說出，實在死不瞑目，那便是……」

黑衣漢子大喝一聲：「要死就死，多說什麼！」身形微動，似又將欺身撲上。

哪知……

管寧卻突地大喝一聲：「停住！」

黑衣漢子一驚之下，果然停住腳步，管寧見了，心中大喜，暗道：「這傢伙果然有些畏懼於我。」

要知道管寧本是絕頂聰明之人，起先雖在奇怪，這黑衣漢子為什麼空自滿眼兇光，卻不敢上來和自己動手。

後來他想來想去，心中突地一動，忖道：「難道是這漢子見了方才我施出的那一招，以為我身懷絕技，是以不敢動手？」

是以他此刻一聲大喝，黑衣漢子身形一頓，他便越發證實了自己的想法，故意冷笑一聲，緩緩說道：「我與這唐氏兄弟非親非故，本不願多管你等閒事，何況我一生最不喜歡兇殺之事，是以方才手下留情，也不願傷害到你，你若真的逼我動手，那麼……哼哼！」

他語聲故意說得傲慢無比，但心中卻仍有些忐忑，不知道自己這一番話，能不能嚇得住人家。

哪知道他這一番信口胡謅，不但說得極為逼真，而且還直說到別人心裏。那黑衣漢子聽了，目光果又一變，心中暗忖：「我起先一掌劈去，平平無奇，但卻留下極為厲害的後招，但是他只左掌一揚，右掌一切，不但以攻為守，妙到毫巔，而且竟還封了我預留的後著。」

他心念一轉，又忖道：「到後來他施出的那一招，既非五行拳中的『鐵索橫江』，又非太極拳中的『如封似閉』，但卻兼有這兩招之長，能守卻又能攻，這兩招式之詭異奇妙，當真是令人聞所未聞。但是他明明佔得先機，卻不乘勢而攻，想來真的是手下留情。」

他心念思忖之間，那邊正自激戰得難分難解的兩人，亦自聽到管寧方才所說的話。凌影對管寧的武功知之甚詳，聽到管寧說出這種儼然是絕頂高手的話來，心中既驚又怪卻又惶急，面上自然也就流露出來。

那身量較矮的黑衣漢子見了她面上的表情，心中突地一動，雙掌連揮，切、抓、點，攻出四招，口中大喝道：「大哥，你莫聽他的鬼話，他根本是銀樣蠟槍頭，經不得打的。」

其實他心中亦無十分把握，此番說的不過是詐語而已。

管寧聽了，心頭不禁一涼，但他知道這是自己的生死關頭，背後火勢雖然炙得他火燒毛燎，心中雖驚恐，但面上卻絲毫不露出一絲神色，突地仰天大笑幾聲，朗聲說道：「經不得打的……哈哈！哈哈！」他一連狂笑了四聲，笑聲突地一頓，冷冷說道：「我若是右掌自左而右，劃向你胸乳之間，左掌橫切，切向你的腹下，讓你明明以為……」

他語聲未了，那身材較矮的黑衣人，已又搶口喝道：「你胡吹些什麼，這算是什麼厲害招式？」

管寧目光仰視，望也不望他們一眼，負手而立，冷笑說道：「我右掌明明是以指尖劃向你右乳上一寸六分屬肺經的『右上血海穴』，但是我手掌揮處，其實卻是點向你左乳上一寸六分屬肝經的『血海穴』，然後手腕一抖，乘勢又點向你屬厥陰肝經的『左期門穴』處。」

他一口氣說到這裏，語聲頓也不頓地往下接著又道：「我左掌明明是橫切你臍下三寸，小腸之幕的『關元穴』，其實左肘一回，卻撞向你大橫肋外，季脅之端，骨盡處，軟肉邊，臍上三寸，左去六寸，屬足厥陰肝經的『章門大穴』，而左掌乘勢一揚，卻反掌揮上，你此刻若想避開我右掌，必定向左後方退去，我左掌這一揮，正好拍你喉結下一寸的『天突大穴』，以及『天空穴』再下一寸六分的『璇璣大穴』，而右掌恰好在此時圈回，點向你手厥陰穴，屬心包絡，腋下三寸，乳後三寸，著脅直腋，撳脅間的『天池穴』。」

他頓也不頓，想也不想，一口氣說到這裏，方自冷笑一聲，道：「這簡簡單單的一招，我腳都可以不動，請問你如何抵擋？」

要知道他本是過目成誦的九城才子，早已將「如意青錢」上的秘技背得爛熟，真正動起手來，雖因動手經驗，與武功根基之不足，是以不能將之隨意施展，但此刻由口中說出來，不但全都是武功上的絕妙招式，而且對於穴道位置的分辨，更像是瞭若指掌，全都是武林人夢寐以求的內家絕頂要訣。

這一番話不但聽得那黑衣漢子目定口呆，冷汗直流，便是唐氏兄弟也聽得兩眼發直，就連明知他武功平常的凌影，聽了心中也不禁又驚又喜，心裏竟也懷疑起來：「他莫非是身懷絕技，故意深藏不露？」

這其間一切事的變化，都是隨著在場各人心理的變化而發生，而心理之變化僅是一瞬之間事，但筆下描述卻費事頗長，但當時卻極快。

就在這剎那之間……

一直交手未停的凌影，方自施出一招「神龍馭風」，左肩突地一震，「啪」的一聲，竟被那身材頗矮的黑衣漢子擊了一掌。

她只覺肩胛之處痛徹肺腑，不由自主地「哎喲」一聲，呼出聲來，只是她多年苦練，雖敗不亂，右掌碧劍招式仍未鬆懈而已。

而那叫做「大哥」的黑衣漢子，口中雖在縱聲狂笑，藉以擾亂唐鶻的語聲，但心中卻在轉念頭。他見到管寧仍然站著不動，心中又已有些懷疑：「這少年怎的不來阻止於我？」

此刻凌影一聲驚喚，卻使得他心念又自極快的一轉，忖道：「呀，我莫要被這少年愚弄了，想這女子與他本是一路，他怎的不加援手，除非……」

這心念在他心中一閃而過……凌影驚呼方自出口。

管寧心中方自一驚，唐鶻口中方自說到「那便是……」

這黑衣漢子「大哥」口中突然厲叱一聲，身形暴起，刷地撲向唐氏兄弟，雙掌齊出，呼的一聲。

風助火勢，管寧衣角一揚，沾上火苗點點，他根本未曾感覺，咬牙跺腳，一個箭步竄過去。

只聽唐氏兄弟接連兩聲慘呼。管寧心頭又一顫，揚手一掌，向那身材較矮的黑衣漢子擊去。「大哥」厲聲狂笑。

凌影驚呼一聲：「小管，你莫動手！」

又是呼的一陣狂風，火舌捲上了「峨嵋豹囊」唐氏兄弟的屍身。

黑衣矮漢陰惻惻一聲冷笑：「原來你真的是銀樣蠟槍頭！」翻身一掌，他已自管寧一掌後來的掌風之中，發現這少年還是不行。「啪」的一掌，兩掌相交。

「大哥」厲笑之聲未絕，微擰身形，掠向管寧。管寧只覺掌心一熱，盡力一震，蹬蹬蹬，退後三步。

凌影驚呼一聲，青鋒連環，劍花如雪，刷刷刷刷，一連四劍，將黑衣矮漢迫退一半，纖腰猛擰，刷的掠向管寧。

「大哥」厲笑中，掠到管寧身側，伸出手掌，當胸拍去。管寧大驚之下，方待急閃……

凌影嬌聲中，已自掠了過來，青鋒一領，刷的劈下。「大哥」掌方遞出，寒光已至。他不求傷敵，但求自保，身軀微斜，反腕斜剪，四指如剪，剪向凌影的脈門。

管寧驚魂初定，站穩身形。凌影腕肘微縮，反腕又是一劍，身軀藉勢一轉，擋在管寧身前。黑衣矮漢冷笑一聲，一掠而至。

管寧目光動處，大喝一聲，猛力一竄，擋住黑衣矮漢的來勢，連環擊出雙拳，勢如瘋虎。他這幾拳完全不合章法，但卻是拼了性命擊出，再加上他此刻內力已非昔比，是以方才接了人家一掌，並未受傷，是以這幾拳竟亦風聲虎虎。

黑衣矮漢愣了一愣，只當他又使出什麼怪招，身形微退，目光一閃，只見管寧這幾拳空門露出，不禁冷笑一聲，左掌一揚，右掌緩緩劃了個圓弧，突然「刷」的一掌劈下。

管寧連環擊出數拳，拳拳落空，忽見人家一掌劈來，竟容容易易地從自己雙拳中直劈而下，他忽地身軀後仰，胸中忽有靈光一閃，左右雙拳，各劃了一個圓弧，交揮而出，右腿乘勢一踢，右掌忽地一頓，變掌為指，疾點而出。

這一招三式，快如閃電，攻守俱兼，時間、部位，莫不拿捏得妙到毫巔，他生死交關之下，竟又施出一招妙絕天下的高招。

黑衣矮漢一掌劈出，滿心以為手到擒來，哪知肘間突地微微一麻，他大驚之下，猛見對方三式俱來，刷的，「金鯉倒穿浪」，後掠五尺，定了定神，只覺背脊已出了一身冷汗。

那邊凌影劍光縱橫，正和「大哥」鬥在一處。她左肩已受微傷，多少影響到一些招式的施展，而她就在這眨眼間，又似乎發現這叫做「大哥」的黑衣漢子，身手還比自己方才的對手高明。她不禁暗中長嘆，只道今日自己與管寧都是凶多吉少。哪知幾個照面一過，她竟覺得自己與這「大哥」動手，竟似乎要比方才輕鬆得多。她心中不覺大奇，但心念一動，卻又立刻恍然。

原來「大哥」武功雖高，對凌影這種江湖罕見的劍法，卻不熟悉，是以動手之間，便得分外留意，而另一黑衣漢子卻似對她所施展的劍法瞭若指掌，是以著著都能搶得先機。

一念至此，劍勢一領，身形展動，身隨劍走，劍隨身發，左臂雖不能展動，但右掌這口劍專長偏鋒，剎那之間，但見青鋒劍影，有如滿天瑞雪，劍式竟比方才還要激烈幾分，可是她心中卻仍不禁暗自尋思。

「那較矮些的黑衣漢子究竟是誰？他怎的會對我劍法的招式如此熟悉？」原來「黃山翠袖」一脈相傳的劍法，不但武林罕睹，而且簡直是絕無僅有，武林中知道此路劍法的人，可說少之又少，是以凌影此刻心中方自大起懷疑，但想來想去，卻也想不出頭緒。

而這一切事，卻亦是發生在剎那之間的。

風聲、火勢、嬌叱、驚呼、劍光、人影、拳風、劍嘯。

突地。

轟然一聲！

一條本已腐朽的屋樑，禁不住越燒越大的火勢，帶著熊熊烈焰，落了下來，剎那之間，但見……

木石飛揚！塵土彌漫！風勢呼嘯！烈火飛騰！劍光頓住！人影群飛！

砂塵……砂塵……砂塵……砂塵……

火！火！火！火！

在這漫天的砂塵與烈火之中，管寧、凌影，依牆而立，穿過火光，舉目望著站在對面牆角的那兩個黑衣漢子，心中怦然跳動，煙塵與烈火飛揚，但是，方才捨生忘死的拼鬥，此刻都已在這跳動與飛揚之中平息。

靜寂……風聲呼嘯……一條頎長秀美的人影，突地了無聲息地出現在門口，熊熊的火勢，映著她如霧雲鬢，如花面靨。

「誰是門口那輛馬車的主人？」

聲音嬌柔，但卻冰冷，每一個字都生像是由地底湧出來似的。管寧心頭一震，轉目望去，卻見那當門而立的人影，赫然竟是「絕望夫人」！

她緩緩地移動著目光……目光掠向管寧，管寧頷首沉聲道：「在下便是！」

她目光依然移動著……目光掠向凌影，凌影竟微微一笑，她竟也微微一笑。管寧大奇：「她倆竟然是認得的！」

她目光依然移動著……目光掠向那兩條黑衣漢子，然而……那兩條黑衣漢子卻已在她目光到來之前，齊地跺足縱身，穿窗而去，眨眼之間，便已在沉沉夜色之中消失無影。

絕望夫人冷冷一笑，突地回過頭來，道：「還站在這裏幹什麼？被火燒的滋味可當好受？」

羅袖一拂轉身走了出去。管寧怔了一怔，轉目望去，只見凌影也正在望著自己。他心裏一動，竟又忘了熊熊火勢，忘情地想去捉凌影的手，口中道：「影兒，我……真想不到你來了。」

哪知凌影將手一甩，竟又不再理他，轉身掠出門外。管寧愕然道：「難道我又有什麼地方得罪了她？」

其實他雖聰明絕頂，卻又怎猜得到少女的心事？

他垂首愣了半晌，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，長嘆一聲，走出門外。一陣風吹過來，他陡然一凜，定了定神，背上有些火辣辣的燒痛，原來他方才背火而立，火雖未將他燒著，卻已烤得他不輕，只是他那時心情緊張，卻根本沒有注意到。

頹敗祠堂，在他身後燒得必必剝剝的聲音，他走出門外只覺得千種懊惱，萬種失意，齊地湧上心頭，心中暗道：「管寧呀管寧，你到底做了些什麼？唉……」

大步走了兩步，只見那輛本來停在門口的馬車，已遠遠牽到路邊，還有一輛馬車，停在這輛車旁，正是那少年「吳布雲」的車子。凌影坐上車轅，似乎正在和那絕望夫人含笑說著話，見他來了卻陡然將臉一板。他心裏又氣又惱：「你何苦這樣對待我！」

於是故意不望她，走到絕望夫人面前躬身一揖，大聲道：「多謝夫人相救之德……」

絕望夫人微微一笑：「你只怕謝錯人了吧？救你的人又不是我。」

凌影鼻孔裏哼了一聲道：「我又不是救他的。」

管寧愣了一愣，心中又自暗嘆一聲道：「多謝夫人將這輛車送回，我……在下……」

他心裏又是失望，又是氣惱，雖然心裏有許多疑問，但卻一件也不想提起，只想快些見著吳布雲辦完正事。一時之間他只覺無話可說，心想：「我雖不是你救的，但車子總是你送回的吧！那麼我謝你一謝，然後就走。」哪知絕望夫人卻又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車子也不是我送回來的。若不是這位妹子，只怕此刻我已駕著你的車子到了北京城了。」

凌影鼻孔裏又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這種不識好歹的人，根本就不要和他多話。」

管寧愣了一愣，心想：「我何嘗不識好歹來了？」

卻聽絕望夫人接道：「非但你不必謝我，我還得謝謝你才是。若不是你，我哪裏找得著這個，我得要謝謝這位妹子，若不是她，只怕……」

她輕輕一笑，只見她笑如清蓮初放。她見管寧和凌影各將目光偏在一邊，故意不望對方一眼，心裏覺得好笑，但想到自己，又不覺有些黯然。語聲一頓，呆了一呆，方自展顏笑道：「不但我要謝謝這位妹子，只怕你也應該謝謝這位妹子呢！」

凌影眼眶一紅，回過頭去，伏在轅上。她為了管寧當真是受盡千辛萬苦。方才管寧在危難之中，她又奮不顧身跑去相救，但等到事了，她心裏卻又想：「你對我那樣，要幫別人來殺我，我卻這樣……」

心裏火氣又上來了，轉頭走了出去，故意不理管寧，其實心裏卻又希望管寧追過來陪話，好讓自己平平氣。

她卻不知道管寧初涉情場，哪裏知道她這種少女的微妙。她也不想是自己先不理人家的，此刻見了管寧不理她，想到自己所吃的苦，越想越覺委屈，眼眶一紅，竟伏在車轅上啜泣起來。

管寧這倒更弄不懂了，眼望著絕望夫人，好像要她告訴自己這究竟是怎麼回事。絕望夫人一笑走到凌影身側，輕輕撫著她的肩膀道：「妹子，你別哭。有什麼人欺負了你？姐姐替你做主。」

管寧心中恍然，大怒忖道：「原來是有人欺負她了，難怪她如此委屈。」

心裏只希望凌影快些將那欺負她的人說出來。

哪知凌影一掠秀髮，手指一伸，竟筆直指向他的鼻子。

「他欺負了我。」

她淚痕未乾，朱唇輕咬，但是滿臉又怒又恨的神色。

管寧心裏卻一驚：「我幾時欺負她了？」

瞪著眼睛，張開嘴巴，作聲不得。絕望夫人見著他的樣子，心裏忍住笑道：「原來是他欺負了你，姐姐替你報仇。」

卻聽凌影噗哧一聲，竟也笑出聲來，原來她見了管寧的樣子，也忍不住要笑。絕望夫人秋波一轉，唷了一聲，噗哧笑道：「原來你們是鬧著玩的呀，幸好我還沒有動手，不然的話，只怕妹子你反而要來找我報仇。那才叫做冤枉哩。」

凌影面上又哭又笑，心裏的委屈，卻早已在這一哭一笑中化去。她狠狠地瞪了管寧一眼。管寧此刻縱然真呆，心裏卻也明白了幾分，但覺心裏甜甜的，走過去當頭一揖，含笑道：「影兒你莫見怪，都是我不好……」

凌影心裏早已軟了，但嘴上卻仍是硬的，竟又一板面孔，道：「唷！這我可不敢當。管公子有什麼不好的地方？千萬別向我陪禮，我可擔當不起。」

管寧忍住笑道：「是我不好，我不該時常欺負你，故意不睬你……」

話聲未了，他自己忍不住笑了，肩上卻著了凌影一拳。但凌影這一拳卻無內力，更無外勁，正是「高高舉起，輕輕落下」，打在管寧身上，管寧非但絲毫不痛，反而笑得更厲害了。

絕望夫人見到這一雙少年男女打情罵俏的樣子，回頭望望那輛大車，車裏正臥著暈迷不醒的西門一白，她忍不住幽幽一嘆，回轉頭向車內望了一眼，輕輕道：「紅兒，大爺的脈息可還好吧？」

車裏面一個甜甜的聲音道：「大爺睡得很熟，夫人你放心好了。」

管寧與凌影四日相投，心裏但覺方才的千種懊惱，萬種失望，此刻卻成了千種柔情，萬種蜜意。哪知凌影卻又一板面孔，道：「你望我幹什麼？」

管寧一愣，卻見凌影目光一斜，櫻唇一撅，輕輕罵道：「呆子！」

管寧順著她目光望去，見到「絕望夫人」沈三娘的神情，不禁暗罵自己：「我怎的如此糊塗，明明知道絕望夫人便是那白衣……西門一白的……夫人，先前竟想不出來。」

此刻他對一切事雖已恍然，但有些事卻仍要用心思索，於是也走了過去道：「夫人，那白……西門前輩的傷，大概不礙事的，他已服下『翠袖護心丹』……」

沈三娘回頭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我知道，這些事那位妹子都已跟我說過了。」

她語聲一頓：「聽說一白的腦筋……唉，有一些迷糊了，什麼事都不記得，是嗎？」

管寧頷首一嘆，道：「若是西門前輩的記憶未失，那麼什麼事都極為清楚了。」

沈三娘目光又呆呆地望在車裏，緩緩道：「但是我相信一白不會做出那種事的……」突地回過頭：「你說是嗎？」

管寧嘆道：「我如非此種想法，那麼……唉，夫人，這件事的確錯綜複雜，直到今日，我仍然茫無頭緒，而且越來越亂。本來我以為此事乃『峨嵋豹囊』所為，哪知……他兩人此刻卻又死了……」

凌影早已走了過來，依然站立絕望夫人身側，此刻突地插口道：「這件事雖然錯綜複雜，但只要弄清幾件事，一切便都可迎刃而解了。」

管寧目光一亮，急道：「一些什麼事？」

凌影緩緩扳著指頭道：「第一件，我們該弄清西門前輩是中了什麼毒？什麼時候中的毒？又是中了什麼人的毒？第二件，我們該弄清他的記憶怎的失去的？第三件，我們最好能將他的記憶恢復過來……」

她一本正經扳著手指頭，緩緩說著。管寧聽了，卻只覺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忍不住接口道：「是極是極，我們最好能算個卦，將兇手算出來。」

沈三娘心中雖然煩惱，但此刻卻忍不住輕輕笑出聲來。

凌影一愣，氣道：「怎的，我說錯了麼？」

沈三娘見了她的樣子，柔聲道：「妹子，你沒有說錯，但是你說的三樣，卻都是茫無頭緒可尋，他所說的茫無頭緒，就是指的這些事呀！」

凌影秋波一轉，想了一想，不禁紅生雙頰，恨恨對管寧道：「好，我又說錯了，管才子，你聰明，你倒說說看。」

凌影櫻唇一撅，像是又生氣了，管寧忙道：「你說的全對，但這些事除了第一件『西門前輩是中了什麼毒？』還有希望查出之外，別的事的確茫無頭緒。」

他心念一轉，突地想到「峨嵋豹囊」臨死之際所說的那些話，心中好像驀地捕捉到一些什麼，目光一垂，竟突地沉思起來。

凌影柳眉輕顰，似乎又想說什麼，卻被沈三娘輕輕一擺手阻止住了。只見管寧俯首沉思半晌，突地抬起頭來，沉聲道：「我此刻像是有一些頭緒，只是我一時還未能完全抓住。」

沈三娘微微笑道：「你且說出來看看。」

凌影忍了半天，此刻忍不住道：「我們可以找個地方去避避風，坐著說好嗎了我……我實在累了。」

沈三娘微一嘆，道：「也真難為了你，是不是有好幾天沒有睡了？」

凌影垂下目光，輕輕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這些日子，我一直睡得不夠。」

管寧痴痴地望著她，剎那之間，只覺心中浪潮洶湧，不由自主地走了過去，輕輕道：「你是不是一直在暗中守望著我……」

凌影一甩手，輕輕啐了一聲，嬌靨之上，卻又滿生紅霞。

沈三娘嘆道：「這位妹子對你……唉！真是少有。我也得感激她，若不是她，只怕我今日也看不著一白了。」

管寧心中一動：「影兒，那些刀劍和耳朵，可是你送進去的？」

凌影秋波一轉，忍不住噗哧一笑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好笑的事一樣。

管寧奇道：「你笑什麼？」

凌影道：「等會再告訴你，現在天都快亮了。」

她話聲未了，管寧心頭突地一震。

「天快亮了，天快亮了……」突地掠上馬車，道：「快走，快走，再遲就來不及了。」

突又掠下車，走到另一車旁，打開車門一望，只見公孫左足還安然臥在裏面，鬆了一口氣，又掠上馬車。

「快走，快走，再遲就來不及了。」

同樣的一句話，他卻一連說了兩次，而且神態更是慌亂。

凌影大奇，問道：「你瞧你，幹什麼呀？慌成這副樣子。」

管寧道：「我與一人明日午前，約在妙峰山見面，再遲就趕不及了。」

凌影笑道：「是否就是那個撞你車的人？」

管寧一愣：「原來你也看見了。」

凌影笑道：「我非但看見，而且還忍不住要出手哩……你們那時真有些大意，什麼人在你們旁邊，你們都不會發覺的。」

管寧心下大為感動，暗嘆忖道：「原來她真的一直跟著我。」

卻聽沈三娘突地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不但他們那時有些大意，只怕我們此刻也有些大意哩！」

凌影、管寧俱是一愣。

只見，沈三娘目光陰寒地望著路旁的枯樹的陰影，冷冷又道：「只不過若有人要把我沈三娘當做瞎子，那他就錯了。」

她語聲一頓，突地大喝道：「朋友，還不出來！」

# 第十回 車座下的秘密

但枯木陰樹中，卻仍無聲音，沈三娘柳眉一軒，目光之中，突地滿佈煞氣，管寧心中一凜。

「看她平日嬌笑之態，有誰會知道她發怒之時，竟是如此可怕。」

只見她身形方自微微一動，枯木陰影之中，已自緩緩走出兩個人來，卻正是那仁智二老。

管寧、凌影對望一眼，心中既是慚愧，又是佩服，耳聽沈三娘冷冷地道：「我當是誰，原來是你們兩位。我真沒有想到年高望重的仁智雙老，也會……」

語聲一頓，身影突地飄飄掠起，凌空一轉，橫飛丈餘，向另一方向掠去，口中一面喝道：「你也給我站住！」

倏然一個起落，身形便已遠去，輕功之妙，端的驚人。

仁智雙老對望一眼，似乎在暗中慶幸自己沒有逃走。管寧心中亦是大為驚服，這絕望夫人看來弱不禁風，卻有如此身手，一面卻又暗中奇怪：「還有一人，會是誰？」

對於仁智雙老伏在暗處，卻並不奇怪。

他知道兩人一心想自己帶他們去找那少年「吳布雲」，是以方才追了半天，沒有追到，就折了回來，只是他們看見自己和絕望夫人在一起，是以不敢現身，只得隱在暗處。但暗中居然另外還有一個人，卻令他料不透了。

「難道是那個黑衣大漢？」他心中暗忖：「若是他們，那可好了，我只要能見著這兩人的真面目，那麼……」

他心念方轉，只聽樂水老人冷冷笑道：「閣下方才所說的話，是否算數？」

管寧劍眉一軒，朗聲道：「小可從來不會食言背信，兩位只管放心好了。明日午前，我一定帶兩位去見那『吳布雲』之面。」

遠處隱隱有嬌叱之聲傳來，像是絕望夫人已和人動手。凌影微微一皺眉，道：「我去看看。」刷的掠起身形，倏然兩個起落，亦自掠去。

仁智雙老對望一眼，樂水老人突地身形一動，掠到馬車前，探首一望，脫口呼道：「果然是他，他果然真受了傷。」樂山老人長眉一聳，亦自掠了過去。管寧心中一驚，卻見馬車內突地一聲嬌叱，道：「滾開。」

數十點光雨，電射而出，仁智雙老大驚之下，袍袖一拂，身形閃電般倒退數尺。樂水老人喝道：「你這丫頭，怎的如此毒辣！」

車廂內冷笑一聲，又自叱道：「毒辣又怎的？」

人影一花，那身著紅衣的垂髫少女「紅兒」，已自掠了下來，叉腰冷笑一聲道：「是他又怎的？受了傷又怎的？難道你們還敢怎樣麼？」

仁智雙老面上連連變色，俯首一看，夜色中，只見滿袖俱是銀星，心中不禁一寒，知道自己方才若不是用這袍袖一拂，那麼縱然退得再快，只怕也免不得要挨上幾下。

他們方才隱在暗處，隱隱聽到幾句言語，便猜想車中之人，可能便是受了傷的西門一白，此刻一見，果然不錯。要知道天下武林中人，大都將西門一白視為仇敵，這仁智雙老自然也不例外。只見樂水老人目光轉了數轉，突地緩緩道：「那麼，你明天一定可以帶我見他嗎？」

此時此刻，他突又說出這句話來，說得完全不是時候。管寧方自一愣，卻見他語聲未了，突地冷笑一聲，擰轉身形，揚身一掌，擊向紅兒，身形亦自閃電般撲了過去。

要知道這西門一白在武林的地位，端的無與倫比，若是誰能將他殺死，那麼，此人雖然是藉藉無名之輩，也立刻會變得名揚四海。

樂水老人一見這西門一白果是身受重傷，昏迷不醒地臥在車內，心中動了殺機，心想：「那沈三娘此刻不在此處，我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殺了這西門一白，然後再將那少年劫走，這小丫頭暗器雖歹毒，武功諒也擋不住我全力一擊，等到沈三娘回來，我已走了。何況，縱然她追了上來，我兄弟兩人全力和她一拼，也未必畏懼於她。」

這念頭在他心頭閃過，也便立下了主意，口中隨意對管寧說了兩句話，以做掩護，暗中卻早已滿蓄真力，準備痛下毒手。

此刻他身形閃電般掠去，掌風如排山倒海擊來，紅兒大驚之下，橫掌一揮，準備拼死接他一掌。管寧心頭一震，要想阻擋，卻已不及。樂山老人心性雖較為仁厚，但對西門一白卻也存有懷恨之心，更不會去攔阻他兄弟的行事，就在這間不容髮的剎那之間……

管寧長袖突地一揮，閃電般後掌一揚，擊向那匹套車的健馬。他暗器手法雖不高，但擊人不夠，擊馬卻有餘。

「砰」的一聲，擊中馬背的「暗器」也自落在地上，竟是那內貯「續命神膏」的碧玉盒子。

「砰」的一聲，那匹馬背上果然著了一記，只聽一聲驚嘶，這匹馬竟揚起四蹄，向前奔去。

原來方才那兩個黑衣漢子突然出來，他一驚之下就將這玉盒藏在袖中，方才動手之際，這玉盒雖小，卻在他袖中動來動去，甚是不便，還險些掉出，幸好他動手時間不多，但他心中已在暗中埋怨它的礙事，卻想不到這礙事的東西，到此刻竟派上了大用場。

樂水老人一掌擊去，只見紅兒揮掌來擋，他心中暗罵一聲：「找死！」手掌一震，只將紅兒震得嬌呼一聲，「噗」的坐在地上，還幸好樂水老人到底見她只是個小女孩，未真的施下毒手。

但她這一跤跌在地上，也覺手腕如折，屁股發痛，心中突地一驚，暗忖著：我身後明明是馬車，怎的我卻會跌倒地上？回頭一看，才知道馬車已跑走了。

樂水老人一掌將紅兒震退，正待前行一步，將車中的西門一白擊斃，哪知目光動處，馬車竟發狂地奔開。他心中驚怒交集，腳尖一點，身形倏然幾個起落。那馬車越過大路，奔向道路的另一邊。套車的馬雖在受驚之下，揚蹄而奔，而到底方自起步，是以眨眼之間，就被樂水老人追上。

樂水老人冷笑一聲：「西門一白呀，你這番要死在我手上吧。」

身形一起，正待將馬車拉住，哪知眼前突地人影一花，一個人擋在了他的面前，冷冷道：「你要幹什麼？」

他一驚頓住身形，抬頭望處，只見不知何時，絕望夫人已站在自己面前。他面上輕笑了幾下，方自訥訥說道：「這匹馬突地發狂，我想將馬車拉住。」

絕望夫人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不勞閣下費心。」

身軀一扭，突地閃電般掠出數丈，玉掌疾伸，輕輕搭上馬車，那匹馬空白揚蹄長嘶，卻再也奔不出一步。

樂水老人見了暗中心驚，立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卻聽樂山老人突地在路那邊揚聲喝道：「二弟，庸兒在這裏……」

樂水老人心頭一震，掠了回去，只見紅兒已爬了起來，滿臉蒼白地站在另一輛馬車旁，一手牽著馬匹，想是生像這匹馬也受驚奔出，另一手卻在不停地甩動，那方才隨著絕望夫人掠去的翠衫女子，此刻也已掠了回來，面帶冷笑，雙手叉腰，站在管寧身側。而管寧此刻卻替倒在地上的一人關節之處不住推拿，樂山老人也站在這人身側，見到樂水老人來了，喜道：「二弟，你看這不是庸兒嗎？」

樂水老人定睛而視，只見地上的一人果然就是「太行紫靴」公孫尊的獨子，偷跑下山後化名為「吳布雲」的公孫庸。

絕望夫人牽著馬車，緩緩走了過來，秋波一轉，冷冷說道：「原來你們三人是一路的。」

她方才只見一條人影本來避在暗處，見她揭破仁智雙老的行藏，便待逃跑，她閃電般追了過去，只見這人影輕功不弱，她追了數十丈，方才追上，正待喝問，哪知這人影卻一言不發地回過頭來，劈面就是一拳。

這一拳打的部位極妙，拳風虎虎，但沈三娘武功絕高，怎會被他打著？輕輕避開，三兩個照面，便已點中這人的麻穴。這時凌影也已追了過來，一見此人，脫口道：「這人不是和小管一路的嗎？」

她兩人便將此人架了回來。走到一半，沈三娘突地見到馬車狂奔，知道事情有變，丟下了凌影和這少年，飛掠而來，正好及時擋住樂水老人的殺手。

此刻她方自冷笑一聲，說出那句話，管寧立刻抬首道：「此人和我是一路的，絕望夫人看我薄面，解開他的穴道。」

要知道絕望夫人武功絕高，所用點穴手法，亦是獨門傳授。

方才那樂山老人竟亦未能解開，此刻微微一怔。

「明明此人和仁智二老一路，怎的他卻又說和他一路？」但她終於過去解開了「吳布雲」－－公孫庸的穴道。突地柳腰一折，手掌乘勢拍出，「啪」的一聲，竟將身側樂水老人重重括了一下。

樂水老人見她為公孫庸解穴，再也想不到她會出手相攻，而且這一掌來勢如閃電，等他要避已是來不及，臉上竟著了一掌。他在武林中身份極高，幾時受過這種侮辱？當下怒火上衝，方待反目動手。

哪知絕望夫人卻已怒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你的頭怎的打到我的手了！」

樂水老人不覺一愣，他平生也未曾聽過這種話，只聽凌影、紅兒，噗哧一聲，笑出聲來，他想了一想，方自大怒喝道：「你竟敢如此戲弄於我，怎的說出……」

話聲未了，忽見沈三娘冷冷道：「你方才若是去拉那輛馬車，那麼我的手此刻就是被你的頭打了。」

樂水老人又愣了一愣，心中空有滿腹怒火，卻已發作不出，心想：「這女人果真難纏，想來她已知道我要對西門一白下毒手，這一下打得還算客氣，等會若是被那小丫頭再去挑撥兩句，她豈非要找我拼命？」

他以智者自居，一生不肯做吃虧的事，知道這絕望夫人武功高強，自己萬萬不是敵手。自己年齡這麼大了，若是死在這裏，那才冤枉。一念至此，忍下一口氣。只見公孫庸穴道被解，吐出了一口濃痰，站了起來，便道：「大哥，庸兒，我們走吧。」

樂山老人看到自己兄弟挨打，心裏也是難受，喝道：「庸兒，你爹爹正在苦苦等你，有什麼話，回去再說，現在走吧！」

沈三娘秋波四轉，恍然忖道：「原來他們不是一路的，這倒奇了。聽他們口氣，這少年竟是太行紫靴的兒子，怎的卻偷跑出來，又打扮成這副樣子？」

只見這公孫庸站起身來，一直垂著頭，望也不望仁智雙老一眼，他們叫他走，他也生像沒有聽到。

沈三娘便冷笑一聲，又道：「若是人家不願走，誰也不能強迫的。」

管寧心裏正在奇怪，這少年「吳布雲」－－公孫庸明明和自己約在妙峰山下的毛家老店見面，此刻怎地又跑到這裏來了？聽到沈三娘這話，忙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吳兄不願走……咳咳，公孫兄若不願走，誰也不能強迫他走的。」

樂水老人滿腔火氣，無處發洩，聽了管寧的話，大喝道：「老夫的家務事，你知道什麼？哼，小孩子多什麼嘴！」

凌影柳眉一揚，方待怒喝，卻聽沈三娘已自喝道：「你說話最好放清楚些。誰是小孩子？年紀大又怎的？」

凌影連忙接口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年紀大又怎的？有的人老而不死，就是……就是……」

她想來想去，卻想不出這句話該怎麼說。那紅兒方才被他擊了一掌，雖然未受傷，但怒氣未消，此刻立刻接道：「老而不死是為賊，哈哈……老而不死是為賊！」

她此刻有人撐腰，知道這兩個老頭子再也不敢將自己怎的，竟拍手大笑了起來。

這三個女子一個接著一個，將樂水老人罵個狗血淋頭，哭笑不得，管寧見了，心裏在暗笑，暗忖道：「人道三女便成墟，這老狐狸聰明一世怎的也和女子鬥起口來，豈非自找釘子來碰。」

垂首而立的公孫庸，此刻突地長嘆一聲，緩緩道：「敢請兩位叔公回去稟告家父，就說我……唉，我是萬萬不會回去的，除非……」

樂山老人雖未挨打，也未挨罵，但心裏亦大大不是滋味，此刻聞言，乾咳一聲，接口道：「庸兒，你真的如此糊塗？你縱有話說，這裏卻不是說話之地呀，不如跟……」

他話未說完，沈三娘已自冷冷道：「有什麼話在這裏說不是一樣？難道你的話都是見不得人的嗎？」轉向公孫庸道：「年輕人，有什麼話只管說，怕什麼？」

但公孫庸站在那裏，卻就是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。樂山老人見了，又道：「庸兒，這次你下山之後，不但我們兩個老頭子出山找你，太行山上的人，幾乎全都出動了，單往京城那邊去的，兩個一撥，就有好幾撥。你若是還不回去，豈不辜負了大家的一片盛意？」

管寧心中一動，突地想起昨天入夜時，和公孫庸一起見到的那六個一身錦緞勁裝，滿面鬍鬚，騎著健馬的武士來。此刻他才知道這些人原來都是來找公孫庸的。他心裏不禁奇怪：「看情形這人果真對他沒有惡意，那麼他為何又苦苦不肯回去？」

只見公孫庸動也不動，無論誰說什麼話，他都像是沒有聽到。樂水老人雖然一開口就倒霉，但此刻仍忍不住道：「真是不孝的東西，你爹爹那般……」

哪知他語聲未了，公孫庸突地抬起頭來，滿面堅毅之色，沉聲道：「我對兩位叔公一向很尊重，但叔公若再如此逼我，那麼，莫怪我……」

樂水老人變色道：「你要怎的？想不到你不但膽敢不孝違親，還膽敢犯上，我就不信武林中俠義道會有人敢維護你這個敗類。」

眼角一瞟，卻瞟向沈三娘，言下之意，自是「你若是維護於他，便不是俠義之人。」

沈三娘聰明絕世，哪有聽不出來的道理？但她此刻也覺得這公孫庸實在有些無理，眼角一瞥，瞟向管寧，像是在問：「你這朋友究竟是怎麼回事？」

但是管寧亦是滿面茫然之色，卻也不知道。

沈三娘目光轉了幾轉，暗道：「這少年若真是犯上作亂，我又何苦多事？」

心念動處，便有了抽身之意，只聽遠處突地有人大呼道：「起火了，救火呀……起火了……」

喊聲越來越近，人聲越來越嘈雜。原來那祠堂失火，火勢已不可收拾，這裏雖是荒郊，深夜之中無人會來，但此刻已近黎明，早起的鄉人已起床了，遠遠見了火光，便趕來救火。

沈三娘秋波一轉，道：「有人救火了，我們若還呆在這裏，不被人認為是放火的人才怪。大妹子，你和……你和小管坐一輛車，我和紅兒坐一輛車，我們快走吧。」

她分配好坐車的人，卻單單不提公孫庸，自然是準備不再來管此事了。

管寧暗嘆一聲，走到公孫庸身旁沉聲道：「吳－－公孫兄，小弟要走了，你可……」

公孫庸失魂落魄似的站著，連連說道：「好，你走，車裏的人，交給你了，人交給你。」

管寧見他說話語無倫次，心下不覺一陣黯然，嘆道：「這個，你放心好了。」

「那輛車，我也送給你了。」突地極快地低語道：「車座下……」

高聲又道：「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你我後會有期。」

轉身向仁智二老道：「我跟你們一起回山好了。」

仁智二老對望一眼，展顏一笑：「這才是好孩子。」

話聲未了，人聲已越來越近，而且，還雜有呼喝奔跑之聲。沈三娘一掠上車，喝道：「走！」

凌影亦自掠上車去，卻見管寧仍在呆呆地望著公孫庸，便輕喝道：「小管，你也快上車呀！」

公孫庸連連揮手道：「管兄只管自去。」眼瞼突地一垂：「我……我也要走了。」大步走向仁智二老。

仁智二老微微一笑，和他一齊走了。

沈三娘冷哼一聲，道：「這兩個老不死，若不是我不願多事，今日讓他們那麼容易走才怪。」

玉掌輕抬，一拉韁繩，揚鞭而去。

管寧目送公孫庸的背影消失，方自掠上了馬車，心裏只覺悶悶的，彷彿覺得自己甚是對他不起，車已前行，他都不知道，心裏只想，這公孫庸決不會是犯上不孝之人，但這其中究竟是怎麼回事，他卻一點也猜不出來。

凌影手挽韁繩，手揮馬鞭，良朋愛侶，都在身旁，自然甚是興高采烈，嬌笑道：「我雖然生氣走了，但後來也知道我想的不對，就偷偷躲在你家的園子裏，白天躲在一間堆廢物的小房，晚上卻偷偷出來替你家守夜。好在你家那麼大，我肚子餓了，到廚房去偷東西吃都沒有人知道。後來我看你走了，也僱了輛大車跟在你後面。看見你打扮成個車伕的樣子，心裏真好笑，想不到……哈哈，想不到我自己現在居然也當起車伕來了。」

馬車一拐，拐到路邊，她一手拉著韁繩，目光注視大路，又笑道：「不過，你究竟出門太少，太大意了，馬車裏面還有人，你們就不管地走開了，要不是我……」

她語聲一頓，突地側首道：「小管，你怎的不說話？」

見到管寧的臉色，不禁嬌嗔道：「好，原來我說的話，你根本沒有聽。我問你，你在想什麼心思？」

管寧定了定神，連忙笑道：「我在想，那耳朵的主人是誰，怎會被你把耳朵剁下來的。」其實凌影的話，他是聽到了的，只是聽得並不十分清楚。

是以他此刻隨口一說，卻說得並不離譜。凌影雙眉一揚，又高興起來，道：「告訴你，那兩柄長劍，和一口快刀，是兩河武林中非常有名的『洛陽三雄』的，那兩隻耳朵的主人，來頭不小，我只認得其中一個叫做什麼『追風手』，還有一個，我也不認識。」

管寧聽了，心中卻是一驚。「追風手」這個名字，他雖然感到生疏，但「洛陽三雄」的大名，他卻聽他師父一劍震九城司徒文常常提起，知道是北方武林道中極高的好手。他一驚之下，脫口道：「聽說這『洛陽三雄』的武功極高，想不到你竟比他們還要高明些，不過－－難道他們與西門一白也有什麼仇恨嗎？」

凌影四顧一眼，放低聲音道：「老實跟你說，這西門一白在武林中聲名實在很壞，就連我師父都說他不好。不過我聽了你的話，卻知道這次事他一定是冤枉的。」

她語聲一頓，笑了笑；突然又高興地道：「那『洛陽三雄』武功確實不錯，可是那『追風手』武功可更高。他們以前都吃過西門一白的虧，不知道他們怎麼竟會打聽出西門一白在你家裏養病，就跑來報仇，幸好……」

她又一笑：「幸好我在那裏。」

管寧微微一笑道：「我早就知道這些事一定是你做的。」

凌影柳眉一揚：「真的？」

管寧笑道：「除了你之外，還有誰肯那樣幫我的忙？」

凌影雙頰一紅，嬌罵道：「貧嘴的東西。」

心中卻甜甜的，又道：「不過幸好那些天來的都是二三流的角色，要換了『崑崙黃冠』那些人，我可吃不消了……喂，你知道不知道，我在你門口，看到過他們崑崙派的幾個道人，生怕他們晚上也會去，哪知卻沒有，難道你用什麼話將他們打發走了麼？」

管寧頷首稱是，心中卻暗佩：「這些崑崙子弟，果然不愧是名門正派中人，行事果真光明正大。」

他卻不知道當今崑崙掌門黃冠道人，乃是崑崙派一代掌門，而且生性嚴峻，律己律人，都極嚴厲，門人犯了門規，他從不縱容。是以那笑天道人等心中雖也有些懷疑，卻也不敢犯下門規，夜入民宅。

車聲轔轔，馬車行得甚急，就這幾句話的工夫，已走出很遠。管寧回頭望去，已看不到什麼火光，卻看見東方的天邊，早已露出曙色，只是此刻正值嚴冬，天氣陰黯，終日不見陽光，是以此刻的天色仍極灰黯。他暗中長嘆一聲，低語道：「冬天的晚上，可真長呀！」

抬頭望處，只見前面的車子，突地向右一轉，他們向西而行，右轉即是向北，於是管寧知道，他們是往妙峰山的途上奔去。

曉寒更重。

凌影將手中的韁繩、馬鞭，都交到管寧手中，玉手一握，笑道：「天都亮了，我可不做車伕了，你趕車吧。」笑了笑，又道：「天氣真冷，把我的手都快凍僵了。」

嬌軀輕輕向管寧靠了過去。

管寧笑道：「我真是福氣，有你這麼好的車伕。」

心中一動，突又問道：「我奇怪的是，你和那位沈三娘怎麼碰到的，又怎麼把她拉回來的？」

凌影嬌笑道：「你一點也不用奇怪，只要謝謝我就行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和那個少年丟下馬車，走了進去，我吹著西北風，替你們守望，後來有兩個傢伙跑來偷東西，看到車子裏是人，兩人都大感意外，一個竟說道：『管他是誰，好歹先做了再說。』我一面聽，吃了一驚，只見他們居然拿起一柄匕首，要往下刺，我就從後面躍過去，一人給了他們一劍。」

管寧輕輕一皺眉頭，說道：「你下手倒辣得很。」

凌影「哎喲」一聲，抬起頭來，道：「想不到你倒是個大仁大義的君子。你不殺人，人要殺你，怎麼辦？哼，真是不知好歹。」

她櫻唇一撅，又自嬌笑起來。管寧一笑，伸出一隻手，摟住她的香肩。

於是她嘴角的怒嗔，便又化作微笑，身子一依，靠得更緊，道：「我殺他們，就用劍尖在地上寫了兩句罵你的話，你看到沒有？」

管寧頷首一笑，伸手在她肩上打了一下。凌影心頭一暖，只覺晨寒雖重，卻再也不放在她心上，笑著又道：「我剛剛寫完了字，突然好像聽到有人從院子裏面走出來，而且還用的輕身之法，我一驚，躲到牆外面去了，探首一看，原來是你那不打不相識的朋友。他掠到馬車旁，看了看地上的死屍，面上的樣子也像是很驚奇，然後四下一望，我怕他看到我，就趕緊縮下頭去。過了一會，我見沒有動靜，就再悄悄地伸出頭來，哪知他卻已不見了。」

管寧心頭一動，脫口問道：「不見了？」

凌影道：「是呀，不見了，四下連他的影子都沒有，就像是突然用了隱身法似的。我當時還在想，這個人的輕功怎的那麼高？」

管寧皺眉忖道：「他怎的會突然不見了？難道他根本就躲在附近，沒有走遠？」

「那時我怕他躲在附近，沒有走遠，所以始終也不敢出來……」

管寧突地插口道：「那個強盜用來殺人的匕首，是不是你拾去了？」

凌影一怔道：「沒有呀，難道你沒有看到麼？」

管寧頷首道：「我沒有看到，這柄匕首，就一定被吳－－公孫庸拾去了！」

凌影奇道：「那時我的頭縮到牆外面，不過才一會兒，他卻已拾起了匕首，然後再掠走，走得沒有影子呀……沈三娘的武功可真高。」她不說公孫庸的武功高，卻說沈三娘的武功高，自然是沈三娘曾經將公孫庸擒住，公孫庸武功如此，那麼沈三娘，豈非更高得不可思議！

「想不到武林中竟有這樣武功高強的女子，年齡卻又不大！」只聽她又道：「然後我看見你出來，我就更加不出來……」

她垂頭一笑：「那時我真的不願見到你，因為……因為你太壞。」

管寧心中一動，想問她見著那杜姑娘沒有，但是卻又忍住，只聽她接道：「我看你呆呆地站在那裏，心裏實在好笑，後來又見你牽出馬車，哪知馬車卻又被人搶走了。我看你叫著追了出來，心裏想：你雖然對我壞，我卻要討你好。就幫你追了過去，抄近路到了路口，那輛馬車剛好跑了過來，我奮力一縱，攀住了車轅，自以為身子很輕，沒有發出什麼聲音來……」

她輕輕一笑，接道：「哪知我的手方才碰到車轅，就有一個嬌美無比的聲音從車裏發出，道：『什麼人？幹什麼？』我就說：『是公差，來抓搶馬車的強盜。』我話聲未了，趕車的突地反掄了我一馬鞭。我見到趕車的是個小丫頭，心想這一鞭決不會有多重，輕輕伸手一接，哪知那小丫頭年紀雖小，武功卻不小，我一下輕敵，便險些著了她的道兒。」

管寧一面凝神傾聽，一面雙眉微皺，卻似乎在暗中想些什麼。要知道他本是解元之才，只顧得聽了，哪裏還有工夫想別的？

凌影又道：「我伸手一接，只覺手腕一震，差點被帶下車子，趕緊猛提一口真氣，用手一帶，這一下那丫頭卻受不住了，身軀一晃。我看她要栽到車下，心裏也是不忍，連忙掠了過去，伸手一挾。那小丫頭大約看到我也是個女子，竟對我笑了一笑，唉……她笑容真甜，連我都看得呆住了。」

她頓了頓，似乎回味了一下那甜甜的笑容。

管寧笑道：「你說別人笑得甜，你哩？」

凌影伸手一掩櫻唇，嬌嗔道：「你壞，我笑得醜死人，不讓你看。」

口中雖如此說，但卻依然抬起頭來，掩住櫻唇的玉掌，也悄悄地放了下來。

管寧只覺心頭一蕩，卻聽她又接道：「哪知就在我心裏微微一呆的時候，我只覺眼前一花，那丫頭身側，已多了個絕色美人，也是帶笑望著我，說：『小姑娘，你要幹什麼？』我本來想和她們大打一架的，但看到她們的樣子，心裏什麼也沒有了，只聽她又說道：『我趕著要到京城去，這輛馬車，借我用用，行嗎？』」

她輕輕哼了一聲，接道：「她說話的聲音真好聽，一舉一動，又都那麼可愛，我又呆了一呆，才說：『馬車可以借你，但是車裏面的人，他病得很重，是我一個朋友費了千辛萬苦，才從四明山莊救出來的，唉……這人真可憐，他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了，又中了毒，我雖然不認識他，可是我看他的樣子，一定不是普通人，他身上穿的那件白衣服，不像普通人穿的。』－－」

「那時我不知道這輛車裏的人就是西門一白，所以我才說這些話，而且對她們已有了好感，所以也沒有騙她們。」

管寧讚許地一笑，像是對她的坦白純真很滿意。

只聽她又說道：「我說話的時候，她一直含笑傾聽著，等我說到這裏，她突地臉色一變，脫口說道：『你說什麼？』我看了她的樣子，很奇怪，但不知怎的，我竟然對她很有好感，所以，我就把一切事都簡簡單單地告訴了她，還希望立刻把車子送回去給你，免得你心裏著急－－」

「哪知我說完了，她一雙大眼睛裏竟流出了眼淚，一面立刻帶回馬頭，向來路奔去，一面又輕輕告訴我，她就是『絕望夫人』沈三娘，她要到北京城中，就是為了要找尋西門一白－－」

「這一下，我可吃了一驚，因為直到那時候，我才知道那白衣書生就是西門一白。於是我們一起打著馬車，穿過市鎮。經過那客棧的時候，知道你已經走了，幸好地上還有你留下的車轍，因為晚上下過大雪，又沒有別人走，所以你車轍的印子，在白閃閃的雪地上，就看得非常清楚。」

管寧暗嘆一聲，道：「你們女孩子真是細心。」

凌影笑道：「這算什麼細心，只要你多在江湖上跑跑，你自然也會知道的。」

管寧一笑道：「所以後來你們就沿著車轍找到了我？唉，幸虧下雪，要是夏天的話，那可就慘了。」

凌影道：「夏天也不慘，我們也找得到你，只不過遲些就是了。」

管寧自嘲地一笑：「要是遲些，你就永遠找不到了。」

凌影心頭一顫，喃喃低語：「永遠看不到你了……永遠看不到你了，唉，我真不知道怎麼辦。我看到沈三娘找到西門一白時的樣子，真是令人心裏又難受，又高興。其實……唉，我看到你那時的樣子，若是叫別人看到了，還不是完全一樣嘛！」

管寧但覺心中充滿柔情蜜意，似乎連咽喉都哽咽住了，什麼話也說不出來，只是緊緊地摟著她的肩頭，像是要證明她是在自己身旁似的。

凌影閉起眼睛，默默地承受這種溫馨的情意。

風雖然大，車子又是那麼顛簸，但是她卻覺得這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。

良久，良久！

她方自滿足地長嘆一聲，道：「以後的事你全都知道的。但是我還有一件事奇怪，而且非常奇怪。」

管寧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凌影緩緩道：「那個身形比較矮些的黑衣漢子，對我的劍法，簡直太熟悉了，生像是我使出一招，他就知道下一招似的，我……我不是吹牛，我使的劍法，雖然不是絕頂高明，但武林中知道的人簡直沒有幾個。」

管寧心中一動，脫口說道：「有哪幾個知道？」

凌影閉起眼睛想了一想，又自伸出春蔥般的玉手，輕輕扳著手指說：「據我知道，那只有兩三個人，乃是除了我和師父之外，還有我師父的一個同門，不過，她老人家已隱居到海外的一個孤島上去了，還有就是師父兩個比較好些的朋友，不過知道的也不多……」

管寧又自插口道：「是什麼人？」

凌影道：「一個孤山王的夫人『玉如意』，還有一個是我偷偷跑去，要找她比劍的『四明紅袍』夫人，不過她已經死了！」

管寧長長「哦」了一聲，又自俯首落入沉思裏。

他腦海中十分清晰，有時卻又十分混亂。

凌影見著他的神態，輕輕垂下頭，垂在他堅實的肩膀上，心裏卻什麼也不去想了。

天，終於完全亮了。

瞑漠的蒼穹，卻仍沒有晴意，而且好像是又要開始落雪。

那柄匕首怎的不見了？難道真的是公孫庸取去的嗎？

他為什麼也突然不見了，然後卻又在那祠堂外面出現？

他對我說的那句含糊不清的話，又是什麼意思呢？

「那『玉如意』？『紅袍夫人』？那黑衣漢子會是誰？」

管寧反覆思忖著這幾個最接近的問題，竟想得呆呆地出了神。凌影伏在他胸膛上，卻在溫馨的甜蜜中入睡了。急行的馬車，突地一顛。這條道路兩旁是條水溝，溝中雖已無水，但馬車衝入，卻發生「砰」的一聲大震。

管寧一驚之下，突地覺得座墊之下，像是被個重物猛擊一下。

他心中猛然一動，那健馬一聲嘶，馬車便一齊停住。

凌影茫然睜開眼來，心裏還留著一絲甜蜜的美夢。

但是她目光轉處，卻見管寧突地像大腿根中了一箭似的從車座上跳了起來，滿面俱是狂喜之色，又生像是他坐著的地方，突然發現了金礦一樣。

剎那之間，管寧心念一動，閃電般掠過公孫庸方才對他說過的那句極為簡單的語句：「車座下……」

一路上，他一直在思索著這三個字中的意義。

直到此刻，他方才發現，這極其簡單的三個字裏，竟藏著不簡單的秘密。

凌影秀眉微皺，詫聲問道：「小管，你怎麼了？」

但管寧卻似根本未曾聽到她的話，雙足方自站穩，突地伸出左掌，將凌影從車座拉了下來，右掌卻搭上車座邊緣，全力一托……

車座竟然應掌而起，管寧喜呼一聲：「果真是了。」

凌影秀目圓睜，滿心驚詫，微嗔道：「你這是幹什麼？什麼是了？」

忍不住微伸螓首，探目望去。晨霧漸消，朝陽已起，日光斜映中，車座下竟有一方足以容身的空處，而就在這方空隙裏，又有一物微閃精光，定睛一看，竟是一柄雙鋒匕首。

她只覺心頭一震，忍不住脫口嬌喚一聲：「果真是了！」

管寧微微一笑，反口問道：「什麼是了？」

凌影秋波一轉，想到自己方才問他的話，口中「嚶嚀」一聲：「你壞死了！」

管寧方自伸手取那柄匕首，聽到這句溫柔的嬌嗔，心中覺有一股溫暖的潮汐，自重重疑竇中升起。

兩人目光直對，他只覺她雙眸中的光采，似乎比匕首上的鋒刃更為明亮。一時之間，不覺忘情地捉住她皓腕，俯首輕問：「我壞什麼？」

她輕輕伸出另一隻手，輕輕扳動著自己的手指，輕聲道：「你呀，你壞的地方真多了，數也數不清。第一件，你……第二件你……第三件……」

噗哧一聲，掩住自己的櫻唇，咯咯地笑了起來。你若有千百件錯事，但在你相愛著的人們眼裏，也會變得都可以原諒，何況，管寧畢竟真的很難讓別人說出他的惡劣之處哩。

方才管寧在馬車的前座上，所反覆思忖著的四個問題：「那柄匕首怎的不見了，難道真的是公孫庸取去的麼？」

「他為什麼突然不見蹤跡，然後卻又在那祠堂外面出現？」

「他對我說的那句含糊不清的話，車座下－－究竟代表著什麼意思？」

「『玉如意』？『紅袍夫人』？那黑衣漢子究竟是誰？」

此刻已有三個有了答案。他一手輕握著凌影的玉腕，一面仰天緩緩道：「在那客棧的前院裏，你縮到牆外的那一剎那裏，公孫庸他已拾起地上的匕首，躲進了車座下面。我們到處尋他不著，只當他早已去遠，哪知他卻一直沒有離開這輛馬車，所以，在祠堂外面，他才會突又現身，對我說出了車下的秘密。」

凌影幽幽一嘆，道：「你這位朋友，當真聰明得很。如果不是他親口對你說出了秘密的關鍵，而又被你湊巧發現，誰會想到他會躲在這裏？我常聽師父說，越容易的事越難被人發現，越簡單的道理就越發令人想不通。有些聰明的賊子做了壞事，被人追趕，就會利用人類的這個弱點，就近躲在最明顯，卻又是最不會注意的地方，讓別人花了無數氣力，轉了許多圈子，甚至追到數里之外，卻想不到賊人只是躲在自己家裏的大門背後！」

她軟言細語，卻聽得管寧心頭一震，皺眉自語：「最容易的事最難被人發現……」

突地抬起頭來：「你想，那兩個奇怪的黑衣漢子會是誰呢？在四明山莊中下毒手的是誰呢？難道這本也是件很簡單的事，我們卻在大兜圈子，所以沒有猜到？」

凌影沉吟半晌，嫣然一笑，道：「我說的只是個可以成立的道理而已，世界上的事，怎能以此一概而論！」

管寧口中「嗯」了一聲，卻又垂下頭去，落入沉思裏……

半晌，他突又抬頭，四顧一眼，才發現自己和前面的馬車相距甚遠了。

於是他再次掠上馬車，掌中仍拿著那柄雙鋒匕首，背厚鋒薄，在日光下精光閃爍，有許多疑雲，似乎已在這鋒刃下，迎刃而解。

鞭梢一揚，馬車又行。

凌影柳眉微微一皺，突地緩緩問道：「還有一件看似非常簡單的事，我卻想了半日，也想不透。」

管寧側目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凌影緩緩接道：「你那朋友公孫庸，在那種匆忙的情況中，為什麼還要拾起地上的匕首，才躲進車座下的秘密藏身之處？」展眉一笑：「這件事實是無關緊要，我不過是問問罷了。」

管寧沉吟半晌，緩緩道：「在車座下這麼小的地方裏，匕首是最好的防身之物，他是怕自己的行藏被人發現，是以才拾起這柄匕首，以為防身……」

凌影接口道：「這點我已想過了，但是這理由雖然在千千萬萬人身上都可以講得通，用在一個身懷武功，而且武功不弱的人身上，卻又有些講不通。這種普通匕首在一個武林高手的手中，有和沒有的分別，實在差得太少了。在那情況下，如果沒有其他的理由，他實在犯不著拾起它的，除非……」

管寧劍眉微剔，緩緩道：「匕首除了防身之外，又能做些什麼呢？」

凌影沉思半晌道：「除了防身之外，也可自殺！」

管寧搖首道：「像他這種性格的人，縱然到了山窮水盡之處，也會奮鬥求生，絕對不會生出自殺這個念頭的。」

凌影輕輕一笑，道：「我不是說他要自殺，只是說匕首可以用做自殺而已。」語聲微頓，又道：「除了自殺、殺人之外，匕首還可以用來殺雞、宰羊、切菜、切肉、削蘋果、裁信箋、削木頭……可是他卻一樣也用不著呀，難道車座下有個大蘋果，他要削來吃？」

說到這裏，噗哧一聲，忍不住又笑出聲來。秋波一轉，卻見管寧呆呆地望著前方，不住地低聲自語：「削木頭……」突又喜呼一聲：「一定是了！」

凌影忍不住又問：「什麼是了？」

管寧又像方才一樣，彷彿大腿中了一根箭似的，猛然從車座上跳了起來，一掠下車，又一把將凌影拉下，一手搭上車座邊緣，全力一搭，車座也立即又應掌而起。

一時之間，凌影心中不覺又為之驚詫交集：「車座明明已是空的，他這樣卻又是為什麼呢？」

車前之馬，不住長嘶，似乎也在對管寧突頓突行的舉止，發出抗議。

管寧卻動也不動地俯首向車座下凝視，對身旁的一切都似不聞不見，半晌－－突地長長嘆了口氣道：「果然是的。」

直到此刻為止，凌影仍無法測知他這番舉動究竟在弄何玄虛，聽得他一聲長嘆，一聲言語，忍不住湊首過去，秋波隨著他的目光向座下凝視，半晌－－竟突地驚嘆一聲道：「他拾起那匕首，原來是為了要在裏面刻字！」

管寧手提韁繩，將馬首轉了個方向，從東方射來的陽光，便可以清楚地射在車座下床板上的字跡。

字跡甚是零亂歪斜，若不經心留意，便不容易看得清楚。管寧、凌影並肩而立，屏息望去，只見上面寫的竟是：「此話不可對人言，留此僅為自解鬱積，若有人無意見之……」下面四字，刻出後又用刀鋒劃去，隱約望之，似乎「非我卜者」，又似「亦我卜者」四字。

管寧、凌影對望一眼，誰也猜不出這四字的含意，往下看去：「家父生性激動，常做激動之事。激動之事，善善惡惡，極難分清，近日一事，我不欲見，是以亡去。若有人罪我，罵我，我亦無法，但求心安而已……」

下面又有一段數十字，寫出後又劃了去，但劃得像是十分大意，是以亦可隱約看出，而且看得比方才四字尤為明顯。

凌影秋波凝注，低低唸道：「數十年前家父與四明紅袍，本是忘年之交，成名後雖疏行跡，但來往仍甚密，只是江湖中人，甚少有人知道……」唸到這裏，她語聲一頓，皺眉道：「四明紅袍與太行紫靴，聲名相若，地位相當，兩人相交，本應是極為自然的事，但他言下之意，卻似極為隱秘，為什麼呢？」

管寧劍眉一皺，俯首沉思半晌，緩緩苦嘆一聲，卻聽凌影又道：「是了，他兩人年輕時，一定一起做了些不可告人的事，到後來各自成名，生怕這些事被人知道，是以－－」

管寧伸手一攔，攔住了她的話頭，長嘆搖首不語。其實他自己心中何嘗沒有想到此處，只是他心存忠厚，又與公孫庸相交為友，是以不願說出而已，凌影口直心快，卻說了出來。

下面的字跡，似因心情紊亂，又似乎因車行顛簸，是以更見潦草，只見上面又自寫道：「四明紅袍天縱奇才，不但擅於武功，尤善於暗器、施毒、易容等旁門巧術，極工心計，更重恩怨！」

凌影側目詫道：「原來四明紅袍這些手段，非但江湖中極少有人知道，就連我也絲毫不知，這倒又是件奇怪的事了。」

管寧皺眉不語，再往下看，下面的字跡，筆劃刻得較前為深，字形也較前為大，似乎是公孫庸經過一番考慮才刻出來的，刻的是：「君山雙殘、終南烏衫，是其刻骨深仇，少林、武當、羅浮等派，亦與其不睦－－」語句忽地中斷，變為：「四明紅袍最近做出一事，自念必死－－」語句竟又中斷，下面的字句，更是斷斷續續，但卻無刀劃之痕：「天下第一計－－漁翁得利－－高極、妙極－－歹極－－毒極－－孝－－不孝？－－自古艱難惟一死－－」

下面再無一字。

管寧與凌影一起看完，不禁又面面相覷，作聲不得。他們都知道在這些零亂斷續的字跡裏，一定包含著一些重大的意義。

但究竟是什麼含義，他們雖然極為仔細，卻仍猜測不透。

凌影長嘆一聲，皺眉道：「你那朋友真有些古怪，他既然想說出一些秘密，卻又偏偏不說清楚，讓人去猜，人家怎麼猜得到？」

管寧出神地愣了半晌，緩緩道：「子不言父過，但正義道德所在，卻又令他不得不說，唉－－若是你換到了他的處境，你又該怎麼樣呢？」

凌影呆了一呆，櫻唇微啟，像是想說什麼，卻又說不出來。

良久，良久，她方自幽幽嘆道：「難道他的父親『太行紫靴』，也和『四明山莊』的那件慘案有什麼干係麼？」

管寧皺眉沉聲道：「看似如此。」長嘆一聲：「你我都將他這些字句，仔細想想，以你我兩人智慧之和，也許能猜出他的心意亦未可知。」

凌影微一頷首，輕擰纖腰，掠上車座，秋波一轉，突地嬌喚道：「哎呀，沈三娘的馬車，連影子都看不見了，怎生是好？」

於是馬車加急駛去。

絕望夫人沈三娘心懸愛侶的傷勢，快馬加鞭，趕到妙峰山口，回首一望，後面的那一輛馬車，卻蹤跡未見，面上雖未見任何焦急之色，心中卻是已充滿焦急之情，皺眉低語：「難道他們又出了什麼事麼？」

佇身道旁，候了半晌，匆匆進了些飲食，越想越覺心焦，抬頭一望，卻見日色竟又偏西了。

她忍不住撥轉馬頭，向來路馳去，只望在半路遇著管寧、凌影二人。哪知她快馬急馳，幾乎又馳了半個時辰，仍是不見他倆馬車之影，她不禁暗中氣惱。

「難道他們當真如此荒唐，不知利害輕重，此時此刻，仍在路上談情說愛，是以耽誤了時刻？」

轉念一想，卻又覺他兩人不致如此，於是她心裏不禁更加焦急。

「難道他們在中途出了事情？」極目望去，筆直的路上，一無車塵揚起，但黃土的道路上，卻有新印的車轍馬蹄，只是她一時之間，未曾看到而已。

黃土路上，被急行的馬車，帶起一串黃色的車塵。

馬車的前座，並肩坐著一對俯首沉思的少年男女－－管寧、凌影。

零亂的字句，零亂的意義，卻在他們零亂的思潮裏，結成一個毫不零亂的死結，也不知過了多久，管寧長嘆一聲，抬起頭來，皺眉道：「怎的我們還未追及沈三娘的車子？莫非是走錯了道路麼？」

凌影垂首道：「大概不會吧？」

管寧怔了一怔，回首道：「難道你也不認得道路？」

凌影輕輕頷首。管寧急問：「如此說來，那位神醫的居處，你也不知道？」

凌影又自輕輕頷首。

管寧長嘆一聲道：「但是，那神醫的居處，卻也是你告訴我的。」

凌影輕輕一笑，垂首道：「我只知道他住在妙峰山附近，卻不知道他究竟住在哪裏。」

語聲一頓，抬起頭來，道：「我可沒有說過我知道他住在哪裏，是嗎？」

秋波似水，吐氣如蘭。

管寧呆呆地愣了半晌，心中縱有忿怒責怪之意，卻又怎能在她的面前發作？車行漸緩，突見前頭塵土飛揚，一匹健馬，急馳而來，管寧心中暗道：「何不尋此人打聽一下路途？」

他心中一猶豫，這匹健馬，已有如風馳電掣般自車旁急馳而過，只得暗嘆一聲：「罷了。」卻又奇怪地忖道：「難道此人又是來尋我的麼？」

只見此人一身淺藍衣衫，身軀瘦小，行動卻極矯健，馬上身手不弱，只是面色蠟黃，似乎久病初愈，打馬來到管寧車旁，揚臂高呼道：「閣下可是與夫人一路？」

語氣沙啞，雖是高聲喊話，卻仍十分低黯。

管寧心念一轉，抱拳道：「正是。」

馬上人嘴角一牽動，似笑非笑地，抱拳又道：「幸好在這裏遇到閣下，否則又不知道要走多少冤枉路了。」

揚手一提韁繩，輕揮馬鞭，舉止甚為瀟灑，口中牙齒，更是瑩白如玉。

管寧劍眉微皺，朗聲道：「朋友可是沈三娘遣下來尋訪在下的麼？」

馬上人方自似笑非笑地嘴角一動，道：「正是，沈夫人生怕兩位不識路途，是以特命在下迎兩位於途中。」

管寧展顏一笑，抱拳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兄台敢情便是在下等遠道來訪的……」

馬上人接口含笑說道：「在下張平，家師在武林中，薄有醫名。」馬鞭一揚，又說道：「舍間便在那裏，沈夫人候兩位大駕，已有多時了。」

車行數十丈，管寧才知道要往那神醫隱居之處，並非直沿大道。「張平」一甩韁繩，當先向左邊一條岔路轉去，再行數十丈，路勢竟又一轉，曲曲折折，嶙峋崎嶇。「張平」回首歉然一笑，道：「山路甚難行，兩位若覺顛簸，可將馬車放緩。」

管寧微笑道：「無妨。」

凌影秋波一轉，嫣然道：「武林中人都知道令師的居處極為隱秘，所以在我想像中，到府上去的路比這還要難行些哩。」

# 第十一回 高峰訪聖手

「張平」含笑不答，馬車馳行更急，忽地一條岔路轉入一片叢林，林中一片空地，不知是人工開闢，抑或是自然生成。

就在這片空地上，孤零零地茅屋三椽，外貌看去，直似樵子獵戶所居，絲毫不見起眼，但「張平」卻已笑道：「寒舍到了。」

管寧目光一轉，只見屋後隱隱露出馬車一角，心中不禁暗忖道：「情之一字，當真力量偉大已極。沈三娘若不是關心西門一白的傷勢，行事哪有這般迅速？」

意忖之間，一掠下馬，只聽茅屋中傳出一陣朗朗笑聲道：「佳客遠來，老夫有失遠迎，恕罪恕罪。」

近門走出一個身軀頎長，高冠素服的長髯老者，望之果有幾分飄逸之氣。

管寧連忙躬身謙謝，一面啟開車門，將公孫左足抱出，凌影蓮足移動，跟在後面，心中仍在暗忖：「人道這武林神醫生性古怪已極，終年難得一笑，今日一見，竟是如此開朗可親，看來江湖傳言，確是不可盡信。」

進門一間廳房，陳設簡陋已極，一桌二幾數椅之外，便再無他物，但陳設井然有序。管寧一面躬身見禮，一面暗嘆忖道：「此人當真是淡薄名利，看透世情，否則以他的醫道武功，怎甘屈居此處？看來江湖傳言所云，的確並非虛言妄語！」

凌影秋波四轉，忽地微皺柳眉，忖道：「這屋子陳設得雖極整齊，但打掃得怎的如此不乾淨？看那屋角裏的塵土，蛛絲滿布，若不是我親眼所見，真教我難以相信一個清高孤傲的隱士神醫，會住在如此不潔之地。」

管寧極其小心地將公孫左足放在兩把並對搭好的木椅上，目光四顧，又自暗嘆忖道：「這裏看來雖似樵夫獵戶所居，但桌椅井然，門窗潔淨，卻又和樵夫獵戶所居不可同日而語。此人與人無尤，與世無爭，青蔬黃米，淡泊自甘，只可惜我沒有他這等胸襟，否則尋一山林深處，遠離紅塵，隱居下來，豈非亦是人生樂事？」

同樣的事情，同樣的地方，同樣的人物，但你若從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觀點，不同的心情去看，便會得到不同的結論。

在這剎那之間，管寧、凌影，心中各自泛起數種想法，卻無一種相同。只見這長髯老人，含笑揖客之後，便走到公孫左足身後，俯身探視。管寧目光四顧，但不見沈三娘的行蹤，不禁囁嚅著問道：「晚輩途中因事耽誤，是以遲來，沈夫人先我等而來，老前輩可曾見著了麼？」

長髯老人微微一笑，目光仍自停留在公孫左足身上，一面解開他的衣襟，查看他的傷勢，一面緩緩答道：「沈夫人若非先來一步，只怕此刻便要抱恨終生了。」

管寧心頭一震，脫口道：「難道西門前輩的傷勢又有惡化？」

長髯老人緩緩接道：「西門先生一路車行顛簸，不但傷勢轉惡，且已命在須臾，只要來遲一步，縱是華陀復生，亦回天乏術－－」

語聲微頓，微微一笑又道：「但老弟此刻已大可不必擔心，西門先生服下老夫所製靈藥之後，已在隔室靜養，沈夫人與那小姑娘一旁侍候，只是一時驚吵不得，只要再過三、五時辰，便可脫離險境了。」

管寧長長「哦」了一聲，目光向廳右一扇緊閉著的門戶一掃，驚道：「好險！」暗中又自忖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西門先生，此次若能夠化險為夷，一切秘密，便可水落石出了。」

伸手一抹額上冷汗，心中卻放下一件心事！

卻聽凌影突地輕輕說道：「西門前輩已服下了家師所制的『翠袖護心丹』，怎的傷勢還會轉惡呢？」

秋波凝注，眨也不眨地望向長髯老人，竟似乎又想在這名滿天下的武林隱醫身上，發現什麼秘密。

長髯老人把在公孫左足脈門上的手腕突地一頓，緩緩回過頭來，含笑望了凌影幾眼，捋鬚道：「原來姑娘竟是名震武林的『黃山翠袖』門下，當真失敬得很！」

語聲微頓，笑容一斂，緩緩又道：「貴派『翠袖護心丹』，雖是江湖中人夢寐以求的靈丹妙藥，功用卻只能作為護心療毒而已，而那西門前輩，除了身中劇毒之外，還受了極其嚴重的內傷，其毒性雖被『翠袖護心丹』所延阻，但其傷勢卻日見發作……」

凌影柳眉輕皺，「哦」了一聲，垂首道：「原來如此……」

忽又抬起頭來，似乎想起什麼，接口道：「西門前輩功力絕世，是什麼人能令他身受重傷？老前輩醫道通神，不知是否能看得出西門前輩身受之傷，是何門何派的手法？」

長髯老人垂首沉吟半晌，微喟一聲，緩緩道：「老夫雖也曾看出一些端倪，但此事關係實在太大，老夫未得十分明確的證據之前，實在不便隨意說出……」

說話之間，他那門下弟子「張平」已端出兩盞熱茶，輕輕放在凌影身邊櫃前。茶色碧綠，輕騰異香，茶碗卻極其粗劣。管寧生於富貴之家，目光一轉，便已看出定是罕見的異種名茶。他一路奔波，此刻早已舌乾唇燥，一見此茶，精神不覺一振，方待伸手去取一碗，哪知凌影突地「啪！」一拍桌子，脫口叫道：「是了！」

桌椅亦極粗劣，被她隨手一拍，震得左右亂晃，桌上的兩碗熱茶，也被震得掉落地上，濺起滿地茶汁。長髯老人目光微微一變，凌影卻絲毫未在意，接口道：「依我推測，震傷西門前輩內腑之人，不但武功極為高強，在武林中必定極有地位，老前輩怕惹出風波，是以不便說出，是麼？」

長髯老者微哼一聲，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側首道：「平兒，再去端兩碗茶來！」

凌影嫣然一笑，道：「老前輩如此費心，晚輩等已是感激不盡，怎敢再騷擾老前輩的茶水？張兄，不必費心了。」

緩緩俯下身去，將地上茶碗碎片，一片一片地撿了起來，緩緩拋出門外。

管寧劍眉微軒，心中不禁暗怪凌影今日怎的如此失態。

只見那長髯老人又自俯身查看著公孫左足的傷勢，再也不望凌影一眼。他那弟子「張平」，卻呆呆地立在門邊，目光閃動，不知在想著什麼心事，卻也絲毫沒有幫助凌影收拾碎片之意。一時之間，管寧心中思潮反覆，似也覺得今日之事，頗有幾分蹊蹺。

他那茫然的目光，落在凌影拋出門外的茶碗碎片上，腦海裏恍惚浮起了十七隻茶碗的幻影－－那四明山莊內只有十五具屍骸，為何卻有十七隻茶碗？那多餘的兩隻……

只聽那長髯老人微微籲了口氣，緩緩抬頭，道：「這位老先生只不過是在急怒攻心之下，經過一場劇烈的拼鬥，復受風寒侵體，故而病勢看去雖極嚴重，但只需一服老夫特製靈藥，即不難克日痊癒了。」

管寧心頭第二塊大石，這才為之輕輕放下，轉眼卻見凌影對這位神醫之言，似是充耳不聞，目光四顧凝注地面，不由大為奇怪……

長髯老人側首微微瞪了他那弟子「張平」一眼，沉聲說道：「兩位佳賓遠道奔波，自必甚為口渴，難道剛才我吩咐的話，你不曾聽見麼？」

「張平」低應了一聲，緩步往屋後而去。

管寧以為凌影又會出聲攔阻，誰知她只謙謝了一聲，卻抬頭出神地望著那「張平」的背影，目光中閃耀著一抹奇異的光彩。

管寧自然而然地將目光也朝那「張平」望去，但那個「張平」已一閃進入門後。

長髯老人緩步走至屋角，打開一個擱於几上的藥箱，取出一隻白玉小瓶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兩位想是對病人關心太過，故而心神不屬，但大可不必擔憂，老夫包在一個時辰之內，使這位老先生醒轉。」

管寧漫應，心中卻暗自忖道：「這位神醫高足的背影，我雖僅只一瞥，但是彷彿曾在何處見過……呀！還有他的聲音……」

凌影突地一旋身，向廳右那一扇緊閉著的門戶飄去。

長髯老人正欲俯身將丹藥塞入公孫左足的口中，睹狀不由一頓，身形疾快如風，擋向凌影身前。

但是卻慢了半步，凌影已舉手推門……

哪知－－

一條淺藍人影一晃，已迅逾閃電，楔入凌影身前，雙手還端著兩隻熱氣騰騰的茶碗，正是神醫的高足「張平」。

凌影只好把手放下，轉身對那臉色剛放緩和的長髯老人嫣然一笑，掠了掠鬢髮道：「晚輩心懸西門前輩傷勢是否已完全無恙，倒忘了老前輩適才囑咐，真是抱歉之至！」

隨著，人已緩步踱回桌旁。

長髯老人頗為不悅地「唔」了一聲，緩緩道：「老夫從不說謊話，姑娘大可放心！」

言罷，轉身回至公孫左足身前。

那「張平」臉上卻是一無表情地將兩碗茶放在桌上，垂手退下。

管寧此際，已猜出凌影每一舉動，都似含有深意，因此這次並未急著去端茶碗，只拿眼光覷著凌影的舉動。

但凌影卻連望也不忘那茶碗一眼，自顧凝神注視著長髯老人的動作。

長髯老人已伸手將公孫左足的牙關捏開，正待將丹藥塞入口中……

凌影忽然對那「張平」高聲道：「張大哥剛才施展的身法，神速已極，不過……卻十分眼熟。請問張大哥平日行俠江湖，俠蹤多在何處？」

當凌影說話時，長髯老人已停手傾聽。

管寧聞言，腦海裏驀地掠過一幕非常清楚的影像，不自禁脫口低「咦」了一聲，凝眸向那「張平」瞧去。

那張平臉上的肌肉似笑非笑地牽動了兩下，眼光卻接連閃了幾閃，啞聲道：「姑娘過獎了。在下相隨家師習醫，尚未出道，怎敢當『俠蹤』兩字？」

凌影微微一笑，不再開口。

管寧人本聰明異常，此刻又事事留心之下，竟將方才在腦中掠過的那一幕影像抓回，與那「張平」說話時的口音聯綴一起，頓時成為一幅非常具體的圖像－－

他已斷定這個「張平」，便是在那祠堂中遇見的兩個黑衣怪人中，那身材矮小的一個。但他仍然以探詢的目光，向凌影望去。

凌影回眸，還了他一個會意的微笑。

那「張平」目光一轉，緩步走至長髯老人身側，低低「喂」了一聲道：「他們不喝，你看怎麼辦？」

語音雖低得近乎耳語，但凌影全神貫注之下，居然聽得十分清楚。這兩句話看似十分簡單，但經過她迅速判斷之後－－

驀地迸出了一句：「紅袍夫人！」

那「張平」霍地回頭，瞪視著凌影，目中射出兩道異樣光芒。

長髯老人迅速移至一旁……

凌影跳起來，指著那「張平」叫道：「是你，是你，你就是紅袍夫人！」

指尖一偏，指著長髯老人，叫道：「你，哼哼！你便是四明山莊莊主紅袍客！」

這情勢的突變，使管寧那稍現一絲曙光的頭腦，頓時又陷入一片混沌，忖道：「四明山莊莊主夫婦，明明是我親眼看見已雙雙伏屍莊內，影兒怎能如此肯定指這兩人是紅袍客夫婦，何況……」

思忖未已，突聞一陣陰惻惻的笑聲，發自那長髯老人，不禁激靈靈打了個寒噤，暗叫道：「這笑聲好熟！」忙定神舉目望去。

只見長髯老人雙目精光炯炯，注視著凌影，沉聲道：「姑娘真不愧『黃山翠袖』門下，心思之敏銳，令人佩服，只是……」

陡地仰面縱聲狂笑，舉手一抹臉面。

笑聲倏止，長髯老人已變作一個劍眉修目的中年漢子，續道：「可惜已入愚夫婦掌中，姑娘只好待來世才可以將這驚人發現公諸武林了！」

語氣極盡揶揄嘲弄之意。

那「張平」身軀一轉，蠟黃的臉孔，已換作一張豔若春花的俏臉，笑意盈盈，緩步移近凌影，喜滋滋地說道：「小妹妹不但武功好、人俊，更是聰明絕頂。」卻「唉」的一聲嘆了口氣，無限惋惜地說道：「我真捨不得送你回去哩！」

管寧這時已無庸懷疑，眼前一男一女，確是曾在四明山莊內的屍骸中見過的那一雙紅衫夫婦，但仍自奇怪，天下間，竟有如此相似之人。

此際他夫婦二人，一彈一唱，竟將置人於死之事，看作極為輕鬆平常，不由勃然變色，怒叱道：「看你夫婦貌相非凡，竟然心同蛇蠍，難怪那公……」

驀然想起如將公孫庸之名說出，似乎不妥，略微一頓，正待改口……

紅袍客已一躍上前，大喝道：「住口！上次不是那一場火，你早已命喪大爺掌下，哼哼，這次卻饒你不得。」

管寧恍然大悟之後，卻不由暗自吃驚，心道：「原來那兩個黑衣怪人，就是這四明紅袍夫婦。上次若不是沈三娘及時趕來，我和影兒哪還有命在，但這次……」

想到此處，心情驟緊，不自覺退了兩步。

卻聽凌影嬌喝道：「且慢！」

管寧側目一看，只見凌影也是笑生雙靨，若無其事地面向著盈盈止步的紅袍夫人，暗忖道：「影兒聰明絕頂，大概已想出應付之策。」不禁精神一振。

紅袍夫人含笑對凌影道：「姑娘是不是還有遺言，想我代為轉達麼？」

凌影「嗯」了一聲，點頭笑道：「是啊！夫人還說我聰明哩，其實比起夫人你呀，就差得太遠啦！」

紅袍夫人「喲」了一聲，搖手笑道：「算啦！算啦！少給我戴高帽子好不好！你有什麼話快說吧，遲了，就來不及啦！」

凌影粉面忽地一紅，垂首扭著衣角，低聲道：「旁的我也沒有什麼，就是他……」

頭垂得更低，聲音也越低，眼角卻向管寧瞟去。

紅袍夫人鳳目一轉，格格一陣嬌笑道：「我知道啦，小妹妹真是，這有什麼害羞的。嗯，反正你們一對同命鴛鴦，有什麼體己話兒，最好是留待黃泉路上再細訴吧！」說時，盈盈移近兩步。

凌影螓首微抬，幽幽地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夫人冰雪聰明，難道竟沒有看出那呆子一點也不懂得我的心意麼？」

管寧一怔，心道：「你愛我的心意，我豈有不知之理？」

心念一轉，暗自恍然，當下故作憬悟之狀，驚喜交集地顫聲道：「影兒！是真的麼？」

方待搶上前，去和凌影親熱……

紅袍客冷喝一聲：「站住！」哂然陰笑道：「你兩個才吃了幾天的飯，便敢在我面前耍花槍！」舉手對紅袍夫人打個招呼，道：「趁早送他們倆上路，免得夜長夢多！」

言罷，雙掌一錯，欺身進襲。

管寧大喝道：「且慢！」

身形疾退三步。

紅袍客跟著逼進，冷冷道：「你還有何話說？」

管寧沉靜地沉聲道：「閣下傷斃十五條人命，固然是為了嫌隙，但主因卻是為了那串武林奇珍『如意青錢』。難道閣下不想知道那一串真『如意青錢』的下落？」

紅袍客愕然停步，兩道銳利如劍的目光，逼視著管寧，直欲洞澈肺腑……

紅袍夫人笑容倏斂，掉首向管寧望去。

凌影卻裝作煞有介事的肅容不語。

管寧心中暗自嘆道：「這串銅錢的魔力，果非小可，竟能使一個殺心正盛的人，驟然放棄原來目標，可見不祥之說，誠非虛語，但我卻……」

紅袍客兩道劍眉，緩緩往當中一皺，冷笑道：「你死到臨頭，還敢花言巧語？」呼的一掌，向管寧迎面擊去。

管寧早已成竹在胸，眼注紅袍客劈來掌勢，左掌一抬，右掌閃電般直切對方右掌脈門。

這一招「如意青錢」秘笈所載的怪招，紅袍客昨夜曾經領教過，雖然明知僅此一招，再無其他變化，但仍尋不出化解之法，逼得只有撤掌後退了一步。

凌影早已一聲嬌叱，玉手疾抬，「嗆」的一聲，一道尺許光華，應手揮出，一招「羿射九日」，振腕灑出九朵耀目劍芒，迅逾閃電，襲向紅袍夫人九大要穴……

紅袍夫人「喲」了一聲，格格嬌笑道：「小妹妹真要拼命呀！」

身子微微一飄一閃，便已脫出劍勢範圍，反臂疾探，駢指向凌影「肩井」穴點去。

凌影沉肩滑步，手中劍劃一半弧，斜挑而上，刷的一劍，向對方手腕削去。秋波微瞟，正瞥見管寧一招將紅袍客逼退，不由芳心略放，刷刷刷一連三劍，勢如狂風驟雨，向紅袍夫人攻去。

紅袍夫人嘴角含笑，也自展開身形，輕靈幾閃，讓過頭兩招，立時手揮指點，化去凌影連環三劍，瞬間攻出數招，招招襲向凌影渾身要害。

凌影自經昨夜祠堂一戰，已知管寧招式雖然甚為怪異，但時候一長，仍非紅袍客之敵手，因此眼波仍自頻頻向管寧瞟去。

管寧雖然將「如意青錢」秘笈所載，全部爛熟胸中，但苦於並無實際動手機會，不知如何運用變化，是以將那兩三招曾經使用過的招數重複施展之後－－

紅袍客陡地厲聲狂笑，道：「黔驢之技，不過如此！」

展開身形，雙掌一緊，揮舞出如山掌影，將管寧逼得手忙腳亂。

凌影心中又急，卻被紅袍夫人圈住，哪有分身之術……

管寧忽地一聲大喝，身形一仰，單足拄地一旋，堪堪躲過劈來的一掌，定一定神，錯步凝眸一看。

只見管寧已站穩身形，但卻仰首凝思，對眼前處境，似是渾如不覺，紅袍客不由大為奇怪這小子在幹什麼？

原來管寧這時，正出神地回想著方才驀然急出來的一招「扭轉乾坤」，據「如意青錢」秘笈上注明，乃是全笈中最具威力，妙用無窮的一招，若能練至純由心靈運用時，則任敵勢如何強猛綿密，一樣可以從容脫出，並加以反擊。

他方才靈機一動之下，觸發這一招，果然恰如篇中所載，欣慰之餘，只覺靈感泉湧，一時不可遏止，故而對置身險境之事，渾如不覺。

凌影見狀，奮力嬌喝一聲：「小管！你在幹什麼？」

刷刷兩劍，逼開紅袍夫人，打算趕過去與管寧會合。紅袍夫人嬌笑道：「不要白費心思啦，有話，到陰間去說吧！」

避開劍鋒，掌劈指戳，倏忽還攻五招，重又將凌影逼退。

管寧陡地一聲大喝：「大家住手！聽我一言！」

人影乍分，紅袍夫人與凌影停手綽立，紅袍夫人伸手輕掠鬢邊，笑道：「小兄弟是不是還想和這位小妹妹說兩句體己話兒呀？」

管寧臉色一整，沉聲對紅袍客道：「方才我那一招，你卻無法化解，你可知道是何門何派的功夫？」

紅袍客一怔，暗道：「這小子懂的招數雖然不多，但無一不是大背武學常規之學，令人無從臆測，莫非……」但口中卻淡淡應道：「你所施展的武功，雖然有點邪門道，但也不見得有何奇奧之處，有什麼值得誇耀的！」

管寧微微一笑，悠閒地說道：「你夢寐以求的『如意青錢』秘笈所載之學，難道不值得麼……」

紅袍夫婦一同「哦」了一聲，互相點頭會意。

管寧也不理會他倆，自顧往下說道：「我只不過施展其中的一小部分，其威力已可概見，但我卻不想將這武林奇珍，據為已有，只想……」

紅袍客逼前一步，瞪目怒喝道：「想什麼？」

管寧見他的眼中，一股貪婪之火，已躍躍欲出，不由更是故作姿態，緩緩說道：「方才她……」

伸手一指凌影，「揭破尊夫人之謎時，在下已悟出四明山莊十五條人命死亡的經過，但其中尚缺一兩個環扣，無法將事實聯貫起來。為了滿足好奇，在下極願將那『如意青錢』的下落作為一個交換條件，不知閣下以為如何？」

紅袍客冷冷道：「你既自稱已練習秘笈上所載之學，哼哼，豈非不打自招？」

說時，又往前逼進一步。

凌影心中一急，自然而然腳下往管寧移去。

紅袍夫人輕聲一笑，身軀微晃，已將凌影去路攔住，笑道：「小妹妹急什麼呢？你的他還不曾說『如意青錢』是在他身上啊！」

管寧神色自若地緩緩道：「那『如意青錢』，共有十八枚，在下所得，不過其中一枚而已，至於那其餘十七枚……請賢伉儷不妨考慮考慮！」

紅袍夫婦互相望了一眼，似是彼此相詢管寧所說的是否屬實，屋中頓時陷入一片沉寂中。

外面，那條通往驛道的崎嶇山路，「絕望夫人」沈三娘正沿著地面的車轍蹄印，驅車急駛。

「絕望夫人」沈三娘一面加勁揮鞭，一面皺眉尋思。

「凌影曾說過那神醫是隱居在妙峰山，怎的會走到這條岔道來了？看地上蹄痕，明明是另有一匹健馬隨行，那騎者是誰？」

心中疑雲起伏，長鞭起落更急……

屋中，沉寂中凌影不時傾耳諦聽，一片期待之色，自然流露臉上。

只有管寧仍然保持著悠閒之態，靜待對方回答。

四明紅袍夫婦稱雄武林多年，經驗閱歷何等豐富，尤其目光更是銳利異常，僅只一視之下，便已看出蹊蹺。

紅袍客一聲大喝道：「無知小輩，可算枉費心機，嘿嘿，你死之後，『如意青錢』自會落在我手中，還談什麼交換條件！」

倏然欺身而上，手臂揮處，掌影飄忽，已自閃電般向管寧打出兩掌。

管寧面上雖然保持著悠閒之態，實則心中的焦灼之情，比之凌影尤甚。此際，見拖延之策已為四明紅袍夫婦識破，不由又驚又慌，突的滑步側身，依樣葫蘆，左掌一抬，右掌電擊而出。

紅袍客雖想嘲笑管寧黔驢之技已窮，但卻未敢有絲毫疏忽，一見對方揮掌還擊，馬上撤回右掌，腳下移步換形，轉到管寧身後，右掌反甩，斜向管寧背心「命門穴」劈去。

管寧霍地旋身，雙臂倒著往上一翻，左手一招類似「金絲纏腕」，五指伸屈，向紅袍客右腕扣去，右手食、中二指彷彿「畫龍點睛」，倏點對方雙目。

這一招兩式似是而非的怪招，拒敵進攻，兼而有之，時間、部位，莫不拿捏得恰到好處。原來方才頃刻之間，又給他悟出一招妙絕塵寰的奇奧招數。

紅袍客火速沉臂屈肘，上身後仰，左掌疾然上揚。

豈料管寧見好即收，擰腰倒縱而出，腳尖沾地，旋身疾掠而起，向門外縱去，口中大喝道：「欲得『如意青錢』，可隨我來！」

哪知－－

眼前一花，紅袍夫人已飄身擋住去路，嬌笑道：「小兄弟想撇下你的小妹妹，獨個兒跑呀！我可不答應哩！」

隨著話聲，雙掌已如狂風驟雨般遞出，迅猛綿密，有若長江大河。

管寧被她一陣急攻，逼得手忙腳亂，連連倒退。

凌影沉叱一聲，短劍一揮，搶前援手，卻為紅袍客揮掌截住，寸步難移。

她開始凜於四明紅袍之名，是以出手招式，不求有功，先求無過，但是幾招過後，心中忽地憶起昨夜祠堂中最後一場拼搏，不由暗罵一聲：「糊塗！」精神陡振，劍勢驟變，身形疾展，登時劍氣漫天，劍劍專搶偏鋒，放手進擊。紅袍客武功雖高，對凌影這種「黃山翠袖」一脈相傳的劍法，卻並不熟悉，是以在凌影一輪放手搶攻之下，全憑著迅速的身法與雄渾掌力，勉強在避讓之中，乘隙還上一兩掌。

但管寧卻已被紅袍夫人的狠辣快捷招式，逼得連思考的時間都沒有，空有一腦子絕世奇學，卻是一團混亂，理不出一個頭緒，若不是原先領悟出來的幾下奇妙招式，交換運用，躲過幾個危險難關時，早已被紅袍夫人傷斃掌下。然而時候一長－－

紅袍夫人穩操勝券，笑意盈盈，喜上眉梢，左掌一招，領住管寧眼神，右掌迅逾閃電，向他的肩頭拍落。

管寧右手剛往上一抬，瞥見紅袍夫人右掌已朝肩頭拍落，不由大吃一驚，趕忙一沉肩，左臂一架。「啪」的一聲，左肘頓時骨痛欲折，身體搖晃了一下。

紅袍夫人左掌五指突舒，竟然化掌為抓，一把將管寧右腕脈門扣住，笑道：「你就乖乖地躺下吧！」

管寧奮力運勁一掙……

紅袍夫人驟覺一股奇強的無形潛勁，由管寧腕上傳來，震得五指幾乎把握不牢。

驀聽紅袍客連聲喝叱，聲震屋瓦，忙瞬目瞥去。她見丈夫已為凌影逼至屋角，拳腿施展不開，眼看要傷在凌影劍下，於是借著管寧那一掙之勢，左手一帶，五指一鬆，將管寧摔了個筋斗，人卻疾掠至凌影背後，喚道：「小妹妹！還是我來陪你吧！」

左掌右指，徑向凌影「鳳尾」、「笑腰」兩大穴襲去。

凌影霍地飄身橫掠，沉叱一聲，反臂一劍揮去，口中卻關切地叫道：「小管！你怎麼了？」

邊說話，邊刷刷刷一連三劍，向紅袍夫人閃電般攻去。

「無妨！但你可要小心些……」

話聲未了，紅袍客已悄沒聲息地閃掠而至，左掌迎胸直劈，右掌橫向肋間砍去。

管寧左肘餘痛未消，右半身仍有些微麻木，一見紅袍客雙掌猛攻而來，哪敢硬接硬架？忙往後倒地避讓。豈料腳下突被椅子一絆，蹌踉一跤，身子連晃了幾晃。

紅袍客一聲獰笑，縱前雙掌疾然劈落……

此際屋中酣鬥至急處，得意的正在心中狂喜，誰也沒聽見屋外車聲轔轔，更誰也不曾注意到一條頎長秀美的人影，突地毫無聲息地出現在門口。

她秀眉微顰，玉手輕抬，纖指一指……

紅袍客一聲悶哼，手撫腰際，蹌踉掙扎了幾步，一跤跌在地上，一雙充滿恐怖、痛苦、絕望的眼光，凝視著門口，喘息道：「是你！又是你……」

聲音逐漸低弱，模糊……

管寧死裏逃生，大叫道：「夫人，你來得正好……」

陡地屋角迸出一聲尖叫，紅袍夫人雙手捫胸，蹌踉退出，身子搖晃了一下，雙腿一軟，倒在紅袍客的身旁，指縫間鮮血泉湧而出。

凌影手捏短劍，沉重地緩步走近紅袍夫人身前，凝視了一眼，緩緩納劍歸鞘。

紅袍夫人雙目陡地一睜，不服氣地斜瞪著門口，斷續說道：「絕望夫人……難道見著你的人，都要絕望嗎？」

絕望夫人微微一笑，手指管寧、凌影，溫柔地說道：「他們倆都沒有絕望啊！相反的正希望無窮哩！」轉顧管、凌二人，笑道：「是麼？」

管寧、凌影歡應了一聲，欣然點了點頭，突地管寧「啊」的一聲驚叫，對絕望夫人沈三娘道：「西門前輩呢？夫人是否將那位神醫尋到？」

絕望夫人沈三娘搖了搖頭，對凌影說道：「我就是特地回頭找你們帶路的，誰知道你們竟會把他們夫婦倆遇上了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凌影道：「此事說來話長，我們還是快點去找那位神醫要緊。」

言罷，瞧也不瞧並躺在地上的四明紅袍夫婦一眼，逕自出門駕車。

管寧將公孫左足抱起，緩步出門，黯然回顧，心中不禁長嘆道：「你們本是一對神仙眷屬，只為一念之差，竟落得這般下場。眼前你們並臥血泊的情形，不正是和四明山莊的那一雙完全一樣？可見天道好還，絲毫不爽！」

他心中方自慨嘆，凌影已在屋外高聲道：「小管，你到底捨不捨得走啊？」

管寧慌忙應了一聲，抱著公孫左足走出這個將會使他畢生難忘的茅屋，將公孫左足在大車上放好，跳上車，與凌影並肩坐好，接過韁繩，揚鞭驅車往驛道奔去。

※※※

日影已漸偏西，兩部大車在黃土道路上揚起一串黃塵，馳抵妙峰山口，才緩慢下來，折進山裏約有半里，突地一齊停住，跳下一個英俊的少年－－管寧

他緩步走向田中正在收農具的農人，拱手道：「請問各位鄉親，這妙峰山中，可有一位神醫？」

一個老農搖頭道：「山上郎中倒是有一個，只是脾氣古怪得很，卻不聞有什麼神醫。」

管寧心中大喜，便將山上的道路問明，轉與絕望夫人一商量，便決定往尋那郎中試試。於是分別抱起西門一白和公孫左足，施展輕功，朝山上奔去。

約奔頓飯時光，入山已深，按照老農所示途徑尋去，果見木屋數椽，掩映於林間，忙穿林走至屋前，輕叩柴扉。

半晌，只聽屋內傳出一個蒼老的口音，道：「進來！」聲調冷漠之極。

凌影在前，推開柴扉，「絕望夫人」沈三娘抱著西門一白隨後，管寧抱著公孫左足，魚貫走入屋中。只見屋中陳設簡樸，窗明几淨，打掃得一塵不染，當中一張竹榻上，盤坐著一位鬚眉俱白的清老人。

那清老人兩眼半睜不閉地瞧著他們進來，突地對絕望夫人一招手，簡單而有力地說道：「你過來！」這三個字聽在「絕望夫人」沈三娘耳中，不啻如奉綸音，忙抱著西門一白，快步走至清老人面前，肅容道：「一白誤為匪人所算，身中劇毒，復失去記憶，危在旦夕。敬煩老先生……」

清老人點點頭，作了個手勢不讓她多說，倏地雙目一睜，精光炯炯地將西門一白從頭到腳看了一遍，兩道白眉，漸漸往當中聚攏，似是遇著一件非常棘手之事。

「絕望夫人」沈三娘睹狀，一顆心緊張得直要從胸腔中跳出，兩眼直勾勾地凝視著這位可能使她絕望的神醫，但卻不敢開口詢問。

室中的氣氛，頓時沉寂得像墳墓一般，各人的耳中，只聽到自己心跳之聲。

時間也彷彿暫時停止，「絕望夫人」沈三娘的希望，也隨著時間的延長而漸漸發生了變化。突地，那清老人沉重地吁了一口氣，漠然緩緩搖了搖頭，揮手命「絕望夫人」沈三娘退下。

「絕望夫人」沈三娘絕望地叫道：「怎麼？老先生的意思是……」

清老人一無表情地點了點頭，再次揮手命她退下。

「絕望夫人」沈三娘撲地跪下，哀叫道：「不！不！一白不能死！他……他是不能死的啊！」

清老人冷冷道：「人終是要死的，難道他便能例外？」

凌影一躍上前，躬身說道：「這位西門前輩已服過黃山至寶『翠袖護心丹』，老先生只要……」

清老人搖頭道：「此人心雖未死，但軀殼已廢，你們且讓他長留此心，便該心滿意足了。」

說完，招手命管寧上前。管寧抱著公孫左足，上前躬身道：「這位老前輩病況雖重，但仍希望老先生設法先將西門前輩……」

清老人突然冷冷哼一聲，越過絕望夫人，緩緩走到管寧身前，探手將他懷中的公孫左足接去，緩緩走入鄰室，竟再也不望他們一眼。管寧也想不到這位神醫竟會這般冷漠，不禁為之一怔，大叫道：「老先生……」

但聽「砰」的一聲，鄰室那道木門已猛然關閉。管寧愕然木立在門口，腦海裏頓感一陣茫然，良久，良久……突聞一聲輕微的嘆息，起自身後，耳邊但聽凌影悄聲道：「小管，不要發愣啦！你看她……我們怎麼辦呢？」

管寧旋身望去，但見「絕望夫人」沈三娘，跪在地上，俯望著懷中的西門一白，臉上一片茫然，兩行清淚泉湧而出，一滴一滴，滴在西門一白的身上，眼中的神采，彷彿已隨西門一白生命的消逝而熄滅。

管寧、凌影都深深知道，當一個深愛著的人，一去不回的時候，該是人生中多麼悲慘之事。然而這種悲切的心情，卻是第三者無從加以慰藉的。

管寧黯然望著絕望夫人，雙手不自覺地緊握著凌影的柔荑，心中激動地叫道：「我們再也不要分離了。」

凌影任由他緊握著自己的手，彷彿已從他的目光中，聽出他心中的呼聲……

這心聲的交流，正是人間最寶貴的情操，管、凌二人默默地享受著，任時光流去。

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－－

突然，「絕望夫人」沈三娘長長嘆息一聲，緩緩抬起頭來望著凌影，一字一字地緩緩道：「該……走……了！」

這短短的三個字，令人聽來，卻似已耗盡了她一生的精力，每一字都包含著那麼多的悲痛和絕望。她一生常常令人絕望，自己卻也有絕望的時候。

管寧、凌影黯然對望一眼，齊地長嘆一聲。凌影道：「該走了。」

管寧沉重地長嘆一聲，垂下目光，道：「該走了。」

這三聲「該走了。」一聲比一聲短促，但也一聲比一聲高朗。管寧緩步走出門外，一陣風吹過，他心中突有說不出的寒冷，於是他回首望向凌影，因為此時此刻，除了凌影的目光以外，他便再也找不出一絲暖意。

※※※

冬殘春至，薄暮的春風裏，仍有料峭的寒意。西山日薄，一陣挾著初生紫丁花香的微風，吹入窗櫺旁一個凝神靜坐的素衣美婦的髮絲，卻吹不散她目光中的幽怨之意。

融化的雪水，沿著後園中碎石路旁一條溝渠，流入假山邊的荷池，直到夕陽全落，夜色漸濃……

她卻仍然動也不動地凝坐在窗櫺邊。濃重的夜色，已將大地完全掩沒，但是她，她卻仍未有點燃她身邊銅台的蠟燭之意。

後園西角的一道雕花月門，輕輕推開一線，一道燈光映入，兩個紫衣垂髫的少女，一人手持紗燈，一人手捧食盒，踏著細碎的腳步，悄悄走入園中。她們身後卻又跟著一雙丰神俊朗的少年男女。夜色之中，他們的面容，也都像那素衣美婦一樣，幽怨而沉重。

她的一隻纖纖玉手，輕輕搭在他的臂彎上，終於，她低語著道：「園子裏沒有燈光，沈三娘難道睡了麼？」

她身邊的少年長嘆一聲，道：「只怕不會吧！」

她柳眉微皺，道：「我但願她能睡一會。這些天來，她已憔悴得太多了。」

於是，又是兩聲嘆息，隨著微風，在這幽靜的後院中絲絲飄送出去。

嘆息之聲，是那麼輕微，但那凝坐窗邊的素衣少婦，秋波一轉，卻已發覺，輕輕說道：「影妹，是你們進來了麼？」

正依偎在這少年身邊的少女，已加快了腳步，走進這後園南角的三間敞軒裏，口中答道：「三娘，是我。」

那一雙垂髫小鬟，輕輕放下了手中的食盒，點燃了桌上的素燭。於是，這昏黃的燈光，便使得這素衣美婦的面容，更加絕豔，也使得凝聚在她眉峰秋波中的幽怨悲哀，更加濃重。

那少年在門外輕咳一聲，素衣美婦道：「小管，你也進來吧。」

她身形卻仍未動，生像是太多的悲哀已將她的肉體與靈魂一齊壓住。

打開食盒，取出了六碟清淡而美味的佳餚，取出了三副精緻而淡雅的杯盞，用一條淡青羅帕束住滿頭如雲秀髮的少女輕輕道：「三娘，我和小管來陪你吃點東西，好麼？」

素衣少婦嘴角泛起一絲笑容，一絲幽怨而哀痛的笑容。這笑容並非是表示她的喜悅，而僅是表示她的感激。

她輕輕嘆息了一聲，低語著道：「你們……你們真的對我太好了。」

於是她轉回身，目光一轉，輕輕又道：「影妹，你也瘦了。」

簡簡單單的六個字，其中卻不知含蘊著多少情感與關切，這種情感與關切卻是這少女生平所未享受過的。

她明亮而清澈的眼波一眨，勉強忍住目中的淚珠，強笑道：「三娘，你要是不吃些東西，我也不吃，你……你忍心叫我更瘦麼？」

素衣少婦櫻唇啟動，卻未說出一個字來，只有兩行淚珠，奪眶而出。

那少年一直垂手而立，呆呆地望著她們。他本十分飄逸瀟灑的神態，此刻亦因一些痕跡猶新的往事，而加了幾分堅毅。

房中一陣靜寂。

素衣美婦突地伸手抹去腮旁淚珠，抬起頭來，強笑著道：「你們叫我吃，你們也該吃些呀！」語聲微頓，又道：「小管，怎的沒有酒？憂鬱的時候沒有酒，不是和快樂的時候沒有知心的朋友來分享快樂一樣地痛苦麼？」

管寧回身吩咐了那兩個垂髫小鬟，心裏卻在仔細體會著她這兩句話中的滋味，一時之間，心中只覺思潮如湧，暗暗忖道：「悲哀時沒有朋友來分擔煩惱，還倒好些；快樂時你若突然發現你知心的朋友不在身側，那真的比悲哀還要痛苦。」

忍不住抬頭望了凌影一眼，只覺這兩句話驟然聽來，似乎十分矛盾，但仔細一想，含意卻竟是如此深邃。

他呆呆地愣了許久，直到一把翠玉的酒壺，放在他身邊的桌上。於是他們無言獨坐，直到滿滿的酒壺空了，空了的酒壺再加滿。

燭淚，已流下許多了。

在這京城管宅後園中的三個心情沉重的人，才開始有了較為輕盈的語句，他們，自然便是沈三娘、凌影、管寧。

他們從妙峰山一直回到京城裏，因為在他們那種心情下，只有這清幽而雅靜的家宅，是唯一適合他們的去處。

但是這些日子來，他們卻從也不願談起那些令人悲哀的往事，因為他們都深深瞭解，這些事都會那麼深刻地刺傷到對方心底深處。

直到此刻……

管寧再次將杯中之酒，一飲而盡，重重擱下了杯子，長嘆一聲，道：「這件事直到此刻，雖有大部分俱已水落石出，但是……」

凌影輕輕對他做了個眼色，他卻根本沒有看到。沈三娘淒然一笑，接口道：「影妹，你不要攔他。這些事既然已經過去，死了的人……唉！死了的人也永遠不能復生的，我的悲哀，也……也好像漸漸淡了……你讓他說。有些事擱在心裏，還不如說出來的好。」

管寧微喟一聲，道：「四明紅袍為了要消除心頭的大惡，是以不惜千方百計將君山雙殘、終南烏衫，以及少林、武當等派的一些掌門人毒手殺死，但他們與四明紅袍之間，卻並無如此深切的深仇，足以使得四明紅袍這般做呀？」

凌影秋波一轉，道：「這原因倒不難推測。江湖中睚必報的人，本來就多得很，四明紅袍只怕也是這樣的人。」

管寧眉峰一皺，顯見對她的這番解釋，不能滿意。哪知，凌影突又輕呼一聲，似是想起了什麼，接口又道：「最重要的，只怕是這四明紅袍以前一定做過了一些見不得人的隱秘之事，而突然發現，這些人都有知道的可能，是以……」

管寧一拍前額，道：「定是如此。」

他想起了那些留在車座下的言語，再和凌影此番的說話加以對證，想必自是如此，不禁含笑望了凌影一眼，意示讚許。

哪知凌影柳眉輕顰，卻又輕嘆著道：「他將這些可能知道他私隱的人全都殺了，這些事，唉！只怕江湖中從此再也沒有人知道了。」

沈三娘輕輕放下酒杯，接口嘆道：「自古以來，武林中被人隱藏的私隱，也不知有多少，這本不足為怪，何況……唉！這些事也和我們無關，不去想它也罷！」

凌影、管寧對望一眼，心中雖覺她的話似乎有些不對，但卻也想不出辯駁之詞，只聽沈三娘又自接口說道：「四明紅袍之舉，的確事事俱都早已處心積慮。他一定先找了兩個容貌與自己夫妻相似的人，然後替他們化裝扮成自己，然後再安排讓後人親眼看到他們的屍身，那麼一來，普天之下的武林中人都只道他們已死，便再也不會以為他們是此事的兇手了。」

管寧長嘆一聲，緩緩道：「這兩人為了自己的私仇，竟連自己門下的人都一齊殺死了，心腸真是太狠毒了。」語聲一頓，突又奇道：「但我是在無意之間闖入四明山莊的呀，卻不是他們安排的哩。」

凌影道：「你自然不是他們安排的人，但你無意闖去，卻比他們安排的更好。」

管寧奇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凌影微喟道：「他們安排好的人，必定就是四川『峨嵋豹囊』兄弟，也就是殺死你的書童囊兒，又在橋口，向我們發射暗器的人。」

管寧恍然道：「是了，四明紅袍，故意讓唐氏兄弟晚些上山，好教他們看到自己的屍身，哪知我無意闖去，唐氏兄弟見了那等情況，以為我們得了『如意青錢』，自然要對我們施展毒手，只可惜－－唉！只可憐囊兒無端慘死。」

他長嘆一聲，倏然住口。凌影秋波轉處，緩緩說道：「囊兒的姐……」語聲突頓，改口道：「囊兒死得雖可憐，但唐氏兄弟不是死得更慘麼。你總算也替囊兒報了仇了。」

管寧垂首嘆息半晌，突又問道：「你說我無意闖去，還要比他們安排的好得多，這又是為了什麼？」

凌影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這因為你根本不懂江湖間的事，也看不出那些慘死之人外傷雖重，其實卻早已中了毒，便一一將他們埋了。」

管寧奇道：「中毒？你怎知他們中毒？」

凌影道：「那些武林高手，俱有一等一的武功，若非中了毒，怎有全部都遭慘死之理？這點我原先也在奇怪，還以為是西門前輩下的煞手，後來我見了車廂中的字跡，說四明紅袍既擅易容，又擅毒藥，才恍然大悟，是以你所見的死屍，武功較弱的一些人，都死在道路前面，那是因為他們毒性發作得早，武功高強的一些人，譬如終南烏衫、公孫右足這些人，都死在路的盡頭山亭上，那自是因為他們發作較遲。四明紅袍等到他們俱都中毒暈迷後，又在他們額上擊下致命的一掌，那卻已只是故作煙幕，掩人耳目罷了。」

她語聲不停，說到這裏，直聽得管寧面容數變，又自恍然道：「他以『如意青錢』為餌，請了這些人來之後，又不知用何方法，將西門前輩也請了來……」

沈三娘幽幽一嘆，道：「他若是去請一白，一白萬萬不會去的，他若用激將之計，或者說要找一白比鬥，或是說要尋一白評理，那麼……唉！一白便萬萬不會不去了。」

管寧默然一嘆，道：「哦！沈三娘，當真可說是西門前輩的紅粉知己。人生得一知己，死亦無憾，西門前輩此刻雖已葬於西山下，想必亦可瞑目了。」

只聽凌影接著他的話頭道：「四明紅袍用奸計騙了西門前輩去，等唐氏兄弟見了那等情況，自然以為是西門前輩將他們一一擊死後，自己也不支而死。他們要讓西門前輩死後還背上惡名，唉！這真是天下第一毒計。」

三人相對唏噓半晌，各都舉起酒杯，仰首一乾而盡，似乎在不約而同地為西山下，新墳中的西門一白致祭。

然後沈三娘又自幽幽長嘆道：「影妹，你年紀雖輕，卻是聰明已極。若不是你發現那『四明紅袍』夫婦的真相，只怕－－唉！只怕事情又要完全改觀了。」

凌影沉吟半晌，道：「我開始懷疑是在那荒廟裏，以『峨嵋豹囊』的武功，竟會被人追得那般狼狽，追他的人，武功定必甚高，然而江湖中武功高過『峨嵋豹囊』的人，卻不甚多。最奇怪的是，那兩個黑衣蒙面中較矮的一個，居然熟知我的劍法。」

她語聲微頓，又道：「我當時心裏就在想，知道這路劍法的，除了四明紅袍夫人之外，誰也不會到中原來，但是四明紅袍夫人卻又死了，那他是誰呢？」

「後來我又發覺此人說話的語聲，似乎是偽裝出來的。好好的一個人，為什麼要偽裝自己的語聲？除非是個女的，硬要裝成男人的聲音。」

管寧不住頷首道：「是極，是極。」

他雖然天資聰敏絕頂，但畢竟江湖歷練太少，是以目光便遠不及凌影敏銳，此刻聽了凌影的話，但覺自己當時似乎也覺得有些不對，但卻沒有真正發覺出來而已。直到凌影說出，卻又字字句句俱都說到了他心裏。

凌影微微一笑，接道：「後來我又看到車座下的那些字跡，我想來想去，又想出了幾點可疑之處。第一點，那些慘死的武林高手是怎樣中的毒？」

管寧俯首沉思半晌，道：「大約是下在杯中，是以我由後面出來時，那些茶杯俱都不見了。」

凌影道：「是了，毒是下在茶中的。後來茶杯不見，自是下毒的人生怕自己惡跡暴露，是以將茶杯毀去。由此可知，下毒的人定然未死。」

管寧頷首稱是。凌影又道：「但是在那種情況下，除了主人之外，又有誰能在每盞茶中俱都下毒呢？除了精通毒性的人，又怎能使那麼多武林高手都不覺察地中毒？這兩點資格，普天之下，只有四明紅袍具備，再加上唐氏兄弟的那一番敘述，我才斷定他並未死去。」

她微一頓又道：「但他們若未死，你又怎會看到他夫婦的屍身？於是我又推斷，必定是他們先將兩個與自己面容相似的人，化裝成自己的樣子，自己再化裝成家僕丫鬟一類的人，在旁伺機下手。他們之所以不請與他們熟悉的人到四明山去，便是生怕那些人看破此中的真相。」

管寧長嘆一聲，再次舉杯一飲而盡，一面不住讚道：「那時在馬車邊，聽你說，只要解決三件事，便可查出此中真相，我還在笑你，哪知－－唉！哪知你確是比我聰明得多。」

沈三娘緩緩道：「還有呢？」

凌影微微一笑，眼波轉處，輕輕瞟了管寧一眼，方自接口道：「這些事一推論出來，我便有了幾分查明真相的把握。直到後來，我一走進那棟茅屋，又發現了幾點可疑之處，於是我便斷定這『師徒』二人，他們將我和小管騙到那裏，原來也是想請我們喝兩杯毒茶，哪知卻被我裝作失態的模樣，將兩盞茶俱都打翻。」

管寧歉然一笑：「那時我心裏還在怪你太過魯莽，只是沒有說出來而已。」

凌影垂下頭去，緩緩道：「以後你心裏要怪我，還是說出來的好。」

管寧呆呆地望著她，心裏突地升起一陣溫暖，只覺自己多日來的辛苦驚駭，只要這種溫暖的千萬分之一，便已足夠補償。

沈三娘一手持杯，目中凝注著這一雙深情款款的少年男女，心裏想到西門一白蒼白英俊的面容，不禁暗嘆一聲，知道自己的一生，此後永遠寂寞了。

兩行晶瑩的淚珠，緩緩沿腮落下，落入杯中。她仰首喝乾了杯中和淚的苦酒，轉目望去，只見桌上素燭已將燃盡，燭淚滴滴落下，就正如她的眼淚一樣。於是她突又想起兩句淒惋的詩句，禁不住輕輕念道：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……」

※※※

數月之後，四明山莊的慘案，在人們腦海中方自平息，但是江湖中卻又開始轟傳著幾件震動天下的奇事：

京城西山下的一座新墳，突地被人挖開，棺中空無一物，屍身竟不知到哪裏去了。武林中俱都知道此處本是西門一白的葬身之地，想到他一生行事的神奇詭異，於是江湖中開始暗中流傳起一個近乎神話的故事，說是西門一白其實未死，他又復活了。

太行紫靴突然歸隱，而且從此一去無蹤，紫靴門的掌門人之職，卻一直虛懸其位。

多年未履江湖的「黃山翠袖」，突地被人在京城發現行蹤，第二日，卻又看到她領著她啜泣不止的徒弟直回黃山，並且聲言天下，武功若不能高過於她，便不能娶得她的弟子。江湖子弟雖然都知道她弟子「凌無影」美豔，卻再無一人有此勇氣面對「黃山翠袖」的青鋒。

崑崙、武當、少林、點蒼、羅浮、終南、峨嵋……等一干門派的高手，突地一齊下山，大河南北，長江南北，在在都發現這些名劍的俠蹤。妙峰山的神醫，突地蹤影不見，他到哪裏去了，也正和別的那些事一樣，普天之下，再無一人知道。

這些事發生在數月之間，卻在十數年後方才水落石出，只是那時已有些人將這些事淡忘了。武林中的人與事，正都是浪浪相推，生生不息，永遠沒有一個人能將這浪浪相推，生生不息的武林人事全部了然，這正如自古以來，永無一人能全部了然天地奧秘一樣。

（全書完）